血槍三代

青春篇

早乙女 貢



時代痛快小說

馬文明／譯

新潮社

血槍三代

青春篇

早乙女貢

時代痛快小說

馬文明／譯

新潮社



血槍三代

青春篇

時代痛快傑作集

早乙女貢／著

馬文明／譯

新潮

小說

6

■血槍三代・青春篇■

・血槍三代是節奏相當明朗緊湊的故事，全書描述日本戰國時代的豪邁男兒，在亂世中活色生鮮的追求個人英雄主義的意氣！

・主人翁——藤十郎，十足表現出風雲男兒的「眞顏」，其一生熱衷追逐於「槍與女人」的脈動中，本書是十足痛快型的小說，在絕無冷場的演出中，讀者亦不難發覺作者以相當的筆力，貫穿歷史所發展出來的磅礡氣勢！

・保證比『宮本武藏』更叫人拍案……

■血槍三代・青春篇■

・血槍三代是節奏相當明朗緊湊的故事，全書描述日本戰國時代的豪邁男兒，在亂世中活色生鮮的追求個人英雄主義的意氣！

・主人翁——藤十郎，十足表現出風雲男兒的「眞顏」，其一生熱衷追逐於「槍與女人」的脈動中，本書是十足痛快型的小說，在絕無冷場的演出中，讀者亦不難發覺作者以相當的筆力，貫穿歷史所發展出來的磅礡氣勢！

・保證比『宮本武藏』更叫人拍案……

封面



現代小說

第三彈!! 三島由紀夫 午夜曳航

第四彈!! 英・勞倫斯 康妮的情人

第五彈!! 早乙女貢 傀儡忍法帖

第六彈!! 早乙女貢 血槍三代・青春篇

NT.200元
總代理・貿元公司

血槍三代・青春篇

早乙女 貢／著
馬文明／譯

新潮社





■血槍三代・青春篇■

・血槍三代是節奏相當明朗緊湊的故事，全書描述日本戰國時代的豪邁男兒，在亂世中活色生鮮的追求個人英雄主義的意氣！

・主人翁——藤十郎，十足表現出風雲男兒的「眞顏」，其一生熱衷追逐於「槍與女人」的脈動中，本書是十足痛快型的小說，在絕無冷場的演出中，讀者亦不難發覺作者以相當的筆力，貫穿歷史所發展出來的磅礡氣勢！

・保證比『宮本武藏』更叫人拍案……

前言

長篇時代小說「血槍三代・青春篇」，乃是鮮活地描寫水野藤十郎青春雄姿的痛快作品。藤十郎的生性豪放，也是熱血澎湃的漢子，在槍與女人方面，號稱天下無雙。

水野藤十郎是三河、刈屋城城主，水野忠重的兒子。在天正七年（一五七九年）三月，他以十六歲的少年，揮槍參加遠州高天神城的攻城戰，斬下兩名敵將的首級，創下日本第一的初陣戰功。藤十郎善於用槍，對女人及酒亦有幾手。

熱愛酒及女人，豪放地生活於亂世的藤十郎，堪稱「男子漢」，爲日本戰國時代典型的武士。所謂的「男子漢」，乃是用於稱呼剛勇的男子。

「血槍三代・青春篇」，故事從天正十二年，在小牧山出陣的藤十郎與孫六，到附近的村子去偷香所引起的騷動場面展開。就算只閱讀導入部分——夜之河（第一章），亦可以在兼顧及小牧、長湫會戰的史實之下，牢牢的吸引住讀者。

由此可見，這是一部具娛樂性，叫人感到興趣盎然的作品。這是因爲在描寫會戰推移的場面又插進「偷香」所引起的騷動，以及千草、鼯鼠忍者兄妹暗中活躍的情節……等等。

小牧、長湫的會戰，號稱爲家康與織田信雄跟秀吉的交戰，然而，信雄方面不足以言實力，實質上，可說是戰國兩大巨頭——家康對秀吉的爭霸戰，在風雲緊急的會戰前夕，藤十

郎與孫六到豬子石村去偷香，不過，藤十郎還未充分的跟對方燕好時，就做了孫六的代罪羔羊。在赤身露體之下，他被綁牢雙手，摔進矢田川的蘆葦叢裡，繩子的另一端被繫於船杭，水深及胸。待太陽上山，村子的人們就準備投石殺害藤十郎。藤十郎已經面臨非斃命不可的境地。

所幸，清晨的霧靄中，出現了盪小舟的女忍者——千草。女忍者及時救了藤十郎。那時，根據秀吉奇襲大軍的南下，村人察知將發生一大決戰可以賺一大筆戰爭財，村人們興奮得忘了收拾藤十郎。擺脫石刑危機的藤十郎，以只繫一塊兜襠布的裸身，跟上身裸露的孫六，奔往白山村奇襲三好秀次的軍隊。

那時，藤十郎把一個骷髏固定於青竹頂端，插在背部充作旗幟。藤十郎以骷髏替代旗幟的作爲，充分的表現出日本戰國的武士氣質。戰國的武將們所以在戰場插上怪異又能十足表現他們個性的旗幟，無非是欲使自己的戰蹟更顯眼之故。同時，它也是暗示個人勇武的標誌。藤十郎以骷髏替代旗幟之事，乃是虛構。但是，它卻象徵著戰國的武士氣質。

藤十郎跟父親忠重不和，離開三河投效秀吉。日後，秀吉對紀州的太田城採取水攻戰略時，藤十郎認爲秀吉的戰略卑劣。因此，作者安排他暗中爲敵方效力。安排單刃的名槍，紀州女間諜阿姍、根來寺忍者蜘蛛七、雜賀孫六等人與藤十郎發生關係的佈局，不僅顯示出作者撰寫小說的技巧，也成爲藤十郎堅守武人節操的痛快表徵。規制戰國時代武士的行動及心理者，乃是立定男子漢的志向，痛恨卑劣的行爲，以及表現自己的清高、勇敢。

換句話說，以表現出男性氣慨爲最高的原則，這也正是戰國武人的氣質。太由城水淹時，藤十郎所表現出來者，就是「男人的節操」。作者以「男人節操」的時代精神爲主幹，表現出豪放磊落性格的藤十郎，痛恨卑劣、不正當做爲的一面，再以藤十郎憑自己的腕力，在亂世裡打開一條自己的道路，又以渡過青春的歲月爲輔，很鮮活的描寫藤十郎的男子漢做爲。

藤十郎爲三河刈屋城城主——忠重的後嗣，跟家康爲表兄弟。因爲，忠重之妹——於大方爲家康生母。不過，藤十郎對諸侯的身分以及血緣毫不留戀。十九歲時，他因斬殺動用軍費的富永半兵衛而出奔，但是，忠重與藤十郎之間父子的長年不和，也構成了藤十郎出奔的遠因。

江戶中期，儒者也是政治家的新井白石，在他所撰寫的「藩翰譜」裡，曾經批評藤十郎說〈此人天生一副暴怒的性格〉，因爲使父親不高興，以致，走出刈屋城，進入京城。改名六左衛門，藤十郎父親忠重，也是一副動輒大發雷霆的性子，使得父子倆水火不容，彼此憎惡起來。對於奔放、難以駕馭的兒子，父親的憎惡更深，終於導致無法和解的地步。使父子完全決裂者，不外是半兵衛的盜領軍費。藤十郎對半兵衛的不正當行爲甚爲激怒，以致把他斬殺。寵臣半兵衛被殺的事，震怒了忠重，藤十郎只好從三河刈屋前往投奔家康。那時，家康想招藤十郎爲直屬的將軍之事，使忠重痛心疾首，因此，忠重放棄了家康，改爲對秀吉效勞。「藩翰譜」就有一段〈忠重何以不繼續爲家康效勞〉的記載。

忠重離開家康的麾下，爲秀吉效勞的直接原因，叫人弄不清楚，不過，他中了秀吉巧妙的人心收攬術卻是事實。擅長於人心收攬術的秀吉，一一的把他人麾下的名將吸收過來。在忠重以前，秀吉吸收了家康重臣石川數正，再下來就是小笠原貞慶，到後來，甚至跟藤十郎

十分要好的柳川武將——立花宗茂，以及立花實父的高橋紹雲，終生對豐臣家忠心不二的大谷吉繼等人，都是秀吉從友人那兒「挖」過來者。對秀吉效勞的忠重，以及石川數正，都被任命爲武將，對於藤十郎來說，父親忠重離開德川家歸屬秀吉一事，顯然是一件奇恥大辱。對父親卑劣作法感到憤怒的藤十郎，終於到沒有人認識他的遠國旅遊。

在這部作品裡所描寫的藤十郎，斬殺了半兵衛之後，從父親的領地出奔，偕著可愛的洋槍名手孫六赴京都，大阪，紀州後，再取道中國（編按・日本地名），經四國，再漂泊到九州——在赴京途中，救了佐佐成政女兒雪子之事，使他後來與成政父女發生了一段愛與友情。在京城的那一段時期裡，藤十郎認識了豪商茶店老板四郎次郎、石田三成、雜賀的孫市、舞女阿國等人。

在大阪時，從古怪的老人手中取得單刃名槍之後，跟紀州之女，也就是女間諜阿姍、根來忍者蜘蛛七，發生了不解緣，爲秀吉效勞後到紀州征伐，他又暗中協助孫市及阿姍，充分的發揮他扶弱鋤強的個性。秀吉在平定紀州以及北陸，四國投降以後，獲得了天下霸者的寶座，但是，藤十郎看不慣秀吉的傲慢尊大，以致，當他的父親告別家康，投奔秀吉時，他立刻策馬奔京城。

在京城，於茶會席上跟千利休發生爭執，使得藤十郎頓時厭惡冠蓋雲集的京城，出奔中國地帶，漂泊於四國。流年不利的藤十郎主僕，在九州登岸時，遭受到海賊的襲擊，隨身的單刃槍也被搶走。使得藤十郎一直尾追單刃槍，從筑紫野輾轉到肥後的山麓。

年輕的熱血奔騰，朝向自己目標突進的藤十郎之前半生，充滿了萬丈波瀾，他熱情奔放的青春歲月，由多姿婀娜的女人們添加了不少光采。豬子石村的阿篠，遭受到藤十郎的偷香，烏丸中諫言的千金——月子被藤十郎強暴，想不到阿篠與月子都燃起熾烈的戀愛火焰。日夜的追慕藤十郎。

藤十郎救命恩人，也就是女忍者千草，每逢要跟藤十郎「燕好」時，註定是受到阻擾，永成不得「好事」。可是，她跟情敵女間諜——阿珊一樣，一直熱愛著藤十郎，除了上述的女人，還有賊婆娘的首領，也就是經營妓女戶的常盤，舞女阿國（以後將出現的出雲之阿國）等，都一直圍繞在藤十郎身邊。

總而言之，他不時受到衆女人的垂青。至於救了急病而認識，又匆匆分離的成政之女——雪子，則以藤十郎分身的單刃槍爲因緣，跟藤十郎緣訂三生。

對於藤十郎來說，所謂的「女人」也者，應該是由男人來攻陷她們。藤十郎的口頭禪是「女人就跟城寨一樣，必須由男人去攻陷。」他認爲女人是應該被征服的一方，如果由女人倒追男子的話，將絲毫無征服的快感可言，同樣是要發洩情慾，如果由女方主動的話，快感便將銳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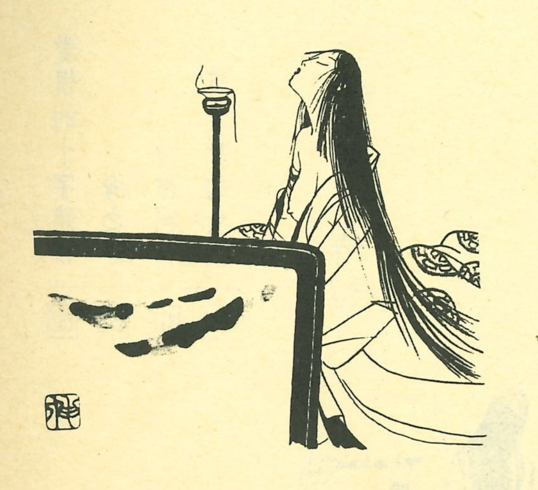
不僅是妓女而已，就是對於將來要繼承的刈屋四萬石俸祿，他也不想要。藤十郎認爲——欲取得四萬石的俸祿，那就得攻陷值得四萬石之城寨。藤十郎燃燒著奔放的青春熱情，「偷」阿篠的「香」，跟月子大門紙牌。我們可不能以今日的道德觀，批評藤十郎熱情奔放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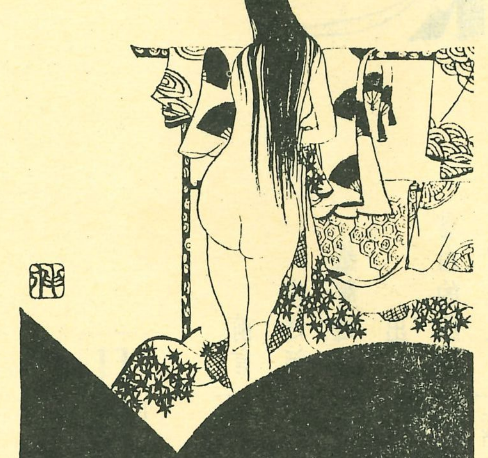
因爲在日本的戰國時代，「偷香」以及「賭博」並非罪大惡極的行爲。以當時來說，武士

離不開賭博，甚至連在軍隊中也盛行賭博呢！蒲生氏鄉認爲賭博能使精神清醒，因此，軍隊中才允許賭風的存在。

不過，戰國時代成爲歷史名詞以後，由於受到儒教的影響，人們對賭博以及偷香的想法，才有了很大的改變。以日本戰國的亂世時代來說，強大也就等於正義，道德感跟今日相比，相差以千里計。以這部小說來說，作者透過豪爽的藤十郎之青春歲月，很成功的捕捉了那個時代的實相，實在叫人拍案叫絕！

目錄





血槍三代・青春篇



夜之河

一

傍晚時，很可能下了毛毛雨。因爲草原濕漉漉的。這一帶有很多的赤松，一觸到它們的樹幹，就會讓人感到冷徹透骨。

水野藤十郎把面頰貼在冰涼樹幹上，火燙的面頰感到非常的舒暢。

「喂！孫六，你也學學我的做法吧！好痛快！」

他向前面的人影打了一聲招呼。

「噓！你的聲音太大了！」矮胖的身影回過頭，猛搖他的手「或許，等一下你就會變成被追捕的逃竄武士，那場面會讓你感到興奮。但是，現在你最好盡量的保持沈默！」

「眞是膽小如鼠。如今，大家都已進入夢鄉了，還怕什麼呢？」

這一片松林相當稀疏。野草的長度及腰。在村子裡行走時，不可能被村子裡的人們發現，可是林子盡頭，卻是一片農田，在那兒想藏身實在不可能。

農曆初八的月亮，發出柔媚潤澤的光輝，有如夢幻一般，照耀着青翠的平原。近處傳來囁嚅似的水波聲。這裡離河川很近。河面上的月光反照，一定也很耀眼吧！

孫六阻止藤十郎出聲，在月夜玩採花賊這種遊戲，眞是瘋狂極了。想不到藤十郎卻笑着說「俺是旣發了瘋，也是活得不耐煩了！」說罷跳上馬背準備開溜。

「如果你不想帶路，那就免了。」

丟下這句話，藤十郎就踢著馬匹的肚子走了，孫六只好抱着他睡覺時也離不開手的洋槍，緊緊的跟在藤十郎後頭。

（這個少爺也眞是的……言出必行。）

藤十郎並不在乎自己是三河刈屋城的望族。他也是水野家的繼承者，俸祿達四萬石之譜。因爲還很年輕，極少有反省的閒暇，屢次

跟父親衝突，發生齟齬，不過，雨過天晴之後，又會和好如初。

藤十郎打從小不點兒時代起，就立下了不輸給戰場勇將般的功勞。外表英挺，個兒又高䠷，乃是承受祖父的遺傳，而且，力大無比、動作敏捷，好像有無限的精力，一刻也無法安靜下來。或許是在戰場成長，方才具有這些特性吧！他每次一旦想到某件事，總得非立刻付之行動不可。

今夜正是如此！

長久駐守陣地，使藤十郎倍感無聊，於是，他就跑來賭博。因爲都是一些性情豪爽的漢子，賭的數目相當大，動輒數兩銀子，輸贏都很可觀。

不久，有個賭輸的傢伙，不很情願地拿出一把孔雀羽扇。這是南蠻的貢品。可能是攻城後的戰利品，或者是從公卿的宅第偷出來的。

藤十郎手持孔雀羽扇，突然想到某一個女人。

（嗯……這把漂亮的扇子，很適合她。）

一想到「她」，藤十郎霍地站了起來。

「賭錢畢竟比不上泡妞！」

對於賭贏的銀子，藤十郎懶得再瞧一眼。倒是孫六急忙把白花花的銀子掃進大包包裡。

藤十郎一躍跨上了他的坐騎。

藤十郎一夥人曾經從小牧山的陣地，一口氣南下，從小幡（現在的名古屋、守山區）渡過矢田河，前往豬子石村。

到現在的陣地是半個月以前的事。在中途，也就是在這個村莊，藤十郎聲稱他看到很標緻的姑娘。光憑這一點情報，讓人從何找起？孫六感到無從着手。

「至少，您也得說出她的芳名呀！」

「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那……那讓我從何找起……」

「你非找出來不可！你只要到那邊打聽就會知道。我曾經問過路人，他說那個姑娘是退休武士的女兒！」

「唉！這是一件累死人的差事！」

「你不是說過，在尾張這個地方，你連狐

狸洞也可以找到嗎？你平常的豪語到那裡去啦！」

孫六很尷尬，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臉皮。

「嘿……嘿……難倒是不難，只是……」

說得也是，那是只有幾戶人家的村莊。

藤十郎還記得那家門前，有一棵兩人合抱的老櫻樹。

如今，櫻樹已長滿了嫩葉，可是記得在那一天，櫻花怒放，蔚成一片花海，連一個剩餘的花蕾也沒了有。

到了夜晚，櫻樹嫩葉的味道，引人遐思。

「喏！就是這一家。不知小姑娘的閨房在那裡……」

藤十郎穿着輕甲胄，身體還算輕盈，不過，那把武士刀礙手礙脚。他就乾脆把刀子插入屋後的草叢裡。

「孫六，你也把洋槍藏起來！」

「啊！不要……俺不要離開洋槍，俺就在這兒等您。」

「別盡說一些傻話。勞你在這兒苦等，我還能樂下去嗎？」

「其實，俺也不願意在這兒等……」

「我說阿孫啊，你就自己去找一個目標攻擊吧……」

藤十郎捉狹的笑一笑。他一笑就會露出酒窩。於是，精悍的面孔又充滿孩子氣。

據說，採花賊也有訣竅。那就是——必須從女人的小腿、大腿方向摸進去——只要選擇正確的方向就行。不過，武士家之流的人都很注意自己屋子的出入口。凡是有女兒以及老婆的，都會隨時警戒入侵者，做好發生萬一時的準備。

亂世的武士家都非常注意這一點。雖然已經「解甲歸田」，可是，武士的作風依舊存在。

（就在此地……）藤十郎胸有成竹。

他的直覺很正確。無論做什麼事情，習慣就會成爲自然。所謂的「直覺」往往是沒道理由的。或許是雄性的嗅覺，發生了作用也不一定。

藤十郎也很喜歡靠近睡美人的緊張感（那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他盡量的靠近她，然後，在她身邊盤腿而坐。

開始下沈於山巒的月亮，透過紙門，使臥房有那麼一點兒的明亮。

那一個標緻的姑娘，好像輾轉難以成眠，把被子退到胸部以下。

現在是農曆的四月八日，季節已值初夏。傍晚的毛毛雨，好似帶來氤氳一般，使夜氣停滯不散。戶外飄散着新綠的氣息，室內卻點燃一柱香，幽幽的煙霧冉冉上昇。

她發出很安祥細小的鼾聲。不過，時而會縐眉，也許她正在做夢吧？

「吧……長得好可愛,眞是個甜姐兒……」

藤十郎把孔雀羽扇。放在她的枕頭旁，算是他贈給甜姐兒的禮物。這個年輕的採花賊，慢慢的脫下他的甲冑，開始寬衣解帶。

藤十郎並沒有屏住他的呼吸。或許，他認爲既然已進入了香閨，再也沒有焦躁的必要了吧？以致，動作顯得悠哉悠哉的。

這種情形，就像回到妻子身邊的小丈夫一般。在不經任何考慮下，就把身上的衣服脫個精光，只剩下一條兜襠布。這時，甜姐兒突然張開了眼睛，彷彿是強烈的男人體味喚醒了她的夢境似的。

「嗨！」

藤十郎俯瞰着她，打了一聲招呼，好像是舊識似的。

他莞爾一笑時，酒窩兒展現，給人一種還在夢境的錯覺。

甜姐兒抬起惺忪睡眼。

「是誰呀？」

「是我呀！」

「咦？……」

「妳難道忘了嗎？約半個月以前，我曾經過這裡。還汲取妳們的井水擦汗呢！」

經過了一段時間後，甜姐兒才略爲清醒。

「我第一眼看到妳時，就愛上了妳。」

「……」

「本來，我很早就想來找妳。」

聽藤十郎的口胳，好像他倆曾經有過約定似的。

「——你到底是誰呀？」

「我是藤十郎。我要抱妳！」

這時，甜姐兒才完全蘇醒過來。

她看到眼前的男子沈着得離奇，又爽朗又快活，雖然手法不同，但是毫無疑問的，亦是一個採花賊之流。

「啊！」她喊叫了一聲，方知大勢不妙，開始膽寒。

她站起身企圖逃走，想不到被藤十郎抱個滿懷。他用巨大的手掌掩住她的嘴巴說：「凡是我看上的女人，我就非抱她不可！」

藤十郎如此的說！那種低沈的聲調，最容易使女人的心麻痺。旋即她的嘴唇就被封住……她強烈的抵抗漸漸停止下來。

原來，藤十郎的手伸到了她的私處。

那兒……就是她的母親也不曾觸摸過的。

的確，藤十郎的手指就在那兒，爲所欲爲。一種難以抗拒的魔力征服了她，她已經是欲抗無力，簡直在癱瘓了。

藤十郎的舌頭伸了進來，好似要撬開她的牙關似的。對她來說，這種調調兒也是第一次碰到，她不知所措，一直在打哆嗦。

對於放棄抵抗的甜姐兒，藤十郎感到心滿意足。他企圖把懷裡的她放下來，以效法「襄王會神女」，不過，他的一隻手仍然按着洞口，手指則不安分的撥弄柔壁。

甜姐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抓起了枕頭旁的懷劍。(編按・武士家的女人都會帶把懷劍，是用以防身自衛的)一瞬間，劍鞘就打到藤十郎的頸部。如果懷劍已經被拔出來的話，他的靜動脈早就被切斷了。

她拚出了吃奶的力氣，拔出懷劍，往他的身上一揮。

「妳少來這一套！」

藤十郎的肩膀感到一陣刺痛。

「妳給我安分一點！我只是來玩玩罷了！」

藤十郎稍微用一點力氣，她的手臂就像要折斷似的。他也不去管那支掉落的懷劍，用力

把她推倒，再掀起了她的衣襬。

雖然她的體態嫌瘦了些，但是，大腿上的肉很豐滿，乳房盈握有餘。叫藤十郎手指感到濕漉漉的柔璧，已經開始敏感地起了反應。

或許，從藤十郎裸身肩膀滴下來的血，刺激了她的官能吧！

……很快的，甜姐兒就上氣不接下氣，發出了一連串的嬌喘，拚命的抱緊藤十郎。儘管她熱得很快，然而，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容納」了男人。

關於這一點，藤十郎比誰都明白。

蓬亂着秀髮，發出銷魂般呻吟的樣子，仍然有一種不知操縱自己肢體的生硬。

「對了！妳的芳名如何稱呼？」

藤十郎一面在甜姐兒的裡面運動……一面詢問她。

「我就叫……阿……篠……」

嗯……連她嬌喘着回答的模樣兒，也是挺可愛的。藤十郎更爲昂奮了起來。

不知在何處，響起了一陣女人的尖叫聲。

(完了！)藤十郎在內心裡叫了起來。

(一定是孫六出了紕漏……)這個笨瓜做事一向不太小心。

女人尖銳的叫罵，彷佛是怪鳥被絞殺的聲音似的。

有如一隻帶頭的報曉雞，其餘的雞也開始爭鳴一般，男男女女的聲音此起彼落。甚至有人敲鑼打鼓，集合村莊的人。

「大事不妙了！」

藤十郎跳了起來。

那時，他正浸淫於第二次的恍惚境界，不過，他認爲還是逃命要緊。

「發生麻煩了！妳就裝作什麼也不知道吧！」說罷，藤十郎抓著甲冑，裸着身子奔到外面。

果然不出他所料。

孫六被五、六個男人逮捕了。

夜晚偷香的風俗，每一個村莊都有，是故，不致於因此斃命。如果一旦被看成強盜，那就

得一命嗚呼哀哉了。但是，「夜晚偷香」的舉止，只會對本村的年輕人通融，對外來的採花賊，仍然採取嚴懲的手法，就算是被打死，其家屬也是無話可說的。

「就把這個採花賊弄死吧！」

「我看不如使用五馬分屍的方式！」

「在處死他以前，還是先把他的卵蛋割下來吧！」

大夥兒圍着孫六，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個不完。孫六的兩手被扭轉過來，有人用槍把打他。

在陰暗處瞧熱鬧的藤十郎感到十分納罕。

(這個該死的笨孫六，他的女人又到那兒去啦？)

如果在「翻雲覆雨」後被發現，那倒也罷了，最叫人感到扼腕的是，在還未進入「門戶」時，就被揪住了。

「好了好了，快把這個採花賊弄死吧！快點進行呀！」

一個肩膀寬濶的男子，在叫囂一陣子以後，取來一隻挑柴棒往孫六的身上打。

「喂……各位請等一等……」

怎能眼巴巴的瞧着孫六被折騰死呢？裸體的藤十郎毅然的走出來。只有一條兜襠布的裸身，洋溢着青春氣息。對於他虎背熊腰的身子，月娘匆匆投以一瞥青光，然後就沈下西山了。

「咦？你這根葱是那兒冒出來的？」

「俺就是那個邋遢男子的東家。請看在俺的薄面，請饒恕他吧！」

「什麼？」

男人們面面相覷。

「俺的確是他的東家。請饒他好了，俺願意以身替代。」

「唔……原來是你的奴才！」以致，同意藤十郎以身替代孫六，牢牢地把他綁起來。

此時已達四更。東方的紫青色，逐漸轉明亮，水邊的葦濱雀開始鳴叫。

「實在有點過意不去，既然你要以身替代，那只好認命啦！待太陽上昇時，你就得接受投

石之刑……」

藤十郎根本不知道有這種的刑法。如果知道的話，打死他也不會挺身而出的。

（不……就算預先知道，我也會挺身而出的……）

那個標緻的姑娘，自稱「阿篠」。她的肌膚有若凝脂，光艷無比。這一趟很值得，而且已經拖過她了，更是值回票價！

孫六奔回小牧山的陣地討救兵，可是還來得及嗎？藤十郎的兩手被綁牢，在下身只圍着兜襠布的情形下，被拖入蘆葦叢裡面。

繩子的一端綁在繫舟的木桿上，河水淹到藤十郎的胸部。

（在這種情形下，一旦石頭飛過來，根本就不可能有逃命的餘地。難道我水野藤十郎，非在矢田川死於亂石之下不可嗎？）

如果這是註定的命運，夫復何言呢？

就在這時候，藤十郎聽到了類似地盤震動的聲音。那種「隆——隆——」的聲響又像地震，又彷彿是遠雷似的，也好似從河底搖盪起來一般，乃是一種又重又鈍的聲音。

「那到底是什麼聲音呢？……」

他傾耳靜聽時，那種鏗鏗作響，好似盔甲相碰的聲音，一陣又一陣地，隨風飄過來。

那不就是軍隊的聲音嗎？可是，這裡到小牧山有將近三里的路程。就算是曉風，也不可能把遠處的聲音傳送過來。

「那麼，會不會是？……」

自從前年，本能寺的政變後，因誅殺明智光秀，一躍而爲信長後繼者的羽柴秀吉，爲了跟東海的德川家康一決勝負，動員十二萬五千大軍，浩浩蕩蕩的來到犬山城。以小牧山爲中心佈陣的德川軍，只有六萬的兵士。而且，又包括伊勢的織田信雄的軍隊。換句話說，這是德川與織田的聯合軍。

對峙的兩軍早已預料到，這場決戰是雙方存亡的關鍵，是故顯得特別的愼重，紛紛在周圍建立城寨，或者土牆，甚至壕溝，靜靜的等待開戰的日子。

戰線將限於小牧山北方一帶。果眞是如此的話，何以三軍以及南方，都有數萬的軍隊在蠢蠢欲動呢？

天空開始發白，河面也微微的反映出其光輝，眼看着晨霧就要被吹散。在不遠的前方，軍隊似乎正在調動。地點極可能在小幡一帶。

「啊……大事就要發生了。」

藤十郎忘記了自己的落難，兩眼凝視著對岸，集中精神，看看是否能瞧到一些旗幟，或者聽到馬匹的嘶叫聲。

就在這時，淹到藤十郎胸部的河水，突然搖動了起來。

在那有如水煙纏繞成漩渦一般，又緩慢流動的霧靄中，一葉輕舟逐漸的靠近。

「——您是……藤十郎先生吧？」

（乖乖……那不是娘們的聲音嗎？）

藤十郎本能的想到「阿篠」。

不過，他立刻否定了這種想法。一個被強暴的姑娘，怎能瞞着衆人耳目，前來跟採花賊幽會呢？或許，她正在挨皮鞭呢！

波浪左右搖動，輕舟鑽過霧靄，現於藤十郎面前。輕舟上只有一個女人，她以熟練的手法搖着船櫓。

藤十郎不曾看過這個女人。

「妳是……」

「您就是水野藤十郎先生吧？」

女人好像在「驗明」藤十郎的正身似的。她個兒雖然顯得嬌小，不過，發育良好，胸部繃得緊緊的。

（一定很有看頭哦……）

藤十郎如此的想着。

藤十郎的「投石之刑」一刻一刻的接近。如今，他似乎不很在乎自己的安危，反而，對霧靄中出現的女人，大感興趣。

「妳……妳到底是誰呀？」

「我嗎？還不是想來救水野藤十郎的人。」

「關於這一點我很感激妳……妳叫什麼來着？」

「難道，名字那麼重要嗎？」

看來，她是一個很爽快的女人。她迅速拔

出小刀，開始一心一意的割繩子。一面對藤十郎說「你的意思我明白得很。如果由不知名姓的女人救了你，將損失堂堂水野家的面子，對不對？」

「正是這樣！」

「那麼，我不救你也罷！」女人把小刀收了起來。

「喂！妳這不是見死不救嗎？妳既然來救我，就應該救出我，就應該有頭有尾才行，怎麼做到一半就放棄了呢！」

再焦急也沒有用。女人已經搖起了船櫓。

「喂！妳就這樣一走了之嗎？」

「誰叫你要問我的名字。」

「我非問不可！」

「眞是倔強的傢伙！」

女人把臉孔靠過來，冷不防的吻一下藤十郎的嘴唇。

藤十郎做夢也想不到她會來這一招。不過，她飛快的挪開嘴唇，對他嫣然一笑。

她搖動船櫓時，猶意有未盡似的，回過頭來，促狹似的笑笑。

「放心啦！繩子再也綁不住你了……」

聽了她的話，藤十郎在兩腕施力。繩子雖沒有斷。但他再度使出渾身的力氣，「咱噠！」一聲，綁在手腕的繩子斷了！

「喔！原來如此……」

原來，她已把手腕處的繩子割得差不多了。待藤十郎完全鬆綁時，那女子與輕舟已消失於霧靄中了。

「喂！妳等我一下呀！」

藤十郎想阻止她，但是她始終沒有答腔，一葉輕舟越漂越遠。

「眞是奇妙的娘們……」

藤十郎彷彿碰到了狐狸似的，兩眼發直。他懷疑自己在做夢。霧靄逐漸的消失，當他想着謎般的搖船女時，岸邊響起了喧嘩聲，村裡的人們正在大驚小怪。

（不妙！一定是他們聽到了剛才的聲音。）

自從十六歲初臨戰場以來，他從來不曾懼怕過什麼事情。可是，現在的情形跟戰場迥異，

非儘快逃走不可！對了！馬匹及刀絕對不能缺少。縱然是丟了冑甲，馬及刀是絕對必要的。

藤十郎急忙潛入水裡。

藤十郎既然是生於三河刈屋，也可以說是在水邊長大的人，當然深知水性，更擅長潛水。

他潛了一段時間，待在蘆葦之間伸出頭來換一口氣時，聽到背後有人說「那個採花大盜溜掉了！」「眞邪門！分明綁得牢牢的……怎麼逃掉的呢……」

如果稍微慢一點才鬆綁的話，可能就來不及保命。不過，當他們獲知藤十郎溜掉的話，一定會沒收他的坐騎。他想，非馬上把坐騎搶回來不可。

藤十郎並沒有感覺到河水寒冷徹骨。但是，如果不在天亮以前趕回小牧山陣地的話，一定會挨老父的官腔！

想到此，藤十郎的眼前，浮現了父親嚴厲的容顏。

所幸，馬匹還繫在樹林子裡面。雖然回到村莊極爲危險，但是，藤十郎還是硬着頭皮幹了！

只要手裡有一把刀，就算有一、二十個村人圍捕他，他也不放在眼裡。

想不到刀子仍然插在屋後的草叢裡。同時，他也看到孫六離不開身的洋槍。

怎麼？阿孫竟然拋棄了愛惜如命的洋槍？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情。孫六就算是死了，還是離不開他的洋槍。如此說來，他是否就在附近呢？

孫六的確在那兒。

原來，他根本就沒有奔回小牧山討救兵，而是沈溺於溫柔鄉裡面。

那個女人，也就是阿篠的嫂子。她嫁給阿篠的兄長三年，老公就到陰曹地府報到了。她大約比小姑阿篠年長五歲。

孫六抱她時，她有如吃錯烈葯似的，在孫六的懷裡亂竄亂滾，扯掉了自己身上的小夜衣，一雙眼睛射出了喜悅的光芒。

與其說那時是初夏，不如說是晚春的早晨

比較恰當一些。

現在的天氣一點也不熱，然而，阿篠嫂子阿民卻是香汗涔涔，這女人對翻雲覆雨這檔子事，好像永久不會感到厭倦。

「妳好像很久不搞這種調調兒了吧？」

當恍惚的浪潮消退時，阿民倦慵的起身，撥開了被汗水黏在額頭的髮絲，她赤裸的胸部，有一對很豐滿的乳房。

「說起來也怪難爲情的……自從我的短命寃家死去以後，我一直沒有接觸過男人呢……你一定要再來喔……」

「如果被妳弄死的話，那就划不來了……」

「嘻……嘻……不會啦！今天是我搞錯了嘛！你就不要計較了。

阿民扭扭捏捏的，又把身體貼在孫六上面，使勁的揉捏他的某一部位。

阿民所謂的「搞錯」——就是指如下的一件事。

該村莊有一個色情狂，對阿民垂涎已久。時時找機會大吃她的豆腐。夜晚也兩三次摸黑進房，要求跟她燕好。兩次阿民都拒絕了，但是，他具有銅牆鐵壁似的厚臉皮。阿民悄悄的跟家裡的人商量好，一旦下次再來，就要讓他嚐嚐苦頭。

想不到今夜摸進來的是孫六，於是，他就變成了替罪羔羊了。

還好，藤十郎替代他受罪，孫六準備奔回小牧山討救兵時。阿民卻不放他走，死拖活拉的把他弄進倉庫裡。

孫六固然嚐盡了甜頭，但是，即使在恍恍惚惚的境界，他仍然擔心主子藤十郎的安危。

「不行，俺得趕快去救少爺，如果他被弄死了，俺的罪孽就深重了。」

「急什麼嘛！還早着哩！天還沒有亮呢……來……來……再來一次……」阿民似乎要把孫六榨乾！否則不肯罷休。

「嘖……嘖……妳的一身肉好白淨，夜晚俺會再來找妳的！」

孫六吸吮着阿民的乳頭，突然傾耳靜聽了起來。孫六的耳朵像兎子似的會動。

「咦？外面怎麼吵成那種樣子？」

「會不會是投石之刑已經開始了？」

「完了！大事不妙了！」孫六跳了起來。

孫六跟阿民在倉庫裡偷情，因爲裡面一片黑暗，根本就不知道天已經亮了。

孫六跑到柴門邊，從木板的縫隙看到外頭已經大亮。但這些人的喧嘩並非源自恐怖，反而是基於「能撈一大筆」的亢奮。

——「看樣子，這一場戰爭是不能避免了。」

——「乖乖，那是好幾十萬的大軍呢！勢將演變成分割天下的大拚鬬。我們只要撈這一大筆，就可以坐享一輩子。」

——「咱們就準備、準備吧！這一筆大財，咱們是撈定了。」

收拾戰場的屍體，一向很受到村民的歡迎。因爲，他們可以剝取屍身上的甲冑，取得戰死者的金錢以飽私囊的緣故。如果有傷殘的兵士來不及逃走的話，將被這些發死人財的村民活活打死。

村民們興奮異常，有如過年與盂蘭盆會（編按：類似農曆七月間中元節的普渡）來臨似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誰也懶得去管藤十郎的事情了。

（原來如此……）

躲在陰暗處的藤十郎，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如非有大軍壓境的話，他們才不會放過我呢！）

不過，能逃脫總是一件好事。如非及時擺脫的話，投石之刑也有可能變成殺戮戰場呢！

由村民們的昂奮，就不難連想到一件事。

那就是——羽柴秀吉統率的幾萬大軍，正在繼續南下。

在這個猪子石村東方約一里之處，也就是在矢田川的上游，有一座名叫印場村的莊子。那個莊子的人緊急的來報信，此村的人才知道這件事。因爲軍容浩大無比，使人非常的震驚。

如果是小規模的戰爭，幾個村民就可以在戰場搜刮到一頓。一旦戰爭規模變大的話，非

得有一大隊的人參與剝奪工作不可。人數太少的話，碰到落荒的武士，或者傷殘的兵士，反而會遭到襲擊呢！

憑旗幟以及類似之物，村民們獲得了可靠的情報，那就是——羽柴秀吉使德川、織田聯合軍（以小牧山爲中心，佈陣於近邊田樂、北外山、岩倉，以及小山）將計就計，趁着黑夜南下，以便一口氣奪取三河岡崎城。

「**改正參河後風土記**」有如下的一段：

《——勝入（池田勝入齋恒興）如此的說「據我所知，三河的諸軍過半，正集中於小牧山。如此一來，本國的三河就成爲空虛的狀態。只要趁虛率軍侵入三河，加以討伐，小牧山的將兵就會驚駭萬分。叫他們不戰而敗，乃是易如反掌之事……」

接受勝入齋計策的羽柴秀吉，故意向小牧山挑戰，再以聲東擊西的方式，遣派奇襲軍開往三河。

三好孫七郎秀次爲總帥，統領八千主軍。這些主軍安排殿後。先鋒爲勝入齋所統領的六千兵將，女婿森田藏守長可所統領的三千兵馬，堀久太郎以監軍的身分率領三千兵馬——士兵銜枚，甲冑閃亮，從二之宮村之南急速的越嶺，經過池之內，一路朝向東南行進，再從此變更爲朝正南方進軍，抵達關田、篠木。

勝入齋早已派出密使，以致，大草的地侍村瀨以爲森川等人都率領數百名野武士，在原地待命。

這些野武士都是被逐出三河的叛亂者。他們都發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奪回舊土，以致跟勝入齋串通。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如果沒有精通三河地形的人引導的話，這種奇襲是不會成功的。

正因爲如此，勝入齋假託秀吉的命令，對那些叛亂的武士說，「誰使奇襲成功，就賞給他五萬石的報酬！」

由此可見，秀吉如何的期待這一次的奇襲成功。

但是，對展開奇襲來說，這一天軍隊未免太龐大了。

如果三河奇襲宣告成功，岡崎城被奪取的話，家康的生命一定很危險。正因爲秀吉的大軍從大草南下，以致，他們所企圖的奇襲作戰，被人洩露了出來，家康才得以免除一場災難。

當篠木邊的農民來小牧山報信時，家康還不太相信呢！

後來，家康軍的勇將——伊賀忍者（預先潛入青塚森林陣地）報告，秀吉軍已朝向三河進發時，家康才逐漸的意識到敵方的作戰方式。

爲了更進一步證實，家康派出斥候確定敵軍的人數。並且對水野忠重下令「先繞道到小幡城，阻止秀吉軍隊更進一步靠近。以矢田川爲境，絕對不能讓秀吉軍越雷池一步。」

水野忠重先遣派四千五百名的精銳，隨後，他自己又率領六千三百名將兵，織田信雄也率領三千精銳緊隨於後。

在出發之際，水野忠重因不見長子藤十郎而大發雷霆。

「在這個危急的節骨眼裡，又溜到那兒去啦！」

現在的情勢，不允許忠重等兒子藤十郎回來。他只好立刻整軍進入小幡城。小幡位居矢田川的北岸。

家康所統領的殿後部隊，在四更時抵達小幡城。

藤十郎與洋槍步卒杉山孫六，對於情勢的演變渾然不知，一直沈溺於溫柔鄉中。

〈眞是不肖子！〉水野忠重的大發雷霆是値得同情的。

當藤十郎被村民困於河裡時，他聽到對岸有兵馬移動的聲音，那正是家康的軍隊進入小幡城企圖攻擊南進的敵軍，兵馬移動時發生的聲響。

「勿使敵軍越入三河一步，給他們迎頭痛擊。」

對於家康這一道命令，水野忠重認爲不妥。是故，他如此的對家康進言。

「敵軍的先鋒，諒必已經抵達岩崎城。我們得先痛擊先鋒。再對他們的尾翼展開奇襲，

如此一來，敵軍必會陷入混亂之境。趁着他們陣形混亂時，從西北兩方包剿，即不難把他們殲滅！」

家康採用水野忠重的建議，展開部署，浩浩蕩蕩的朝小幡城進發。

右翼隊由大須賀康高、岡田長盛等率領，左翼隊由榊原小平、本多彥三郎擔任。

事實上，丹羽之城——岩崎城，此時已遭受到池田勝入齋的兩千餘騎兵襲擊。

岩崎城在名古屋的東方，也就是在長湫的南方。岩崎城的兵力，只有長湫城主——加藤太郎以下兩百數十名兵將，以及他弟弟加藤次郎的十名騎兵，可見，情勢對他們有多麼的不利。

「那只不過是一座小城罷了。等我們吃過早飯就可淪陷了。」

以勝入齋父子為始，森長可的兵士在生牛河畔吃早飯，堀久太郎的部隊在金萩原、秀次的部隊在白山林休息，悠閑的等待着岩崎城的淪陷。因為，他們都認為德川的主力仍然在小牧山。

藤十郎並不知道詳細的情形，只聽說德川的主力部隊由東邊靠近矢田川右岸，敵軍正在白山林邊休息時，他一面認為不能再坐視，一面高聲喊出「太僥倖了！」

他再也沒有時間找「牡丹花下」的孫六了。飛快的從林子裡牽出坐騎，一躍而上了馬背。身上只有一塊兜襠布。

「不好了！採花賊開溜了！」村民的手裡拿着刀斧、木棍之類，一擁而上。

「弄死這個採花賊！」「不！叫他血濺五步！」

不僅有粗壯的男子，甚至有步伐不穩的老頭，以及纖弱的娘們。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在咬牙切齒。

「你們這群王八羔子，統統給我滾！」

「什麼？你還敢罵人！」

「滾吧！老子沒時間跟你們窮耗！」

藤十郎踢了馬匹的腹部，拔出了他的武士刀。就在這個節骨眼裡，轟然的響起了槍聲。

一團火，掠過藤十郎的睫毛。

（哇！竟然有人會開洋槍！不得了！）

藤十郎的坐騎「葦毛」嘶叫了一聲，利用後腿直立起來。

「公子！公子！你等俺一下呀！」

原來是孫六這廝。他一幅狼狽相。上身赤裸，下身圍着一條破爛草蓆。他從草叢裡拖出洋槍，上氣不接下氣的奔在主子後頭。

「喂！阿孫，你是不是昏了頭啦！怎麼用洋槍打我呢！」

「小的才沒昏頭呢！小的為了救公子而打掉那把厚刃刀呀！」

「原來如此，你又立下一件功勞！」

主僕一面行走，一面交談。

村民們儘管殺氣騰騰，看到了洋槍冒火，個個抱頭鼠竄，屁滾尿流。

孫六在後頭，眼看着兇狠的老頭，對藤十郎的大腿揮下厚刄刀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準厚刄刀開了一槍。因為是在近距離，槍彈打中厚刄刀，再掠過藤十郎長長的眼睫毛。

藤十郎跳上馬背，開始狂奔。不過，他並非馳騁到小牧山，或者小幡的方向，更非刈屋的城堡，而是一路朝東馳騁。

奔呀！馳呀的！「葦毛」在涼爽的大氣中，有如一隻飛箭，向前直衝。

跟在主子馬後奔跑，正是嘍囉們的得意技倆。即使再讓他拖一隻洋槍也不嫌重，仍然快步如飛。

「請你再快一點，除非我首先立功，否則，今夜就不好向老爸交代了！」

說罷，藤十郎又踢了一下馬的腹。

從豬子石村筆直往東奔馳，即可抵達香流川的沿岸道路。那兒有山丘，也有一大片雜木林，就算是沒有道路之處，藤十郎也騎馬馳騁而過。

藤十郎知道父親的軍隊正向東移動。在父親的大軍從側面襲擊敵軍以前，藤十郎必須第一個先殺入敵陣。

只聽村民的片斷交談，實在很難以把握秀

吉軍勢的全貌。不過，既然年紀輕輕就擁有戰場的體驗，敏銳的直覺總是特別的豐富，憑一般概況窺出全豹，並非不可能。

白山林已經展現眼前。不久，傳來了「隆！隆！」有如遠雷一般的聲音。

「少爺，那不就是洋槍的聲音嗎？」

「幹起來了！在南邊……會不會是岩崎城？」

藤十郎想改變馬首的方向。

他似乎瞧到了某種東西，飛快的跳下馬背。

「孫六你瞧瞧，哪兒有軍隊？」

「噢……洋槍的聲音，原來是從那兒傳來的囉？」

「那麼，是友軍嗎？」

不太可能是友軍。友軍怎麼這麼早就抵達了呢？

「孫六，你去探查一下吧！」

「遵命！」

說罷，孫六把原本已經很渾圓的身體，弄得更像一個球體，在稀疏的樹林裡奔上跑下。只要太陽更爲上昇，遠遠的就可以看到旗幟之類，可是在這個時刻裡，必須更爲接近，方才能夠瞧得很清楚。

孫六越是靠近，越感覺到部隊不止兩三百個人，簡直是數以萬計。

（在防禦據點，至少有一萬人以上！）

孫六更進一步貼近。那兒是連綿到白山林的墳場，到處有枯骨。孫六感覺到不怎麼好受，但是，既然身爲斥候，就是到了糞坑也得跳下去，甭說是死人埋骨的墳場。孫六很認命的在墳場爬來又爬去。

離他稍遠的地方，一隻野狗在啃人骨頭。孫六靠近時，牠用充滿敵視的眼光盯著孫六。或許，牠認爲孫六不會加害於牠，以致，一再用他的前脚按著骨頭，再開始囓食。

那個時代，日本還不風行火葬，一律採用土葬。埋葬得比較淺的屍體，一俟風雨刮走土壤後，腐肉就會暴露出來。對那些野狗來說，腐肉是最上等的佳餚。

挨到這種近距離，已經可以把旗幟看得一清二楚。孫六從草叢裡抬起頭，尋找一些比較有特徵的旗幟。

旗幟也有它的個性。它是表現自己膽識的標記。在戰場的監察官都會注意最初進入戰場的人，並且把他的特徵記錄下來。正因爲如此，有自信的武士，總會爲自己製造別緻的旗幟。

這麼一來，一旦臨陣逃脫，敵我雙方都能夠看得很清楚。是敵人，或敗軍時，旗幟都會被拔掉。不僅如此，甚至有拋棄鎧甲、刀槍，而打扮成平民開溜的人。

「嗯……果然是敵軍。」

在各種旗幟之中，孫六看到了三好秀次的大紅旗。它顯得特別高，長旒在和風中翩翩飛舞。

「三好孫七郎這個猢猻也來了！俺跟他都有一個『孫』字，但是境遇卻有天壤之別！」

三好秀次（三好孫七郎）也就是後來的關白秀次。他是三好一路的長男，秀吉異母姊——瑞龍院的日秀是他的母親。他是木下秀勝之兄。生於永祿十一年，曾經是宮部繼潤的養子，不久，又作爲三好康長的養子。七年後，又輾轉成爲秀吉的養子。

以三好孫七郎的身份，大概能統領一萬名將兵。孫六看在眼裡，認爲數目上是錯不了。他們似乎很悠閑的在休息。

（現在冷不防殺進他們的陣營，他們不垮才怪！）

孫六順著原路退回，他又瞧見了一隻野狗。

二

孫六回來時，背後似乎藏著某些東西。

「斥候孫六報告。三好秀次統領約一萬兵馬，正在白山林休息。只要立刻殺進去，公子您就可以作爲第一個衝鋒的勇士，說不定還可以取得敵將的首級！」

「好吧！我這就去碰碰運氣！」

藤十郎笑笑，準備跨上坐騎。

孫六突然站立在藤十郎的面前，把手裡的

東西高高舉起來。

「公子大將，您沒有旗幟的話，他們會把您看作雜牌兵！」

「旗幟？」

原來，孫六遞出了一個骷髏。

到底他是在墳場揀到的呢？還是特地挖出來的呢？除了骷髏，他還拿著一根青竹。

「你的意思是說，把這個骷髏當成旗幟？」

「是啊，您就姑且試試看！」

孫六把青竹的頂端剖開約五寸長，再剖成五、六片，先把竹片向內側折彎，再把骷髏頭放置於頂端。如此靠著竹片的蹦力，骷髏就牢牢的被固定於青竹的頂端。

「再用衣帶把青竹揹起來，如此就不會掉下去了。」

孫六解開衣帶，纏在青竹上面，有如揹小孩子一般，在前面打一個活結，這樣就顯得很牢固。

「使用骷髏替代旗幟，敵人一定會嚇一大跳！」

「因爲臨時找不到旗幟，就如此湊合一下吧……公子，希望您是第一個殺進敵陣的勇士！」

此地距離敵陣大約一公里。主僕倆走到高處，尋覓最適合於殺進敵陣的路線。

有如前述，敵方的先鋒——池田勝入齋的先頭部隊奇襲岩崎城之間，池田父子、森長可的軍隊在生牛河畔吃早飯，崛久太郎的部隊在金萩原休息，秀次的部隊也在白山林歇脚。兵士們都顯得懶洋洋的。

「一座小城，又有啥了不得！」

這些部隊的兵將，都不把眼前的問題當成一回事。

當藤十郎跟孫六出現於小丘上面，打算卯足全勁，衝進敵陣時，從河川南邊的方向（與秀吉部隊所在處成死角），黑壓壓的開來一大批軍隊，他們迅速的踏著草原前進。

「孫六你瞧！我軍開到了！我倆就衝進去吧！」

「嘿！嘿！還是我倆先到一步！」

不過，敵方也沒有放棄戒備。發現藤十郎的士兵，準備吹螺報告敵人入侵。

「你就省下這點力氣吧！」

鋼刀一閃。

一隻手拿著槍，準備把海螺拿到嘴邊的士兵，一聲不響的倒了下去。

「乖乖好險……差一點就被發現了……」

藤十郎說著，把刀子插入刀鞘裡。然後握起了槍說「我走了！」

「好啊……」

孫六在槍膛裡裝子彈，使用五根手指夾著導火繩。這樣做，不外是想迅速射擊。準備完善後，主僕倆有如一陣疾風般，奔向敵陣。

敵方的兵士一點防備都沒有。有些懶洋洋的躺着，有些抱膝打盹，有些在吃殘飯剩菜。

「哇！敵人來襲！」

藤十郎縱身躍入狼狽的敵兵群中，以好大的破鑼嗓子嚷著「俺是三河刈屋的水野藤十郎，俺第一個來挑戰！你們統統過來吧！」

藤十郎如雷轟似的大聲音，就連在另一側前進的大須賀康高都聽得一淸二楚。

在至近距離的孫六，充分發揮了他快槍手的能耐，不斷的發出「碰！碰！」的槍聲。雖然那時的洋槍，必須從槍口一發挨一發的塞入火藥，乍看起來很麻煩，不過一旦熟練的話，不到五秒鐘就可以發射一次。

「俺是水野藤十郎！是第一個衝鋒者！」

藤十郎揮舞著他手中的長槍，刺倒慌成一團的敵兵，或者利用槍桿打他們，到處耀武揚威。

四面受到敵軍包圍，使藤十郎感到更樂不可支。對於蜂湧而至的敵兵，他熟練操著手中的長槍刺倒他們，或者使用槍尖把對方挑起來，再有如拋掉草袋一般，把他扔到遠方。

藤十郎縱橫的來回活躍著。

如果四周有我方兵將的話，極可能有互相殘殺的危險。現在的藤十郎卻完全不必擔心到這一點。反正，除了他跟孫六以外，淸一色都是敵人，自然就不必擔心殺到自己的人。

只在那麼一瞬之間，藤十郎的坐騎「葦毛」都被濺了一身的血，呈現出地獄一般的景象。

「你就是水野家的小混混嗎？」

滿面于思的大漢，騎著肥壯的馬匹，靠近藤十郎身邊。

「俺是三好孫七郎家的首席武士，叫結城甚五左……」

不待對方說完，藤十郎就說「你那麼急切的想變成骷髏嗎？」

幾乎還打不上一回合，藤十郎的長槍就刺進對方的右腕，他迅速的拔出槍，怒吼著說「我不想聽閣下說大話！」

藤十郎舉起長槍，在半空中一轉，接着，彷彿從肩膀斜砍下去一般，舉槍在結城甚五左的頸根一刺，他的頭搖搖欲墜，待他的坐騎一躍，他就跌落地面，發出一聲巨響。

「小崽子來攪局！」

「小崽子來攪局！」

左右的敵人，不約而同喊叫起來。好像在彼此警告似的。四周已經變成混亂不堪。

大須賀的部隊被哨兵發現了，雙方開始打了起來。

孫六隔著適當的距離射擊，在敵人難以接近之下，拼命的在開火，藤十郎這個率先衝進敵陣的小毛頭，一心一意想取得敵將的首級。

「快點報上名來！快點報上名呀！」

藤十郎一面用槍尖及槍把指著左右的敵人說「凡是有一些名氣的人，就報上名字吧！只要取得我藤十郎的首級，即可得到功名，殺了藤十郎更可留名百世……」

藤十郎不停的在叫囂着。

聽起來有點大言不慚，又嫌太誇張。不過在戰場來往的人，總喜歡報出自己的大名威壓敵人，這種做法，已經算是老套了。

在這種激將法之下，仍然保持緘默的話，表示他並沒有什麼可取之處。是故，只在那麼一瞬之間，藤十郎的槍就收拾了兩個將軍。其中的一個，頭盔內緣遭受到槍桿的重擊，另外的一個咽喉被刺穿，以致，藤十郎再也拔不出他的槍。

「眞煩人！」咽喉被刺穿的敵將，從暴跳的馬背上摔下來，藤十郎也懶得去管那一隻槍了。他環顧了一下四周，士兵們已經蜂擁而上。

「哼！煩人的東西！」

粟田口國綱一閃，兩閃以後，從綁頭巾中的頭頂噴出血來，斬殺的方式叫人不寒而慄！這時，槍戰的聲音越來越少，友軍進入了白山林了。

在大須賀康高的部隊之後，水野忠重的部隊也開到了，緊接着榊原，本多（豐後守）的部隊也抵達現場。敵人的軍心開始動搖了起來。

一個突如其來的勇士的奇襲，已經使敵方疲於應付，如今，又加上大軍壓境。年輕的秀次已經在發抖。

這也怪不得他。今年他只不過十七歲，如果以足歲來計算，還不滿十六呢！雖然身份很顯赫，可是戰場的經驗尚淺。這一次的三河奇襲作戰，他雖然身屬本隊，但是始終躲在後面。想不到在休息時，突然遭受到三河軍的襲擊，當然會叫他害怕得魂不附體。

這位年輕的將軍不習慣於戰場的生活方式，可從他危急時沒有坐馬看出一個端倪。因爲平常沒有養成時時騎馬的習慣，到了混亂時，家臣跟馬匹都跑得精光，他只能孤獨的站在那兒，嘴裡喃喃的說「有什麼人……有什麼人嗎？」

他不敢說「有人嗎？快來保護我……」可是，他顫抖的聲音，實教叫人同情。

有一些家臣甚至溜之大吉。護衛以及兵士也在混亂之中，奔過來跑過去。他們是在找逃生之路呢？或者在尋覓走失的主子呢？關於這一點，只有老天才知道。

「對了！必須趕快找到坐騎才行……」

秀次到處瞧瞧。就在這時，可兒才藏騎著一隻白鼻黑毛的馬匹過來。

「你不是才藏嗎？把那匹馬借我一用！」

秀次拼命的大喊。才藏回過頭的說：「你怎麼講這種話呢！下雨天如果把雨傘借給別人，自己不是要變成落湯雞嗎？」說罷，他鞭

策看著馬揚長而去。

絕望使秀次的紅顏變成蒼白。他空虛的眼睛，突然看到渾身濺滿血跡，手執著三尺鋼刀，騎馬殺過來的水野藤十郎。

「你就是三好秀次嗎？很高興看到你！」

破鑼嗓子使秀次更行發抖。他放掉了手中的槍。

渾身濺滿了鮮血的水野藤十郎，就彷彿剛爬出紫蘇壺似的，一身朱紅色。

他下身繫的帶子，使用很富於光澤的絹布縫成，他肌肉發達的裸身很白皙，以致，濺到身上的鮮血分外的搶眼。

爬到山頂的旭日，赤烈的照射出那些鮮血。

秀次背對著太陽站立。

揮舞著粟田口國綱佩刀的藤十郎，一面利用腰部駕馭坐騎，一面在刺眼的陽光下，殺向秀次，看起來很像兇殘的阿修羅（編按．凶神惡煞的名字）。

就連做爲旗幟的青竹與骷髏也濺滿了血。

「……」

秀次並沒有答腔，因爲驚懼過度，愣在那兒。

藤十郎筆直的面對著太陽，在他的眼裡，秀次的身體，看起來只是一團黑影而已。

藤十郎這種有勇無謀的殺敵方式，只要是被暗算的那一方能夠保持冷靜，即可處於有利的立場。

然而，大概也只有戰場的老英雄才能辦到。由於過度的恐懼，年輕的秀次並沒有察覺到，自己在藤十郎的眼中只是一個影子罷了。而且，他的周圍一片大混亂，甚至連敵我也分不清楚。

「不好！我們的年輕將軍有危險！」

家臣以及照料馬匹的兵士，想衝去解救秀次，但是混亂中的一波波人馬，擋住了去路，使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而秀次也丟掉了自己的坐騎。

這時的秀次，只能使用兩個字來形容——「嚇呆」了。他甚至把刀槍都丟了。

嗟嗟！騎馬殺過來的藤十郎，高高舉起他的刀說「謝謝你的腦袋！」

藤十郎揮刀的兇殘表情，反而使秀次猛然驚醒，他想疾步跑開時，腳下沾滿了露水的青草，驟然的使他滑倒。

秀次剛才丟了刀，倒揀回了一條命。如果手中還提着刀，慌張而滑倒時，刀子可能把他的腦門劈作兩半了呢！

「等……等一下……」

在一片怒號與叫喚中，秀次使出了吃奶的力氣說：「我……我並非秀次……」

「你說什麼？」

使勁過度的馬兒，用牠的後腿直立時，藤十郎的強制的改變馬首的方向，準備再揮出第二刀。

這是藤十郎慣於驅使的馬上刀法。

如今，每一個人都似乎發狂了！四周變成連親兄弟也認不出的活地獄，不過，秀次卑屈的態度，以及他蒼白著一張臉，幾乎要下跪的德行，還是削減了藤十郎的殺氣。

「你不是——」

「我不……是秀次……我是冒名頂替的人。」說罷，聲淚俱下。

「請您放過我吧！斬下冒名頂替的首級，並不能爲您贏得功名。因爲，那並非秀次的首級……」這種求饒的聲音，只有藤十郎一個人聽到。

這時，有其他的馬騎靠過來。馬匹的屁股彼此相碰，槍與槍在紛亂中交錯撞擊！

「原來，你是冒名頂替者，委實可惡！」藤十郎伸了一下舌頭，輕輕的用刀劃了秀次的肩膀。

「你就回去報告秀次，我藤十郎不要膽小鬼的腦袋。」

如果這個沒出息的男人坐在馬背，而包圍他的人，又是一些家臣，或者小士兵的話，就算是冒名頂替者，人頭也早早就落地了。

撇開混亂這個條件，身邊沒有馬以及家臣，看起來的確不像三好秀次。

「哇——」

藤十郎在秀次的肩膀只劃開了約五寸的皮肉，秀次卻有如身首異處一般，慘嚎了起來。

奇襲使八千餘的士兵將完全的崩潰，而狼狽不堪。白山林境內，頓時化成阿鼻地獄，敵我之間的區別，只能憑旗幟及口令判斷。

太陽已經昇起，初夏稍燠熱的陽光，照耀著山峯，丘陵以及野地了，刀光劍影，噴出的鮮血，人馬悽厲的叫聲，從野地傳到丘陵地帶。反射著陽光的河面，漂流着無數沒有頭顱的屍體。

以奇襲戰來說，少數的兵將，有時能夠戰勝十倍以上的敵人。

而且，並不限於夜間展開才有效果。

秀次方面的兵將，悠閑的等著岩崎城的淪陷，過度的輕敵，以致一旦遭到奇襲，便慌亂成一堆，連整頓陣形的時間也沒有。接着又受到四面八方的猛攻，自然就一蹶不振了。

其實，秀次的麾下，還有穗富山城守、田中久兵衛等人，只因爲兵將部署於廣大的白山林中，一時來不及救助。穗富山城率領的部隊，一面與右翼的大須賀隊交戰，一面抵達秀次身邊，吉政也帶領五百名手下打開了一條血路。

「趕緊去援救堀久太郎！」

秀次用手抱着肩膀的刀傷，喘著氣下命令。

「是……遵命。可是，我一旦離開了此地……」

「救援要緊呀！快點去！快點去呀！」

秀次有如發狂一般的叫着。恐懼加上疼痛，使得秀次幾乎承受不了。

可是，吉政是部將，並非供人使喚的小廝。戰陣也有它的做法。那就是在驅使部隊時，必須徵得部將的同意。如果無視於這種作法，那就無法彼此溝通了。

不過，田中吉政仍然遵從秀次的命令，把池田部隊派到金荻原的堀秀政那兒。

對秀次來說，這一場仗打下來對他完全沒有好處。關於坐騎，虧得有木下勘解田禮讓，然而勘解田却因此而戰死，他弟弟木下周防也



斃了命。名將岡本彥三郎也陣亡。正因為這些將軍的犧牲，秀次方能九死而得一生。

防止水野忠重跟丹羽氏次入侵的人，正是長谷川秀一。秀次雖然擁有衆多的手下，但是，由於年少而怯懦，終於在小牧山永留汚名。

「少爺！少爺！快取下敵人的首級呀！」

孫六使用洋槍射擊敵人，擊倒一個，就連忙喊叫藤十郎一聲，然而，藤十郎卻充耳不聞。

「渾蛋！秀次跑到那兒去了！秀次在那兒……」他一面咒罵，一面瘋狂的尋找，根本就顧不得部將的首級。

藤十郎第一個衝進敵陣的目的，不外是想取得秀次的首級。想不到盡碰到些雜牌兵。

「不取首級的話，您的功勞將會分文不值！」還是孫六比較世故多了。

孫六眼看年輕的主子，有勇而無謀，感到非常的窩囊。

雖然不斷的被斬殺，不停的被痛擊，秀次的部隊在敗走時，仍然分成兩隊。擁著秀次的一隊逃竄到長湫，其餘的一隊則逃往岩作。由於碰到堀秀政的三千精銳，散開於檜根高地，用槍口對準水野軍，展開援護的工作，秀政軍才得以涉過香流川，以細根為據點，對水野軍展開反擊。

「不要再窮追了！適可而止吧！再緊追不捨的話，恐怕會遭受到逆襲！」薑到底是老的辣，水野忠重很懂得進退之法。

他制止近乎瘋狂的士兵，然而，大須賀、榊原等的部隊，有如見了血的蒼蠅，高聲嚷叫著，為了爭取戰功，爭先恐後的追擊敵軍。

「主公！看情形，我們是阻止不了那些士兵了……」

部將們個個驚叫起來。逢到這種局面，亢奮的士兵就彷彿水一般，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裡，從檜根發出了「嘡！嘡！嘡！」的射擊聲，秀次軍展開反擊。只在那麼一瞬之間，追擊的部隊慌張了起來，一個士兵挨一個士兵的倒下去，有些士兵嚇得到處亂竄。

檜根的正前方正是香流川，槍隊被整頓為

兩排。一排在填塞火藥時，另外一排開始射擊，如此的戰法奏了奇功。

堀秀政鼓勵士兵說「射倒一名馬上的將軍，將給賞一百石！」

細根的秀次部隊為了挽回名譽，拼命在射擊。轉瞬之間，香流川就變成了一條血河。

「大夥兒趁著敵軍混亂時，大幹一場吧！」堀久太郎抓住了勝機，火速下達命令。

依着分配的方式，洋槍隊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的往山下狂奔，對準德川的部隊猛射擊。

勝敗反轉了過來。德川方面的部隊丟棄一大堆的死傷者，任由他們在香流川漂流。德川的部隊完全崩潰了。

大部隊之間的交戰，勝利的一方會趁勝勇猛作戰，一旦出現了敗相，頓時會陷入恐慌，而任由對方宰割。

德川的麾下——大須賀、榊原、水野、本多所統率的部隊完全崩潰，氣急敗壞的往立泉寺川，以及小幡的方向逃竄。

這一場長湫會戰，從天未亮的奇襲開始，到德川軍的完全崩潰為止，前後只經歷三個小時。

在被追擊的那一段時間內，堀隊也蒙受到相當的損傷。秀次軍所以放棄追擊，乃是在富士根瞧到家康的金扇標誌之故。在那兒，秀次軍為了躲避家康麾下——小栗、成瀨等勇將的攻擊，不得不徹退。不過，在撤退時兵卒死傷大半。

在這一段混亂的時間內，水野府的家臣，半拖半拉的把藤十郎帶到他父親的眼前。

「蠢貨！你終於混回來啦！」

水野忠重大喝了一聲。

眼看寶貝兒子手舉骷髏的旗幟，裸身上塗滿了鮮血，教人弄不清那些血是敵人的呢？抑或是從他身上流出來的？渾身的血腥中，只有一對眼睛炯炯發光。把個忠重看得無名火冒三丈！

「看看你自己的德行！還稱得上是水野家的少爺嗎？」忠重在瞪眼吹鬍子。

忠重本來就是脾氣暴躁的人。動輒就要使

性子。想不到藤十郎完全繼承了他的性格，使忠重感到憎惡。對人不遜的態度，竟然跟忠重年輕時一模一樣。

大體上說來，父母總是喜歡和自己相似的子女，但是忠重一直以自己年輕時的魯莽為恥，當然不希望兒子藤十郎步上他的後塵。

「可惡的東西！你竟敢藐視作戰陣法……」

藤十郎不但不認錯，反而以不遜的態度，把臉孔一揚說：「我是第一個立下功勞的人！」

藤十郎又不識趣的說「兒子立下功勞。父親應該感到光榮才對！」

「你給我閉嘴！擅自離開軍隊，非嚴辦不可！怎麼還一點謝罪的念頭都沒有呢？你難道不感到慚愧？」

「父帥，您開口閉口陣法……陣法……沒有那麼嚴重吧？我們打贏了呢！」

「這麼……我也知道。」

「我的奇襲是我軍獲勝原因之一。不過，打倒秀次的一萬大軍，獲得敵人衆多的首級，完全是父帥的功勞！」

「……」

「父帥在白林山一戰，毫無疑問的，是不折不扣的勝利！」

「說得極是！」

藤十郎深知老爸的脾氣，拼命地奉承。

「那時，如果我們不去窮追的話，根本就不會挨堀秀正的槍彈！」

「是啊，我一直在阻止……」

「就是嘛！父帥的英明是天地共鑒的。我也聽到了父帥阻止的聲音。」

「諒你也聽到了。你的擅自離開陣地，我可以從輕發落。可是你要銘記在心，你所謂的『第一個衝入敵陣』的舉止，只要是合乎時機，的確對後頭的大軍有幫助。不過，太早的話，反而會添加後頭大軍的麻煩。只要稍微有差錯，就會導致全軍覆沒的境地！」

（或許眞是如此吧！可是，太過拘泥的話，還能打什麼仗呢？）想到此，藤十郎的表情又轉為輕鬆。

「好了，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其實，最先

衝入敵陣的人是了不起的……」

「你還不給我閉嘴！」

對忠重來說，在衆部將面前，仍須保持他的威嚴才行，因此，他大發雷霆的說：「別再說最先衝入敵陣了！你在奇襲作戰前擅自離開軍陣，罪不可赦。除非你第一個斬下敵將的首級，否則難以贖罪！」

對於紅着臉，大聲咆哮的父親，藤十郎想說些話，就在這時——

「少爺，少爺……」孫六在帳蓬的一角，壓低嗓門說「我帶來了首級，是部將的首級呢！」

「……」

「少爺，你瞧瞧部將的首級！」

孫六說罷，慢慢的跑向藤十郎的身邊。他的兩脇抱著還在滴血的首級。

「唔……那是……」

「主公，這是少爺收拾的兩名部將。我把他們的頭拿下來了。」

「原來如此……」

水野忠重彷彿放下了一個重擔，舒了一口氣。

（如此，我對上面就有所交待。）

我能夠對德川家康，以及戰場的監察官，說一些有利於我兒子的話。既然是第一個衝入敵陣，又是第一個砍下敵將的首級了，無視於陣法的擅自出走，一定能夠獲得諒解。

「父帥，請瞧瞧第一個衝進敵陣的證據，這是我最先砍下的腦袋瓜子。」

「蠢貨！你不懂規矩嗎？」

水野忠重的內心擔子雖然已放下，但是，他還是吼叫起來。

對於鑑定敵將的首級，自古以來就有規則。不能隨便把滴血的首級呈在大將軍面前。不遵守這種規則的話，將招致切腹謝罪的結果。

「改天，再鑑定首級吧！你們都下去吧！」

水野忠重說罷，站了起來。

（幸虧孫六的安排，扮演採花賊的事，可以蒙混過去了。）

藤十郎內心的一塊石頭，好不容易才放下來。內心一旦沒有掛念，他頓時感到睏倦！想進入大睡一覺時——

「藤十郎先生……」

他的身邊響起了女人的聲音。藤十郎突然緊張了起來。那不就是在罩滿了晨霧的河上，他聽到過的「娘娘腔」嗎？

三

有一種女人被稱為「陣地女郎」。

彌漫於戰場的男人體臭味道，自然而然的會引來這種女人。

捲起帳幕，燃點營火，敵我雙方對峙著。過數夜時，必定有這種濃粧的臉孔出現，彷彿是要淨化充滿了血與汗的夜氣似的。她們的信號，也就是模仿老鼠的叫聲。

不過，這個女人跟一般的「陣地女郎」不同。

「奴家……」她清晰的咬出每一個字，然後嫣然一笑。

「藤十郎先生，你還記得奴家嗎？」

「噢……我怎能忘記呢……」

如果沒有這個女人的話，藤十郎已經被村民的石頭打死了，很可能正在矢田川漂流呢。

「我一直想向妳道謝呢！」

「嗳！還道什麼謝嚒！」

她舉起白皙的玉手，掩口而笑。看起來她不像一般陣地女郎，又老練又滑頭。

那時，河上的霧靄好濃。因為事出突然，藤十郎只認為她是個奇特的女郎，並沒有很仔細的看她的面孔。如今，仔細的端詳，方才發覺她很健美，眼睛也夠大。

她的眼眸烱烱發光。眼眶裡洋溢著健康與年輕。她使用一雙傳神的眼睛，凝視著藤十郎，一步一步的靠近他。就是在莞爾一笑時，翦翦雙瞳也離不開藤十郎。

她豐滿的下唇很性感。這是那兩片曾經迅速吻過藤十郎的嘴唇。

想到此，藤十郎又勾起了那時的情景。

「對了！妳還沒有說出芳名呢……」

「瞧你！又來啦！」

說著，她貼近了藤十郎，使他嗅到她身上的香氣。

「男與女的相愛，何必報上名字？只要兩情相悅，不就得了？」

藤十郎儘管豪放、磊落，畢竟不夠老練，甚至，還脫不掉稚氣。一旦女人對她太積極的話，他就會感到索然無味。雖然他很感激她的救命之恩，但是，他對她並沒有太大的「慾念」。

「孫六，你就把這位姑娘帶進陣地吧！給她準備些飯食、酒菜。」

藤十郎認為，女性應該是被征服者。女性倒追男人的事，最叫他倒胃口。因為這種女追男的方式，毫無征服的快感可言。同樣是縱身於情欲，一旦由女方採取主動的話，快感的程度將大打折扣。

藤十郎認為，在情場上由女方採取主動，男方處於被動地位的話，那是男子漢大丈夫的奇恥大辱。

只要按照父親的教導行事，就算整年沒有任何做為，四萬石的俸祿也會滾進來。可是，藤十郎並不喜歡這一點。

（因為，我並不是乞丐呀！）

希望有四萬石的待遇，那就拚命去做值四萬石的工作吧！如此，方能產生成就感，人也會感到快樂無比。

藤十郎雖然是忠重的兒子，但是，他不喜歡世俗的看法，認為兒子必須繼承父親的一切。

（自己喜歡的東西，應該由自己取得，這才是男子漢！）

正因為藤十郎有這種想法，不知不覺的，就會對人透露出不遜的態度。

藤十郎自認為，他既不驕傲也沒存有不遜之處。他只想，既然生為男子漢大丈夫，就應該盡量的磨練自己。

「我要洗澡。洗澡水燒好了嗎？」

「嗯……就快燒好了。」

士兵鼓著面頰，向著吹火筒。先在大鍋燒開水，然後，再倒入洗澡用的木桶。藤十郎的

身體沾滿了血與汗，以及沙塵，所以渾身骯髒不堪。這種混合污穢的東西，使用冷水是擦不掉的。

「柴放多一點嚒！算了……只要是溫水就行，就放半桶吧！」藤十郎的下體還繫著一條兜襠布，他就這樣的進入浴桶裏面。小廝們把一鍋熱水倒了進去。

擦身用的刷子，是用粗繩製成的。藤十郎用它來洗掉身上的污血，但是水不夠熱，洗不掉。他索性抓一把沙，在身上揉擦。

洗澡時，所以還繫著兜襠布，是要防備敵人偷襲時，身上不致於毫無遮蔽。待洗淨身體後，再換乾淨的兜襠布。

這種風習，一直到太平的江戶時代，武士之間仍然遵守著。

武士被暗算而死亡時，身上連兜襠布都沒有的話，那是一件最不名譽的事情。

藤十郎洗完澡，整個人感到很清爽，他站在洗澡桶裏，脫掉骯髒的兜襠布，洗滌下體。洗澡桶的兩面圍著帳幕，另一面有茂密的「八角金盤」（編按・植物名稱）。

「換乾淨的！」藤十郎大喝了一聲。

「好的……」有一隻拿著兜襠布的手，從他背後伸出。

藤十郎若無其事的接過來。

（咦？那個聲音不就是……？）

藤十郎一回頭，立刻看到了那個女人的笑臉。

「啊！這怎麼可以……」

「嘻……嘻……」

「那怎麼可以，那是不可以的……妳怎能在那兒瞧我……」

「這也不是什麼羞恥的事呀……」

她一幅蠻不在乎的德行。

「妳應該感到羞恥才好。請妳轉過身子吧！」

「好吧……好吧……」

她骨碌的轉過身子。不過在這麼做以前，她迅速的瞧了男人的「東西」，再噗哧一笑。她背過身子以後，一直在偷笑。藤十郎感到屈辱，

好像自己的「東西」遭受到譏笑似的。

藤十郎認爲自己的「東西」，雖然稱不上「壯觀」，但是絕對不比別的男人差！

「喂！沒有芳名的姑娘！」

藤十郎把乾淨的兜襠布丟到自己的腳下說「我是從沒被嘲笑過的男子！」

他說完，立刻很粗野的把女人抱緊。

「啊！你要幹什麼！」

女人想掙扎，但是，藤十郎孔武有力，好像老鷹抓小雞似的。現在的藤十郎是一絲不掛的男人。他的皮膚雖然白皙，但是筋骨強壯有力，女人再掙扎也是白費力氣。

「你到底要幹什麼嚒！」

「妳好像不曾領教過男人！」

「領教過了，你快放開我呀！」

她在大叫，藤十郎把他的嘴覆蓋在她的嘴上。

藤十郎的動作很粗野，好像是在咬人一般。那種好像要捏碎女人的骨頭的動作，對於這種女人來說，好像很有魅力！

當藤十郎的舌頭伸入她的嘴裏時，她發出了低沈的呻吟聲，整個人倒在他的懷裏。

「——哇！那是瞧不得的場面！」

孫六本能的用手覆蓋了他的眼睛。當他看到少爺的小廝捧著佩刀坐在那兒時，氣急敗壞的喊叫了起來。

「阿虎！阿虎！你呆在那兒幹啥？」

小廝坐在那兒，面對著洗澡桶。他本來就處於十分尷尬的立場。想不到現在卻又發生了「見不得人的事」，更使他滿面通紅，緊緊的閉起眼睛。

「阿虎！你在發什麼愣啊……快跟俺來！」

孫六抓著阿虎的手，把他拖到種植八角金盤的地方，好似要拿粗繩子圍起來似的，禁止旁人進入現場。

（乖乖，少爺是生龍活虎，你就好好的享受吧……）

昨夜扮演採花賊，今早去闖敵陣，換成別人，也許已倒下去而無法動彈了。孫六想不出藤十郎的精力，從何而來？對於他的這種舉

止，文弱的家臣們，一定會翹起大拇指來，讚嘆一聲。

嘴唇被吻住的女人，把她的一雙手伸到裸男的背後。她很可能是性情剛烈的女人，因爲對於男人的挑撥，她能夠以相等的熱情去反應。

女人被吮吻得快轉不過氣來時，用力推開藤十郎！她的脚步不穩，好似喝醉了酒似的。可是，她卻以清醒的口氣說「奴家並非在笑你的『東西』！」

「那就拿證據給我瞧瞧！」

藤十郎仍舊沒有放開抱女人的左手，可是，他的右手卻撩開了女人的衣襬，伸入女人的大腿。

富有彈性而緊繃的大腿，拒絕他的撫摸。而藤十郎卻憑力氣叫它就範。他的手觸到了腿內側冷涼的皮膚，他的指尖已經觸摸到一片春草……

好不容易女人停止了抵抗，似乎要心平氣和的容納藤十郎的手指時，驟然地響起了鼓聲。有如在等待似的，上陣的號角聲，響徹了每一個陣地。

「全軍參加會戰！」

「全軍參加會戰！」

部隊的聲音在帳幕外喊叫。

在金扇標誌下，德川家康的本隊在富士根佈陣，在其指揮之下，本營的井伊直政統領四千餘的先鋒部隊，再把他們分成三隊，面對敵人，再以內藤四郎、高木主水等爲後盾，本隊則從富士根的山道，轉移到佛山。在富士根山，很有利於打擊敵軍的右方，可是對左方卻是鞭長莫及。如何的利用這個丘陵地帶的起伏，將是勝敗的關鍵。

秀吉先鋒——森長可的部隊與池田勝入齋的部隊，合計起來約有九千名。德川家康的本隊一面對它展開槍戰，一面等待著機會的成熟。想不到他突然下令，全軍展開攻擊。以致，叫人擊鼓做爲信號。

「少爺！少爺！快準備！」

這一次，絕對不能讓藤十郎光著身子出

去。小廝們立刻捧出了衣著及甲冑。

「好的，我這就來！」一旦藤十郎出陣，那個女人可能不會溜之大吉。

藤十郎跟她之間的「口中盟約」，已經使這個女人產生了執著之念。

「眞是太湊巧了！妳就等我打完這場仗吧！」

藤十郎的右手仍舊放在女人的大腿內側，他把她用力的一抱，再冷不妨的，把她拋進洗澡桶。糟糕的是，那個洗澡桶裝滿了水。

「哎喲！」女人尖叫了起來。藤十郎這才從容的走了出去。

他抓住了甲冑，一面跑一面穿上。對於小廝們捧出來的護脛、佩楯，鐵護手，也一併火速的穿上。

「落後於部隊之後的話，將失去第一個衝入敵陣的機會，非趕快走不可！」

藤十郎佩上刀，坐在馬背上，抓住大刄的槍。只要有這一隻大刄的槍，他就擁有百人的力量，眞個是什麼也不怕了。

「孫六，你的洋槍準備好了嗎？」

「老早就準備好了！」

「斬下敵將的首級吧！」

父親忠重的部隊揚起了塵沙，已經走得很遠。在黃沙滾滾之中，藤十郎所率領的百騎，兩百餘的部隊，發出亢奮的叫囂聲，急速狂奔到戰綫。

家康靜待決戰的時刻，乃是極爲聰明之舉。他促使浮躁的之助、輝政（兩人都是池田勝入齋之子）兩兄弟對他挑戰，很輕易的使用洋槍隊，使兩兄弟的先鋒部隊，幾乎完全被殲滅。

「眞是比豬還要笨！」池田勝入齋急得直跺脚，立刻派出救援隊去搶救兩個寶貝兒子，很不幸的，這個救援隊遭到家康右翼部隊的突擊，完全的被殲滅了。

在前一次的羽黑會戰時，池田勝入齋吃了癟，爲了雪恥，他提議對三河展開奇襲，充滿了信心的率軍作戰。如果這一場仗打敗，他準

活不了。勝入齋向來以善戰見稱，萬萬料想不到會連連的吃癟，這一次也凶多吉少，勝入齋也非常明白，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日正當中。初夏的正午異常明亮。沙場上的血灘，現出地獄般的景象，叫人看了鼻酸。

家康軍這一次的全面進攻，採取人海戰術。德川家康的兵士黑壓壓的掩蓋了山野丘陵，把個池田隊與森隊打得落花流水。

在一片砰砰作響的槍聲、兵士們的叫喊聲，以及馬匹的嘶叫聲中，勝敗已經非常明顯。在不到一個時辰後，池田勝入齋跟他的長子之助前後陣亡，次子輝政由一些刼後餘生的兵卒擁著逃亡。

當重傷的勝入齋獲知自己的手下只剩一百五十名兵卒時，心痛如刀割，自覺大勢已去，但願有合適的人，送他上西天。

藤十郎揮舞著染血的長槍，躍入狹面的陣地。

「池田勝入齋，水野藤十郎要送你上西天！」

藤十郎如此一喊叫，勝入齋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轉爲微笑，對藤十郎說「噢！你就是水野家的孩兒嗎？俺的首級給你吧！不過，你的槍可能不管用！」

勝入齋坐在折凳上面，始終不起身。

藤十郎的槍法不是蓋的，轉瞬之間，勝入齋的左右就伏地不動了。

「嗯……你的手法夠漂亮……你來吧……」勝入齋仍然坐著，不過，他挺直了胸部。他的手中沒有刀，更沒有槍。

「你站起來呀！你站不起來嗎？」

藤十郎急躁的大叫起來。

藤十郎不屑於刺殺沒有拔刀的敵人。就算是敵將，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取他的首級，將損及武門的名譽。

就在這時，藤十郎的背後響起了馬蹄聲。幾個人下了馬，報上名姓。接著，不知哪一個人用槍刺了勝入齋，藤十郎看到勝入齋頹然倒在塵埃中，轉眼之間，幾個步卒蜂擁而上，剁下勝入齋的首級。

「池田勝入齋授首！永井傳八郎取下他的首級！」「永井傳八郎殺了池田勝入齋」「永井傳八郎取下池田的……」

這些都是訓練有素的家臣。

他們聲嘶力竭的報出主子的姓名，製造既成的事實。

戰場是夠混亂的。有道是先下手爲強，而且，由多數人口中說出去的話，總是比一個人說出去的話，來得容易叫人相信。

但是，藤十郎是在馬背上笑笑。

「那時的勝入齋，只是一個活的屍體罷了。我可不是一隻吃死人肉的禿鷹！」

這種做法，正是藤十郎主僕的長處，也是他的缺點。

孫六的洋槍很準。他所蒙受的損失跟藤十郎不約而同，他分明斃了森武藏守長可，可是，功勞都被別人搶走了。這個森武藏守長可，也就是森蘭丸、力丸（在本能寺殉於信長）的兄長。

正因爲在混亂中，錯誤也就特別多。可是以武士們來說，戰績能夠改變一生的命運。斬下敵將的首級，將能使他們升上城主的地位，亦可晉身於諸侯之林。

有這種的因素存在，當然就會彼此搶功勞。況且在成千上萬敵我兩軍混雜的情形下，沙塵與硝煙蒙蔽視界，兵士的怒吼、叫喚、加上槍聲、馬蹄聲等的噪音，理性往往會喪失，以致，失去正確的判斷力。

「只要俺的手中有一隻洋槍，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杉山孫六時常大放豪語。事實上，他的洋槍功夫也非常到家。在六十尺外，就可以打掉一根針。

「俺的洋槍打得刮刮叫，對付娘們也不含糊呢！」孫六露出了他的牙齦，咯咯大笑。

外號管叫鬼武藏的森武藏守長可，也叫做長一，他就是森蘭丸、力丸、坊丸的兄長。長兄也是信長的家臣，天龜元年，他在越前搶在他父親——可成的前一步，戰死沙場。

蘭丸兄弟是遐邇聞名的美少年，兄長長可自然也是受到女人垂青的美男，不過，他嫌惡自己的美貌，在年紀輕輕時就喜歡練武，故意裝成粗暴的舉止，到了進出戰場的時期，又取了鬼武藏的異名。

在這一天，鬼武藏——長一，跟池田勝入齋一樣，覺悟到死，以致，穿著一身純白的裝束。他這種打扮，在穿著黑色甲冑的武士之間，特別的顯眼。在天昏地暗的一場混戰裏，孫六從旗幟上看出對方的身分。

「哇！鬼武藏也在逞能了呢！」

孫六看得出對方是三千騎的大將。孫六想接近，但是他跟鬼武藏仍舊隔著一段距離。

孫六想靠近而不得法。因爲井伊直政的洋槍隊蜂擁而至，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的擠過來，又加上大久保七郎的一隊交雜其間，形成了好幾道人牆。

在萬不得已之下，孫六開了洋槍。

在那個瞬間，鬼武藏飛舞著長刀，朝向這邊大聲叫嚷。

孫六開的洋槍命中了鬼武藏守長可，他晃了一下，倒在馬背上，搖搖欲墜。

「哇——俺幹掉他了！」孫六整個人跳了起來。

他奮力的用肥短的手排開水洩不通的大軍，大聲的嚷叫。

「他媽的！混水小子快讓開呀！俺要去提人頭！」

就在孫六焦急萬分時，發生了一件事。家臣們把落馬的長可，一把抬在背上說。

「我家主公的人頭，絕對不能給你！」

於是，揹起了屍首拚命的逃奔。

孫六開的洋槍，槍彈貫穿了長可的眉間，從後頭部飛出去。

一發子彈，當場送命。

「不妙了！主公被殺了！」森隊慌成一團，立刻士氣沮喪，一下子就全軍崩潰。揹著長一屍首的家臣，不幸被一名叫本多八藏的士兵發現，心臟被刺了一槍倒地，長可的人頭就被斬下來了。

「喂！你想盜走鬼武藏的首級嗎？」

一個抱洋槍的士兵，氣急敗壞的趕過來。

「俺是井伊家的士兵領班柏原興兵衛！」

「咦？你這個叫什麼兵衛的傢伙……來幹啥？」

「那個人頭……是俺的呀！」

說著，他不停用手指著自己的洋槍，大聲咆哮著說。

「俺就是用它幹掉鬼武藏的！」

「你是不是在做大頭夢？分明是俺剁下鬼武藏的頭！」

「廢話少說！轟死鬼武藏的人，才能割下他的腦袋！」

「好吧！有種就過來搶呀！」

八藏丟掉盔甲「咔鏘！」一聲拔出了佩刀。

「好吧！俺就把你的胸膛轟開一個洞！」

興兵衛也不甘示弱，在洋槍裏塞入彈藥，擺了一個架式。

孫六上氣不接下氣的奔過來。

「等一下，鬼武藏的首級是俺的！你倆在搞什麼把戲呀！還不趕快把人頭給俺！」

「怎麼？半路又殺出了程咬金？」八藏把染滿了血的人頭抱得好緊「誰剁下人頭，人頭就是誰的！」

「放你娘的屁！」興兵衛拍著火繩的灰燼說「應該是屬於轟死他的人！」

「你倆都是大渾球！轟死鬼武藏的人，就是俺孫六爺爺。你倆就識相點！滾吧！」

仗還沒打全，反而招來了一場內鬨。其實，這種事已經司空見慣算不得新鮮了。怪就怪在戰場監察官無暇干涉，因爲，戰場實在太亂了。

「如果是鬼武藏的首級，那就讓我保管吧！日後一定能夠給你們一個公道！」

井伊的殿後部隊長，高木主水通過這裏時，爲這三個人收拾殘局，然後，匆匆忙忙的去追趕敵人。

這一天的戰局，家康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秀吉軍戰死兩千五百餘人，德川、織田聯合軍也死了五百九十多人，大概是五對一的比

率。

池田與森隊的大將戰死，以致節節敗退，到了下午一點左右，已經追擊到矢田川的河畔約在這件事的一刻以前，家康在權道寺山的小山澤鑑定首級。

在這稍前，田樂聽到秀次軍敗走到秀吉，方才察覺到上了小牧山的留守軍，是故，在悔恨交加之下，統領援兵南下。

不過，這兩萬大軍並沒有任何的作爲。當他們抵達長湫的戰場時，家康已經撤退到小幡城。

盛氣凌人的救援軍先鋒——堀吉晴收拾了兩百餘名家康的落後兵士。

就在這個時候，水野藤十郎獲得了家康的讚賞，回到了陣地。

「孫六到底怎麼啦？」

「唔……聽說爲了爭奪森武藏的首級，已經到了高木主水的陣地。」

「是鬼武藏嗎？那倒好！」藤十郎很快活的笑笑。

「如果是森長可的首級，那是很值得爭取的，孫六也不含糊嚒！」

一回到陣地，藤十郎就急著卸掉甲冑。

「少爺，您如果不穿甲冑，大殿的老爺就會……」

「可是，我現在有事要辦呀！」

藤十郎一副蠻不在乎的德行。

「說得也是……不過……」

「抱女人，還可以穿著那些東西嗎？」

「你曾經穿著冑甲抱過女人嗎？」

「那怎麼行呢……」

「可是，我就體驗過！」

「……」

「很不好！而且糟透了！第一，感覺方面大打折扣。如果肌膚不能貼住肌膚的話……就彷彿刀鞘跟裏面的刀子不合，叫人感到不痛快！」

「嗯……說得極是……」小廝感到啞然時，藤十郎渾身只剩下一塊襠布「那個沒有名姓的女人呢？」

「嗯……她……她在……」

「她溜掉了，對不對？」藤十郎如此說的時候，一件女人的窄袖便衣就跳進了他的眼簾。那件衣裳有他熟悉的紅葉花紋。還有一條細細的京都衣帶，兩端有圓圓的鈕扣，又是五色的混織，很漂亮！

看了這些東西，藤十郎舒了一口氣。

（還好，她並沒有開溜……）

如今，藤十郎在縱橫於沙場之後，感覺到精神非常的爽快，同時情欲也高昂到極點。

這種心態，就好像喉嚨乾渴，急想喝幾口老酒似的。尤其是在戰場的衝勁還未完全消散時，抱女人最能叫人感到歡暢。

女人也喜歡身上沾滿硝煙以及血腥的男人氣味。藤十郎就有過這種經驗。

那個沒有姓名的女人，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藤十郎看到帳幕內散亂的女人便衣，以及腰布、衣帶等，就立刻連想到（那個沒姓名的娘子，如今是一絲不掛的囉？）

例實上，她被藤十郎摔入浴桶裏，不得不如此。如今，想必她一絲不掛的等衣裳晾乾，身上當然不穿衣服。

果然不出所料，她在帳裏躺著。睜大著眼睛瞧他。

「啥！洗得還不錯嘛！」

她使用一塊印有水野家家紋的幔幕，當成被子蓋在身上，只露出頭部。

「乖乖……那算是什麼呀……」

「管它呢！只要是奴家睡的地方，蓋在身上的東西，都會變成『織錦』的睡具！」

藤十郎「叭！」一聲，翻掉了那個「錦」的睡具，說一聲「謝謝妳等我！」飛快的把嘴唇蓋在她的小嘴上，蛇兒似的舌，立刻滑進他的嘴裏。

這個娘兒嬌小而瘦削，不過，肌膚很光滑。她跟他的舌頭糾纏在一起，甘美的氣氛，使她的身體濕透了。

「人家……人家好喜歡身上有戰場氣味的男人……」

「那種男人，光是在這裏就有幾千個呢……」

「是啊，人家就是心儀你這種男人，只要你藤十郎，就算是在河上漂流，我也會喜歡。」

「好啊！妳在咒我！」

藤十郎並不討厭這種有勁的女人。

（這種女人才有味道。她跟我勢均力敵！）

況且，她充滿了謎。雖然跟藤十郎之間如魚得水，但是，仍然沒有說出她的姓氏，甚至連名字也不說。

（看我的厲害……我一定要把她弄得死去活來，叫她乖乖的報上姓名來。）

藤十郎充滿了自信。

他的手指溜進了她的花蕊部位。她發出微弱的呻吟，死命的抱緊藤十郎。

就在這個節骨眼裏，家臣在帳幕前報告，說孫六闖了禍。

唉……還停留在「手指遊戲」的階段呢……

女人已經微微的呻吟，進入了恍惚的境界。藤十郎卻只能看破紅塵頹然的起身。

「等一下……該死的孫六，偏偏在這個節骨眼裏，眞是叫人掃興透頂！」

「唉……你要去那兒啊……」

「有要緊的事！」

「別去嘛……我……千草……已經熬不住了。」

「好啊！妳的芳名叫千草。嘿！嘿！倒是蠻好聽嘛！……再稍候……我很快就回來。」

但是，怎能說走就走呢……股間那玩意兒已經膨脹得很厲害。不來兩下子，怎能「平靜」下來呢？

不過孫六處於生死關頭，藤十郎怎能袖手旁觀呢？

的確，事情已經鬧大了！

「小廝的功績也就是主子的功績，小廝出醜等於主子出醜！」反正，不管是在哪一方面，絕對不能等閑視之。

孫六在評理的衆人面前，正在跟柏原興兵衛對決。在這以前，高木主水已經做了種種的調查。與其說是預告做了調查，不如說是在息

事寧人比較恰當一些。

不息事寧人的話，將對一方造成不利。如果把眞相公開的話，光是一句「弄錯……」，或者「看錯……」是絕對不能把事情擺平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將會構成「撒謊」、瞞騙戰場監察官甚至欺騙家康的罪名。

剁下首級的人，確實是木多八藏，不過他並沒有使用洋槍，是在鬼武藏落馬以後的事。

問題是何人狙擊了鬼武藏?!

〈到底是誰用洋槍擊斃了鬼武藏?〉

——問題的重點在此。

「那還用問嗎?分明是俺的槍彈……」

雙方爭得面紅耳赤，沒完沒了。

因爲當時打得天昏地暗，根本就沒有證人可言。如果一味耗下去的話，就是三天後也得不到結果。

興兵衛方面先聲奪人，一開始，領班就哇啦哇啦大叫。

「各位！相信你們都聽過井伊直政先生的三千洋槍。在下負責帶領三千的洋槍大隊！」

興兵衛擊斃了鬼武藏的人，那他不僅擁有彪炳的功績，名譽也會隨著遠播。爲了自己的利益著想，他不惜大吹法螺。

「你眞的瞧到了?」

「確實瞧到了！」

「那時，有幾個人同時朝敵軍射擊，你怎能斷定是興兵衛的槍彈中了鬼武藏?」

「俺確實瞧到他瞄準了鬼武藏……」

「可是，杉山孫六也持有相同的說法！」

就是如此的反覆詢問，根本就無法收拾，因此才傳了藤十郎。

「那是再簡單不過的事！」

藤十郎胸有成竹的說。

「只要瞧瞧槍彈，不就得了嗎?」

「什麼?瞧瞧槍彈?」

「因爲，這個傢伙——」藤十郎看看孫六說「他在射擊以前，都有咬一下槍彈的陋習！」

「……」

「所以嘛！槍彈上一定有齒痕。稍爲調查就知道了。」

興兵衛的面頰可能是被火藥燻到了，一片黑暈好像刺青似的。他歪斜著瘦削的面頰譏笑著說。

「你是不是白痴？槍彈穿過了骨頭，立刻就會粉碎，還能留下什麼齒印？」

「一定會留下。調查一下就知道了！」

「可是，藤十郎少爺！」半右衛門用扇子敲敲他的後頭部說「槍彈的確貫穿了頭骨，但根本不可能找到了。難道我們再度回到戰場，尋找那顆有齒痕的子彈？」

這種皮笑肉不笑的諷刺語氣，是惹怒不了藤十郎的。

「嗯……這一點的確不容易。時到如今，只好鬪鬪槍法！」

「好啊！一旦要鬪槍法，俺是贏定了！」

興兵衛自信滿滿，以爲他是神槍手哩！

調停的那些人，如今也沒有更好的方策。反正，能早一點解決就早一點解決吧！省得叫人頭大。

水野藤十郎以坦然的表情向前走了約六十尺，手中拿著他充當過旗幟的骷髏，平直的站在那兒。

「孫六，讓他們見識你的厲害，你就打穿這個骷髏的右眼框吧！」

四

千草好像坐在針氈上面似的。

(那個渾蛋……他在捉弄人！)

天底下那有這種人？惹出了女人一身的欲火，卻揚長而去！

那小廝也太不上道了……

如果是早一點，或者晚一點，也不致於讓人一身的「火辣辣」，感到苦悶異常。

藤十郎的手指「爬過」的地方，發出了微妙的疼痛。他的手指已經徹底的侵犯了她。他的手指有如一條喜歡惡作劇的小蛇，把她弄得酥癢難忍，使她的神魂飄入恍惚之境。

利用幔幕當成夜衾，陣地的情交實在別緻，對這種女人來說，或許是恰到好處的刺激吧！

「噢……藤十郎先生是……」

她倦慵的抬起身子，向著小廝。

小廝阿虎露出了娃娃臉，待他發覺她酥胸半露時，又很快速的把娃娃臉縮了回去。

「您哪……藤十郎去那兒呀……」

「他有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嗎？人在那兒呀！」

不但是重要的事情，搞不好可能賠上性命呢！因爲是爲射擊的事調停，搞不好會被當成槍靶。

「這種事挺有趣的……」

「在窮途末路時，也只好這樣辦了。」

內藤四郎與高木主水，面面相覷，點了點頭。他倆既然都奉命監督井伊直政的軍隊，不得不想辦法解決這一場紛爭。

當孫六跟興兵衛在準備洋槍時，藤十郎在骷髏的眼框裏塞粘土。

「你在玩什麼把戲？」

「我就叫他倆用洋槍來打骷髏的眼框呀！因爲槍彈打中了骷髏，立刻就會叫骷髏粉碎，所以嚒！我才在眼框塞粘土呀！」

「嗯，說得很有道理！」

「孫六，你就射擊右眼框吧！興兵衛你描準左眼框。」

「那是最簡單不過的事！」

孫六幾乎沒有什麼瞄準。當興兵衛還在走來走去，找出正確的射擊位置時，孫六的洋槍已經轟然一聲，噴出火焰。

藤十郎手中的骷髏震動了一下。

恰如被一陣強風吹到似的。

一剎那間，骷髏的右眼就噴出了火焰。

在場的人受到強烈的震憾。因爲，那種情景看起來叫人汗毛直立。粘土竟然發出火焰，緩慢的在燃燒。如果是其他的東西還罷了，偏偏是死人的頭骨，自然就會叫人毛骨悚然了！

「嘻……嘻……不要怕成那種模樣嚒！我不過在粘土裏加一些火藥罷了！」藤十郎爽快的笑起來。「興兵衛，你射擊左眼框呀！快一點……」

藤十郎才說完，洋槍就轟然的響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原來一個眼框在燃燒的骷髏，轟然一聲，變成碎片。

「瞧呀！興兵衛，你根本就沒有打中！」

粘土與骨片四散，濛濛的灰塵飛起來。

藤十郎很高興的說「孫六，的確是你轟斃了鬼武藏，硬是要得！」

也許是飛散的骨片傷了藤十郎的手。他的手淌出了鮮血，不過，他仍然提起了木盤上的首級。

「槍彈從兩眉間射入，這種神妙的瞄準法；興兵衛，你能夠做到嗎？」

「唔……唔……那不算什麼……」

興兵衛想狡辯，但是聲音越說越小，終於聽不到了。

「孫六，你快一點！千萬別誤了時間！」

首級的鑑定，不但麻煩，而且又繁雜。

例如，在鑑定敵軍的大將，或者高位者的首級時，美其名「爲對面」；對於一級的人物，或者兵將的首級，則稱之爲「實際鑑定」。表現方法各有不同，就連供著首級的柏布，也必需使用絲製成的。同時，必須有一尺二寸四高，高度是四寸二分，實在非常的麻煩。

初夏的太陽逐漸西斜，滿佈夕霞的空中，烏鴉群起且叫囂。

天空一片小紅，野地也染成血色。在小幡均的廣場，德川家康一面浴著夕陽餘輝，一面鑑定敵軍的首級，並且也聽取損害報告。秀吉軍的陣亡將兵中，有名氣的將士多達四百二十餘名。家康一面聽部下朗讀首級帳薄，一面鑑定首級，甚至述說他的感想，打聽那些首級人物生前的種種，以致消耗了將近一整天的時間，家康對提出敵將首級的有功者一一的讚揚，並且，當場給賞。

藤十郎也獲得劍鞘套子，一回到陣地就問「千草怎樣？」急性子的他，已經在寬衣解帶。

「剛才她不止一次的問，少爺上那兒去了……」

「哈哈……哈哈……她已經忍不住了。」

藤十郎已經知道她叫千草。只要再問出她的姓氏，就不難明白她的目的。

一見到藤十郎的面孔，千草光著身子撲了過來。

「噯唷！你的手在流血……」

「不要緊，只是擦傷罷了，遇到笨的洋槍手實在煩人！」

千草把她的嘴唇印在藤十郎的傷口。有一股火藥的味道。皮膚綻開，血液流了出來。不忌諱他人的視線，一心一意在吸藤十郎傷口的千草，倒使一些粗陋的男人感覺到不自在。藤十郎本身也感到很靦腆。

「喂！你們都把臉孔轉過去吧！」

眼看著就要演出剛才的「續集」了。藤十郎感到納悶，每次跟這個女人快成「好事」時，總是有人來打擾，防止他們「熱烈」的演下去。

(這一次，就算晴天響出霹靂，來個天翻地覆，我也絕對不放過她了！)

一切都歸於運氣太差。不僅是藤十郎感到扼腕，就是千草又何嘗不如此？每當她的神魂飄到恍惚的境地，情火一發不可收拾時，總是有人潑冷水。這不是運氣太差，又是什麼？

這一夜，藤十郎跟千草，仍然沒有成其好事。

充其量，只有千草在風情萬種地爲藤十郎包紮傷口時，他倆才含情默默的對看一下。待他倆單獨在一起時，又有小廝闖了進來。

「少爺！撤退到小牧山的命令已經下來了！」

「你說什麼！」

「請少爺趕快準備。立刻就要開拔了！」

這是很機密的，也是慌慌張張的開拔。

每一個人都認爲德川家康的兵馬會在小幡城紮營。卻料想不到臨時變卦。實際上，有一些士兵已經睡著了。

在昨夜，沒有任何人睡過覺，天一亮就交鋒，兵士們都疲累不堪。因此，大家都認爲縱然秀吉的大軍開到，小幡城還是可以防守。

池田勝入齋，以及鬼武藏的陣亡，使秀吉甚爲憤怒。

「爲了弔祭他倆，非把小幡城夷平不可！」

「請主公三思！」

稻葉一鐵、蜂須賀家政、蒲生氏卿三位將軍聯合上奏。

「自古以來，下午四點以後攻城無不成爲敗軍之因。不妨等到拂曉時，展開全面的攻擊，此乃上上之策。」

「嗯……那樣也好……」

秀吉接受了三位將軍的提議。

在另一方面，德川陣的木多忠勝、水野忠重等向家康提議說「敵方勢衆，有恃無恐，今夜一定會休息。斥候回來報告說，秀吉今晚宿於龍泉寺。我們不妨在深更展開夜襲，割下秀吉的猢猻頭！」

「不行！」家康說什麼也不同意。

「你們別小看那隻潑猴。他統率大軍，遲遲不來侵犯，敢情設置了陷阱。」

秀吉想引誘我們展開夜襲，再來一個甕中捉鱉。家康從來就不敢輕視秀吉。萬一冒昧的展開偷襲，秀吉一定會統領精兵，把我軍團團的包圍。

拂曉展開攻擊爲兵法之常。於是，家康急速下令退回小牧山。

這個時期的家康，乃是生涯之中最爲睿智煥發的時期，直覺方面異常的靈敏。他的措置堪稱可圈可點。

「唷！又無法搞下去啦……」

因爲，水野忠重的手下很多，家康就下令忠重率領手下的兵馬撤退到小牧山。小幡山只留下三百多的兵馬。這可不能稱爲戰鬪體制，只是要守著城罷了。而藤十郎也悄悄的跟千草留了下來。

後來，當秀吉獲知家康及織田信雄的軍隊已退到小牧山時，曾經苦笑著說「平白失去了機會……」而退兵到上條的要塞，翌日，再退到田樂。

「唉…好不容易擺脫了一切，再也不會受到干擾了……」軍隊撤退了絕大部分，周圍立刻寂靜下來，偌大的一個小幡山只有三百名兵馬，實在叫人感到膽寒。

「千草娘兒，我倆就一步一步的享受吧……」

藤十郎還慎重其事的叮嚀小廝，就算秀吉的大軍壓境，在一個小時之內，必須認爲藤十郎這個人「已經死了！」

「不要嚒！一小時太短了！」

千草抽著鼻子說。

她前後數次，在「極樂」的恍惚感的當兒，無情的被「腰斬」！以致，內心裏感到非常的懊惱。

「一小時也好，兩小時也行，我藤十郎一個，可以抵上五條壯漢！」

「此話當眞？」

「不信，妳就領教看看！」

很遺憾的，千草仍然無法「領教」，因爲，又來了一個「攪局」的東西。待藤十郎脫盡甲胄，現出了慾火熊熊的裸體時……

「哎唷……」千草小聲的叫了起來。她的兩眼盯著藤十郎脫掉衣服的方向。原來，藤十郎脫掉的內衣蠕動了起來。接著，露出了一張臉孔。藤十郎嚇得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兩位！晚安！」

對方擠出了一絲笑容。乖乖，好小的臉孔……一開始，藤十郎以爲他是小孩兒。接下來，又認爲來了一隻猴子。他的面頰凹了進去，只有一對眼睛烱烱發光。

「喂！你是那一根葱！」

「對不起，俺太不識相，看到了這種……場面……」

說話相當有分寸，誰知道他內心在打什麼主意？他低下頭打個招呼說「這些日子以來，舍妹承蒙照顧，由衷感激！」

「什麼？舍妹？千草就是你的……」

「是啊，他是那叫人『頭痛』的哥哥呀！」

千草輕緲蛾眉說「眞是氣人！他總是喜歡在這個節骨眼裏出現！」

嘴裏雖然這樣說，她仍緊抓著藤十郎的手不放。或許，正因有胞兒在那兒睜大眼睛瞧，使她的情焰更爲高漲，使勁的在吮吻藤十郎的

嘴唇。

「噢……演變到古怪的局面了……」

在這種場合之下，那有玩女人的閑情逸致呢？

這個「哥哥」也太絕妙了！在這種場合裏，別說是招呼，就是露臉也不合適。縱然是招呼，理應迅速的離開才是。他不但沒有走的意思，甚至有如一隻等著美食的狗兒一般鎮坐在帳幕裏，不想離開了。他的面孔很小，身體也小得離譜。

他看起來很敏捷，身上總有一部分頻頻在動。好似每一條神經都要躊出肢體似的。

兩個黑眼珠骨碌骨碌的在轉動。眼睛才停止運動，指尖又顫抖起來。指尖方歇息，鼻子又抽動起來。鼻翼有如氣球似的，一開一閉。鼻翼張開時，鼻孔大得離譜。可是鼻子始終沒有發出聲音。雖然不停的在一開一閉，卻始終沒有半絲聲息。

(眞是古怪的傢伙……)

他雖然鎮坐在那兒，但是，不會叫人感到有任何的氣息。乍看之下，彷彿是水溝裏的老鼠，可是，他的身上沒有任何的體臭。只像一道影子，浮現在那兒。始終只有兩眼在炯炯發光。恰有如一隻猢猻似的。

(難道，猴子在夜間看得特別淸楚嗎？)

這個男子，並非穿著普通的服裝。身上是七分袖，裙褲的下方束緊，腰間一把短刀，刀鞘的頭尾都很尖。

「閣下是千草的胞兄是嗎？台甫如何稱呼？」

「這個嘛……」

「不便說出來嗎？千草也不告訴我名字，你倆兄妹也眞是……」

「噢！不是的，只是，到目前爲止，仍然浪跡天涯，身心一直未安定下來，所以沒有名字。」

「……」

「不過，有人給俺取了一個名字。」

「那就行了。名字只是符號罷了！」

「大夥兒管俺叫鼯鼠！」

他怏怏的說。

「唔……這也就是閣下的台甫囉？」

「是……叫俺鼯鼠好了！」

他裂嘴一笑。露出了巨大的牙齒與牙齦。看來並非自嘲。或許，他本人非常中意這個綽號。

(啊！原來這個傢伙是忍者！)

藤十郎恍然大悟。叫他不明白的是，他現身的目的何在？

「既然是千草的兄長，那就直接了當的對你說吧！我現在正要跟千草『辦點事』……閣下是否可以……」

「這種事，不說出口，他也應該明白！」千草惡狠狠的說「我非把老哥的眼珠挖出來不可！」

「什麼『千草』、『萬草』的……那一定是妳自己取的吧？」鼯鼠以慈祥的口吻說「妳幼小時，在草叢裏一直哭叫個沒完，到頭來，還是長成標緻的姑娘！」

聽他的口吻，好像千草是由他帶大似的。

「很遺憾的是，她生性輕佻，喜歡勾引男人，使俺感到痛心。藤十郎先生，俺這就把她帶回去了。」

「等一等！」

藤十郎想站起來。因爲，鼯鼠的身體以坐的姿勢，蹦的往上一躍。使藤十郎感覺到頭頂似乎有一隻巨大的蝙蝠在飛翔似的。而且，只在那麼一瞬之間，千草赤裸裸的身子，就被他抱了起來。

藤十郎在瞬間拔出了刀。這種習慣很可怕。其實在那時藤十郎對忍者鼯鼠並沒有憎惡之意，也談不上怨恨。使藤十郎拔刀者，乃是武人的習慣。

忍者從正坐一轉的瞬間，藤十郎的手中已經握著刀。他使用白刃往頭上的人影一掃，但是，不僅沒有傷到對方，甚至連他的衣服也不曾碰到。

「你想幹什麼？」

忍者的語氣仍然很平靜。

此刻，忍者站立於藤十郎十多尺的前方。

他的一雙手抱著千草的裸身。他長得很矮小，又並非屬於結實的體形，卻能很輕盈的抱起千草，實在叫人猜不出，他的力量從何而來。

「藤十郎先生，沈不住氣會吃虧的！」

「少廢話，快點把千草還給我！」

「俺憑什麼要還給你？」說罷，颼鼠搖了一下千草的裸體。就在千草豎立柳眉叫喊前，颼鼠有如狗在舐東西一般，把他的臉孔貼在千草的臉上。很可能是吹出了妖氣，或者是使出某種催眠的技巧，本來想開口說話的千草，垂下頭，昏死過去。這時，颼鼠乾癟的臉上，突然浮出滿足的微笑。

「唉：想不到她會對你如醉如痴！」

「……」

「她好像愛你很深。你是很幸運的男子。藤十郎先生。」

「廢話少說，快把她還給我！男與女要相愛時，胞兄也是不能介入的！」

「嘻……嘻……好歹俺已經介入了。」

「好吧！」藤十郎又拔出了刀子。

颼鼠朝藤十郎面孔噴出一口氣，細瞇起了眼睛。原來炯炯有神的一雙眼，變成一條縫時，藤十郎突然感到類似暈眩、又像疲倦的快感，好似要被吸進去似的。

（不好……那是妖術！）

藤十郎向前伸出白刃，又把它揮動了一下。燈火的火焰反射於刀上。他就如此勉強忍著睡意。可能是催眠術或者妖術什麼的，千草靜靜的躺在颼鼠的懷裏。

在這以前，藤十郎曾經聽過忍者的種種行爲，今天，卻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領教過妖術。

颼鼠眼看藤十郎不是他的對手，所以帶著嘲諷的語氣「不愧是藤十郎。居然沒有倒下去，難怪千草會賴著你不走。反正，俺會把千草還給你的。不過，目前俺還有重要的工作！」

「別想開溜！」

穿著黑衣的「怪鳥」，再度飛躍起來。

一陣灰色的霧靄，把白色皮膚與黑色裝束的鮮明對照，蒙蒙的籠罩起來。是否颼鼠用脚踢出的灰塵使然？或者燈火一起熄滅而形成的

濁煙造成的呢？不然，就是忍者的障眼法吧?!反正，颼鼠的遁法，實在是太漂亮了！

只在那麼一瞬間，一男一女已經從藤十郎的面前消失。

「眞邪門！到底消失到什麼地方啦！」

這時，孫六掀開布簾，探進一張醉醺醺的臉。

「他奶奶的……眞邪門！」

孫六的一雙賊眼到處瞧著，有如一隻狗似的抽動鼻子，好像在找骨頭似的。

「孫六，你又在搞什麼名堂？」

「咦？是上天呢？還是下地了呢？女神不見了呀！」

「不見了？」藤十郎頹然的坐下。他大吼了一聲「拿酒來！」接著，他又扯著喉嚨大叫「敵軍會攻來嗎？孫六，你轟洋槍吧！把他們統統引出來！今夜，我眞想剁掉這隻猴子秀吉的腦袋！」

（少爺，您就別使性子啦……咱倆主僕再去偷香如何？）

孫六很想這樣對藤十郎進言，但是，他並沒有說出來。因爲，他擔心秀吉的大軍會隨時展開攻勢。

紙牌遊戲

一

秀吉跟家康，再度在小牧山對峙。秀吉擁有十七隊的兵將，號稱全軍達六萬兩千餘名，然而，對於德川、織田（信雄）不足三萬的聯合軍，却始終不曾積極的展開攻擊。

蒲生氏鄉等的猛將，受不了長期的休戰，要求速戰速決，但是，秀吉只一心一意跟細川忠與等人下棋，一雙眼睛不離盤上的棋子，口中淡然的說「一旦敵軍來襲，就給予迎頭痛擊。否則的話，只要固守陣地就可以！」

或許，秀吉就以這種近乎「吊兒郎當」的方式，想治癒戰敗的創傷，再重新計劃他的新戰略吧？正因爲如此，雙方在小牧山的對峙，已經長達二旬。

到了五月朔日，秀吉開始有了行動。然而，並非撤退，而是不折不扣的轉進。他這一切的目的，就是想出其不意的攻打織田。自從織田跟家康締結盟約之後，名聲大噪，分享了德川的一半美譽。爲了刻意削減德川的勢力，秀吉決定對織田先下手。

其實，織田是凡庸之輩，絕非將才，不過，他擁有反秀吉派的舊臣，鼎力的爲他帷幄運籌。秀吉主要著眼點就是這些織田的家臣。他的第一張黑名單就是木曾川左岸的加賀野井城。

秀吉的大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他殺了城主重宗以後，轉向西北，攻打竹鼻城。他似乎是在爲長湫的敗戰雪恥。竹鼻城也在三天後淪陷了。爲了攻陷此城，秀吉動員了十萬的民夫，在一夜之間築成堤防，再引用木曾川的驚濤駭浪，以水淹竹鼻城的戰略要挾城主，使他就範。

秀吉以破竹之勢，在五月之內就攻佔各城，使各路將軍俯首稱臣。秀吉趁着勝利的餘波，取得美濃，再佔據了信雄領土的伊賀，以

爲伊勢。擴大他的版圖。

在這一次攻防戰裏，最爲出色的一仗，就是在蟹江城交鋒的那一場戰鬥。這一場戰鬥給水野父子帶來決定性的破滅之局。

蟹江城在尾張海東部。也是連接織田家的原籍地（尾張、清洲南方沿海）與長島的要鎮。這裏本由織田的家臣——佐久間正勝（信盛之子甚九郎）所管轄，由於，當時佐久間正勝一心在伊勢、萱生築保壘，城池暫由舅父的前田種利，統率三百兵馬防守。

想不到前田種利背叛了織田及德川，以致，秀吉軍的瀧川一益帶領七百人入城，鳥羽的城主——九鬼嘉隆也帶領兩千餘兵馬入城。

瀧川得寸進尺，勸附近的大野城來歸。城主山口重政不顧老臣被當成人質，頑抗到底。結果，瀧川、九鬼水陸兩軍夾攻大野城，竟然以失敗收場。聽到重政的報告時，家康正在清洲吃早餐。

「什麼！蟹江背叛了？」

家康大叫一聲，摔掉了飯碗。

那時，藤十郎正陪伴在他身邊。是禍？是福？實在很難下斷定。

以藤十郎一般身分的人來說，竟然能夠陪伴唯我獨尊的家康，實在叫人感到不可思議。這時，家康剛從小牧山陣地回來不久，正在放寬心懷的休息。

家康之所以招來藤十郎，乃是要跟他閑談一些有關武道的事情。同時，藤十郎不拘泥於形式的豪放性格，頗獲得家康的好感。

三河武士無一不是雄糾糾氣昂昂，性情也磊落豪放，但是，藤十郎竟然有過之而無不及。藤十郎不會奉承或巴結，他說的話句句實在，而且叫人感到趣味盎然。他不僅對於武道方面，能說善道，又擅長於賭博，對女人方面更有一手。在這種情形之下，可談的範圍當然很大。

「說些泡妞的故事，給我聽聽！」

家康老是叫藤十郎說些「拈花惹草」的趣聞。家康也是好色之徒，但是，在諸將軍士兵

的面前，對於男男女女的私事，却從來不提隻字。因爲，他得維持自己那分威嚴。

不過，對於藤十郎却是截然不同。對於這個水野家的毛頭小伙子，什麼不堪入耳的話，他都講得出口。尤其是對於扮演採花賊的「壯舉」，更使他聽得津津有味。

「嘻……嗯……幹得不錯。那個俏妞，會領情嗎？嘻……嘻……」

家康拋掉了平常的威嚴，就連最小的細節也要問清楚。

家康能夠跟藤十郎說些不堪入耳的話，當然有某些因緣存在。原來，藤十郎是家康的表弟。水野家本來就在尾張營生，到了數代前才離開尾張。家康的母親正是藤十郎的姑母。

換句話說，在五代以前，水野家才領受了三河刈屋，也就是在十五世紀中葉。藤十郎的祖父時代，水野家是織田家的家臣，藤十郎的祖父名叫忠政，他的兒子忠次向信長屈服，於是，信長就把他改命爲信元。

藤十郎奔放的性格，非常像這個伯父。信元於永祿初年，跟岡崎衆交戰，在姉川的戰役，以及在任何的場合之下他都是爲信雄賣命。到了天正三年，聽信佐久間信盛的讒言，惹得信長極爲不高興。在萬不得已之下，他想去投靠德川家康，結果在三河的大樹寺遭受到暗殺。殺他的人，乃是石川數正、平岩親吉等人。

後來，信長方知信元爲讒言所害，在百般遺憾之下，驅逐信盛，使信元（忠次）的么弟——忠重繼承封地。忠政一共生了九男六女，信元爲次男，於大方（家康之母）爲次女。

天正七年三月，藤十郎隨家康遠征遠江，在攻擊大天神的城池時，立下很不錯的功勳。他們趁着勝利的餘威，從曲輪攻入二之丸，藤十郎獲得敵將的二個首級，他的麾下小廝們也斬得十八個首級。

「年紀輕輕的就立下不朽功勳。要得！」

家康授給藤十郎獎狀，甚至贈他一把寶刀。

天正十年八月，家康朝甲斐進軍時，藤十郎跟烏居彥右衛門守着古府。家康進軍新府

後，北條左衛門突然越過貝坂，佈陣於姥口，企圖奇襲古府，並在民房放火。烏居彥右衛門立刻帶兵出東。那時，藤十郎正在入浴，他在慌亂之下，濕漉漉的身體只披一件短外衣，啣着家康贈送的那把寶刀，騎着馬狂奔。

到善光寺一帶，好不容易才追上烏居彥右衛門。

「哎呀！怎麼不等我呢！想拋下我嗎？」

「噢！輪到小不點兒出陣了嗎？那麼，你就跟在我後頭吧！」

「怎麼說這種話呢！當初你是如何答應家父的？」

藤十郎有一點生氣！

水野忠重認爲兒子藤十郎只有十九歲，仍舊不經世事。因此，提醒烏子彥右衛門說〈小犬年輕，什麼都不懂，請你不吝教導！〉當時，烏居拍着胸脯說〈一切有我呢！我會好好的教導他！〉是故，藤十郎怪起了烏居。

「嗳！黃口孺子不要再煩我了！」

「好了！你就管我叫小不點兒吧！且讓你們睜大眼睛瞧瞧，是小不點兒立的功勳大，或者彎腰駝背的老太爺比較有能耐！」

藤十郎跟追趕而至的小廝們，殺進姥口的陣地，再轉進黑駒。

藤十郎並沒有誇大其辭。他們一夥人迎向回頭的北條勢部隊之家臣太用仁藏，率先斬下敵將的首級，再湧進當木街頭奮戰，把敵兵追擊到貝坂的山麓，小廝茂野善十郎、落合在平等。立下輝煌的戰功，獲得數百的敵軍首級。藤十郎也斬下敵將內藤的首級，獲得了家康的獎賞。

藤十郎甚至更進一步，奪回了今春信雄失去的木治城。他的活力，使家康看得瞠目結舌。對家康來說，跟淡泊名利；聘馳於戰場；英勇無比；愛好女色的藤十郎交談，乃是他感到最受用的時刻。

且說，接到了急報的家康，立刻拋掉飯碗說「大家出陣吧！動作快一點！」於是，鼓聲，角螺，鑼聲陸續響了起來，通知各將軍出陣，

傳令兵到處奔跑。家康規定數到一百就必須完成戰鬪態勢。從身上一塊兜襠布，到扛着槍上馬爲止，限於數到一百就完成。換算成時間，大概有四、五分鐘。

就算聽到敵軍展開攻擊的吶喊，只要訓練成快速的備戰狀況，到時絕對不會感到狼狽。可是現在，就連那一種起碼的時間都沒有。

一旦蟹江城被攻陷，戰略上，將處於不利的地位，同時，將波及大野、下市場、前田的各城。只要看看家康等不及軍隊整頓好就飛奔而出，就可以想像到他如何的發慌。

「一旦準備好，就隨後趕來！」

才說出這句話，家康就狂奔起來。他的背後只有寥寥的數騎，其中也有藤十郎。至於藤十郎的小廝們，更是身穿家常服，拿着長槍，在沙塵中奔跑。

家康的人長得肥胖，馬匹總是跑得比較慢。在家康斜後方的藤十郎，大聲的叫着「讓我來幫您！」

說罷，他就使用槍桿不斷拍打馬匹的屁股。使馬匹狂奔了起來。

正因爲藤十郎的鼎力幫忙，得以阻止敵軍的圍城。

來到戶田村時，追趕而至的兵士只不過五百人罷了。只有瀧川一益的少許兵士登陸蟹江，他們雖然搬來很多的糧食，彈藥等東西，但是由於碰到退潮，根本就無法把這些東西搬上去。

「把道路遮斷，千萬別讓他們進入城裏！」

雖然只有寥寥的一些兵士，仍然分成兩路，控制海濱，中斷敵軍的連絡。

藤十郎也穿着家常的衣服，揮舞着手中的大刄槍，衝入敵軍裏面。

「快點射擊呀！快一點射擊！」

刹時間，狼狽不堪的瀧川部隊，頓時慌亂起來。有些兵士在裝洋槍的子彈時挨了刀，有些人把槍貼在對方的腹部發射。藤十郎生龍活虎似的，揮舞大刄槍，東跑西刺，叫人嘆爲觀止。當他準備收拾一名洋槍手時，對方突然射擊。

那是一支火繩槍。發射時，火盤處發生火花。藤十郎的面孔挨到火花及硝煙，在一瞬間，視界變成火紅。他本能的用手蒙着面孔，倒了下去。

對方的槍口再對準藤十郎的胸口。

藤十郎一躍，揮舞他的大刄槍，打到了槍口，一刹那之間，火盤的炸藥就爆發開來。

火藥炸裂時的閃光燒灼了藤十郎的眼睛。他的網膜留下了火紅的世界，當場昏倒。

這時，受到德川家康方面猛烈攻擊的敵軍，紛紛落荒而逃。這樣一來，倒是對藤十郎有利。如果他一味奮勇的追趕，眼睛很可能就會失明。

「眼睛一旦爛掉的話，什麼都甭談，快點回去醫療！」家康一再的叮嚀。

「那算什麼！沒有眼睛，我還有鼻子呢！甚至還有一雙手。我可以憑嗅覺，把敵人撕成兩半！」藤十郎在大放豪語。

「縱然沒有了手，我還有牙齒。我可以憑牙齒作戰，咬死敵人！」

「我知道……我知道你會的……不過，一旦你咬死了自己人，那就太悲慘了！你趁早去看眼醫吧！」

聽到了家康的命令，小廝們一擁而上，有的抓手，有的抬脚，把藤十郎抬到後方的陣地。醫生很快就到達現場。

醫生使用清水洗淨了藤十郎的眼睛，再點了眼藥。他感到兩眼都疼痛，尤其是左眼更甚。下眼瞼裂開了。雖然沒有失明的危險，但是非做一段時間的療養不可！

「嗯……只要有一隻眼睛，打起仗來就夠方便了。請不要把我的一雙眼睛都包紮起來。」

這一場蟹江城之戰，實在是夠看的。

一直到了六月十九日，德川、織田聯合軍才完全的包圍了蟹江城。

織田信雄鞏固城池的西方，南部海門寺口有德川的猛將——榊原康政、丹羽氏次佈陣。北部由水野忠重、大須賀康高等人把守，東部的前田口、由本多忠勝、右川康通等人，陪着

德川家康佈陣。

設立圍柵，建起眺望台，日夜嚴密地監視，連一隻螞蟻都不放過，並且，不斷放出槍聲，以及發射弓箭，使敵人膽寒。

家康確定了城池四周已經很牢固時，立刻下達總攻擊的命令「一口氣把城池取下吧！」家康如此的叫喊。兵士們個個手裏拿着竹楯，從三方展開攻擊。

青竹製成的楯可以把遠彈彈回去，亦可防止飛箭，以及流彈。

留置於城裏的瀧川一益的部隊，大約有一千名。不過，敵軍却有數倍之多。通常善戰者，可以在城裏跟五倍的圍城之敵周旋。不過，這並非意味着，善戰加上堅固的城池，就可以完全的不動手。必須應着時機，有時不妨突圍，偶爾也可保持沈默，引起敵方的猜疑，及軍心紛亂，甚至可以跟背後的友軍呼應，對敵方展開夾攻。或者引起敵方內部的崩潰。長期守陣的倦怠，如在此時展開逆襲，極容易使敵方潰滅。如果是好條件的和談，那就不妨考慮。

瀧川一益察覺到城池的第三部人數太少，不足以牽制大軍，他提議把第三部的兵士會併到第二部。以便全力對抗敵軍。

「城池的第三部太大了一些。在這裏寡不敵衆！」

「那麼，就把第二部及本部的兵士，統統集中到第三部吧！」一益的外甥如此的提議。

「算了！」一益自信滿滿的說「不如把第三部交給敵軍吧！」

「虧你說得出口！」前田種利表示異議。

「把一部城池交給敵軍，無異於把布浸入水裏面。城池的第三部一旦被佔領，第二部將危在旦夕，本部也岌岌可危！」

「我不是那種呆瓜！」

「但是，一旦一隻手被折斷的話……」

「一隻手？好吧！你就把一隻手伸出來吧！」

「伸手幹嗎？」

種利如摸不着頭腦的丈二和尚，伸出了手。

一益抓起了葫蘆，把裏面的酒倒在種利的手上。

種利本能的合攏手指，凹下手掌接了酒。

「你就把手指張開吧……」

種利的五指一張開，酒就全部漏掉了。

「你開竅了吧！城池大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好，但是，大城也得配上大軍才合適！」一益也張開了五指。涼颼颼的風吹過手指的縫隙。他再把五指併攏，使手掌凹下，再倒入一些酒。

「只要城池與軍力一致，就能夠變成如此！」

酒一滴也不會漏出來。

「我想放棄城池的第三部，就是這個意思！」

一益挪開了大拇指，酒漏出了一些。不過，其餘四根手指仍然並攏，手掌心也留下不少的酒。

「爲了固守城池，多多少少的犧牲是免不了的。」

瀧川一益認爲必須把總兵力集中於城池的第二部。瀧川跟秀吉，柴田勝家等人，曾經被號稱爲織田的四大將，爲一員極爲老練的武將。種利只好保持沈默。

很遺憾的，瀧川一益終歸失敗。這種戰略，在理論上可能很正確。但是，一益並沒有考慮到軍隊的士氣。

二

有人來報告，敵軍的動靜有點蹊蹺時，德川家康立刻對各將軍下令「你們務必多加小心。他們可能會瘋狂的殺開一條血路！」

瀧川一益對這一戰，下了很大的賭注。首先，他把一千名的城兵分成數隊，再以城池第二部、第三部對前田口聯合射擊爲信號，下令這些兵士突圍而出。

利用黃昏的薄暮，使敵方看不出人數，展開猛烈的奇襲，目的只是要分開敵軍的注意，趁機把城池第三部的守備兵移動到第二部。

想不到，德川方面已經察知動靜。小看德川，給瀧川一益帶來了災禍。

「快！不要錯過機會！開始射擊！」

榊原隊、丹羽隊、水野隊、大須賀隊紛紛發射洋槍，騎兵一擁而上，四個城門外頓時展開了血戰。

最先阻止瀧川意圖的人，乃是攻擊海門寺口的榊原、丹羽隊。

前田口、戍亥口的守兵，按照預定，以推車的陣形跑進城池的第二部，但是到了海門寺口，丹羽隊阻止了他們的去路，以致陣形崩潰，陷入了苦戰之境。

一直到瀧川一益帶領救兵來臨，方才開了一條血路，逃進城池的第二部，傷亡的兵士不在少數。

水野隊來遲了一步。忠重與藤十郎父子的爭執，影響了出陣的時間。

這一對父子都有火爆脾氣。逢到緊急的節骨眼，仍然爭執不休，實在是太不像話了。

或許，這些都是上天註定的吧……

那時，家康的老臣來到陣內，使陣內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藤十郎號稱自己是第一個闖入敵陣的人，俺雖然老了，還是不肯認輸哩！待會兒，俺會第一個殺進城裏。」

藤十郎玩弄著大刄槍，進入歡樂的氣氛裏面。

「瞧你那副德行！」

一看到寶貝兒子的狼狽相，水野忠重大吼了一聲。

藤十郎使用華麗的布條包住一隻眼睛。

或許，就是那一條布，惹起忠重的惱怒吧……

「你的甲冑呢！你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了不得的武士，為什麼身上連甲冑都沒有呢？就這樣上戰場？太丟人現眼了！唉……你真是……」

水野家代代都是火爆脾氣。藤十郎的姑姑於大方也是很火爆的女人。

其實，忠重是在擔心兒子的眼睛。他很不欣賞兒子眼睛差一點就瞎掉，可是，這小子偏偏不坐着療養，搶着爭功。

同時，他仍然有父愛的一面——

（只露出一隻眼睛，怎能閃避側面來的槍呢……真是輕率的小鬼。）他內心一直在為兒子七上八下。

（一心一意只想立功，萬一陣亡的話……）

就連這一點為人父者的心思都渾然不知，難怪忠重不高興。

其實，這是戰國武將都有的常態。他們都很單純，不善以利用語言表達自己的內心，更不懂得別人的心理。對於戰略，他們憑經驗略知一、二，不過，沒有時間坐享天倫之樂，同時，對於所謂的家庭，又沒有多大的期待。

戰場所要求的是——「強壯有力」。

這是一個「強大等於正義」的時代。那時的父親最關心的是……如何的活過這個時代；如何的使自己的孩子活下去。關於百般的武藝方面，能夠教給孩子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例如以統領大軍來說，就有紛紜不同的說法。像碰到山谷、河川、山野時，領導部隊的方法就不同。甚至在四季變化、太陽出沒時、下雨、刮風時都有不同。

總而言之，一朝一夕是教不完的。為了獲得勝利，為了生存下去，非打下戰國武士的基礎不可！

有時，「望子成武將」的心態未免太急，以致言語粗魯，時時以怒容對着孩子。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能使孩子萌生反感，以及產生反抗的心理。

忠重性情火爆，心性缺乏細膩，一向粗枝大葉慣了，根本就察覺不出孩子這方面的心理。

對於藤十郎立下的戰功，忠重在內心裏甚為欣喜，但是，他始終不曾用口頭讚揚孩子。

（這個不知死活的孩子，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一些……）

忠重的內心一直有這種感慨。

這種綿綿源長的父愛，對於只害怕父親、對父親抱持反感的藤十郎來說，根本就起不了作用。骨肉之間一旦有了芥蒂，很難真正地重修舊好。

幼小時，忠重爲了鍛鍊藤十郎的潛水技術，曾經把他拋進河裏，在寒冬，屢次罰他在冰天雪地中站一夜。甚至到了三更半夜，突然踢開他的枕頭，用木劍打他。

「敵人時常會摸黑來偷襲，你怎麼能睡得像死豬一樣呢！」

這一句話，已經成了忠重的口頭禪。事實上，忠重的祖父使用更嚴厲的方式教導「他」(忠重)。

到這種程度爲止，還算是很正確的教導方式。想在亂世苟活的武士之流，非經過如此般的鍛鍊不可。一直到多年後忠重亡故時，藤十郎方才痛感到父親用心的良苦。

這種近乎沒有人性的鍛鍊，使藤十郎成爲虎背熊腰，雄糾糾氣昂昂的少年。不過，他內心對父親的反感，却有如對仇敵的怨恨一般，永遠消除不了。

自幼受到灼傷的心，變成怨恨的火焰在藤十郎的內心裏燃燒。這一對父子每逢視線碰在一起時，就會迸出火花，破壞和諧的氣氛。

這一對父子彷彿是兩條平行線，永久不會相交，父子之間如同陌路。

忠重一看到兒子身上沒有甲冑，眼睛又包着花布條時，怒從中來，脫口罵了藤十郎一句。其實，這一句話裏，包含着深刻的關懷之意，只是藤十郎感覺不出來罷了。

「您是說甲冑嗎？我藤十郎只有一隻眼睛管用，心裏煩得很，所以把它放在太陽下晾一晾！」

「什麼！你這個白痴。既然傷得戴不上甲冑，那就別到沙場上逞能呀！如果你有心上沙場，那就給我戴上甲冑吧！」

忠重一旦使性子，任憑誰都無法阻止。恰有如一張遇了火的油紙似的，將迅速的燃燒開來。

(這個不孝的兒子，從來就不曾尊敬過我。老是跟我唱反調！)

藤十郎那種不向任何人低頭的霸氣，頑強的叛逆性，在充滿了火氣的腦子裏，只有越看

越氣的分。

「您不是說過，打仗只要贏就得了嗎？管他身上穿什麼玩意，只要贏了敵人，不就得了嗎？」

「好啊！你想反過來教訓老子，是不是？」

「您不妨到陣上瞧瞧！獨眼的藤十郎，如何的在賣命。您就用一雙眼睛看個清楚吧！」

父子在如此逞口舌之能時，敵人突然襲擊過來。

家臣以及衆小廝都以不安的眼光瞧着主公父子鬪嘴，所以，對奇襲的反應稍遲了一些。

「算了！鬪嘴到此爲止，殺敵第一優先！」

藤十郎跳上馬背，一路衝向敵人。

有如上述，戌亥口的敵軍以巧妙的推車形，一路向城池的第二部後退。因爲忠重所指揮的部隊慢了一步，因而，失去了表現的機會。不過，藤十郎仍然單槍匹馬的闖入，斬下兩個敵將的首級，又回頭迅速的奔馳。

「請您瞧瞧！」

藤十郎把敵將的首級摔在父親的腳下。

忠重一股無名火又燃起，正想痛快的責罵兒子幾句時，藤十郎又縱身上馬，馳往海門寺口，救援友軍。

因爲，那兒仍然在打仗。與其說是去救援，不如說是要表現給父帥瞧瞧，比較恰當一些。

「我是水野藤十郎，恕我不遵守陣法，單槍匹馬的衝入敵陣！」藤十郎在馬背上面，對榊原的將軍做了一個揖，很快的衝入敵陣裏。

「煩人的小不點又來攪局了！把他收拾掉！」

敵方的將兵一擁而至，把個藤十郎包圍得水洩不通。

藤十郎熟練地飛舞他的長刃槍，把一大群雜牌兵，翻弄得左倒右傾。這時有一個武將報上名姓，跟藤十郎交戰十數回合，終於被藤十郎弄到馬下，用他的長刃槍斬穿了對方的頸部。

藤十郎轉握着槍桿，猛踢馬腹一腳，把中槍的武將拖回去。

槍仍舊貫穿武將的頸部。藤十郎騎着馬騁

馳，把武將拖着跑。四周揚起了數丈沙塵，敵我雙方都在凝視這一場奇景。

「父帥，打仗是否就是這麼一回事？」

藤十郎從馬背一躍而下，用他的脚踩着死武將的臉孔，把他的大刃槍拔出來。

「天哪！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你丟盡了水野家的臉！」

「父帥，您怎麼會說出這種話呢！您一向教導我，到了戰場就沒有情義可言，只要打贏仗，再取下名將的首級就行。我只是遵照父帥的教導罷了。」

「…………」

忠重啞然無語以對。他看到了兒子驍勇不羈的一面。內心除了產生一種畏懼之外，還加深了對兒子的憎惡。

不久以後，瀧川一益提出和議。結果呢？在蟹江城的一戰，算是德川、織田聯軍的勝利。但是對水野父子來說，它只不過是一件芝麻小事罷了。

到了這個地步，水野父子之間的裂痕更深，已經到了不可能和解的地步。

「在父帥這裏，我感到異常的痛苦。請父親放我一馬！」

藤十郎竟然如此的對忠重說。

「你不要這個城池了嗎？你不想繼承水野家嗎？」

「謝謝父親。一切都請免了吧！」

「唔！你離開我以後，要投靠誰呢？」

「我想去服侍主公。」

「什麼！虧你說得出口……」

藤十郎的意思是說，想要當家康直隷的家臣。忠重推掉靠肘，站了起來。

那時，藤十郎很想說——我才不稀罕四萬石的俸祿呢！他一向很自負的想着（四萬石的俸祿不過是鼻屎一般大而已，我要用槍尖去拿到一百萬石的俸祿。）

水野家的父子倆都有火爆脾氣。這是血統所使然，所以，時時會發生衝突。

「哼！立下了芝麻小功，你以爲就可以獨立啦！」

「是啊，我已經可以獨立了。不相信，我可以做金雞獨立的姿勢給您瞧瞧！」

「你……你這個小渾球！」

「父帥，要不要我倒立給您瞧瞧？」

「你……你這個黃口孺子想造反啦！竟敢對父親不遜，我要打爛你的嘴巴！」

忠重氣得渾身發抖，抓起了鐵扇。藤十郎一點也不畏懼，伸出他的臉說「父帥，您請盡情的打吧！我的嘴巴是很硬的，請父帥珍惜您貴重的手，不要打得發麻了！」

忠重已經騎虎難下，準備舉起鐵扇打下去。

本來在一旁不動聲色的家臣——竹本助平與波波伯部勒負，立刻跳出來阻止。

「請主公息怒……請主公息怒……」

鈴木興八郎也奔過來，跪在忠重的身旁。

「父子之間的鬪氣，只會使敵人窃窃自喜。請主公息雷霆之怒！」

興八郎曾經陪着勝成，在進攻本治（星崎）城時，突破死亡線。那時被敵兵斬掉了鼻子，只剩下斜斜的一半，因爲，劍鋒斬到上唇，以致，癒合後像兎子的嘴一般。

興八郎抬起這一張臉對藤十郎說「少爺，快點向老爺陪罪。老爺已經氣成那樣……少爺說得有點過頭……現在就向老爺賠一聲不是吧！」

「我不要……」

藤十郎以斬釘截鐵的口吻說「我是不會賠罪的。武士一旦說出某種事，那就表示他已經有相當的覺悟！」

「可是……可是……」

藤十郎在感到極爲尷尬的興八郎面前，摸摸他自己的面頰，然後再用手敲打刀柄說「謝謝您，免得我愛說話的嘴挨揍。不過，我父帥手中的鐵扇就無法吸血了……」

說完，藤十郎大笑一聲，揚長離去。

這以後，藤十郎只能借酒消愁，不然就是跟小廝們賭博，或者打幾場架度日。

不過，鄰近的居民都知道他是刈屋城的少主，因此，沒有一個人敢接近他。

戰爭已經進入小太平狀態。

六月來，秀吉回大阪一趟。曾一度盤據的伊勢、神戶等城池，再度被奪回。蟹江、前田、下市場的三座城池都交還給德川。織田、桑名城有石川數正盤據，因爲防備甚爲森嚴，秀吉不得不放棄侵犯的心，到了七月，他又回到美濃。

到了八月，秀吉率領部隊進入美濃，又進軍尾張。並在小口、樂田建築城寨。

上二宮山偵察以後，又回到小柳，又在上奈良、河田、大野興建城寨，誇示他的威力。德川方面也不甘示弱，從清州進軍板倉，佈下鐵陣，跟秀吉軍對峙。

秀吉看到這種情形，在九月提議和談。和談是透過丹羽長秀通知家康，但是因爲條件不好，家康不答應。

到了十月初旬，再度回到大阪，到下旬再出陣。這一次，從坂本轉道到伊勢、再到羽津佈陣，並在繩生與桑部建築城寨，由蒲生氏鄉、蜂須賀家政等的猛將駐守。

目的，不外是爲了有利於達成和談。接到急報的家康嚇了一大跳。

德川家康派遣酒井忠次、水野忠重等的精銳，開到桑名救援。當然，藤十郎也奮勇的加入，想不到在陣中發生異變。這一次的異變主角是小廝杉山孫六扯上了森武藏守長可被擊死的事件。

孫六本人做夢也不曾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有一天，孫六眼看着藤十郎爛醉如泥，就如此的安撫他說「與其自暴自棄、猛灌黃湯，不如去泡泡妞！」

「去泡妞？那麼，咱倆再來扮演採花賊吧！」

「少爺，俺又比不上您，年紀輕、精力又充沛……俺不行啦！，這些日子以來，俺已經被阿民『搾乾』了，幾乎只剩下一個空殼子……」

「嗯…阿民不就是……她的……」

「嗯…就是在猪子石村莊的……那個娘子……」

藤十郎又想起了那一夜的處女肌膚之香。藤十郎強暴的妞，芳名叫阿篠，而孫六的對手，正是阿篠的嫂子阿民。

那一次不止是扮演採花賊而已，還差一點就被村民用石頭打死，翌晨又發生了大會戰，相信阿篠也有很深刻的印象。想不到那一次之後，孫六時常偷空去跟阿民幽會。

「那個女人很像吸血鬼，一旦抱住了俺，從夜晚到黎明，一直『搾』個不停……」

「只要你還挺得住就行了，阿篠還好嗎？」

「嗯……她好可憐，一直是形單影隻。如此長久下去的話，一定會生蛆……」

「女人也會生蛆？」

「是啊，就是那個地方啊！你應該把那兒清掃一下……」

「當然，那是我的責任！」

藤十郎像一隻愛咬人的「大蟲」一般，大聲吼了起來。

孫六對藤十郎會意的笑笑，再飛奔到馬廄。「管馬匹的，少爺要出陣了！動作快一點！」孫六大聲的喊叫。

三

這一次除了藤十郎、孫六以外，還加上牽馬的兵卒、提草鞋的小廝，以及拿槍的侍從，換言之，多出了三個閑人。但是，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因爲要「出陣」呀！

孫六走在最前頭，用一把竹子把芒草撥開。

那一條叫藤十郎懷念的河流出現了。河川映着秋日的夕霞，彷彿是流滴著血液似的。河川對面有一大片村子，穿過村莊的小路，前面就是阿篠的家。

「孫六，淶灘在那兒啊！」

「少爺，您來過，就在這裏。」

孫六時常來。對此處的地形非常的瞭解，好像是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似的。

藤十郎等一行人，涉過淶灘，接近村莊時，

眼睛立刻一亮，因爲，他們瞧到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娘們。看起來，好像是貴族家的女眷。

「咦？那些俏娘們在幹啥？」藤十郎興趣十足的問孫六。

「嗯……好像是貴族家的太太、小姐什麼的……至於她們在幹啥？小的也不曉得……」

村莊的男女老少，對那些華服美粧的娘們，點頭如搗蒜。看樣子，那些娘們並非只是路過而已。

「眞是倒霉透頂……怎會碰到熱鬧的日子呢……」

「可不是嗎？想散散心，却是碰到這種場面。少爺，俺看今夜是玩不成了，咱們打道回府吧！」

「這個……」藤十郎說罷，孫六鑾以爲他會掉過馬頭，天曉得，他反而加上一鞭，朝向村莊奔去。

「噯！少爺！您要去那兒啊！」

專程來這裏，能夠輕易的就回頭嗎？我偏偏要衝着那些娘們過去。藤十郎就是這種決定一件事件以後，絕對不在半途放棄的男人。

藤十郎看到了阿篠、阿民也在那兒。藤十郎涉水過來時，大家在驚訝之餘回過頭瞧瞧。阿篠很可能是第一個瞧到藤十郎的人，因爲，她慌慌張張的從門口奔進屋裏。

藤十郎看得一清二楚。他在馬背上苦笑了起來。

（唉……小綿羊逃掉了。）

藤十郎來到衆村民眼前時，下了馬，大踏步地朝着他們走過去。阿民跟村莊的男女都看着他。

「啊！他就是那個可惡的採花賊！」

「哼！眞是不要臉的傢伙！」

村莊的男女都緊張兮兮的，以爲藤十郎是來報復呢！有些男子現出憤怒之色，有幾個人奔回去拿武器，也有一些人怕得兩眼發直，愣在那兒，始終不動彈。

藤十郎走到他們前面時，以悠哉的表情打了一聲招呼。

「你們好！那一夜太折騰你們了。」

「……」

「幸虧我命大，得以不死。以後，希望大家彼此客氣一些。」

藤十郎穿着家常服，沒有佩刀。他好像早已忘掉，差一點就死在村民手裏的事情。

雖然有些村民放下了一顆忐忑的心，但是，目前是亂世，事事都得小心應付，不能因爲有一張笑容，就放鬆警戒心。就以這些村民來說，每遇到戰爭時，都會結隊摸到沙場，剝取死人的財物。不僅把戰死者的值錢之物搜刮乾淨，逢到仍然可以救治的受傷者，還會狠下心把他弄死，再掠奪一空。甚至有落單武士經過，也被當作搶奪的對象。在這種情形下，他們還能信賴什麼人呢？

「別上了這個渾小子的當！」

有一個村民吼叫了起來。

藤十郎記得他。此人可能是村長之流的。上一次，他就曾經大聲叫囂要把孫六幹掉！

「別誤會，我只是來打個招呼！」

「好吧！那你現在已經打好招呼，快點滾吧！」

「你在兇什麼！」

「俺說你可以回去了。你剛才不是打過招呼了嗎？」

「招呼是打過了。可是，我想瞧瞧阿篠，不行嗎？」

這一次，只有幾雙惡狠狠的眼睛瞪着藤十郎。

「不行嗎？太陽還很高呢！眞的不能通融？」

「你就死了心，快點回去吧！」

「好吧！好吧！不要吼了。我這就回去。白天不行，我夜晚再來……」

「你說什麼！」

有一個傢伙亮出了刀子。藤十郎用一雙「大無畏」的眼睛瞪那個傢伙。後者立刻躲進黑影裏。

就在這時，藤十郎發現窗口裏面有一張白淨的臉孔。

（她就是阿篠……）

藤十郎又想起了那一夜的情形。剛開始時，她拚命的抗拒，不過到頭來，她還是情焰高漲起來，緊緊地抱住藤十郎。

（如果沒有這些混賬東西，阿篠一定會見我的！）

對那些冥頑不靈的村民，藤十郎已經無話可說。再加上那一群花花綠綠的娘們，還有護衛的女武士。甚至還有和尚、有雜役，看起來很不尋常。

「請問閣下是何方人氏？」

「你又是打從那兒來的呢？」

「在下是三河刈屋的水野藤十郎。他是我家的家臣，名叫杉山孫六。」

當那一夥娘們聽到孫六的名字時，花容立刻變色。

這些娘們中的女主人，一個貴婦打扮的美嬌娘，如此囁嚅著「原來，他就是奪取我家主人生命的人……」

她確實是少見的出衆貴婦。舉止優雅有緻，美得叫人眼前一亮。此刻，她白皙的臉蛋泛上了血色。

「把刀給我！」

她以清脆悅耳的聲音下達命令。

拿着籃子的女人、捧着長柄刀的女人，總共有五六個侍女，跪在貴婦旁邊等待差遣。

其中一個捧着長柄刀的女子，抬起一腿，把她手中的長柄刀遞給貴婦。

纖手很靈巧地接過了長柄刀。

「妾身乃是烏丸中諫言的女兒，因爲，先夫森武藏在此地陣亡，妾身等是專程來弔祭他的！」

藤十郎等一行人，頓時啞口無言。

「妾身所以會到此地，很可能是森武藏的英魂在暗中指引。妾身將手刃孫六，爲先夫報仇。反正，孫六已經逃不掉了，妾身會親手報仇！」

村民們都點頭如搗蒜，認爲如此做，乃是天經地義的事。

「你們都發瘋了嗎？」

孫六跳得好高。早知如此，應該帶洋槍才對。

標緻的娘子，很輕盈的在舞弄手中的長柄刀。她瓜子型的蒼白臉蛋上面，有一直而小巧的鼻子，大大的眼睛燃燒着怨恨的火焰。

「哇！不妙了！如此一來，俺孫六的命就休矣！」

就算可以借用藤十郎的長刄槍，孫六也不好意思跟娘們交鋒。因爲孫六嗜女色如命，他是不會殺女人或者用槍戮女人的。

「喂！妳這位姑娘，暫時放下妳的凶器！」

藤十郎大喝了一聲。

「我從來沒聽說過，有人爲戰場的陣亡者報仇！」

「你懂什麼！無論什麼事情，都有一個開始……」

「嗯……那麼，現在就要流行，爲戰死者報仇的調調兒囉？」

藤十郎的嘲弄，使美嬌娘的眼尾吊起得半天高。

「不必管什麼理由了，不必以報仇爲名。妳就把他一刀殺了吧！如是尋常的決鬥，根本就沒有人會阻止妳。」

藤十郎說得很有道理。不愧是官家有教養的小姐，她還是講理的。她的姿勢很優雅，那種清亮而纖柔的聲音，使藤十郎想入非非。

（像這種妞，一旦跟她效鳳凰于飛的那玩意兒，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

藤十郎並非當事者，難怪有閑情逸致想入非非。孫六則慘透了！平時的吊兒郎當不知跑到那裡去了。他害怕得一直在打哆嗦。

「我說阿孫啊！到了這種地步，你只好認命了。」

「拜託……少爺…您替俺想想辦法呀！」

「沒有辦法啦！你只好跟她決鬥！」

「您是說，叫俺乖乖的挨她的刀？」

「什麼話嘛！你可以叫她屈服呀！你只要勝了，中諫言的千金就是你的啦！」

美嬌娘再也聽不下去了。她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吶喊，偃月似的白刄刀捲着風，迅速的劈

下來！

美嬌娘遷怒到藤十郎頭上，因爲他所說的話太離譜了。

村民們蠻以爲要劈孫六的那把白刃，捲起了一陣風，又斜斜地劈下來！

藤十郎閃避白刃，對美嬌娘說「妳瘋啦！怎地？要劈我？」

「本姑娘才沒有瘋呢！那是因爲你的嘴巴不乾不淨！」

這位官爺的千金，想必是被慣壞了，不僅倔強得可以，而且還意氣用事。

藤十郎的姑姑於大方脾氣也倔強，不過，她懂得控制自己。此妞則沒有那種能耐，一直把眼尾吊到半天高，揮起她的長柄刀亂砍一通。

她的刀法還差強人意。藤十郎跳來又跳去，乘隙逃入阿篠的家。原來，阿篠站在窗邊，一顆心七上八下的在看。

「妳好！」藤十郎對她笑笑「我要打擾一下。」

「不要臉！臨陣逃脫，你出來呀！」美嬌娘尖叫着，追進屋子裏。

門口很狹窄，美嬌娘把長柄刀伸向前奔進來，以致絆了一交，她手中的刀插入柴堆裏面，整個人跌倒，好像打到身體的某部分！開始呻吟起來。

藤十郎裝成吊兒郎當的樣子，瞧瞧阿篠，對她說：「妳仍然美如天仙，最近好嗎？」

阿篠不知不覺被藤十郎的磊落瀟灑所吸引，脫口而出一句「嗯……我很好。」

說過這句話，她又感到不對勁，緊緊閉起嘴唇。藤十郎並不在意細節。他又回過頭望了一下阿篠。

「我很想要妳！我好想抱妳……」

「……」

「哈哈哈……夜晚我會再來的！」

藤十郎豪邁的笑起來，大步的踏出屋子。

在外面的那些娘們，只看到藤十郎，並沒有看到美嬌娘，以致愣了一陣子。

「我家小姐呢……」

隨著一個服侍小姐的老婦、年輕的侍女們摸着刀鞘迫近。還有幾個粗壯如男子的刀女，腰間插着長刀，她們也板着臉孔逼向藤十郎。

「你把我家小姐怎樣啦！」

「我怎會知道呢？好像有一個神經女子殺進屋裏，敢情是她？」

「不得對我家小姐無禮！」

「我只是有事找這家的姑娘談談罷了。」

說罷，藤十郎抓住韁繩大喊一聲「阿孫，快溜！」

「怎麼啦！俺的事情擺平了沒有？」

「擺平你的頭！大男人能跟小女子鬪嗎？快溜！快溜！」

藤十郎飛快的跨上馬，一陣風似的逃之夭夭。

中諫言家的家臣們，並不在意藤十郎的溜掉，她們反而擔心小姐的安危。

水野家主僕涉過河水，消失於對岸不久，小姐才醒了過來。原來她絆倒時，被自己的刀柄敲到胸部，昏了過去。侍女們照顧了一陣子以後，她才逐漸的清醒過來。

「那個狂徒在那兒？我必須把他們抓回來，把他處斬！我太對不起武藏了。」

她的復仇心猶未死，一雙眼睛到處滴溜，再抓起了她的長柄刀。女侍們合力制止她。

「小姐，您受傷了，請保持鎮靜。那廝已經走遠了。」

「什麼？被他溜走了？」

「是啊！小姐的刀法太厲害了！那廝嚇得屁滾尿流哩！」

老婦有如哄小孩一般，哄她家小姐。可是想起了自己出醜，美嬌娘實在嚥不下這口氣。

「據那廝說，他住在三河刈屋的城堡。咱們就去逮他！」

「小姐，不要急。養傷要緊。刈屋的水野家是有名氣的諸侯，跑不掉的啦！再過兩、三天去問罪也不遲！」

美嬌娘認爲老婦說得極是，氣也稍微消了一些，但是，心頭恨難以剷除，於是，她轉向阿篠問罪。

「那廝認識妳，妳跟他到底是什麼關係？仔細說出來！」

「這個……」阿篠垂下了頭。她總不能說被強暴吧？

「月子小姐，這件事有些來頭，相當複雜，來日我會向妳稟報！」阿民卽時的開了口。阿民跟孫六如膠似漆。她怎麼忍心孫六被加害呢？阿民曾經在中諫言家做過事。正因爲如此，中諫言家的千金小姐——月子才會來此地。想想看，住慣了紙醉金迷京都生活的富家千金，無緣無故會到尾張這個窮鄉僻壤嗎？

正因爲月子跟森武藏守（長可）感情非常好，聽說他在長湫之戰陣亡後，懷着一顆非常悲悽的心，千里迢迢到此地弔祭他。

翌日夜晚，潛入阿篠臥房的藤十郎，已經打聽出了有關月子的一切。

今夜，阿篠再也不抗拒了。因爲，藤十郎已經摸透了她的特性。以前，他一手掩住他的嘴巴，另外一隻手伸到下身。今夜，他一開始就吮吸她的芳唇。阿篠再也不厭惡藤十郎的手。藤十郎也感覺到他的手指濕漉漉了。

看不見月子以及她的家臣。孫六想必也跟阿民正忙得不亦樂乎吧！

「那個官家千金眞是有夠神經！」

待高潮慢慢消褪之際，藤十郎邊愛撫着阿篠全裸的身體，邊不經意地問。

「神經的官家小姐，回去京都了嗎？」

阿篠在陶醉的浪潮中，憂鬱的搖搖頭。

原來，官家小姐月子住在村長的家裏。因爲，她入屋追藤十郎時，撞到了胸部，叫她疼得死去活來。

「那個神經千金還罵我渾蛋哩！她才是如假包換的蠢貨呢！反正啊，公卿家的小姐，沒有一個能叫人稱心如意的。」

想不到，那個「神經小姐」竟然光臨刈屋城，使藤十郎主僕嚇了一大跳。

「我說孫六啊！鬼武藏的鬼魂，眞的在作祟了哦！」

「眞是煩人！」

說實在的，要殺那個神經千金是易如反掌，但是，對女人動刀，會叫人感到寢寐難安。

對於藤十郎的這種想法，月子弄錯了！藤十郎盡量的避開她，她反以爲藤十郎是懦夫呢！

「一旦被女人看出弱點，男人將丟盡面子，最好快點把這件事擺平！」

月子竟然找到城裡的水野忠重，強行和他談判，使忠重感到非常的驚訝。

既然是烏丸中諫言的千金，忠重也不能對她太怠慢。但是，把芝麻小事鬧大，引起軒然大波，實在是太離譜了。

如果在戰場被殺將士的親人，一一要來報仇的話，就算一個人有再多的腦袋也不夠派上用場。

難道，公卿等處於特殊環境的人，一直都不明白這一點嗎？

最理想的方法是，巧妙地說服她，叫她心滿意足的回去，偏偏忠重又不善言詞。不過，他動起手來卻蠻快的。

如果狠得下心的話，斬對方也無妨。壞的是——對方是女人，又是官家的千金，實在不適合利用這種方法。

（眞是叫人煩死！）

忠重想到此地，又會埋怨起自己的兒子——藤十郎。

（這個蠢才，總是帶給我一連串的麻煩。）

儘管把她一趕再趕，月子仍然來糾纏。忠重終於忍受不住了。

「妳別再來找我！我再也不管那個不肖子。如果妳有一肚子氣的話，那就對他發洩吧！同時，杉山孫六也是他的奴才呀！」

月子等這一句話已經很久了。她的外貌雖然標緻，然而，卻是非常的難纏。月子暫時居住在城下的寺廟，所以，她才能夠每天都到忠重那兒報到。

「唉……這是變相的醜女多情。」

醜女的確有這一面。月子的外表冷漠，恰有如她的名字，但事實上，她長得標緻可人，

也跟她的名字一模一樣。

月子不愧是官家千金，什麼都很考究，她出來的行列也奢華無比，每逢過街時，讓人爲之側目。而且，日復一日都如此，使得藤十郎無話可說。

「喂！老孫啊……事情越來越不妙了……眞個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非得想法子把這件事擺平不可！」

「嘿！嘿！沒有什麼事能難倒水野家的少爺呀！」

「你別幸災樂禍，我是爲你背黑鍋的。」

「壞就壞在對方是臭娘們！」

「是否應該使她就範？」

藤十郎好像在咬一口生韮菜似的，感到又辛辣又刺激。

只要月子不那樣小題大作，說實在的，以公卿家的小姐來說，她可算是花中之魁，叫人想入非非，也是藤十郎最中意的一種對象，然而，她卻把一池清水攪渾了，叫人不敢領教。到了這種地步，只好使用一些戰略取勝。

「什麼？驅逐戰略……」

「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了。否則的話，我也無能爲力了。」

「你是說……」孫六就快哭出來了「如非使用戰略，只能見死不救，任由那個神經娘們來宰俺？」

「是啊，只有那一條路可走了。如此就可以跟鬼武藏的首級交換。碰到那個神經千金實在太倒霉了！你就認命嗎！」

「天哪！你眞是見死不救嗎？救救你的奴才呀！」

「那麼，把她幹掉！」

「俺不敢！據說斬了女人會倒霉八輩子的！」

「如此說來，你就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吧！」

「俺實在不想過亡命的生活……」

「隨你便！」藤十郎站起來，準備一走了之。不過，當他看到孫六茫然無神的模樣，立刻產生了惻隱之心。

「其實，還有一種戰略……」

「是什麼戰略？快告訴俺呀！」

「利用金錢戰術。」

「什麼……金錢嗎？那個神經的官家小姐，一定很有錢。依俺看，就是十貫、二十貫，那個神經也不會看在眼裏。」

「阿孫，你可是笨蛋一個，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一切都看我吧！」藤十郎信心十足的拍拍胸膛。

雖然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是，對於有錢又神經的月子，尤其是殺了她的未婚夫以後，就是連金山銀礦也消除不了她的心頭恨。

藤十郎想賄賂的對象，當然不是官家千金月子，而是她家的老媽子。藤十郎認爲老媽子得到了「好處」，就會對月子說盡好話，叫她「得饒人處且饒人」。孫六認爲這條路值得試試。

不過，月子又刁蠻又任性，要改變她的心意恐怕不容易。如果賄賂的錢財太少，更沒有希望。這個夜叉似的千金，稍不如意，就會高挑柳眉，跟人沒完沒了。因此，對老媽子來說，「進諫」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是故，索取的數目一定不小。少許的錢財不可能驅使她。

藤十郎一向沒有儲蓄的觀念，身上只有三、四錠銀子罷了。所以只好向庫房的富永半兵衛索取十錠銀子。那時，物價的漲幅相當的大，不過，十錠銀子仍然可以購買三、四十石大米，數目不算太小。藤十郎叫一名小廝去辦這件事。

城下有一個名叫虎落次兵衛的男子。此人開了一家藥鋪，但是，他不僅出售青草、丸、膏、散、生藥之類，甚至可以爲顧客弄到火藥、甲冑、衣裳，甚至女人，或者辦任何事情，所以，城下的居民都叫他「萬事通」！

「十錠銀子辦不到的！」

藤十郎的小廝交出那十錠銀子時「萬事通」搖了搖頭。

「至少得花三十錠銀子，那個老太婆並不太好說話！」

可是，經過了三天以後，月子仍然天天來水野家「示威」！

「喂！三十錠銀子怎麼一點效果都沒有

呢！」

「請您寬恕在下……這次俺虎落次兵衛看走了眼……」

「萬事通」一直在叩頭賠罪。但是，這又有什麼用呢……

「那個老太婆在玩一種邪門的遊戲，輸贏的數目好大。說起來您可能不會相信，京都的官家千金、夫人，說穿了還不是一樣……」

原來月子、老媽子等人，夜夜都坐在賭桌旁邊。

「噢！」藤十郎問道「是否擲骰子的那一種？」

「不是啦！她們玩牌賭錢，而且，用的是『南蠻紙牌』！」

「南蠻紙牌嗎？」藤十郎很有趣的問。骰子可以做假，但是對於紙牌，藤十郎有一點自信。他認為輸贏的一半靠偶然，一半靠運氣。

「就在那寺廟玩嗎？好了。我知道……」

藤十郎又向庫房的富永半兵衛索了五十錠銀子。

「少爺，您要那麼多錢幹嘛？」

「救人一命呀！你沒聽過『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

「是的……是的……」

既然是少爺的索求，半兵衛也無話可說，只好從軍費中融通。同時，他也叫人盯藤十郎的哨。或許由於他心思細膩，才贏得了忠重的重用吧！

到那家寺廟前，藤十郎用一條頭巾包住大半的臉孔，給把守的男子四、五個永樂錢，對方就把藤十郎帶進內室。

在那個時代，官方時時貼出禁止賭博的告示，然而，禁者自禁，賭者自賭，賭風是很強盛。同時官方也禁止抽菸，禁止百姓帶刀槍，但是效果罔然。

京都的公卿之間流行南蠻紙牌。與其說目的在於賭錢，不如說是要排遣無聊比較恰當一些。

「俺也想玩幾下！」

說罷，藤十郎坐了下來。

藤十郎環顧四周，有老婦、侍女，甚至有和尚、神職人員、武師、店鋪的老板娘。一些煙草店的老板，使用長達兩尺的煙斗，在那兒吞雲吐霧。

因為，人數又多又複雜，以致沒有人特別注意藤十郎。

月子有意無意的瞟了藤十郎一眼。

「客倌，您敢情是第一次上門？」

老媽子晃動著她巨大的胸脯說「客倌，我們的賭注一向很大的！您受得了嗎？」

「俺當然受得了，不然，俺怎麼會上門呢？」

藤十郎把裝著五十錠銀子的皮袋，提在他的膝蓋前面。

「它們重得累人，有心人早一點把它們贏過去吧！反正，賭博這事，完全要靠運氣。說不定俺會贏哦！好啦，快點開始吧！」

於是，老媽子開始洗紙牌。

四

在不知明日會變成如何的戰國時代，人人自危，以致和平時的道德規則並不發生作用。那種放縱欲望的生活方式，以及基於本能的生活方法，有時會使人忘懷自己的身分及性別。

熱中於賭博的人，並不限於男人，女人反而佔多數。

尤其是這種南蠻紙牌，自從在日本登陸以後，立刻在一部分階級裏流行開來。除了南蠻紙牌的畫兒漂亮，以及它是舶來品以外，它也是日本當時最新穎的數學遊戲，難怪它受到了普遍性的歡迎。

不過，南蠻紙牌的畫兒，以及張數，不斷的在改變，到了江戶時代的後期，它已經跟原來的荷蘭紙牌完全不同，人們把它改成華麗的色彩，由於太流行，當政者擔心會影響到善良的風習，因此在宣政時代就完全禁止了。

起初，這種紙牌有四十八張，由四種圖樣所組成，有「劍」、「青色紋」、「酒盃」、以及

「玉」。各有九張，還有附屬的僧人、騎士、庶人各三張，反正，每一種有十二張就是了。

玩法也跟現在的撲克牌差不多。

藤十郎盤腿坐着，眼前堆了一座贏來的銀山。眼瞧著藤十郎豪放的賭法，大多數的商人、和尚紛紛離開，因爲他們差不多輸光了。

眼看自己將輸得分文皆無，月子的眼睛佈滿了血絲，整個人開始不穩定了起來。在無意識之下，她豎立一個膝蓋想站起來，又感覺到失態，重新坐下，顯示出了內心的焦躁。

「你一定是使用不正當的手法……」

「我從來就不曾這樣『背』過……」

「還以爲是一張王牌，想不到又被你贏了……」

──月子不斷的在發牢騷。

藤十郎仍然包着頭巾，他很少開口說話。因爲，他擔心月子會認出來。如今，他腦中在盤算，如何使月子傾盡所有。

孫六跟一些藤十郎的跟班，在寺廟前面等著。不久，孫六奔進去。

「少爺，您的賭運如何？小的有緊急的事要稟報！」

「再等一會兒。俺這樣做還不是爲了你。」

這時，勝敗已成定局，藤十郎認爲時機已經成熟。他的手頭一張「劍」，他想憑這一張壓倒月子。

於是，藤十郎把所有銀子推到前面。

「你是想全部下賭？」

不僅月子，連老媽子的臉色也變成慘白。

「妳們來不來？敢不敢再玩？」

因覆着頭巾，藤十郎儘量的壓低聲音。

「可是……我們已經所剩無幾……」

老媽子的聲音在發抖。

「那麼，妳們不玩啦？」

「等一等！」月子阻止老媽子「我們怎能退卻呢！妾身要以自己的身體下賭注！」

「小姐……妳！」老媽子發慌，想阻止，但是月子不領情。

她毅然的解開衣帶。便衣仍然遮蓋她的前半身。她所以解開衣帶，意味着賭輸的話，可

以脫光所有的衣服。

「哼！妳以爲妳的身體值那麼多錢？」

藤十郎如此說時，侍者波波伯部靠近來。

「少爺城裏有急事，叫您立刻回去！」

「什麼！」

如今，正要展開孤注一擲的勝負呢！焉能離開。

「本少爺離不開。你就這樣告訴他們！」

雖然老是挨罵，但伯部是不會退縮的。他靠近藤十郎耳邊說「要打仗啦……軍隊要開拔到桑名！」

「什麼！」對藤十郎來說，沒有一句話比打仗更有效。

「那麼，伯部，你就暫時替我吧……」

藤十郎倉皇的奔出去。

秀吉的食指又大動，朝向伊勢伸出貪欲的食指，織田信雄狼狽萬分，向家康乞求救兵。家康於十一月九日到清洲，下令酒井忠次及水野忠重，前往桑名救援。

「開拔到勢州！」

當然啦，藤十郎也參加。

他飛快的躍到馬背。

此刻，他還在想着賭博的事。他的目的並非月子的身體。而是想挫挫她的銳氣。讓她知難而退，再也不敢到刈屋城騷擾。換句話說，乃是要向月子挑戰。

藤十郎騎馬到寺廟前面時，他的小廝滿臉沮喪的說「完了！一切都完了！」

「伯部賭輸了！他正要切腹自殺哩！」

寺廟裏面鬧哄哄的。伯部袒露肚子，正舉刀要切腹，他的身旁有兩個小廝抓着他的手。

「眞是蠢貨……」

飛奔到寺裏的藤十郎，第一眼瞧到的人，並非基於自責而想自戕的隨從，而是以冷酷的眼光瞧熱鬧的月子。

以高貴的肌膚爲賭注，在賭博上獲得勝利的快感，使她能夠以幸災樂禍的心情，冷眼旁觀這場鬧劇。

烏丸中諫言千金的矜持，已經被一種邪惡

的優越感所替代，看了她幸災樂禍的模樣，藤十郎眞想摑她一巴掌。

月子的面孔，浮現着年輕女子的妖嬈微笑。那種乍看起來，似乎很美的，並沒有人間應有的溫暖，只有一種假面具似的冷漠表情。一般人在某些場合之下，喜歡以冷酷的眼光看透別人的內心。被看透的人，都會感到對方冷酷無情，縱使對方美如天仙，亦復如此。

伯部因負藤十郎重託而現出的窘態，對月子來說，乃是一場非常値得觀賞的「好戲」！

「你這個笨蛋！想死的話，就死於戰場吧！」

藤十郎的鐵拳打在伯部的面頰上面。因爲，力量用得過大，伯部摔了一交就昏過去。

「唉……眞是煩人的傢伙。」

藤十郎很輕鬆的把伯部扛在肩上，準備離去。

「喂，稍等一下！」

冷漠的聲音叫住了藤十郎。

「你想帶那個膿包走嗎？」

「不行嗎？」

藤十郎從頭巾中射出「大無畏」的眼光。

「不行——是不是？」

聽到了藤十郎不再造作的聲音，月子「啊！」地叫出聲來。

頓時，她冷酷高傲的表情消失了。有如冰霜般冷漠的臉上，浮現了驚愕與狼狽。

「原來，是你……」

時到如今，月子才知道對方是藤十郎。

在那一瞬間，月子不知如何自處才好。一時之間，她無法整理自己的情緒。想拔刀的話，又跟她的勝利感不配合，同時，藤十郎凜然的態度，使她不敢過分的輕率。

藤十郎連頭也不回，揹著伯部走了出去。

出奔

一

作戰一開始，城下立刻充滿了活力。兵糧的調度、武器的搬運、車馬川流不息，眞個帶來好景氣。

因爲，大軍就要開拔，管理賬目的人立刻就會忙碌起來。富永半兵衛一手拿着賬簿，到處找尋藤十郎。

「少爺，討厭的金算盤來啦！」孫六一面擦洋槍，一面說「他的一雙眼睛很像討債鬼！」

「把他打發走吧！現在可忙死人了。他再來糾纏，我就沒法做事了。」

待藤十郎要躍上馬背時，富永就走了過來。

「啊！少爺等一下。請聽我說！」

「我正忙著呢！」

「幾分鐘就夠了。就是有關前天您提出的銀子。」

「噢！那些銀子嗎？老早就用完了。」

「什麼？」

「我說用完了……統統用完了。」

「噢……不過，在下怎麼記在賬簿上呢？主公一問，我不該如何的回答呢？」

「用掉就用掉，還要什麼理由呢？所謂的金銀，就是軍費，反正都會用掉的。用掉的錢，再也回不來了呀！」

「少爺說得不錯。可是，一旦軍費與兵糧有出入，主公就會問我還有多少銀子……」

「關於這一點，你就想辦法塘塞吧！反正，管理賬目的人，都得動動腦筋呀！」

富永半兵衛啞然不知所措。不過只隔了一會兒，他緊繃的臉孔就鬆弛下來，變成了狐狸一般狡猾的表情。

「好吧！在下就動動腦筋……」

一直到了翌日，在桑名的陣地，藤十郎才

明白半兵衛狡猾表情的含義。德川家康雖然與秀吉的大軍對峙，但是始終沒有掀開戰端。有如前述，秀吉為了能獲得有利的和談條件，一直在誇示他的大軍及威勢，所以根本沒有掀開戰端的意思。

戰國時代的諸侯，跟太平之世所世襲的諸侯不同，戰國時代的諸侯，因為是胼手胝足之下取得的地位，因此對經濟方面有一種直覺，就算不精於算盤，亦能夠做大略上的計算。到了後世，不僅組織會逐漸分離獨立，同時也會慢慢多樣化，當然就必須僱用專家來管理。

但如果是在亂世的話，單憑直覺以及大略的計算，就可以維持得非常良好，一點也不會感到不自由。

就以購置軍用品來說，與其精細的計劃，不如大略的計算一下。例如——幾輛馬車能運搬幾個人份的食糧，火藥，槍彈的重量及容積，必要人員的徵集等，都要大略的經過裁量。

以各諸侯來說，平日就養成了這種眼光，是故，對於富永半兵衛提出的賬簿，水野忠重感到疑問重重。

「這個賬簿有些不對勁。半兵衛，分明少了一百錠銀子。」

「是的……其實……」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下不便說……」

「你到底把一百錠銀子花到那兒去啦？」

「在下並沒有花掉一百錠銀子……請主公寬恕。」

「寬恕你？什麼意思？你快說！否則的話，小心你的腦袋！」

「是的……事到如今，在下只好照實說了。少爺說有急用……一定要我拿一百錠銀子給他，所以……在下……」

半兵衛的臉上浮現了油汗，一口氣說完原委。然後又補充著說「本來，少爺叫在下保密，如今，在主公質問之下，不得不全盤說了出來，請主公千萬別責備少爺。為了一百錠銀子而父子反目，實在太划不來。主公，您就不要再追問了……」

事實上，藤十郎所取走的銀子只有八十錠。最初取三十錠，第二次取五十錠，總共為八十錠。其餘的二十錠用來飽私囊，把罪名加在藤十郎身上，最後再來一句「不要追問！」可見，半兵衛有多奸詐。

只要事情不再追究，半兵衛把二十錠銀子飽私囊的事，就沒有人知道。

「好啊！可惡的渾球！一下子花那麼多錢。」

忠重大為光火。不過，他並非在痛惜錢財。而是痛心兒子不成材。

「把那個蠢貨叫來！」

「主公請您千萬別責備少爺……拜託您。少爺的脾氣很暴躁，一旦獲知是在下告的密，半兵衛的人頭就保不住了！」

「你別哭喪著臉，我不會說你告的密！」

「那就謝謝主公了。請主公把少爺從輕發落吧！」

半兵衛叩頭如搗蒜，當他退出時，伸了一下舌頭。有了二十錠銀子，可以抱好多個陣地女郎，他正在盤算著如何使用這一筆錢找樂子。

另一方面，被傳到父親面前的藤十郎，昂然地說「哈哈哈……天下聞名的水野忠重，竟然為了一些小錢，暴跳如雷！」

「什麼？你這個蠢東西！竟敢嘲弄老子。把一百錠銀子像流水般花掉，不但不認錯，還大言不慚！」

「什麼？百錠銀子？那就怪了！我分明只取了八十錠！」

「別耍賴了！一百錠說成八十錠，我也不會免你的罪！」

「可是，分明只有八十錠銀子……對不起……」

藤十郎站了起來，一路走到賬房。他筆直的站在半兵衛面前說「你真不會打算盤，為了二十錠銀子丟掉腦袋划算嗎？」

「啊……少……」

語尾變成慘叫。藤十郎從腰間抽出的白刃，在半空中一閃。

這個會偷香、喜歡賭博、打仗時漠視軍法、奔放不羈的男子，一向最厭惡卑劣以及背信的行爲。

在戰國時代，沒有一個人像水野藤十郎，能夠把武士及政治家分清楚。

使用一槍征服一座城池時，武士就會變成政治家。同時會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並且多來使謀略。

戰國武將的通病是——背棄信義，以勝利替代正義。然後，一步一步地變成狡猾的人。

不過，藤十郎並非如此。他認爲在亂世裏，男人必須以武士自居，跟惡勢力及惡人拚鬪。正因爲如此，他敢赤裸裸的表現自己。

（這個傢伙，眞夠卑劣……）

藤十郎對富永半兵衛的憤怒，遠遠的超過了自己的立場。

分明只取八十錠銀子，卻被說成一百錠，二十錠用來飽私囊，再把罪名推到藤十郎身上。

藤十郎一向最討厭這種鼠輩一般的人。

進入賬房以後，藤十郎揮刀斬下富永半兵衛的腦袋。

那一夜，水野藤十郎從父親的陣地出奔。

水野忠重很快的就知道半兵衛的慘死。

「可惡的東西！他果然背叛了！」

在一瞬之間，水野忠重感到無端的恐懼。

在權力欲前面，骨肉之情薄似紙。就是親兄弟之間也坦然的展開殺戮。在那樣的亂世裏，所謂的「背叛」，也就是指互相殘殺。

「快點把那該死的東西找出來！一看到他就格殺無論！」

忠重有如發狂一般的吶喊，家臣們感到異常狼狽。

很久以前，大家就知道這一對父子相剋，一直都在小心翼翼的處理他倆間的問題。

有如家康害死兒子信康一般，信玄也殺了他的長子義信。如今，水野忠重對自己的親生兒子，開始感到恐懼以及憎恨。

家臣們認爲主君父子間的芥蒂，將招致一

家的危機。老臣們不止一次的想消除他父子倆的隔閡，但是終歸失敗。

忠重的氣量狹窄，藤十郎又傲慢，實在無法爲他倆找出一條融合之路。

所幸，藤十郎完全沒有政治方面的欲望，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始終不曾發生父子、兄弟之間，爲了爭權而彼此殘殺之事。

桑名的陣地內外，人聲嘈雜，雖然秀吉軍隊並沒有展開攻擊，但是，軍陣內外，燈火通明，衆多的家臣、小廝舉著火把奔來跑去，場面顯得非常混亂。

「斬少爺的事很難辦到呀！」

「沒有辦法呀！主公一再叮嚀，一看到就殺。如今，只好把少爺當成敵人殺了……」

孫六在草叢裏，聽到有些人如此的交談。

「少爺到底跑到那兒去啦！」

小隊長一直在盤問孫六。大家都認爲孫六一直跟著藤十郎，當然會知道他的去處。

「俺不知道呀！俺怎會知道呢！」

「可惡的奴才！你不可能不知道的！到底說不說！」

小隊長用槍把修理孫六，甚至使用冷水從他的頭頂淋下。孫六嚐遍了苦頭。搞不好，說不定會被弄死呢！

孫六趁着監視他的人不注意，一陣風似的奔跑。其實，他也不知道應該跑到那兒?但是不管怎麼說，總是比被弄死好多了。

（少爺跑到那兒去啦！快跑遠一點呀！這裏很危險……）

孫六在內心裏如此祈求神明。其實，藤十郎正躲藏在附近的暗影中。

沒有時間逃跑固然是事實，但是，絆住藤十郎脚步的是，一個女人的倩影。陣地時時有濃粧的女人出現。在敵我雙方「寧靜對陣」的夜晚，危險性很少，因此，那些「陣地女郎」有如受到男人的汗臭味吸引似的，紛紛在陣地出現。

「這位大哥，陪你玩玩！」

樹蔭裏伸出一隻纖纖玉手，拉著藤十郎的

衣袖。

藤十郎揮掉她的手想走開時，她擋住了去路。

「算便宜一點，走嘛……」

藤十郎並不中意這個陣地女郎，而是注意到樹叢裏有一張白臉。

「她是不是……」

藤十郎認爲她可能是月子。不過，只是驚鴻一瞥而已。敢情她從刈屋一直追踪到此地？藤十郎想確定一下。

這一件事，延誤了他逃脫的時間。

（我非通知孫六不可，否則的話，他會遭受到暗算。）

女人的憎恨心極可怕的。藤十郎認爲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得告訴孫六。可是，他根本就動彈不得。

（我可不能老待在這裏呀！好吧！我就打扮成走卒的模樣逃走。）

藤十郎待在於松林裏面。芒草很高。趁著搜索隊不注意，他站了起來。只要有一個走卒過來，他就可以剝下走卒的衣服，穿著它溜之大吉。但是，他們或許是由於膽小，總是兩三個人結隊巡視。

藤十郎的運氣很壞，他才站起來，走卒們又走過來了。

（眞是渾蛋……）

藤十郎開始在森林裏面奔跑。前面突然出現火把。他翻過身時，看到一個穿斗篷的女人。他猛然抱緊她。爲了防止她叫喊，他以自己的嘴爲「蓋子」，猛然蓋住對方的嘴巴。

藤十郎有如亡命似的，抱著女人倒入草叢裏。四片嘴唇貼合在一起。待他的手扒入對方的私處時，嘴唇才離開。

「不要吵，這樣最好，小乖乖！」

藤十郎的手尖濕溜溜的一片。女人一直在打哆嗦。

昂奮可能會煽動情感。當藤十郎再用嘴唇接觸她時，她發出了熱烘烘的氣息，使藤十郎又失去了自制心。

藤十郎竟然忘記他處境的危險。對女人的

動作，敏感地產生了反應。舌頭彼此纏繞着，他的手探入衣服的下襬，再把腿伸進。當他熱烘烘的「東西」進入女人裏面時，她哀叫了一聲。因爲四片嘴唇仍然疊在一起，女人的哀叫聲就流入藤十郎的嘴裏。同時，她也咬起了藤十郎的舌頭。

在那疼痛的一瞬間，舌頭幾乎麻痺。

看來，她並非故意的。因疼痛而彎曲腰部，又挪開背部，想必是還沒有習慣的原故。雖然被男人的力氣所壓倒，女人不再想逃走了，但是，她卻不知道如何的應付。

因爲四周黑暗，又處於被追殺的狀況下，以致，沒有充足的時間看女人的臉，但是，藤十郎感覺到女人的氣息很熟悉。

（咦？這種氣味好像……）

藤十郎的記憶猶新。雖然並非很濃烈，但是有一些麝香的氣味。因爲，這種動物性的香水，以當時來說，昂貴異常，並非尋常的女人能夠使用。正因爲如此，藤十郎記得特別清楚。

藤十郎單方面的感覺是，女人好像很舒適的在接受，她一面嬌喘，一面讓她漂亮的黑髮在草叢中蠕動。

「噢……噢……武藏……冤家……」

女人好像在說夢話。

「冤……家……武藏……」

（啊！她在叫死去的鬼武藏呢！）

藤十郎感到愕然！

星光從樹叢之間洩進來，使女人的臉孔浮現。

（是月子！）

原來，這個女人就是月子，想不到她在愉快的恍惚中叫著死鬼——森武藏守長可的名字。

藤十郎有那麼一些哀痛，不過，嫉妒的感覺更深。以致在頓時之間，對她失去了興趣。

藤十郎的「那話兒」，隨著他情緒的低落，急速的萎縮。他粗野的用布擦拭一下，把「它」弄進去。

「官家的千金，都喜歡追求死人的魂魄嗎？」

「……」

「妳太愚蠢了！妳頭一次品嚐到的歡樂，是我藤十郎給妳的。妳可別弄錯了！」

「——藤十郎？」

仍然像是夢裏的低語。

「對啊……就是我水野藤十郎。妳大概做夢也料想不到吧？鬼武藏好像沒有接觸過女人，如今，他已經長眠於長湫的墳場，再也喚不回來了。」

說罷，藤十郎就走開。月子好像以細聲說了幾句話。她可能呼叫了藤十郎，可是，藤十郎的耳朵卻沒有聽到。現在，他已經把女色拋諸腦後。一心一意只想趁著警戒鬆懈時，偷一匹馬，溜之大吉。

二

德川家康正在小牧山。從桑名一口氣飛奔到小牧山的藤十郎，要求謁見德川家康。

雖然藤十郎跟家康之間，身分相差懸殊，不過，他倆具有表兄弟的親戚關係，同時，家康又一向很器重藤十郎。是故，家康很爽快地接見了藤十郎。

「藤十郎，有什麼事嗎？」

藤十郎照實說：「我跟家父鬧翻了。」

「怎麼？你父子倆又發生爭執啦？」

「可是這一次跟往常不同，已經到了覆水難收的地步。」

「嗯……那麼，你準備如何處置？」

「我想離家出走，不想再回去。」

「你真的已經決定了？」

「決定了！我現在已經不想回去了。」

家康感到愕然。用他兩個大眼睛瞧着藤十郎。

「離家出走嗎？此後，你要到那兒？」

「希望您讓我加入麾下。」藤十郎直接了當的說。

「嗯……好啊……」

藤十郎的勇猛遠近皆知。把他收於麾下絕對不吃虧。家康當然求之不得。尤其藤十郎是水野忠重的兒子，家康認為這樣做，只有百利

而無一害。

忠重是三河出身的，是家康的舅父，他倆雖然具有親戚關係，然而，忠重並不像家康的家臣，而是以諸侯之名佔據一方。

因為，忠重的骨頭硬，又充滿了野心，說他是家康的家臣，又有那麼一點不對頭，說他不是家康的家臣嘛！他又對家康唯命是從，令人有一種曖昧的感覺。

關於這一點，無非是忠重的功利心在作崇罷了。這雖然是「下犯上」的亂世，但是，世人仍然認為家臣討伐主君，乃是一件喪盡天良的事。至於攻伐對等立場的鄰國，世人則認為是亂世不可避免的，當然也不致於重責。

水野忠重確實有野心。在他個人的眼光裏，外甥家康的人品以及才幹，皆不足以使他心服。

站在家康的立場，一旦把舅父的兒子藤十郎收入麾下，他就可以高枕無憂。

「好是好，不知道你父親會不會同意？」

家康做事一向很慎重。他如此說罷，開始咬他的指甲。

「我也承認這件事會叫您為難。我藤十郎雖然是忠重的兒子，不過，我已經是一個能獨當一面的武士，不管父親會怎麼說，我藤十郎的意志必須由自己決定，我是不會任父親擺佈的！」

「嗯……你說得有一點道理。」

家康不想私作決定。這一次的慎重算是對了頭。果然在半天後，水野忠重由數十騎護衛之下來到了。

「主公，聽說我那不肖子已到了貴處？」

「他已經來了半天。」

「果然如此！不肖子幹了一件大事後，離陣出奔，請主公讓我帶他回去。」

忠重對家康說話時，臉上仍然怒氣未消。

「忠重，藤十郎要求跟你脫離父子關係！」

「這是我預料中的事。他是蠢物一個。哪有兒子主動要求脫離父子關係，他是在發神經呢！我得好好教訓他！」

「可是，我看他不像在發神經嘛……到了

這種地步，想言歸於好，實在難如登天。你就放了他吧！讓他在我這裡。」

「什麼？您要收留這個不肖子！」

忠重的臉色整個變了。旋卽臉孔又恢復了血色，變成赧然。

「這件事，實在叫我感到意外。主公是說，要把不肖子收容旗下，是嗎？」

「由我來養他，不行嗎？」

「不妥當，很不妥當，主公眞的有那種想法的話，日後您一定會後悔的？」

「眞的，有那麼嚴重嗎？」聽了這話，家康倒是吃了一驚。

「忠重，你憎恨藤十郎到那種地步嗎？」

「在下是爲主公設想。在下是一片眞心。」

忠重站起來退出。回到臨時陣地等待消息。

家臣們在洋槍裏塞好了子彈，點燃火繩，手裏握着白刃，以便萬一發生事故時，殺開一條血路脫出重圍。因爲，大夥兒太過於緊張，始終沒有任何的笑聲。

有一道影子在樹上，一直凝視著這個陣地的一切。

當忠重聽到那種聲音時，還以爲是他的幻覺呢！

打從他年輕時代起，忠重就有暴躁及神經質的毛病。水野的家系多出血病。一旦神經昂奮時，耳內就會開始鳴叫，頭部會感到疼痛，耳朶裏恰有如蚊子飛進去似的，嗡嗡作響。一直到情緒平穩爲止，這種聲音才會消失。通常，總是要半天左右，情緒才能夠平穩下來。

忠重以爲又碰到那種幻覺。

然而，這一回並非是有「嗡嗡」的聲音而已。

〈你呀，早早就死了心吧……〉

那個聲音如此的說。

〈你最好死了心！〉

忠重分辨不出那是男人的聲音，或者是女人的聲音。

忠重本能的瞧了瞧四周。分明是來自陣營

裏面。陣地圍着幔幕，燃着營火，將兵們個個在緊張之餘，不停的顫抖着面頰的肉。白刃在營火照耀之下，閃出寒光，洋槍的火藥味很刺鼻。

幾乎沒有一個人在私語。

〈關於藤十郎的事，你最好死了心。〉

那種聲音只有忠重能夠聽到。在忠重判斷並非幻聽之後，他踢開了小櫈子，站立起來。

〈藤十郎再也不回去刈屋城。〉

「你說什麼！」

忠重的兩眼炯炯發光，到處瞧瞧。始終看不到一個人影。到了這時，他才聽出那是女人的聲音。

這個陣地根本就沒有女人。只有一個小廝捧著佩刀，在一旁等待。不過，忠重並非愛好男色之輩（編按•指斷袖之癖者）正因爲如此，這個男孩並非漂亮的禁臠。

〈藤十郎會投効於家康旗下……你是被兒子遺棄的父親！〉

「妳到底是誰！快閉上妳的臭嘴！主公怎會瞧不起我，把我的兒子搶過去呢？沒這回事！」

〈偏偏就有這回事。〉

「你給我滾出來！不必鬼鬼祟祟的……不露相，只說話……」

並沒有任何的回答。

但是，她也不可能現身。她只不過是在等他的激昂稍微平靜一些罷了。

〈如果你自命爲諸侯的話，那就乾脆一點吧！嗯？〉

聲音又來了，帶著濃厚的嘲弄意味。

忠重睦眥欲裂，手裏拿著白刃。然而，對於只有聲音的對方，又如何的砍伐呢？

用盡了心思，就是看不到對方的人影。

忠重拉起幔幕瞧瞧，看看樹蔭，抓著附近的侍衛，凝視着他們的面孔。因爲，其他的人什麼也聽不到，以致認爲忠重在大發神經。

〈我奉勸你，離開家康，另起爐灶！〉

「哼……妳在胡扯些什麼！」

〈羽柴秀吉將取得天下……最好易主。這

樣對你比較好！〉

女人的話並非隨便說說，或者在瞎扯。忠重所以會激昂，乃是女人說中了他心事的原故。

「妳躲在那兒！快點給我滾出來！」

忠重聲嘶力竭的大叫。

家臣們以爲忠重發了狂。於是，畏畏縮縮的說「主公您是不是撞了邪,或者什麼的……」有人說「主公，您鎭靜一點……其他的陣地都聽到了……」

「我才沒有撞邪呢……你們趕緊找找看！這附近躲着一個女人。快找找呀！」

「主公，您說有女人？」

將士們啞然！不由面面相顧。這種荒亂的陣地，那會有女人呢？

這座小牧山並非漂亮醒目的天守閣。這裏到處是濠溝、圍欄，並且利用山丘的起伏，建築武器庫，同時,到處排滿了避開槍彈的竹束，乃是不折不扣的戰鬪用山寨。

後世建造的天守閣等，利用美觀及威容做爲權力的象徵。但是，這只是對平時的威壓民心有幫助罷了。以當時來說，只有實用的山寨，方能受到重視。

「唉……根本就沒有女人的影子呀……」

「敢情是像娘們一樣，標緻的郎君？」

那些野武士扭曲著髭臉，以怪異的眼光瞧着忠重。

「好一大群飯桶！」

忠重踢倒了小櫈子，大喝一聲。如果那個女人的目的是要揶揄忠重的話，她是成功了。

「你們呀！眼睛到底長在那兒……睜大眼睛尋找吧！有女忍者闖進來啦！」

乖乖……有女忍者嗎？

這倒是挺新鮮的詞兒。野武士們面面相覷，再聳聳肩膀。

「找呀！到處找呀！她一定躲在這附近！」

有如要證明忠重並非幻聽一般，有某種東西從衆人的頭上飄下來。忠重大喝一聲，樹上的人影恰有如展翅的孔雀一般，扭着上半身一躍，有如一陣風，消失於無形。

從衆人頭上飄下來的是女人的外衣。

布上印有黃菊白菊的外衣，很漂亮地被斬成兩片，分別掉到衆人的左右邊。

「這一件分明是女人的……」「到底從何處飄下來的呀？」家臣們啞然，連眼睛也不眨一下，一直凝視着那件分成兩半的外衣。

陣地到處長滿了松樹，枝椏到處伸延。不過，他們看不出有女忍者可以藏身的地方。話又說回來，如果能被他們看到的話，那又算什能忍者呢？

她爲什麼會丟下外衣呢？是否爲了證明忠重並非在發神經？

從衆人的眼光，忠重察覺到這點。然而，對他來說，如雷貫耳的話只有一句

那就是——

〈秀吉將取得天下……〉

這個女忍者一定是「千草」。

絕大部分的讀者一定會這樣想。事實上，筆者也何嘗不如此想？

同時，對忠重如雷貫耳的那一句話，雖然帶著那麼一些揶揄的味道，然而，它也很可能是重要的一句話，甚至正確的命中目標。

秀吉在這一場戰爭裡，已經很明顯的在表示,所謂的政治也者,不能光是向勇武一邊倒，而是必須靠謀略，以及技巧來取得。秀吉在小牧、長湫之戰吃了癟，正好給他帶來戰略的轉變。

他已經獲得寶貴的教訓，單純憑力量的戰爭，在某種時間及場所裡，有時會演變成狼狽的敗北。

秀吉雖然率領大軍進駐伊勢，然而，他早就沒有了戰鬥的意思，大軍只變成了對敵誇示的東西。

同時，他也痛感到，爲了削弱德川家康的力量，非毀掉家康與織田信雄的盟約不可。

如今，秀吉的諸侯家臣，大半屬於昔日的織田信長麾下。秀吉冷靜地，把自己跟家康對比一下，認爲他自己擁有「十」的實力，而家康卻只有「五」的實力。

信雄的實力只有「一」，卽使再加上所謂的「家世」，以及「名譽」，也只能得「二」。跟家康的「五」合併，可得「七」的實力。不過，展開局部戰時，卻可獲得跟秀吉「十」相等的實力，既然如此……

那就非把信雄拉開不可！

雖然那時屬於下剋上的時代，然而，在某些地方還得講求大義名分。雖然如此說，也不可能永遠跟信長握手。

每一件事都有所謂合適的時期。合適的時期一旦失之交臂，事情就無法進行得圓滿。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也許，秀吉會展開爲長湫慘敗的復仇之戰。不久以後，秀吉可能會統領數倍的大軍，演變成恐怖的大殺戮場面。一旦使德川家康感到坐立不安，只要秀吉提出和談，家康一定會欣然接受。

既然已經打贏，和睦的條件，總不致於太壞。

秀吉深懂這方面的心理，他巧妙的搶先提議和談，實在叫人拍案叫絕。光憑這一招，他就可稱爲比家康更高一級的政治家。

對於收攬人心方面，秀吉有着超人的才能。相比之下，家康鈍得可笑。這時，秀吉已經使信長破了盟約。

秀吉派遣信長家臣富田左近，津田隼人兩將，前往說服信雄。條件相當的良好。

秀吉以信雄的女兒爲長女，把業已佔領的北伊勢桑名、員牟、朝明、三重四郡歸還信長，信雄則以織田長益、瀧川雄利、佐久間正勝、上方雄久以及中川雄忠的兒女、母親爲人質，把伊賀、名張、南伊勢以及尾張、大山城等地割讓給秀吉。

秀吉不像家康一般吝嗇，是故，會見信雄時（十一月十一日），贈送黃金二十錠，一把名貴的刀，再加上伊勢的戰利品三萬五千包米。

『**小牧陣地始末記**』如此記載——信雄在馬背上接受秀吉的參見。信雄看到秀吉後，從馬背下來。秀吉離信雄六十尺外，平伏在地說「今日得以再拜天日，此恩永難忘懷！」

或許，這種描寫有一點誇張，不過，秀吉所採取的恭敬態度也不會離此太遠。

對於信雄來說，這也正合於他的意思。

信雄由於單方背棄了攻守同盟，不好意思把這件事告訴家康。在信義方面來說，信雄也未免太靠不住了。信長缺乏戰國諸侯的應有素質，倒而備齊了奸詐，狡滑，無情的特點。

不過在事後，家康也答應信雄如此的做。

在完全擺平了信雄之後，秀吉再對家康提起講和之事。

到了這種地步，難道還能說「那麼，我就孤軍奮鬪吧……？」家康方面的士氣很沮喪。既然信雄與秀吉聯盟，家康還有什麼名分呢？

好不容易在長湫戰勝，卻料想不到會敗於一場政治作戰裡。正因爲如此，家康延誤了二十年，方才獲得支配天下的大權。

主君如此這般的外交策略，附屬的諸侯們，一定以各自的角度作壁上觀。水野忠重又想起了女忍者的話。

三

「——眞的不行嗎？」

「這件事非同小可，非特別謹愼不可。」

酒井左衛門不怎麼和悅，皺起了眉頭。

「你也得好好的考慮一下，再站在主公的立場想想！」

「這件事很簡單呀！」

藤十郎反而認爲酒井忠次太瑣碎，以不屑的表情說。

「很簡單呀！主公只要從我跟家父之間，挑一個就行了。」

「我所說的困難就在這裡——」

「那有什麼困難呢？武士的能耐有高低，只要選擇有用的人材就成，還有什麼困難可言呢？」

「道理雖然不錯，可是，這個世界並非光講道理就行。例如，必須考慮到情誼什麼的，以及其他諸侯的反應……」

「聽起來的確困難！」藤十郎點點頭。

這並非表示，藤十郎眞的懂了。而是對某些方面有一些領悟而已！「好吧！我走了！」

「唔……你已經瞭解了嗎？」

「我知道事情不好辦。我也瞭解，所謂主公的立場，也正表示不能以『武』做爲選材的標準！」

忠次雖然舒了一口氣，但是，仍然有些擔心的說「那麼，你要如何的安頓自己呢？不如由俺來遊說忠重。你既然跟令尊鬧翻了臉，很難以再回到刈屋城吧？」

「噢……不會有那種事的……」

「嗯……既然如此，我就可以放心了。」

忠次放心與否，甚至是悲？是喜？跟藤十郎又何干呢？

藤十郎本來就不打算回到三河的老家。他對刈屋四萬石的俸祿完全不留戀。他只一心一意往京城趕路。

不過，他內心還有點依依不捨。他取道鄉間小徑，奔馳到猪子石的村莊。現在仍然是艷陽天。藤十郎像那一天一般，飛馬奔過淶灘。

阿篠在屋前浣衣。

矢田川的水冷涼沁骨。阿篠撩起衣襬，露出兩截白皙的大腿，在清流上漂洗衣裳。她看起來是那麼的嫻雅柔靜。

對著騎馬飛濺水沫而過的壯漢，阿篠伸直了腰，微微的縐了柳眉。待她發現馬背的人兒是藤十郎時，花容泛紅，赧然的拉下衣襬。

「阿篠！」藤十郎在馬背上嚷了起來「我好想妳哦……」

話還沒說完，他就伸出手把女人抱了起來。

「啊！啊！」

「嘻嘻……妳總是那麼標緻！」

「趕快把我放下來呀！趕快……趕快呀……有人在瞧著呢……」

阿篠整個身子被拉上了馬，玉腿兒露出了一大截，她幾乎羞得無地自容。

「阿篠，妳就別管那麼多了。」他更抱緊了阿篠，在她面頰上親一下說「我……我已經離開刈屋城了……」

「什麼？」

「我要到京城去。今天來向妳辭別。我想把妳的倩影烙在心坎裏，永遠的記住妳……現在，可不可以……？」

「不……不……現在可不行……」

「妳不喜歡在光天化日下嗎？上一次妳也拒絕了我。難道非在夜晚不可？」

「就在夜晚吧……請你夜晚時再………」

阿篠已經哭喪著臉孔。

原來，在家家的門口，以及小小的窗戶邊，都有好多雙好奇的眼睛往這裏瞧。小孩子也停止了遊戲。那些視線雖然並非都集中在阿篠的玉腿上，可是，她滿面紅霞，拚命的掙扎。

「你行行好……放開我……晚上再來吧……」

「好吧！我會在戌時來臨，妳可要等我。今宵，我會一直疼妳到天亮……」

說罷，藤十郎放下阿篠。她很在意的拉下衣襬，用手掩著面孔，奔進屋裏，藤十郎暫時居住於清州城下，放下阿篠後，他又很快的回到清州城，到了入夜不久的戌時，他已經騎馬光臨阿篠的家門口。既然阿篠親口應允，這一次，他就不算是採花賊了。

那一扇門很快的就打開。藤十郎喊著阿篠的芳名，屋裏很黑暗。不過，他已經熟悉這裏的環境。他筆直的穿堂入室，站在阿篠的房間前面。

「阿篠，妳在嗎？我是水野藤十郎。」

聲音，就彷彿在答覆他似的，響起了「吱！」的巨響。本來四周靜寂無聲，沒有任何人的氣息，現在卻突然人聲吵雜了起來。房子外面似乎有人在動鋸子。

「完了！我中計了！」藤十郎在黑暗的屋裏咬牙切齒。

「趕緊點火呀！趕快點火呀！」隨着一陣粗野的叫喊，藤十郎聽到乾柴，啪噠……啪噠……的燃燒聲。

阿篠做夢也料想不到，事情會演變到這種

結果。

在那一天的黃昏，阿篠正準備蘭湯入浴。鄉下人爲了節省燈油，通常都在夕陽殘光還未消失前，匆匆洗好澡、吃畢晚餐。話雖如此，阿篠今天燒洗澡水的動作，似乎比平常早了一些，眉眼之間隱約有一抹喜色。

「阿篠，妳內心很興奮吧？」

阿民單刀直入的說。

「咦？妳在說什麼？」阿篠在慌張之間，想支唔過去，誰知她的耳根立刻通紅。她感到靦腆之餘，躲進灶爐的陰影裏，使勁的使用吹火筒，胸部不停的起伏着……。

「好了……妳別再裝蒜了，離天黑還有一段時間呢……妳已經忙着粧扮自己，不是想勾引男人，又是什麼……」

「噯唷……妳別那樣說嘛……」阿篠的臉蛋更紅了。

就是她蹲着身子使用竹筒吹火，腰部一帶也顯露出無限嬌態，緊綳的腰肢，看得同性的阿民又妒又感到楚楚可憐。

「唉……女人一定要喜歡男人才行嗎？」

這一句話，乃是阿民的違心之論。說眞格的，她非常的羨慕阿篠。因爲她已經有了心上人孫六，並不存心阻擾阿篠，只是到了她這種年齡，巴不得「夜夜春宵」，每晚有枕邊人相伴。今日，只有藤十郎來訪，孫六不知是否會來？正因爲如此，看在阿民的眼裏，準備蘭湯沐浴的阿篠，分外顯得楚楚可憐，同時也不免引起她的妒意。

以年齡來說，阿民是年長者，應該享有先入浴的權利。

「阿篠，妳給嫂子擦擦背好嗎？」

「好啊……」

「依我看，妳就乾脆一塊洗吧！我也可以爲妳擦擦背，同時也可以節省柴火。」

說實在的，阿篠實在羞於在嫂子眼前暴露出赤裸裸的身子。

阿篠在處女時，就羞於在嫂子阿民眼前暴露裸身，在藤十郎「強渡關山」之後，更使她不願意嫂子看到她的「廬山眞面目」。因爲同性

年長者的眼光教人不寒而慄，她那種能穿透銅牆鐵壁似的慾望之眼，似乎連她身上的一小塊黑斑都不放過似的！

阿篠的內心一百個不願意。但是拒絕以後，阿民又可能會使出什麼「花招」整她，所以阿篠也只好認命的褪掉羅衫。

那個浴桶放置於稍暗的角落。是故，必須在灶爐先燒好洗澡水，再把洗澡水倒入浴桶裏面。

「阿篠，水熱了！」經阿民這麼說，阿篠提着木桶去爐上取熱水，再把它們倒進浴桶裏。在這種情況之下，她實在無法顧到不想讓阿民看到的身體的某部位。

正因爲阿民以嫂子自居，才溜起她那一雙賊眼，從阿篠胸部一直掃到腰間，好像在市場挑一塊可口的肉似的。

放置浴桶之處雖然稍暗，但是夕陽才下山不久，又加上灶爐裏的柴火，使阿篠感覺到，每一根恥毛都可以算出來呢！

阿篠稍微彎下腰部，利用提浴水的木桶，隱蔽着恥部前進，那種娉婷婀娜的風情，一定會叫男人打從心眼裏感到酥癢吧？

「妳是天生的尤物。有道是『人比人氣死人』！我阿民認了！」

阿民長嘆了一口氣說。

就算是在稍暗的地方，她倆並排在一起時，肌膚的質地也有很大的差異。阿篠的肌膚有若綳緊的絹布，光滑白皙，而阿民的肌膚卻是粗糙不堪。

在那個時代裏，女人的價值有二。其一是良好的家世，其二爲傾國傾城的美貌。這兩個條件，往往會左右女人一生的命運。阿篠是默默無聞的退休武士之女，她的傾城之貌，能否把她捧上幸福的寶座呢？

阿篠的美，在出浴時尤叫人感到神魂蕩漾。就算是同性的阿民也感到消受不了。

該村莊的小伙子，一向很注意這家人的舉動。只要有幾個年輕小伙子集結在一起，就會談及誰有娶到阿篠的能耐。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意外的半路殺出一

個程咬金，完全奪走了阿篠的身與心。

村人的憤慨是不難想像的。當初準備用石頭打死他，卻被溜之大吉。再下來，這個外鄉人又跟烏丸中諫言之女——月子，也發生了不清不白的關係。

尤其是村裏的小伙子，眼看着阿篠對這個採花賊毫無怨意時，更是感到怒火中燒。

「應該趁早把這廝弄死！那可是村子裏的規矩呢！」、「眞邪門！這廝像不散的陰魂，三番兩次的來糾纏阿篠，實在饒他不得！」

如此說定以後，村人們紛紛拿着「傢伙」，出現於阿篠面前。

「刈屋的臭小子，說今更要來，此話當眞？」

阿篠光裸着身子，畏縮成一團。阿民護著她穿好衣裳。那些殺氣騰騰的村民，把阿篠一家人趕到村長家裏，再把她們幽禁了起來。

〈這些廝們想幹什麼呢？〉

那些年輕小伙子的表情並不尋常。村長兒子金八，更是一廂情願死心踏地的愛戀阿篠，以致，不斷的在煽動大衆，希望私仇公報其實，哪有什麼「村子的規矩」呢？

金八今年不過二十歲，不過長得高眺修長，頗有一些力氣，除了身爲村長的公子外，在村子裏的小伙子之間，也很吃得開。

「就把那廝燒成烤猪吧！」這也是金八擅自下的命令。

「一間破房子値不了多少錢！」爭風吃醋所招致的怨氣，實在很怕人。在阿篠渾然不知之下，値錢之物全部被搬出來，重要的地方早就被釘死，靜待著藤十郎步入「陷阱」。

〈我竟然上當了！〉

藤十郎滿腔的憤怒，勝過了恐懼。

把屋子牢牢釘死，再放一把火燃燒。亂世的農民懂得如何對付諸侯以及野武士的無賴行爲。

〈阿篠並不討厭我呀！〉

這種天眞的看法，卻料想不到會被對方所利用。藤十郎聽到乾柴燃燒的聲音，旋卽有一股焦臭味從門縫傳進來。原來，他們準備活活



的燒死我——藤十郎。

「阿篠！」藤十郎絕望地叫了起來。

他利用渾身的力氣去撞開門戶，想不到它連動也不動一下。他們可能利用什麼龐然大物在外面抵住了。

(阿篠竟然騙了我，她會是那種女人嗎？)

想不到一時的「偷香」之舉，使藤十郎感到難以割捨的執着。對女人用情之深，如今使他感到後悔莫及。

藤十郎再度把自己的身體當成岩塊，猛撞門戶。這一次，它動了一下。如果不趕緊搶時間的話，火焰將包圍整棟屋子，非被活活燒死不可。

外面騷動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大。

「哇！咱們就可以看到紅燒武士啦！」

「如今哪！那廝可能像青蟲一般，七顛八轉的在受苦呢……」

「哇！太熱了！火焰就要燒到樹上了。」

聽起來，好似全村的人都在看熱鬧似的。是否憤怒外地人搶了該村的女人，才使他們採取如此卑劣的手段了呢？

(我藤十郎可不是那麼容易就被燒死的人！)

燃燒薄板的火舌，使室內頓時明亮起來。這棟房子相當的古舊。一旦火焰燒到屋樑，會使整棟屋子都倒塌！想到此，藤十郎抓起了地板，橫木已經很鬆弛了。他用粗大的柴薪打斷榫接，剝下角材。再利用角材打板窗。打了兩、三下後，板窗破裂，火焰幾乎包圍了屋子的外側。從屋裏衝出來的藤十郎，頭髮蓬亂不堪，衣袖以及衣襬有火舌在鑽動，叫那些小伙子看得目瞪口呆！

本來，縱火的一夥人，在屋外揮舞着竹槍、斧頭以及長滿了鐵銹的刀，一副激昂又威風八面的德行，誰知，一瞧到藤十郎「猛虎出籠」似的架式以後，大呼爹娘地抱頭鼠竄。

「爾等鼠輩，還不快來領教藤十郎老爺的厲害！」

藤十郎有如著瘟疫一般，左打一個，右踢一個，叫幾個小混混來個「狗吃屎」，使用他手

中的角材，紛紛把幾個揮刀的渾球打得眼歪口斜。

「阿篠！阿篠！妳在那兒啊！」

藤十郎一面殺開一條血路，一面扯着喉嚨喊叫。

到底叫我上當的人，是村人呢？抑或是阿篠呢？藤十郎不去想那是阿篠的意思。或許，她是被強迫的。說不定阿篠也吃了癟呢！

(我要跟那些廝沒完沒了！)

如今的藤十郎，活像是身歷百戰的阿修羅。他的衣袖還在燃燒，頭髮不時冒出焦臭的煙霧。可是，他一點也不畏縮。凡是擋他路的人，都被當成滾球踢開。他揮動手中的角材，有如除草一般，掃蕩蜂擁而至的小混混，奔向矢田川的方向

「咦？我的座騎呢？」

藤十郎分明把馬兒繫在門前的梧桐樹邊。

當然啦，那些吸血鬼似的村民是不會放過我的。一定是把牠藏起來了。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轟然響起了洋槍的聲音。樹上掉下一個持着弓箭的男子，想必他躲在樹上，企圖暗算藤十郎。

孫六從樹林中飛奔出來。他騎着一匹馬，手中牽著藤十郎的愛馬。他脇下的洋槍還在冒煙哩！

「少爺！趕緊騎馬呀！」

「噢！你來得正是時候！」

藤十郎嘩啦地，把角材拋向一大堆窮追不捨的村民。那些都是巨大的角材。藤十郎來這麼一下之後，那些人有如一股退潮似的，擴大了包圍圈。

藤十郎在千鈞一髮之際，躍上馬背，一路馳騁到矢田川。兩巨馬濺起浪花，飛奔過淶灘。

有幾個人窮追不捨，但是，馬兒到底跑得比他們快速多了。河岸充滿了呻吟的聲音。有些村人在吐血，有些人因爲骨折而動彈不得。他們的背後是燃燒中的民房，看起來景象眞夠悽涼。

雪白的肌膚

一

「阿孫啊……多虧你及時趕到。如非你來救苦救難，我藤十郎可能被烤成紅燒武士了呢！」

「嘿！嘿！豈止是烤成紅燒武士……我說少爺啊，您在生死關頭時，還有心情開玩笑呢！」

「我會報答你的！」

「還談什麼報答不報答的。上一次，小的差點被弄死，虧得有少爺捨身相救。嘿……嘿……這一次，只不過是萬分之一的報答罷了！」

藤十郎固然豪放，獨來獨往，做起事來又任性，可是，人情味十足。當他眼看下人孫六將被殺害時，不但不拋棄他，甚至替他受罪。就是在爭取森武藏的首級時，藤十郎也信得過孫六的能耐，自願當槍靶。這些都是使孫六感激涕零。這一對主僕，雖然身分懸殊，但是都彼此的呵護，心心相印。

孫六在桑名的陣內，離開了藤十郎。但是，當他獲知藤十郎到清州，進入家康麾下時，立刻隱瞞水野家的衆耳目，前往尋主。

藤十郎一直很坦白，他曾經對照顧他的佣人，提起要前往猪子石村之事。

（噢……少爺敢情又去找阿篠姑娘囉？）

又聽說，藤十郎將一路上京都。

（那麼，俺也跟心愛的阿民惜別去……）

孫六就如此後隨藤十郎，一到猪子石村，就碰到那一場打殺，燒屋。

「我說少爺，在出遠門的夜晚，瞧到那種火，使俺想起討吉祥的火種。咱倆此行，一定會碰到好事！」

「是嗎？」藤十郎也掉過頭瞧瞧，「依我看哪……却是有點像鬼火哦！」

「噯唷！這句話有欠吉祥！」

「管他呢！我是習慣於獨來獨往的人，或

許，我要前往的地方，正是地獄的山河，還有什麼吉祥可言呢？」

孫六很敏感的想到，那是受到阿篠背叛的反應，是故三緘其口，不再饒舌。

藤十郎對阿篠的痴心，以他玩弄女人的經歷來說，使人感到納罕。的確，阿篠那一分叫男人神魂落魄心神蕩漾之美、倔強以及伶俐的言談舉止，實在跟藤十郎非常的搭配。

（唉！緣分可強求不來呀！這實在夠悲哀……俺可要失去阿民了。）

「喂：孫六，你準備去那兒啊？」眼看著孫六步步緊盯，藤十郎好奇的問。

「那還用得著說嗎？主子到哪兒，奴才跟到哪兒……少爺！俺這輩子可跟定您了。」

「謝謝你的抬舉。如今哪……我是流浪的武士，不可能養活你。你就回刈屋城去吧！只要你向家父賠個不是，家父是不會跟你計較的。」

「俺可沒有臉回去！」

「那又爲什麼呢？家父厭惡的人是我。我一旦離家出走以後，你只要說幾句好話，看在你的槍法身手上，家父絕對會容納你的。」

「話雖然不錯，可是，奴才一直是少爺的跟班，也是您的手脚。沒有了手脚，少爺您是動彈不得的呀！只要少爺不嫌棄，俺還是要跟著您……」

「唉……眞拿你沒辦法，但是，我可要把話說在前頭，我可沒辦法付錢給你！」

「俺當是什麼天大的問題，原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兒。俺不要少爺您一文錢。就算阮囊羞澀，俺也可以吃到飯，照樣可以抱女人。俺的點子多如天上的繁星哩！」

孫六跟定了藤十郎。

在身無分文之下，或許在其他藩土住上兩、三個月，還不致於成爲很大的問題。不過，在前途方面來說，只有茫茫然的一片。的確叫人感到惶惶然！

孫六取了一些杉木的葉子，製作火把，騎著馬趕著路。

「等一等！來者是何方人物！」

突然，前方出現了數十道黑影，其中竟然有人穿著甲冑。孫六定睛一瞧，原來，路上放置了很多障礙物，阻止通行

「乖乖，終於現形了……」

孫六厭惡地動了一下嘴角，點燃了洋槍的火綫，拋掉手中的火把，用槍口對準穿甲冑的武士胸口，大喝一聲說「哼！何方鼠輩膽敢擋住去路！快報上鼠名來！」

這是一個亂世。武士終於解除了甲冑。這一群阻擋街道的人，臉上有類似殺氣的東西。

（會不會是一群野武士呢？）

水野藤十郎也稍微緊張起來。

戰爭已經結束了。這一帶不該有管制道路的軍隊才對。

孫六彈掉了火繩上面的灰。

「好吧！你們就別擋路了，讓我家少爺過路吧！」

那些小兵重新拿起了刀，弓箭手搭起了弓。其中穿漂亮甲冑的男子，筆直的朝孫六走過來。

「你仔細的瞧瞧，咱們有上百的人，你們只有主僕兩人——人數相差懸殊，勝敗不說自曉。依我看，你倆就夾著尾巴走路吧！」

「你別狗眼看人低！你也不打聽看看，三河刈屋的藤十郎少爺有多大的能耐，一百或者兩百的敵人，他根本就不放在眼裏。好吧！本大爺就先在你的胸板開一個洞！」

孫六說罷，眞的開始瞄準。

「什麼？你們是三河的水野家？」穿甲冑的武士，跟其他的人面面相顧。

「水野藤十郎，不就是水野忠重的公子嗎？」穿甲冑的武士無視於孫六，問起了藤十郎。

「是又如何？不是又怎樣？」

「失敬！失敬！咱們是越中富山，佐佐木內藏助的家臣。剛從清州回來，因爲臨時有事，在此地紮營。」

「原來是佐佐成政的家臣。」藤十郎半信半疑的說「不管是誰，請讓開一條路吧！」

「你們確實只有兩個人嗎？」

甲冑武士再度的確定。

接著，突然改變成殷勤的態度帶路。總共有一百個人的說法似乎沒有誇大。他們都持著長柄刀開路。不久以後，出現了幾個帳蓬，裏面點著燈。藤十郎定睛一瞧，裏面似乎有幾個侍女，行爲舉止有些慌亂。

「我想去拜見內藏助大人！」

「拜見內藏助大人？爲什麼呢？」

「哈哈……沒什麼啦！不過，爲了通過貴陣門，禮貌上，總得去拜訪一下啊！」

「依俺看，您就不必費神了……」

甲冑武士想阻止。但是，藤十郎已經三步併成兩步，走進陣地裏面。

「藤十郎先生，請您留步！」

藤十郎却是連頭都不回，一踏入陣地，就舉目向四週瞧瞧，原來裏面又搭起一個帳蓬，好像有女子臥著。香氣隨著夜風飄散出來，一件漂亮的女子禮服，映入了藤十郎的眼簾。

「喂！你想幹什麼！」侍女的兩條眉毛吊了起來，對藤十郎吼叫。其中的一個拿起了長柄刀，另外一個準備抽出短刀。

「不可以進去！雖是荒郊野外，畢竟是公主的臥榻。你這廝太沒禮貌了！快快退下！」

「噢！妳們家公主病倒了？」

「你這廝！到底退？還是不退？」

「我這廝啊！就是不退！」藤十郎賴皮的坐在枕頭旁說「在下生性多情，一旦知道別人有難，絕無袖手旁觀之理。同時對於歧黃之術也略有心得。如果不是病入膏肓的話，我一定可以治好！」

可能是爲了避開夜露，公主的身上蓋著雙層的禮服。她因爲痛苦而低聲的呻吟，藤十郎却是「叭！」一聲，把禮服掀開來。

這個野男子既無禮又不遜。侍女們做夢也想不到藤十郎會如此的膽大妄爲。因此，手中雖然還握著長柄刀，却是急忙的把視綫移開。

「啊！」因疼痛而扭曲面孔的公主，在一瞬之間，以充滿了驚訝跟憤怒的眼光瞪著藤十郎。

（嗯……實在夠美！）

粗獷無禮的男子，似乎也放下了心裏的重擔。

公主連內衣也脫掉，身上只覆蓋一件薄如蟬翼的褻衣，不僅身上玲瓏曲綫畢露，甚至因苦悶而掙扎的胸部一帶，幾乎完全洞開，豐滿的乳房露出一大半。

「妳什麼地方不舒服？」

藤十郎說出這句話時，公主的疼痛似乎又發作了。

「你是醫生嗎？」她才說出了這句話，又痛苦的呻吟起來。

「啊！我的胸部……啊！啊！」她用纖手按著心窩一帶，把身體扭曲成蝦子一般，痛苦的在嬌喘。

「嗯……一定是胃的毛病！」

藤十郎的一舉一動，彷彿是眞的醫生一般，他煞有其事一般，把公主的身體翻過來，再把他的一隻大手擱在她的背部。

「喂！你要幹什麼？」一個老婦慌慌張張的來阻止，藤十郎却板起了一張面孔說「我正在治療公主，妳少礙手礙脚！」

藤十郎在他兩手的大姆指用力，一直按壓下去。他知道穴道的位置。不過，他所以如此的熟悉女人的身體部位，並非他眞的懂歧黃之學。

正因爲他裝成很在行的樣子，使公主產生了信賴感，好似很放心的把自己委給了藤十郎。病人跟醫生通力的合作，使得病狀大有好轉。橫臥的公主芙蓉面上出現了血色。

「公主，疼痛消失了沒？」

「謝謝……好得太多了……」

「不錯吧？我說在下是華陀再世，她倆硬是不信。不過，仍然要繼續治療下去，在下是爲了公主設想！」

藤十郎把公主的身體翻過來，使她成爲仰躺的姿勢，再把他的手伸到她的衣襟上面。公主圓睜杏眼，抓住了藤十郎的手說「你又想幹什麼？」

「妳以爲要幹什麼呢？給妳治療呀！」

藤十郎毫無表情的說，然後喊起孫六。

「借你的頭盔一用！」

「什麼？您要用小的頭盔？」

「不但要利用你的頭盔，還拜託你拔下一枚小鎧片！」

「少爺，您要奴才的頭盔幹嗎？」

「不要問，借我一用就是了……」

頭盔的頂端有空氣穴。據說，此處有武神鎮坐（八幡大菩薩）。也就是所謂的八幡座。藤十郎使用小鎧片塞住八幡座，再把木炭放置在那兒。

「如何？使用這個來加溫，不久即可好起來的……」

說罷，藤十郎把公主的薄褻衣翻開，兩個乳峯一起顯現出來。他對侍女們的尖叫充耳不聞，把一條毛巾放在公主的心窩上頭，使用頭盔做熱敷法。

這時，在一個家臣帶路之下，一個體格魁偉的老武將進入帳蓬裏。

「你就是三河水野家的公子嗎？」

聲音很像獅吼，帶著咄咄逼人之氣。

那種很霸道的作風，一瞧就知道是主人佐佐內藏助成政。

「你就是藤十郎嗎？」他在藤十郎頭上吼叫了一聲，好像一隻就要咬人的惡犬似的！

「噓！不要作聲……」藤十郎冷靜的說「在下，正在傾全力醫治令嬡的病，不要大聲吼叫……」

「大聲……吼叫？俺是她的老父呀！」

「女兒長大後，父親也算是其他的男子，您最好盡量避開……」

那……那……你就不是男人嗎？佐佐老爺滿面通紅，想如此的訓斥藤十郎，然而又擔心他以「特別治療」回敬，以致草草的拋下一句「那……那……你就把她治好吧！」說完，頭也不回的走開了。

「你們統統給我走開，免得我分神！」藤十郎索性把侍女及一些老武士都趕走了。

公主的疼痛逐漸的消退，加上熱敷法使她

感到舒服，於是漸漸開始打盹。她的皮膚白皙似雪。乳房挺直，有若暖春中的花蕾，很顯然的未經過男人的探訪。乳首是艷麗的瑰紅色，看得藤十郎怦然心動。

看起來，她只有十四五歲。雪白的肌膚不知汚穢爲何物，是清純無瑕疵的處女。看起來，跟鬼一般的父親絲毫沒有共同之點。

（——實在是暴殄天物……）

爲什麼要以「暴殄天物」四個字來形容她呢？

藤十郎彷彿是中了邪似的，兩隻眼睛看得發直，以致對自己的兩手空空渾然不覺。炭火老早就熄了，頭盔也差不多冷却了。

（這個女娃娃……絕對不能讓給別人，這樣，未免太可惜。）

藤十郎自言自語的點點頭，似乎已經下了某種決定。

（豪勇而聲名遠播的佐佐成政嫁女兒時，女婿唯有藤十郎！）藤十郎就有這種自負。

藤十郎恨不得把公主摟抱在懷。他之所以克制自己沒有如此做，乃是幕外有不少人在豎耳傾聽之故。

如今，公主病懨懨的。藤十郎當然不會認爲「偷香」是傷風敗德的事情。不過，他絕對不侵犯生病的人，以及處於不利立場的女人。

（反正，到了合適的時期，我會把這件事辦妥的！）

人類的內心是叫人難以想像的。

也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公主好像是點了一下頭。也許是偶然吧？

就在這時，藤十郎憑戰場的經驗，感覺到他身後有一股熱騰騰的殺氣

說時遲那時快，他抓起了盔條，使勁的拋到自己的背後。

樹梢發出了聲響，隨著含怒的呻吟聲，一個抱著洋槍的男人掉到地面。

或許，盔條中了他的下身「要塞」，不然就是掉下樹時，撞到了某種東西，他一點也不能動彈。

「你這個大渾球！」藤十郎抓起了他的衣

領，暗暗自忖（原來這廝一直在監視我！）如果藤十郎對公主伸出「魔手」的話，或許，老早就被他轟了一槍。

果然火繩在冒煙。那廝從樹下掉上來時幸虧不曾爆炸，否則的話……藤十郎不敢想像。

此刻，藤十郎並不慶幸自己沒有伸出「魔手」，但對那個人想暗算他，感到憤憤不平，所以，故意裝迷糊地說「好呀！你這個不成材的蠢貨！竟敢吃裏扒外，還想暗算公主呢！來！咱們找內藏助大人評評理去！」

說罷，藤十郎把倒霉的傢伙揪出帳外。這傢伙一直揮動他的手想說些什麼，很可能是從樹上掉下來時，碰到下巴，或者折斷了牙齒，嘴邊流滿了鮮血，始終說不出一句話來。

「內藏助大人，這廝蓄意謀害公主，請大人治罪於他！」

侍從們都趕了過來，看清了「刺客」的面孔後，都異口同聲的說「他不就是櫻半助嗎？這又是怎麼回事？」

「報告內藏助大人，您得好好的處罰此廝！」

佐佐成政感到有口難言。他總不能說〈是俺命令櫻半助監視你的呀！〉

「本庄，你就負責辦理這件事吧！」佐佐成政對心腹本庄半衛擠眉弄眼，意思是說——做個形式「騙騙」藤十郎也就行了。

「內藏助大人，您就如此的放過刺客嗎？」

「我叮嚀屬下去辦了。身爲大將的人，哪有空閒辦理那些芝麻小事呢？」

「大人之言差矣！他可是蓄意要謀害令千金的兇徒呀！」

「唔……這個啊……我認爲是一場誤會。他是櫻勘助的弟弟，名叫半助。他的兄長在末森之役陣亡，他家可是一門忠烈。我想……櫻半助絕對不會是叛徒的……」

「噢……經大人這麼一說，原來，半助用洋槍瞄準的並非公主，而是另有其人囉？」

「…………」

「那廝敢情在瞄準我？」藤十郎看到佐佐成政強忍笑意的面孔，自己也轉怒爲笑。接著，

兩個「爾虞我詐」的男人，爆出哄堂大笑。

藤十郎跟佐佐成政都是十足的亂世武將典型，他倆都是器宇軒昂，豪爽又磊落。或許正因為如此，他倆才感覺到「惺惺相惜」吧？他倆的年齡差距等於父子之間。這一年，成政已經五十一歲。在已故織田信長的各將領中，可說是比較著名的豪勇之士。

成政一直被誤為柴田勝家的家臣，其實，這一點是不正確的。在信長憤然而死以後，其版圖被秀吉、信雄，以及勝家三巨頭瓜分，再基於各種因緣以及考慮，於天正十年六月以後，展開了中央權力的鬪爭。縱然如此，佐佐成政也不對勝家特別感到親近。

對佐佐成政之類的豪爽將領，就連以智慧取勝的武將——明智光秀——也希望他成為後繼信長的霸者。正因為佐佐成政具有剛毅武斷的性格，因此，一向不齒秀吉那種狡黠，以為善於掌握人心的性格。

秀吉從寒微起身，遍歷滄桑而終於飛黃騰達。他的小聰明、善解人意，固然無可厚非，但是，這些特點跟古風的武將佐佐成政剛好相剋。是故，隨著秀吉取得天下，佐佐成政就成了悲劇性的存在。也就是說，當三者在清州城決裂時，佐佐成政因為一向反秀吉，以致跟柴田勝家結為同盟。

北陸之戰，由於前田利家倒向秀吉，導致柴田勝家的敗亡，越後的上杉景勝又跟秀吉有盟約，情形演變到這種地步，佐佐成政也感到孤掌難鳴，只好向秀吉投降。

是故，當佐佐成政聽到小牧、長湫的戰況時，立即著手於家康、信雄的聯合軍，他走過越中，經由諏訪，來到了濱松。佐佐成政游說家康時，起初並不太順利，不過由於低聲下氣，家康也勉強的應允。接著，佐佐成政又到清州拜訪信雄，在失意之下，如今，正在歸國途中。

他所以把女兒帶出來，原來是想把她當成人質利用而已。

「喂！水野家的小鬼！你治好阿雪的病，本人由衷感激。不過，不許你對阿雪存著非分

之想。在本人仍然活著時，絕對不允許。你得記住這一點！」

佐佐成政的大眼睛，老早就看穿了藤十郎內心的欲望。

藤十郎也回看了佐佐成政一下，呵呵的笑著說「就算我不圖非分之想，如果令媛看上了我，那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呀！您說是不是？」

「看起來，你這小子對女人是有一手！」

成政一言道出了藤十郎的內心。說罷，他又用那一雙大眼凝視著藤十郎。藤十郎也回視佐佐成政，不過，畢竟「作賊心虛」，很快就把視線收了回來。

「水野家的小子，你給我聽清楚，我不許你動我那女兒的腦筋！」

「不過，對於你治好小女急病之事，本人是非常的感激！」

說罷，成政給側近一個眼色。

很可能是預先就準備好，側近捧出了白木盤。

白木盤上面有沙金的袋子。看到此景，藤十郎感到非常可憎。原來對成政來說，自己標緻的女兒，只具有「人質」的意義罷了。為了把女兒當成人質，橫斷越後的難行處，再越過當山，一直橫斷到東海。他所以帶著十五、六歲的纖弱女兒，翻山越嶺、吃盡苦楚，無非是想達成獲得天下的野心罷了！

「你把這些拿去吧！」

藤十郎把沙金袋抓起來，彷彿是利用一隻手在測重量一般，把金袋拋了兩、三次。

「這些就是阿雪公主的買命錢嗎？」

「你說到那兒去啦！是治療費呢！蒙古大夫！」佐佐成政試著以詼諧的口氣，使氣氛變成柔和。

不過，藤十郎並不吃這一套，他一聲不響的把沙金的袋子放入懷裡，然後站起來說「阿孫，咱們上路吧！」

部隊大約有一百人。他們都穿著平常的武士服，一點也不像出門在外的樣子。有些人在耍弄刀槍，有些人在玩弓箭，也有一些人把洋槍夾在脇下，以便隨時都能夠點燃火繩。藤十

郎與孫六倆主僕，騎著馬悠然的通過這些軍隊。

「眞是膽大包天的傢伙！」

「他自稱是水野藤十郎，聽過這個名字嗎？」

「嗯……據說在長湫會戰時，他是第一個衝入敵陣的強者！」

通過這些人言人語，約半里以後，藤十郎突然勒住了馬。

「阿孫……我想再回去一下……」

「什麼？少爺啊……您到底又想搞什麼名堂？」

「我想在阿雪公主身上做一個記號。」

「免了吧！少爺。這一回啊……您不止會挨那老夫子的官腔呢！」

「哈哈哈……你不必擔心，以後我才會跟她『相好』的！」

把馬首朝後一調，藤十郎步上了小路。對他來說，一度看上的女人，絕對不會放棄。

（這件事跟佐佐成政，本來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這乃是藤十郎跟雪子之間的事情。

（父親怎麼干涉這件事呢？）

藤十郎一直認爲男女之間的事情，應該由當事者兩個人來決定。怎麼由其他人來左右呢？做爲父親逞野心的人質，未免太冤枉了。

陣地點起篝火，有很多手持洋槍、弓箭的夜哨站崗，就是想靠近也不容易呢！

藤十郎把馬兒停在雜木林裡面。夜晚寒氣逼人。不過，類似「偷香」的昂奮與緊張，使藤十郎忘記了寒冷。

藤十郎潛入了自己記得的帳幕裡。有兩個侍女在一旁陪著睡覺。他小心翼翼的靠近雪子，再小心的翻開被子，躺了進去。

因爲有男人巨大的體軀鑽進被裡，使雪子驚醒過來。

就在這時，藤十郎雙手掩蓋了她的嘴。

「請妳別叫……」藤十郎在她耳邊囁嚅。

「我是水野藤十郎。因愛上妳才折回來。」

「……」

雪子的雙眸充滿了驚懼的神色！她開始掙扎，藤十郎用另外一隻手跟脚把她壓緊。

「妳不必驚慌。我不會對妳怎樣。」

聽了這幾句話之後，她安分了許多。不過她的手仍然沒有放棄抵抗，這也難怪，因爲對處女來說，這是一件「天大的事」。她的恐懼與不安，藤十郎是可以瞭解的。

「我不會對妳怎樣……」藤十郎再度的強調說「今宵，我是來跟妳訂約的。可惜，妳的父親不領情！」

「……」

「我愛妳。我要跟妳做那種事……可是，妳父親試圖以一袋黃金趕我走路。我又不是野武士，更非乞丐。眞令人想不到妳的身價只值一小袋沙金……」

雪子似乎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話。由於感到太意外，一時停止了抵抗。藤十郎抓出沙金的袋子，塞進她的玉手裡說「還了它，我就可以任所欲爲的跟妳那個……」

雪子又開始掙扎，在藤十郎的懷中，雪子叫著「快放開我！快放開我呀！」

「哈哈哈……別緊張呀！並不是現在。我只是來跟妳訂約而已。妳最初領教過的男人，就是我藤十郎！」

在藤十郎打開手掌的同時，口唇也迅速的迎了上去。當他的嘴唇快接觸到她時，雪子猛搖頭，拚命的掙扎。很可能這是她第一次接觸到男人的嘴唇。

藤十郎抱緊雪子以後，不慌不忙的品味著芳唇的感觸，一面也吸取她甘美的唾液，一面等著處女官能的覺醒。雪子很明顯的產生了嬌喘，以及全身的反應。當她繞到藤十郎背後的手，從抵抗變成執著時，他方才伸進了自己的舌頭。

到了這個地步，處女的肌膚就任他爲所欲爲了。不過，雪子再怎樣，也不讓他衝破最後的防線。

「好吧……咱們後會有期……」藤十郎在她耳邊囁嚅。

「我倆就靜待那一天的來臨吧……」

「……好的。」

「從此以後，妳再也忘不掉藤十郎了。」

藤十郎掀開被子，很輕巧的溜到帳外。

這個野營被佈置爲雙重。在篝火之外，還有一道外邊帳幕的防線。藤十郎飛快的鑽出，準備跳進林子裡。

「喂！你是誰！」

很意外地，藤十郎竟然被發現了！他幾乎在轉過身的同時，使用刀鞘往對方的身上一劈。藤十郎從戰場獲得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憑聲音判斷敵我之間的距離，以便在混戰中；也就是在一瞬間，察知敵我。現在，這種技巧就被派上用場了。趁著對方倒地時，藤十郎逃入雜林裡，躍上馬背逃之夭夭。

二

人生於世，所謂成功者，大致上可分成兩種典型。一種是憑出衆的家世才能獲得成功，另外一種是憑努力打開自己的路。

信長及秀吉屬於前者，家康屬於後者。以信長來說，先天猛烈的氣質以及決斷力，在亂世的結下面發揮了效果，但是，又必須以開拓者自居，任由命運的擺弄。秀吉的成功，更是如此，幾乎完全應了「前車之鑑」那句話。

〈我要取得天下！〉

爲了一步一步的達成這個目的，他不時的在狂奔。他傾盡了自己的能耐，並且付出道地的努力。多數的戰國武將，爲了達成他們的目標，不惜以自己的一生爲賭注。

在利欲薰心之下，大至天下，小至一國一城，都被當成了野心的目標。關於這一點，水野藤十郎跟同時代的武將完全不同。

「我要過我自己喜歡的生活！」我要盡情的活得快樂。我才不要考慮到將來。我所考慮者，只有如何活過今天，以及明日。任憑自己喜歡的方式，渡過那一段時間。

不過，這種方式跟不知明日的絕望感不同。藤十郎認爲最有意義的人生，莫過於不受到任何人的約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下去。

「想到跟老父斷絕關係，叫我感到異常的

興奮。又不必對濱松的表哥（家康）低聲下氣，實在太棒了！哈哈……這種海濶天空的感覺眞好！」

「嗯……能夠縱橫於天下的藤十郎，實在太棒了！」孫六也表示同感，很欣喜的啜了一口夜氣。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變成自由之身，並非意味著天下之路朝四面八方的被打開。亂世的街道，並沒有江戶時代的繁華。不僅談不上旅館，甚至連像樣的小客棧都沒有。而且，路途的安全根本就沒保障。無人的山谷不用說，就是林間、田園之間都有野盜潛伏。

這些野盜輩之中，有些是「專業性」的，也有一些是臨時「客串性」的。生長於亂世兵災中的人們，對於殺人及盜竊方面，根本就不存著罪惡感。

那時，對旅行者沒有任何的安全保證。所謂的版土，領地也者，只能以版土的收益，或者軍人動員的勢力範圍來解釋。所謂戰國時代的政治也者，並非以民心的安定爲目的，而是以政權的擴大及充實爲目標。

在這種情形之下，旅行者只好「自力救濟」自己保護自己了。

正因爲走夜路太危險，孫六一直用洋槍夾著火繩，再也不顧及火藥是否太浪費。

「少爺，有我神槍手在您身邊，不必害怕有所謂的萬一！」

「阿孫，經你這麼一說，好像我藤十郎是手脚不聽使喚的老人，或手無寸鐵的小孩子。」

「嘿嘿……小的不是這個意思。如果有五個歹徒同時出現的話，先由老孫來請他們吃鐵丸，然後才由少爺來收拾他們。」

孫六的手指夾著三條火線，一條已經按上去，一條啣在嘴裡。

「眞邪門，偏偏咱們在等他們時，他們又畏首畏尾的不敢露面……」

「渾蛋！一定是他們在黑暗中看到火繩在燃燒，膽子早就被嚇破了，當然就繼續的當縮頭烏龜。」

事實上，早就有情況發生了。

當主僕倆來到山路時，看到一個女人擋住去路。

（在山路之間，必須特別注意者，唯有女人及狐狸。）

孫六想採取防衛措施。可是，他用一隻手拿著洋槍，另外一隻手拿著切火繩，實在無從採取任何的措施。

當孫六抱著洋槍靠近時，藤十郎又感到一陣殺氣，從半空而降。事實上，路面上除了一個女人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人存在。

事實上，儘管沒有任何人（除了女人）存在，但是，四周的確迷漫著緊迫的氣氛。

「孫六，小心！」藤十郎不覺的叫出聲來。

藤十郎才說完這一句話，樹梢上就響起了聲音，接著有如下了傾盆大雨，有一連串的水澆到孫六的頭上。不說也知道，那是用來潑熄孫六的火線。

「哇！下陣雨了呀！」火繩在一瞬之間完全熄滅了。

接著又有一陣喊叫聲。樹上掉下來兩道黑影。擋在路上的女人也一步一步的逼近。

最初掉下的一個人，慘遭孫六用洋槍拍打腰部，落地後就癱瘓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不過，第二個掉下來的黑影卻抱住了孫六，使孫六落下馬背。

「阿孫，不要害怕！」藤十郎在一旁加油，驅馬企圖靠近，這時，左右的樹梢又掉下幾道黑影。

「咔嗒！」藤十郎手中的白刄一閃。這是一種叫人拍案叫絕的馬上刀法。在馬上交鋒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如非精於此種方法，很可能會斬掉自己的左腕，或者是傷及馬兒的鬃毛。

藤十郎的刀子噴出血時，那一夥人看了幾乎喪膽。

不過，他們仗著人多，以致在亂鬪中仍然高喊「打死他們！」「只有兩個，趕快送他們上西天！」因爲，彼此殺得天昏地暗，很難看出人數，只知人數衆多，半數以上舞弄刀劍，其餘的人，乾脆使用長柄接上菜刀，或者鎌刀之類，彷彿像兇猛的野獸般糾纏在一起。

藤十郎利用左手拉韁，自由自在的縱操馬兒，向左或朝右揮刀猛砍。

揮動大刄槍，無法拉住馬韁。他只好利用足與腰微妙的動作，向馬兒表示他的意思。這對在戰場上馳騁多年的藤十郎來說並沒有多大的問題；馬兒也能夠順著主人的意思，對前面的敵人呲牙裂嘴，再利用前脚踩踏，甚至利用後腿踢倒敵人。

藤十郎熊腰虎背的體態，不僅使他不致於落馬，甚至有助他向橫面扭曲身體，伸直他有力的手臂，把對方殺個身首異處。在馬背上揮舞大刄槍的藤十郎，勝過在地面上飛舞大刀的兩名勇士。他那一把必殺之刄，剖開了烏合之衆的頭蓋，在出手不留情的一陣旋風下，掃下敵人的首級。

那些不知恐懼爲何物的烏合之衆，一旦被收拾了大半以後，再也不敢囂張了，在首領的一聲號令下，立刻抱頭鼠竄。

「阿孫，你沒事吧！」藤十郎奔了過來。

「少爺，這個臭娘們想溜之大吉呢！」孫六的手緊抓女人不放。

「你這個死不要臉的！快放開老娘啊！」

女人掙扎一陣子以後，衣襟鬆開來，露出了雪白的酥胸。

「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叫老娘釣你倆罷了……」

「哼！妳一定是跟他們同夥的壞娘們，別騙人啦！」

孫六提高了他抓女人的手臂，瞧瞧女人裸露的胸部。

那一對緊繃的乳房好似要引誘孫六一般，立刻向前突出，乳首的顏色淡淡的暈紅。看得孫六一直在嚥口水。

三

在江戶時代的中期以後，女人實行束緊胸部上方，以致女人年華稍長，乳房就會下垂。爲了表現纖纖細腰之美，乳房被當作犧牲品。

在這以前，女人束腰帶時，一直以腰骨爲中心。腰部束著寬度只有十公分左右的帶子，

從襟部到胸部完全任其自由發展。對於乳房，並不加任何的壓迫。

髮型也只有數種。不外是在接近臉孔的部位剪齊，並沒有奇形怪狀的梳法，更不流行利用煤油固定髮型。女人的黑髮貴在流暢如水，只要艷光四射，生氣勃勃即可迷惑人。是故，只要保持清潔，抹那麼一點兒油就足夠了。

總而言之，那時的女人崇尚自然的美，也愛自然的美。

孫六所逮住的女人，有一對彈性十足的乳房，充滿野性之美。她的臉孔及手脚雖呈淺黑色，不過，衣襟下的胸部卻異常的白皙。乳首的顏色尚淺，一瞧就知道還不曾領教過男人。

「賊頭賊腦的……你想幹啥？」那個女人一直在罵孫六，她越是掙扎，乳房也越跟著彈了起來，好像一對小球兒似的。

「臭娘們！妳別把俺當成三歲小孩兒，俺孫六的眼睛可不是龍眼殼哦……」

「當然不是龍眼啦……是死金魚眼！」

「妳這臭娘們！」

在兩個人推來推去時，孫六的手觸摸到女人的乳房。那女人十分厭惡地推開他的手，並且順手給他一個耳刮子。在這種羊入虎口的情形下，她還敢逞兇，孫六就憑這點，斷定她是賊黨的同夥。

「算姑娘倒霉，落在賊黨的手裡，被當作誘餌！」

「哼！妳當老子是三歲小孩啊！妳住在那個村莊呢？」

該女人搖搖頭。

她說自己是旅行者。不幸被逮住而慘遭強暴，就如此這般，被充作誘餌。

「——如果妳是一般女人，焉有一身絕妙的功夫呢？」

藤十郎一面跨上馬一面說。

當孫六跟野賊糾纏在一起時，藤十郎親眼看到該女子一躍就丈把多高。以這種絕妙的功夫來說，應該老早就逃之夭夭了。

「妳爲什麼不溜之大吉呢？」

「我……我被你們嚇呆了，兩腿不聽使喚

呀……」聽起來有點虛假。

「阿孫，你就把她綁起來吧！」

「什麼？要把本姑娘綁起來？幹嘛？」

「妳也讓我們做做釣餌吧……」

「好極了！那一定很有趣！」孫六解下屍體的腰帶，把女人的一雙手綁牢。

「啊！疼煞我了！」

「我們不是要把妳當成釣餌，而是要利用妳來嚇退野賊！」

孫六這一回倒是不憐香惜玉了，任該女子一直在哭鬧，把她的一雙玉手綁牢，再叫她走在馬兒前面。

「一旦野賊現形，妳就會遭殃。妳就認命吧！」

「告訴妳多少遍了！姑娘可不是什麼野賊之流！」

「妳就呼天喚地的大聲嚷吧！這樣，妳的同夥才聽得見！」

〈以一個女賊來說，這個小妞實在太美了一些些……想不到有如此好看的女賊！〉

女人不再哭叫了。她有一頭烏黑垂肩的長髮，徐徐的夜風把她些許頭髮吹到額頭，她頻頻的甩頭，把頭髮甩到原來的位置。她時時咬牙切齒，用她一雙烱烱有神的眼睛瞪著藤十郎跟孫六。

「嗯……好一對叫人害怕的夜梟之眼！」

「那是不折不扣的女賊眼神！」藤十郎很確定的說「錯不了！她一定是女賊！」

「嗯……很可能……不過，她的一對乳房很迷人……」

「我說阿孫啊……愛好女色也要看情形，別找母老虎或小貓！」

「少爺，俺粗心大意可能是祖先遺傳。俺老是分不清大蒜跟青葱！」

野賊始終沒有現形。如果這個女人眞的是良家婦女的話，賊寇可能老早就襲來了。由此就可以斷定，該女人在說謊。

自古以來，這個銅鹿峰就是山賊出沒的場所。從龜山以後的一段路（現在的關町一帶），一直到甲賀土山的豬鼻爲止，皆是最有利於掠

奪的地段。

最叫藤十郎感到意外的是，這一帶的小路充滿了石塊，腳下處處有樹木的根瘤露出，不時有蛇類爬過路面，頭上時時有怪鳥飛越，但是，這個女人卻是半點也不以爲意。

（看來，她對這一帶很熟悉。）

那就錯不了，她必定是山賊的同夥。

到了土山村莊已經出現時，仍然沒有山賊的影子。

「嗯……少爺的眼光果然厲害。那麼，咱們就把她放掉吧！」

解開那女人之後，她立刻奔進樹林裡。

「哼！你倆給本姑娘記住！姑娘一定會給你顏色瞧瞧！」

她從樹蔭裡回過頭，伸出了她的舌頭。孫六忘不了她舌頭的顏色。

孫六做了一場舌頭顏色的夢。他料想不到夢裡跟現實完全攪在一起，然而，那個女人還是在夢境出現。

（難道，俺並不是在做夢？）孫六的耳朵響起了女人的聲音〈孫六先生……姑娘說話算話，按照約定，就開始要整你了……〉

眞的是在做夢嗎？孫六不記得跟那個女人有什麼約定。因爲，他倆還不到彼此約定的親密程度。或許，她認錯人了吧？

就在這一瞬間，他想起了該女人夜梟似的尖銳眼光。

「哇！她可能是來報復啦！」孫六嚇得坐了起來。

在那一瞬間，有某種冰涼的東西掠過喉嚨。女人的臉孔有如夜叉一般的逼近，她右手的短刄，又再度來到孫六的咽喉。

「你好好的納命來！」咻咻地作響的短刄，充滿了必殺之氣。

「阿孫！」板門應聲倒塌，藤十郎以可怕的架勢滾了進來。

他聽到孫六的叫聲時，就突然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

「阿孫！你務必要小心！」

藤十郎以單膝著地的姿勢，拔出刀子。短

刄咻一聲，插進板門，在藤十郎揮下刀子以前，該女人已經縱身躍至戶外。到此，藤十郎才恍然大悟她丟下武器的理由。原來戶外有好幾條人影，等著收拾藤十郎主僕。

「阿孫，你不要喪膽！敵方的人還不到十個。由我來收拾六個，其餘的四個，就任憑你料理吧！」

「什麼？少爺，你只留給我四個？」

說實在的，一個人對付手中有刀刄的人，四個已經嫌多了。孫六的洋槍塞好了火藥，可是無暇點燃火繩。

「哼！要死不活的山賊，本孫爺叫他們個個狗吃屎！」

孫六的膽子並不是蓋的，他拔出刀子，緊跟著藤十郎之後，飛奔了出來。

此地是土山的柴稅客棧。

所謂的「柴稅」也者，就是住客必須付出炊飯的柴錢。而且，住客必須自己動手炊飯，不過，能夠住上一宵就是了。

這種收柴費的自炊客棧，都是由當地的富農經營，有時，房子大的人家，甚至破落的寺廟也留旅行者投宿，藉此賺取住宿費。這種簡陋的小客棧比不上後世的旅店，有厨房以及櫃台的設備，都是因陋就簡者。在這兒參與工作的人，不是家僕，就是一些來幫忙的親友。

這一次摸黑式的襲擊，把投宿的人，以及管理的人嚇得面孔蒼白，然而，並沒有任何的官員能排難解紛。充其量，只有莊主的家丁充當衙門罷了。不過，就算莊主的家臣們也不常駐在那兒。就算有人駐在那兒，對這種事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逢到戰爭時，爲了爭取功勞，他們會拚命的幹，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再賣力也是徒然。

一個前往莊主家緊急報告的男子，在剛跳過小水溝時，背部中了狙擊者射出的箭，撲通一聲掉進水裡。

「你們都上來呀！此地比鈴鹿峰更適合於較量！」

藤十郎跳出來，仗著他長得高大的優點，一下子就砍倒一個山賊，扯高喉嚨大聲嚷叫。

「想不到你們專程來送死，既然爭著早死，那麼就叫地獄的閻王跟青面獠牙的鬼卒，打開大油鍋的蓋子迎接爾等吧！」

「你不用費神！」

一個蠻像首領的人物，可能認為藤十郎的嘲罵會影響士氣，以致，毅然的挺身出來，跟藤十郎打了照面。

雖然是烏合之衆的山賊，但是身爲首領者總不會太含糊吧？看樣子，他好像曾經爲某諸候效勞過。

「看大爺的奪命刀！」他吼叫著迎頭劈過來。

「哦！」藤十郎叫了一聲，閃過了血刄。就在那一刹那，夜氣在震動，一隻白羽箭飛過來。它是從左側的柴垣射過來的。

如果是從右側飛過來的黑羽箭，很可能已經被射中了。藤十郎飛快的轉身，利用手中的刀子，打下了白羽箭。

「嘖嘖……眞是笨到了家！黑夜使用白羽箭傷人。這算是那一門子的韜略……」

好似不允許藤十郎嘲笑似的，一陣刄風從背後掃向藤十郎的腰部。那是一把巨大的長柄刀。藤十郎利用他迅捷的腿躍起好高。一道白閃閃的風斬過他的脚下，使他被掃破的衣襬在夜風中飛舞。在他的兩脚來不及著地時，那個賊黨的首領發出喊聲，朝藤十郎砍殺過來。

脚步仍然不穩的藤十郎，實在沒有招架的餘力。他只好跪在塵埃上面，拼著一死，往上揮出一刀。

這一刀刺到了對方。藤十郎感到一種砍斷對方肋骨的勁兒。他避開自己的臉孔，以免濺到血液，再隨著一聲吶喊，飛躍到另外的一條黑影。

因爲「我軍」只有藤十郎主僕倆，其餘都是「敵軍」。而且，孫六渾身上下只繫著一塊兜襠布，分辨起來格外容易，這使得藤十郎打起來特別起勁。

藤十郎的神勇，使得山賊喪膽，手裡持刀節節後退，企圖溜之大吉。藤十郎想趕盡殺絕時，方才發現左右方都有人想暗算他。

突然間，從柴垣內伸出了好幾隻長槍。

「哇！」槍往天空飛舞著，噠！噠！噠，刺得很漂亮。藤十郎左左右右的閃避，趁著揮槍者呼吸的當兒，一躍！進入了敵人匿藏之處。藤十郎用慣了長槍，自然很熟悉槍的「呼吸方式」。

巨軀一躍，對方顯得狼狽異常。在對方想奔到手下那邊時，在間不容髮之下，藤十郎的刀子往對方頭蓋一劈，就如此送他到地獄。這時，孫六得意的報告。

「俺已經收拾了兩個山賊！現在是第三個……」不過，孫六所說的「第三個」，並非已經解決掉。

如今，孫六的喊叫聲有些類似慘叫。聽起來，好似第三個山賊並不容易對付。

藤十郎眼瞧著幾個山賊抱頭鼠竄，正想跳越柴垣，然而，當他看到眼前的狀況時，只好放棄助孫六一臂的想法，不覺打了一個寒噤。

「阿孫，你如何啦……」

「俺正在跟第三個周旋哩！……是第三個……」

看起來，對方的身體強壯似蠻牛，臂力似乎超群。他手裡拿著兩把大刀，一步一步的逼近孫六。

孫六已經使出了渾身解數。與其說他跟山賊以對等的方式在交鋒，不如說他在想辦法逃脫，比較恰當一些。

（孫六這一次會被幹掉嗎？）

藤十郎很明白，在這種緊迫的劍鬪之下，根本就沒有幫助的餘地。一旦動作不夠漂亮，那就可能賠上一命。就連呼叫也極可能招致負作用呢！

在這一瞬間，掄著兩把大刀斬向孫六的傢伙，突然大叫了一聲「啊！」，並停止了一切的動作。

原來，他在手中揮動的大刀，突然飛舞到半空中！

藤十郎也感到愕然。他猜不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或許，舞弄雙刀的山賊所受到的撞擊更大呢！

只在那麼一瞬之間，一把大刀就飛舞到黑夜的高空中。

很可惜，孫六在驚惶失措之下，並沒有注意到這種變異。那山賊手中還握著一把大刀，他認爲利用它來對付孫六已經綽綽有餘，誰知變異又發生了。山賊手中揮舞的大刀，又再度飛到半空中。

那時，藤十郎就聽到金屬的聲音。也就是某種金屬纏繞到刀身的聲音。就在這一瞬間，大刀離開了山賊的手，飛舞到半空中。

孫六轉危爲安，逐漸的採取攻勢。

山賊想張開他的胸膛，撲向孫六。孫六立刻飛撲過去。一刀砍中了山賊的胸膛，使他當場斃命。

孫六上氣不接下氣的。當他疲倦萬分地坐下來時，四周有好多具屍體。

「阿孫，你振作起來，快向救命恩人叩謝呀！」藤十郎的眼睛一直在瞧著屋頂。「喂！屋頂上的人兒，妳幹得太漂亮了！我代表家臣向妳致謝！」

「請不要客氣！」有一陣稍爲含糊的聲音說「姑娘還不是爲了借你們的刀殺人。因爲，此廝非殺不可！」

「……」

「謝了……你們爲姑娘除了禍害！」

說到此地，她好像翻了身子。孫六抬頭一瞧，看到兩把大刀糾結在一起從半空中下降。

京城之夢

一

江洲的甲賀跟伊賀，只隔著一重山巒，有著不少善於化身的忍者。在土山的小客棧，助藤十郎與孫六一臂之力的人，一定是這種忍者。

貫穿於黑暗的四周，身輕如燕地疾行於屋頂，一下子就消失的身影，實在叫人弄不清楚──「她」的來歷。

（會不會是鼯鼠呢？）

藤十郎試著把記憶重疊於那種含糊的聲音上面。

然而據他所知，所謂忍者的「氣息」，根本就沒有什麼特徵。是否由於發音法本來就特殊，而又把它等質化了呢？藤十郎雖然認爲有些像鼯鼠的聲音，但是，他卻拿不出跟其他人不同的依據。

「忍者之中也有一些古怪的傢伙。或許，他仍然在跟踪我倆呢！」

翌日早晨，離開土山，步上街道時，藤十郎如此對孫六說。

「以昨夜的情形來說，他對我倆並沒有惡意！」

「管他有沒有惡意？反正啊，忍者與幽靈鬼魅還是少接近爲妙！」

「就算我倆不喜跟他接近，如果他偏要接近我倆的話，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呀！」

「說得也是。如以多情的壞女人來說，被她看中的男子，簡直是倒了八輩子的霉！」

一直到進京爲止，忍者始終不曾出現過。山賊也消聲匿影。反正，山賊又被誅滅大半，戰鬪力已經明顯的消失，當然就不敢再出來獻醜了。其實，爲了立下這件大功，藤十郎跟孫六可以向領主要一大筆錢，誰知在路途中一向平安無事，進入京城之際，錢包卻被扒走了！

那是一個直徑達一尺的圓形錢袋子，一直

吊在孫六的衣帶下面。有時感到太沈重，就乾脆把它扛在肩膀上面。因爲紋銀很沈重，那些扒手之流就憑旅行者的脚印，物色搶奪或偷竊的對象。

從目野下坡，進入粟田口時，在三條到橋邊有一家茶店。

「少爺，咱倆就到那兒休息一下吧！洋槍與紋銀快把小的壓扁啦！」

一面小幟上面寫著「一壺一個銅錢」。有不少客人在品嚐新茶。

藤十郎主僕進入店裡，喝茶潤喉。一些穿著便服的小娘們在那兒穿梭著。有些使用吹筒兒吹著灶下的薪火，有些忙著在沏茶。

「乖乖，生意挺不錯嘛！依俺看，大半的客人並非來喝茶，而是來瞧瞧小娘們的……」

因爲，孫六扯著喉嚨大聲說話兒，以致，有一個帶著脂粉氣息的城市男子來搭訕。

「客倌是來自美濃？或者來自尾張？」該城市男子穿戴很體面。面孔也蠻俊俏的。他穿著一件具有藍色魚紋的便衣，上面又佈滿了白色、紅色、黃色的文鳥圖案，豔麗眩目，好像是娘們所穿的衣裳。

（在鄉下，看不到這種德行的打扮……）

（難道，京城的男子都作興如此打扮？）

藤十郎感到噁心透頂！他乾脆以背部對著該男子喝茶。該男子又不停的對孫六饒舌。他的油腔滑調及輕浮的舉止，簡直叫身爲武士的藤十郎看不下去。

「美麗的相公！你少饒舌行嗎？」

「你說什麼……」

「我聽說過京裡的雀兒吱喳不完，料不到閣下的饒舌，有過之而無不及。你簡直是一隻發狂的雀兒！你滾吧！」

該年輕男子受到藤十郎的一喝之後，俊俏的面孔，一會兒發青，一下子又變紅。

「嘿……嘿……打擾了……對不起哪……恕在下口無遮攔，亂說一通。其實，那兒不是更吵嗎？」

美麗的相公指著馬廐。的確，那兒有很多的牛馬，牛叫加上馬鳴，以及人們喊叫的聲音，

的確很吵。

只在那麼一瞬之間。當藤十郎跟孫六把視線收回來時，那隻聒噪的「雀兒」已經不見了。

「少爺，饒舌的雀兒不見了。想不到京都有那種奇妙的人……咦？」

原來，錢包的皮繩子被割斷了！天曉得，只在那麼一瞬之間……一對主僕由於驚訝過度，一時啞然無聲。

「渾蛋！他扒走了錢袋……諒必還沒有溜很遠，俺去把他抓回來！」

孫六說著要衝出去，藤十郎笑著阻止他。

「算了吧！那種鼠輩之流，還會靜待著，等你去抓他嗎？」

「那廝是聒噪的麻雀，也是該殺的鼠輩！」

「哈哈哈……總而言之，他是手脚很伶俐的傢伙。認了吧！」

「少爺，您想想看！紋銀、銅錢、金子都在裡面呢！這一下子咱們是一文不名了。」

「眞是倒霉是不是？」

藤十郎在嘴裡如此的說，臉上的快活氣氛也絲毫沒有消失。那一群鶯鶯燕燕似乎已經目睹到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她們彼此的交頭接耳一番。想必是這一隊女人的領班——其中一個二十二、三歲，看起來很成熟的女人，行個禮對藤十郎說「眞對不起，叫您蒙受災難。店裡的姑娘告訴我說，剛才在您身旁的相公，據說是洛中的黑道人物，叫做什麼鼬鼠似的……」

「噢……原來是鼬鼠，眞叫人驚訝。他不僅口齒伶俐，動作倒也是蠻俐落的！」

「溜起來也挺快速的哩！」孫六拿著錢袋被剪斷的帶子。內心感到懊惱異常。

「在茶店裡發生這種事，實在叫人過意不去……」

「那裡，不關妳們的事。那是我們粗心大意所致。」藤十郎豪爽的笑著說「正因爲一直在瀏覽漂亮的姑娘……哈哈錢袋也就被扒走了。」

「那麼，請您不要付茶資吧！」

「那……那怎麼成！」

「這一類事，偶爾會發生。寒家的丈夫在

京城裡稍有名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收了您的茶資，他會罵寒家的。」

「我倒想看看他如何的罵妳？」

「這……」

「哈哈哈，我只不過開玩笑罷了。反正，應付的，非付不可。即使一文錢，兩文錢，欠人家的錢非還不可！」藤十郎說罷，站立了起來。

孫六感到不以爲然。既然女老板不想收錢，又何必堅持非付不可呢？（不必再顧全什麼面子了。沒有錢就是沒有錢，這件事瞞不了人的。）孫六想拉拉藤十郎的衣袖示意，但是，藤十郎好似想到什麼問題，獨自走到外面。

店舖的側面有竹林子。藤十郎一直走了進去。孫六以爲他要「方便」，事實上並非如此。他砍下一根竹子，把它修成釣竿般，留下先端細長的部分，再砍成六，七尺長度。

「少爺，你還有閒情逸趣修釣竿呢！您想釣魚是不是？」

「我不是在製造釣竿。」「那麼，您爲什麼要削竹子呢？」

「不要瞎猜，你等著瞧好了。」

藤十郎站在茶店前面說「各位看倌，在下有一件事相託。在下既然跟家臣喝了人家的茶，不付錢是不行的……」

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一半以上的人都如此說。茶跟藥一樣，一壺一個錢，總得付錢才行。

「正因爲如此，請各位看倌把幾個銅錢拋向天空吧！上天一定會賜給在下那些錢！」

一時，大家都默默無語。旋即大夥兒哈哈地嘻笑起來，異口同聲的說，你在說什麼風涼話呀！我們把銅錢拋向天空，它們當然會降落下來，你當然就可以把銅幣揀起來呀！怎麼？把我們都看成傻子呀！

「在下，絕對不會用手去揀那些錢！」

「……」

「在下就使用它來取錢！」說罷，藤十郎揮舞一下手中的竹竿，竹竿的前端震動了一下。

大夥兒又嚷著說「你眞的有那種能耐嗎？想利用竹竿接銅錢？罩得住嗎？如果罩不住的話，可以把銅錢還給我們嗎？如果你想賴的話，我們就去報官……」茶店裡，一時人聲喧嘩了起來。

「各位看倌，就這樣辦吧！如果我掉了一文錢，我就把自己的馬兒送給那個人，行不行？」

「少爺，您怎麼不靈光起來了呢？」孫六幾乎嚇破了膽子，連忙揮手阻止。可是，有一些感到有趣的男女，已經把手伸進荷包裡。

「請稍等一等！」孫六揮動他的大手說「我家少爺執意這樣做，俺這個奴才的可沒話說，但是在下有言在先，不能投出禿制錢，請投永樂錢！」

一個永樂錢等於四個禿制錢，也就是說，具有四文錢的價值，孫六可不是呆瓜。

「用竹竿串起拋到天空的錢幣，此種玩意兒挺新鮮的，從來就不曾領教過。」

一個女人說罷，走了出來說「我就投一枚永樂錢，瞧瞧眞功夫！」說罷，她把衣袖振動了一下。她的手腕很細白。大夥兒都蠻以爲永樂錢絕對飛不了，誰知它卻飛到令人想像不到的高度。該永樂錢變成了一個小黑點，好似要消失於天空中似的……旋即它又以極快的速度掉下來。

「拜領了！」藤十郎把竹竿尖向上一仰。永樂錢從竹竿先端滑入，下降了兩尺後，牢牢的固定在那兒。

「哇！」看熱鬧的人們都齊聲歡叫起來。

圍觀的人們，除了旅行者以外，似乎還有從外鄉來此遊山玩水的人。到頭來，就連那些看管牛馬的小廝也都圍攏過來了。

「乖乖，雖然親眼目睹，俺還是不敢相信，這一次，請你刺俺拋出的永樂錢吧！」

一個看來像是大老板的人，站到人群中間，拋出一個永樂錢。藤十郎也輕而易舉的把它串了起來。

以藤十郎的槍法來說，這種程度的玩意兒，可說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昔日成爲織田

信長之岳父的齊藤道三，由一個平凡的油行商人，一躍而爲大園美濃的統治者。他在流浪期間，曾經把銅錢吊在樹上，展開利用竹槍去刺它們的練習。

像這種玩意兒，縱然是親眼看到，仍然會感到不可思議。是故，抛出銅錢的人層出不窮。那些銅錢，無一不被竹尖串入，串多量的銅錢以後，竹竿就彷彿蜈蚣一般，串滿了黑壓壓的銅錢。

「一個，兩個的投銅錢，太沒有看頭了！不妨兩、三個人一齊投出來吧！」這一句話並非大言不慚。對於那些陸續被抛出的銅錢，藤十郎在「呀！呀！」的吶喊聲之下，一個不漏的把它們串了起來。這種漂亮，無懈可擊的手法，就彷彿在戰場受到重重包圍之下，拚命在奮戰似的。

這並不是玩樂的手法所能辦到的。不管對方是人，或者是錢幣，都是相同的。

在玩樂之下，時光似乎過得特別快速，轉眼已經是夕陽西墜的黃昏。藤十郎與群衆幾乎都忘了時光的存在。

「好了……這根竹子太沈重了。就玩到這裡吧！」

經藤十郎如此提起，大夥兒才感到應該回家了。

「乖乖，他硬是要得！眞是不折不扣的名槍手！」

「俺有生以來，破天荒第一次瞧到這種能耐。如非親眼瞧到，誰也都不會相信的！」

「他看來好像是武士，這種槍法可不是蓋的……」

「如果俺是諸侯的話，一定禮聘他教導槍法。」

「你太不開竅了！他既然有這種能耐，一戰下來，不成爲諸侯才怪呢！」

對於這些讚揚之語，藤十郎並沒有感到特別的高興。

「賺的還眞不少哩！」當孫六拍生竹竿的當兒——

〈如果嫌賺太多的話，那麼，統統由俺來

保管。〉

不知從那兒響起了一陣聲音。對了，就是那種聲音。正是在土山聽到的聲音！他不就是甲賀的忍者嗎？

隨著一陣羽箭飛過來的聲音，竹竿被斬斷了。隨著一陣「咔啦！咔啦！」砝碼纏繞的聲音，一串銅錢飛過藤十郎的頭。搶得實在有夠漂亮。

原來，那也是救了孫六的命，纏繞住山賊的兩隻大刀。

或許，她一直對藤十郎的串銅錢之舉，冷眼旁觀。待他倆主僕稍爲放鬆精神時，就來一個出其不意的搶奪。

「有賊！」孫六喊叫起來。

串著一百多文永樂錢的竹竿，彷彿是蜈蚣昇天一般，在半空中飛翔。

由於事情發生得太突然，目擊者儘管很多，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應該怎麼辦？原來，那一根卑劣的「盜錢之繩」來自竹叢的方向。

「不要臉的偷兒！」孫六想跳上半空，抓住那一串銅錢。

這時，對於洋槍沒有附上火繩，他感到非常的窩囊。

〈謝了！〉那種聲音從竹叢中傳過來。

〈以土山的謝禮來說，未免太微薄了些。〉

「渾蛋，你不是說過不要謝禮嗎？」

孫六氣得七竅生煙，拔出刀來，衝進竹林裡面。

〈嘻嘻嘻……因爲臨時有急需呀！瞧到你主子耍弄槍法，我的手也感到癢癢的……所以順便玩了這一招！〉

「快……快把銅錢還給我們呀！我們得交出茶資呢！」

孫六的苦苦哀求，使忍者停下了腳步。

〈好吧……就還給你兩個永樂錢〉

接著，有兩個銅錢打在孫六的額頭。藤十郎突然疾步如飛。因爲找到了忍者所藏匿的孟宗竹。他的脚步才一靠近，一根粗的孟宗竹就被他砍倒，而隨著沙沙葉響聲，一道黑影有如怪鳥似的飛起來。

看起來，她的確身輕如燕。果然忍者的飛翔術，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到的事情。

「看妳往那兒逃！」

藤十郎毫不放鬆地追殺。他一一的砍下忍者飛躍而過的竹子。隨著一連串「啪！啪！」砍倒竹子的聲音，忍者急速的飛翔。砍得非常迅速，逃走的也快步如飛。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孫六去把他的洋槍取過來。只要他點燃火繩，勝敗就決定了。不過在竹叢裡的狙擊很困難。因爲無法一覽無遺之故。而且，隔得太遠也不便狙擊。

關於這幾點，孫六知道得很清楚。

正因爲如此，他抱著洋槍奔跑。他針對著竹子倒下的聲音，以及藤十郎怒吼的聲音，跑來跑去。

孫六在竹梢發現黑影時，忍者也同時瞧到他。忍者幾乎在轉身的同時拋下了某種東西。那種東西碰到竹節時，發出鈍鈍的炸裂聲，並刮起了白濁的煙霧。

不僅有一股硝煙的異臭，還有強烈刺鼻的怪味瀰漫開來。藤十郎一時感到昏眩，以致脚步不隱了起來。那種白濁的煙立刻彌漫整個竹林，遮斷了視線。

〈錢已經到手了。謝謝！〉

濃煙之中傳出了聲音。

〈後會有期，你就大賺特賺吧……〉

孫六還是開了「炮」。不過並非瞎轟一場。他是在白煙升起以前，對準忍者的殘像射擊的。不過，「開炮」的聲響，反而有助於忍者的逃脫。

二

「咱們今天是夠倒霉的了！阿孫，你就認了吧！」

「俺嚥不下這口氣呀！現在俺的內心仍然在翻騰哩！少爺好不容易賺來的一百多文錢，一下子就泡湯了。」

「哈哈哈……那是無可奈何之事。說來也夠絕的……這一趟上京城，又是鼬鼠，又是聒噪的『雀兒』，又是搶人錢財的兀鷹，實在是太

能幹了……」

「少爺啊……您怎麼了？您不應該稱讚歹徒啊……」

「那裡…她不算太壞，還蠻有慈悲心呢！她不是還給我們兩文錢嗎？」

「怎麼？只還給咱們兩文錢，您就那麼感動了？」

茶資雖然給了人，不過，從此以後，眞的一文不名了。不過，藤十郎仍舊不改其快活的德行，除非他再受到非用錢不可的情勢所逼。錢袋裡沈甸甸時，或甚至一文不鳴時，藤十郎都不改其樂，這或許是天性使然吧！

「阿孫，不要裝出苦瓜臉好不好，咱倆好好的來參觀京城啊！」

「少爺啊，心裡窩囊時，我老孫是快活不起來的！」

「有道是運隨相轉，你就開懷笑笑吧……」

「少爺，您就饒了小的吧！俺盡量裝笑容就是了。」

主僕倆一搭一訕，走到了賀茂川的河畔。

樹木仍然枯萎，河邊顯得蕭條，不過，暖和的冬陽照射在河水上面，予人一種溫馨的感覺。遠處聳立著寺院的屋頂，並展現出一大片所謂的王城之地，這是濱松及清州看不到的景象。雖然經過長年的兵災，而有所荒廢，但是一望無際的都市景色，對年輕的藤十郎來說，仍然是充滿了新鮮，處處叫他感到驚異。

本來在亂世裡，談不上年節的氣氛。不過，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充滿了朝氣，婦女的服裝在爭奇鬪妍。好像每一個人都要從一片荒廢中站立起來似的。

「咦！那是？」

一陣悠揚的笛聲傳過來。不過，使藤十郎跟孫六感到驚訝者，卻是大鼓的聲音。那種大鼓的聲音很別緻，它跟戰場催陣的血腥鼓聲不同，聽起來悠長，予人一種不怎麼「對勁」的感覺。也是藤十郎主僕第一次聽到的音律。

他倆有如吃了迷藥似的，走下賀茂川畔。如此一來，笛聲聽起來更爲清晰，鼓聲也更爲

明顯了。

「難道是舉行某種祭典嗎？」

河原上面有旗幟。那些顏色燦爛的旗幟，在和風裡飄動著。

拉上帷幕的一個角落，曾幾何時出現了一個戲台，鼓聲就是從那兒傳過來的。土堤一帶有很多賣零食的攤子，男女老幼群集在入口處。

「到底在搞什麼名堂？是不是在祭神？」

布幕被拉開後，展現出舞台。一個年輕女子配合著笛聲及鼓音，手舞足蹈了起來。

「看起來蠻有趣的，讓咱們去瞧瞧！」

「雖然是女人，不過她看起來乳臭未乾，不可能有什麼魅力的！」

「只是單純瞧瞧罷了……並沒有什麼目的呀……」

藤十郎好像也萌出了興趣。

不過，欲進入幔幕裡面的話，必須從狹窄的入口進去。入口處鋪著圓木，進入時非跨過它不可。也許，這樣做的目的，在防止外面的人隨便的進去。

門口處站立著一個手持六尺棒，頭戴斗笠，笠前垂下一塊布的覆面大漢，監視著人群，防止看白戲。

「喂！客倌，您的門票呢？」覆面大漢對孫六說。

「什麼？要付錢？」

「門票是一個人十文，兩個人二十文錢。」

「嘖嘖……太貴了吧！」

「嫌貴就回去吧！不看也罷！」

不管是貴或是便宜，反正，藤十郎主僕已經囊空如洗，只好默然的走開。然而，越想到不能看到小娘們在台上搔首弄姿，越是不甘心。

藤十郎在幕外下行走，整個人站在馬鞍上面。因爲布幕只有六尺多高，站在馬鞍上面，就可以一覽無遺。

有不少人在河原的石塊上鋪草蓆，或者鋪上毛毯，悠閒的欣賞節目。有一些穿甲冑的侍者，也有街上各種營生的人，甚至還有僧侶以

及神職人員呢！

這些人喝著茶，吃著飯，或者品嚐美酒，欣賞著舞台上面的表演。

「哇！眞有趣。敢情是在祭神……」

「不是在祭神，她們在亂舞一通，簡直是色情舞蹈。」

台上有兩個十二，三歲的少女在舞蹈。她倆穿著華麗的衣裳，頭戴斗笠，手裡打著拍子，扭動身子舞蹈。

「唱呀！唱呀！
唱出昔日水泡似的戀情，
唱出昔日可憐的戀情，
如今，奴家划船遊河，
放浪形骸……」

舞動身子幾下，朝觀衆方面微笑一下，那些觀衆就瘋狂的叫了起來，有些人熱烈的拍手，有些人大聲嚷叫著說「好標緻的姑娘，俺眞想抱抱妳……。」

「哇！京城畢竟是京城，跟窮鄉僻壤的尾張，不可同日而語。俺也很想上台打打鼓哩！」

孫六顯得很高興，在馬鞍上跳躍著。

那個覆面大漢似地頭蛇的人物，手裡拿著一根六尺棒，有如一隻獵狗似的，在布幕附近徘徊，一心一意在找尋看白戲的人。

「咦？你們兩個在那兒幹嗎？」

「別吵！閉上你的臭嘴！」

「什麼？叫俺閉上臭嘴？白看戲是不行的！快點下來呀！」

藤十郎跟孫六，根本就不把地頭蛇放在眼裡。他倆不理地頭蛇，繼續在看表演。如此一來，惹惱了神氣十足的地頭蛇。

「好啊！把俺的話當耳邊風，俺就把你們兩個王八打個半死！」說罷，他揮動六尺棒，掃向藤十郎的脚。

「喂！小混混！你想幹什麼！」藤十郎往上一跳，使對方掃個空，再「吧嗟！」一聲，把六尺棒折斷。

「你別揮棒亂打人！否則的話，下一次輪到你的腦袋搬家！」

藤十郎如此一推，地頭蛇在河原上打了幾

個滾。他一時爬不起來。他喘著氣說「大夥兒快來呀！這人太霸道了！」

「那兩個廝想看白戲！」躺在地上的人對同伴說。

藤十郎跟孫六面面相顧。他倆實在夠倒霉，今天一整天盡在發生「事故」。好似上蒼不讓他倆好好過日子似的。

「你憑什麼說我倆看白戲？難道抬頭瞧瞧東山也得付錢？我從來就沒聽說過。」藤十郎如此的說。

「什麼？你只是在瞧東山？」

「東邊的山，不就是東山嗎？西邊的山，當然也就是西山了。我想看看五層的浮屠，或者比叡山，不行嗎？」

「你們聽聽！他一直在強詞奪理！」

不知不覺的，有七、八個橫眉豎目的人走過來。他們的手裡不止拿著六尺棒，腰部還插著長刀。看來，都是一些蠻不講道理的人。雖然在「理」方面已經站不住腳，但是，其中的一個人仍然叫囂了起來。

「看白戲的渾球，把他們宰掉吧！」

「上呀！把他們送上西天，還猶豫一些什麼！」

因爲仗著人數多，有些人已經鋼刀出鞘。

「阿孫，咱們已經被逼上梁山啦！」

「可不是嗎？一堆不知死活的東西！」

孫六開始打火石。好像小渾球在打群架以前，先抽一隻菸似的。直到孫六燃火繩時，那些人才知道，他在準備武器。

「想吃鉛彈的傢伙，可以出來呀！不必客氣。一個人一發，包你上西天，絕對不打出第二發，快點上呀！」噢……原來是洋槍！好歹對方只有一隻洋槍，死一個就夠了。只要咱們一擁而上，死一個也就夠了。到底誰先去吃鉛彈呀！那七、八個人圍在一起，緊密的在商量。

藤十郎以爲這些地頭蛇不好惹，誰知他們言行不一致，口頭兇，事實上卻沒有打架的意思。這一點跟充滿了殺機的三河及尾張不同。使得藤十郎消失了大半的勁勢。

就在這時，舞台上面的舞蹈及音樂停止了。有好幾張濃粧的面孔探了出來。

「師父，有一群人要打架了！」

「收票的人，已經拔出了刀子，幹起來會打得天翻地覆哦……」

「快點叫人來制止，否則的話，可能會到處躺著屍體哦……」

聽了這些聳人聽聞之語，顧客們顯得坐立不安，他們極不願意有血濺五步的慘事發生。

藤十郎並不退讓。

「雖然並非咱們的本意，不過既然對方先向咱們挑釁，如果表示退縮的話，實在太沒有面子了。孫六，你說對不？」

「唉……這實在是叫人感到頭大的一件事！」

所幸，調停的人及時趕過來。

調停者帶著五、六個手下到場，看來是一個很體面的中老年人。他體格相當魁偉，乍看之下彷彿是強壯的人，同時摻雜著白毛的鬢髮，又充滿了自信。

「他是茶店的老板！」「茶店的老板來調解了！」人們如此說時，藤十郎當然也聽到了。

茶店？這個詞兒蠻熟悉的。藤十郎產生這種念頭時，該中老年人凝視了一下藤十郎，然後破顏一笑說「我認識你！」

「……」

「無益的殺生最好免了。」

含著高壓的語氣，自以爲是的說法，惹起了藤十郎一肚子的火。「你說我殺生？這場架可是我要打的？是他們苦苦相逼的……」

「哈哈哈……鬪也沒有用。在我四郎次郎還未數到二十時，他們的頭顱就會被你砍下來了。」

（噢……四郎次郎……是不是茶店的四郎次郎呢？）

藤十郎感覺到甚爲不好意思。

「您是……」

「嗯……我就是茶店的老板。直到剛才我才知道，您就是三河刈屋的水野藤十郎。」

果然那個女人就在他身旁。當她的視線跟

藤十郎碰在一起時，朝他微微笑點了點頭。她也就是在粟田口管理茶店的老板娘。

「其實，我在濱松的主公（德川家康）那兒時，老早就見過您了。」

「噢……原來如此，我老早就跟他斷了。」藤十郎蠻不在乎的說。

「只是，發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野武士的身上一文不明，實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原來，又是鼬鼠下的手，他做得太過分了，趕明兒我就把他逮住，叫他吐出來。你可以把一切都委給我。」

「不必費神了。既然由他得手，那就送給他吧！如今，我實在不想再爲那些錢勞神。」

「您如此對他姑息，只能使他目中無人，得寸進尺。」

「哈哈哈……那就抓住他，斷掉他的一根指頭吧！到了那種地步，他就會感到野武士肚餓的難受。」

「噢……我差點就忘了。在您到京城到處走走以前，可否到寒舍吃一頓便飯？順便談談您的豐功偉業，以及您在戰場的奇遇。」

「嗯……那太好了，終於可吃到熱騰騰的飯了。如果您能說些京城女人的韻事來聽聽，我倆一定會去的！」

「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向您保證，此地多的是調情聖手，以及艷聞專家，這方面的話題，多如牛毛哩！」

「這樣最好不過，哈哈哈……阿孫咱們去大吃一頓吧！」

「少爺啊，經您如此一說，俺又感到饑腸轆轆了。」

「眞是現實的傢伙！」

舞台上的女子，一直躲在布幕的陰影處，目不轉睛的凝視藤十郎主僕倆。該女子只有十三歲，芳名叫阿國，也是頗具知名度的舞妓。

阿國的個兒並不高，容貌也談不上很出衆。不過，一旦化起粧來，頓時會美如天仙，配合音律跳起舞來，往往會把男人們看個如醉似痴，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了美艷風情，她的纖

腰盈握，看得女人妒火中燒，男人則無論老少都爲之動容。她黃鶯出谷般的歌聲，能夠打動出生入死，驍勇無比的戰士之心。

在茶店老板——四郎次郎引導之下，欲走開的藤十郎主僕後面，阿國叫了一聲。

「請您稍等一會兒！」她嬌媚的從幕後走出「水野藤十郎先生！」

「？……」藤十郎回過頭一瞧，看到了化粧濃艷的舞女。

「妳在叫我？」

「是的……」阿國嫣然一笑說「您的衣袖綻線了。」

可能是在竹叢裡追擊忍者時，衣袖才綻線吧？不然，就是剛才摔倒地頭蛇時弄裂。我道是什麼天大的事，原來是芝蔴般的小事。藤十郎想著微笑了起來。

「哈哈哈……不會礙事的。只是，通風性更好罷了。」

「您就要去茶店了嗎？」

說罷，她伸出一隻白細的手，很靈巧的捏捏，再把線纏纏，固定後再綁牢。

「這樣不是好了很多嗎？」

「嗯……好得太多了。非常謝謝妳！」

「一件小事不足掛齒！」阿國說罷，有如一隻松鼠地跳開。

這時，四郎次郎不言不語，但是把藤十郎招待到茶室後，他以充滿好意的口脗說「您是否對她動了情？」

「嗯？您是指對誰動了情？」

「您眞是貴人多忘。我是指剛才那位舞小姐呀！」

「噢……您是說她呀！我對她並沒有什麼呀！」

「如此說來，阿國小姐之所以會看上你，當然是有她的理由囉？」

「喂！這就是助興節目嗎？」

「哈哈哈……眞對不起！喝酒最好有助興節目，但是喝茶的話，就不必有什麼助興節目。不過，總得有一些糕餅之類……」

「那麼，就來一些糕餅之類吧！」

「豈敢，豈敢。舞小姐阿國雖然很年輕，但是，爲人很踏實。衆多的男人都在追求她。至於她主動追求的人，只有藤十郎先生一個人罷了！」四郎次郎如此說著。這些話，也就是他所謂的「糕餅」了。

「算了吧！她只不過是小女孩而已。」

「那裡，她雖然長得嬌小玲瓏，好歹也已經十三歲了。而且，已經名副其實的獨立了。」

「算了！咱們別談那位舞小姐了。」藤十郎縐了他粗黑的眉毛。

「咦？您不善談論女孩子嗎？」

「我一向就不喜歡這調調兒！」

「啊……那實在太冒昧了！我以爲武人都愛好女色。因此，一直以女孩子爲話題！」

「您弄錯了，我確喜歡女色，不過，對小女孩並不感到興趣！」

眞是掃興透頂。難道愛好茶道的人，只能在這個話題裡打轉嗎？

「坦白的說，我很喜歡實際的擁抱女人，可是，不喜歡談論她們。」

「嗯，說得也是。或許武林高手都是如此吧！」

四郎次郎漸有所悟，頻頻的點頭，開始喝他的茶。

四郎次郎清延的本姓名爲中島。先祖來自尾張。淸延之父明延效勞於信濃、深志城主，小笠原大膳，到了大永年中，辭掉了侍從的職務，成爲茶道界的人士，開始經營茶店。

打從日本的戰國中期，茶道就開始流行，到了天文年間，足利將軍、義輝出遊之際，時常到明延的茶店喝茶。當時，義輝時常在北邊馬場下馬。以致，時時到明延的茶店潤喉、休息。在店裡的一段時間內，義輝時常跟明延閒話家常，義輝由此獲得民情，明延則對諸侯各國的動向，瞭若指掌。而且在那個時代裡，除了所謂的「柴稅客棧」之外，並沒有像樣的旅館，是故，上京城的武士只好在寺院過夜，以致，明延茶店的投宿設備，非常受到歡迎。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僅可獲得各國諸侯的消息，亦可獲得豐富的情報，移動各種物產從

中獲利，同時，四郎次郎又是一流的裁縫師，以致，店裡的多角經營越來越興盛。

三

當藤十郎說，他跟家康已經斷緣時，四郎次郎的花白粗眉抖了一下。不過，他的臉色並沒有改變，甚至連表情也沒有改變。話雖如此，但是，他也不可能聽了就算。因爲，他的父親明延跟家康的交情很深，而且，從家康父親廣忠時代就如此。

在織田信長的全盛時代，明延負責爲家康收集情報，在本能寺的政變裡，他還在暗地裡穿針引線呢！在長湫之戰，他還叫表弟出陣，爲他自己向家康盡忠。

日本的史書記載著，四郎次郎曾經從軍奮戰，這只是誤傳而已。事實上，四郎次郎一直是騎牆派的——腳踏兩隻船。

俗語說「商人無國境」，爲了在營利方面達成目的，非得有所謂的狡智不可。那就是巧妙地操縱他人，左右都必須使用笑臉攻勢，關於這些特性，四郎次郎與生就帶來了。

比起父親、明延來，四郎次郎缺乏他父親那種隱遁性以及閒逸性。他所以自稱爲愛好茶道者，只不過是爲了隱藏自己的眞面目而已。

遁世的愛好茶道者——這種身分，使人人對他不設防，很容易說出內心的祕密。

凡是一度聽到的消息，必定會成爲四郎次郎營利的資本。他將憑此斷定，天下的勢力會如何移動，在未來應該踏出何種腳步，以便不論骰子滾到任何地方，都不致於吃虧。

以天正十二年的年暮來說，就算德川家康打跨秀吉而取得天下，茶店四郎所建立的權益，也不致於蒙受到些微的影響。

「做個在野的武士很自由自在。請問您有什麼特色及目的？」

就是如此問藤十郎時，四郎次郎也沒有踏出茶話的範圍。

「您是指未來的志向嗎？」

「就算有儲蓄，可是您還這麼年輕？」

「儲蓄？我連一個子兒都沒有呢！」藤十

郎強調「即使是一文錢也沒有呢！哈哈……我如今落得好乾淨！」

「噢……原來是這樣。我實在太冒昧了。原來，你的錢包被鼬鼠扒走了。明天，我就給當地人下牒，一、兩天之內，錢財就可以回到你身邊。」

「錢財嗎？那個錢包可能是虛有其表。裡面可能空空的。哈哈哈……金錢本來就是流通於天下之物，本來就不必太小氣。令尊大人從一杯茶一文錢建立起今日的地位，實在是不容易。我倆喝您的茶，實在不該說這些話。」

「請不必客氣！」四郎次郎說。

藤十郎一眼就看穿那些小點心有點奇妙。盤子上面裝的栗子與柿子，比實物小了一些，只用手一捏就破碎了。或許，它們是使用米粉之類製造的吧？

（原來，這些都是仿製的食品。）

難道，喝茶用的點心都是這種調調兒嗎？乍看之下，似乎是眞物，細瞧即可看出那是仿製品。反正，喝茶族所謂的風雅，藤十郎一點也不欣賞。

（如果說眞的沒有柿子與栗子的話，使用替代品，還情有可原……）其實，庭園裡就有栗樹及柿樹。

「您覺得如何？」四郎次郎看著藤十郎在動嘴，有一些志得意滿的說「這兩種糕點都是使用人工製造的。栗子煮熟以後磨成泥狀，柿子也曝乾磨成粉狀，再加入砂糖，印成模型。您覺得味道如何？」

「原來，又是風雅的玩意兒。可惜我不懂風雅，是故，比起畫在牆上的餅來，我還是比較喜歡眞的餅。」

「……」

「正因如此，不管畫得再精巧的美女畫，我都沒有興趣。比起假的美女來，摸摸眞的柔嫩屁股兒，實在受用得多了。」

「您簡直使我招架不住了。你說得沒錯。反正，有著美女身上餘香的衣服，總是比美人畫兒更叫人感到受用。」

「如果沒有眞女人的話，那樣也行。」

說著，藤十郎走到外頭，抬頭看看樹梢。

「啊！樹梢上仍然有柿子，我想吃它們。」

樹上只剩下一些柿子，樹梢伸到鉛色的各室裡面，上面有四、五個火紅色的柿子。

「看起來很好吃，如果再留一天的話，很可能會被鳥兒吃掉，那就太可惜了。」藤十郎站在廊子上看著柿子。

這座房子坐落於百足屋町，很廣大。庭院模仿荒野，有好幾棵栗樹及柿樹。

「噢……您喜歡柿子嗎？光源院（義輝）也時常品嚐它們呢！你既然喜歡的話，就爬上去摘吧！」

「不礙事吧？」

可能是殘留的柿子不多吧！下端幾乎一顆也不剩。只有樹梢有如寒星般，點綴著幾個紅咚咚的殘柿。藤十郎在自己的手掌沾了一些唾液，然後開始爬樹，從孩童時代起他就善於爬樹。只在那麼一瞬之間，他就爬了很高。

看了這情形，孫六奔到後院大叫起來。

「少爺！您想摘柿子吃，說一聲就行了！那是俺的工作呀！」

「阿孫，你不要吼叫了！我也摘柿子給你嚐嚐！」

「好吧！那就幫奴才摘一個吧……」

四郎次郎滿面歡喜的瞧著藤十郎天眞的舉止。由於柿樹相當的高，又面臨好幾個房間，當然能夠看得一清二楚。

「啊！那個人不就是……」女人發出了驚訝之聲。

「妳怎麼啦？」這回是男人的聲音。

「不可能吧？不過……他分明是水野藤十郎呀……」

語尾充滿了呪詛的口氣，女人快快的走回房間。那兒有一個年輕的武士。他白皙的細長面孔上，鼻下留著淡淡的髭。他下三角的眼睛發射出冷漠的光芒。大約是二十五歲左右，看起來似乎是一般平民出身，不過，衣服以及用品看來都是向諸侯之輩看齊。

「妳說水野藤十郎？」

潮濕的紅唇，有點懷疑的囁嚅一下。

「水野不是在三河的刈屋嗎？他怎麼可能……」

「現在，他正在爬柿子樹。錯不了，他一定是藤十郎。」

（嗯……實在有點邪門，德川兒子（秀康）將進入洛地，他是不是先來探路？）雖然如此的懷疑，但是，他始終不走到走廊看看。是不是他生來就有這種愼重的性格呢？

在這個時間之內，女人甩動她的長髮，一下子坐著，一下子又站起來。

「他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一定要爲森武藏報仇！」

她用銀牙咬著衣袖，把眼尾吊起來，抓抓她的懷劍——年輕武士冷眼旁視激動的女人，以沈著的口氣說「嗯……不管如何，妳也不必急成那種德行。他既然已經來到此地摘柿子，當然就不致於那麼快就離開。妳倒是應該小心謹愼，別讓他看到妳才是！」

「喲！石田先生，你好冷靜嘛！你老是冷靜得出奇呢！」

「當心！月子，妳的嗓門太大！」

被喝者，正是烏丸中諫言的月子公主。

這個年輕的武將，正是羽柴秀吉麾下的五虎將之一，也就是憑其出衆的謀略翻身的小侍童。他的名字叫石田三成。

「女人的聲音太尖銳！」

三成很不以爲然的說。其實，他自己的聲音也絕對不低沈，不過，爲了顧忌到會被藤十郎發覺，特別把聲調放低罷了。

「尤其是妳，更必須特別的謹愼。」

「或許，妾身是太亢奮了一些。面對著內心憎恨的仇人，妾身怎能夠平靜下來呢？」

「妳眞是因未婚夫被殺，而懷恨在心？」

「你說什麼？」

月子的一雙柳眉，不僅充滿了怒意，而且，還充滿了動搖不安之色。這一點使石田三成甚爲滿足。因爲，他竟然一語道出了月子的心事。

「我才不在乎自己！」

「……」

「不過，妳一旦被發現就不妙了。」

月子一時爲之語塞。她咬緊嘴唇，放下怒聳的肩膀，幾乎要崩潰。

「如果妳有心報仇的話，那就更要特別謹愼。」

「謝謝你的提醒，我明白了……」

「纖細的女人爲了誅殺彪漢，必須選擇黑夜行事。最重要的是，絕對不能讓對方看到妳內心的殺機！」

這個名叫石田三成的男子，始終不曾爲了女人而亂了方寸。不管情慾如何高漲，都有清醒的一面。

自從喪失森武藏守長可（森蘭丸之兄）又遭到藤十郎強暴之後，月子在頹廢萬分之下回到京城，旋即就落入石田三成的魔掌。

據說，越是高貴的女人，對於性方面越是脆弱。她們最在意的東西，並非肉體方面的衝動，而是所謂的「體面」。

遭受到藤十郎強暴以後，月子在回家途中所想到的問題是——

（如果懷孕的話，那就糟糕了。）

既然是烏丸中諫言的女兒，在那種時代裡，仍然受到庶民所沒有的限制。那就是將成爲京城裡面的風言風語。（月子公主去了一趟尾張，竟然懷了身分不明者的骨肉！）

一提起刈屋城主的兒子，水野藤十郎的身分並非卑下之流。然而「被強暴」的事實，使月子嚥不下這一口氣。

藤十郎本來就是月子最憎恨的仇人。遭受這個仇人強暴的事實，使一向很矜持的公主，不斷的感到怒火中燒。

那時，藤十郎把她按倒於草叢裡面，「進入」她的身體裡面時，很明確的感受到，她仍然是還未「領教」男人的黃花閨女。

儘管如此，情感方面也不致於感到不足。恰有如男子在未成年時會手淫一般，女人也會體會到閨房裡獨特的樂趣。藤十郎聽說過，越是居住於深閨的女人，越懂得自慰的門路。

關於這一點，由月子仍然是黃花大閨女，撫弄她的花芯會引起嬌喘得到證明。同時，藤

十郎也領教過她憤怒、喜悅、躊躇，以及迷亂的複雜感情。

當快樂的波浪消退，藤十郎懷著征服的喜悅，清清爽爽的離去時，月子的內心洋溢著畢生要懷恨藤十郎的感情，以及利用何種手段，清理一身的污穢。

快樂與憎恨乍看之下，似乎是很矛盾的東西，不過在月子的內心，一點也不感到矛盾。她過慣了孤獨以及刻板式的生活，又一向深深地沈溺於自我歡娛式的生活，她深知被藤十郎擁抱的歡樂，亦可能從別的男人身上獲得。

不過，每逢她想起——

（如果那件事並非由藤十郎來做，而是森武藏來做……的話……妾身一定會高興死了……）時，她對藤十郎的恨念就會增深。

本來，預備呈現給森武藏的處女身子，卻被藤十郎撕成碎片！想到此，她更咬牙切齒的咒起藤十郎。

以致，當月子回到京城被石田三成擁抱時，她內心萌出一種對藤十郎復仇的快感。她接受藤十郎「白色樹液」的「部位」，如今，由石田三成把它弄「乾淨」了。

不過，這並非意味著月子死心塌地的愛上石田三成。只是，他白皙的容貌以及一身綺羅，比較能夠滿足月子攀龍附鳳的心理而已，同時又具備武將的頭銜，對貴族的習慣又能瞭若指掌他。老實說，除了此君以外，沒有人能夠滿足月子的希求。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的話，可能，只有細川忠興能與他比擬。

每逢被三成擁抱時，月子的內心就會感到陶陶然，由於選擇了自己心儀的男子，她總是會產生某種優越感。

這也是女人的自負與功利性使然。正因為在對方引誘之下，以半推半就的風情，俘虜了石田三成。同時，也產生一種類似「征服藤十郎」的感覺。

（這樣就很不錯了……這樣也就行了……）

月子嗅著三成身上的氣味，感覺到無端的滿足。

藤十郎的特色在於無賴而奔放，不僅沒有

安全的保證，更沒有將來性可言，當然就談不上「希望」。只有一種荒涼與血腥的味道，再加上奔放的野心罷了。石田三成不僅俊秀，他那種高高在上的安定感，更能給月子帶來喜悅。這些都是能夠滿足女人虛榮心的特性。

月子生來就與武士的世界格格不入。她最嚮往王公貴族的生活方式。因為，那種的生活充滿了虛飾，以及叫人嘆為觀止的繁文縟節。這些正是月子所愛好的。她對森武藏一往情深，理由也就在此。

生活於恬淡環境中的女孩子，一旦長大都會抱持著綺夢。尤其是當女孩變成「女人」之後，這種深藏的生活感情，就會暴露出來。

（跟石田三成要好……）就算是被當成風言風語，也不會感到羞恥。妾身有意嫁石田三成的話，那是順理成章的事。就算中途產生變異，各自分頭揚鑣也值得。因為，跟天下聞人石田三成結情緣，乃是一件不失名譽之事。

在那個時代裡，有很多身分高，但是沒有實權的公卿，爭著把女兒嫁武將為妾，且不因此感到羞恥。在這種風潮之下，跟前途一片錦繡的年輕武將談愛，對月子來說，無異於往自己臉上貼金。

（藤十郎所加諸於妾身的痕跡，將消失得一乾二淨！）

縱然能殘留少許在意識上，至少，可從世人的眼中消失。僅憑這一點，對月子來說，就非常有意義了。

藤十郎跟石田三成兩人，不約而同地在茶屋外頭碰到幾次。茶店的老板四郎次郎，乃是一個八面玲瓏的人，而且，這棟房子又很大，不致於很顯眼。只要避開客人大量進入的時刻，從別的入口處進屋就可以了。

事實上，四郎次郎之所以湊合月子跟石田三成，乃是有某種目的。

（原來，他就是藤十郎？……）

時時能夠保持冷靜，這也就是石田三成的特色。

一提起石田三成，幾乎人人都知道他是秀

吉的五虎將之一。因為他很有做為，以致，上杉景勝、前田利家都很注意他。

石田三成在十二、三歲時，就被羽柴秀吉所發掘，提拔他為貼身侍衛。因為他伶俐而富於智謀，善體秀吉之意，這一點是其他的武士不能及之者，因此到了十八歲時，又再度的受到提拔，昇任為「奏者之衆」。

不過，他並非只是一名傳達而已。在那時秀吉已經成為信長的三將之一。以公司來做譬喻的話，可比擬為——從一流企業的祕書課長昇任為常務董事。

他實在是頭角崢嶸的人物。才二十五歲就登上此位，難免會才高氣大。他的體格本來就冷徹，又加上喜歡賣弄才能，白皙端正的容貌，總予人一種缺乏溫和的感覺。對於這類人物，人世間的評價總是毀譽參半，縱然如此，三成仍然傲然不群。

他的自我評價甚高。因為在那種修武為首務的時代背景之下，他兼備了文吏的才能。

（天下的爭亂，不久即會平息。到時，我的才能就可以派上用場。）

這種不可一世的自負，不僅表現於臉孔，亦十足顯露於態度方面。當時的武士以修飾為恥，然而，石田三成一直以頭腦出衆自豪，一味採取尊大的態度，身上又穿著與這種個性配合的華服，肆無忌憚的逞著威風，狐假虎威。

自認為聰明過人的石田三成，愛好奢靡，又很懂得穿衣服。奢侈華美過度，往往會流之輕薄，他卻懂得利用色彩，或者道具、配色等掩飾這種缺憾，以致，在出陣之際非常之搶眼。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種男人在實戰時，不可能是強悍的勇士。事實上，在打仗方面，石田三成非常吃不開。窮其一生，凡是經過他策劃的攻城，或野外佈陣，極少獲得勝利。

但是，恰有如公司還在小規模階段時，必須仰賴營業部的作為，到了一流的階段，必須依靠政治手腕謀取商策一般，文人型的三成之才幹，仍然對秀吉的政略，仍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藤十郎是粗獷、磊落、不拘小節的武士，

而石田三成卻是神經纖細、處處設防、嘴邊不時浮現陰險笑容的人。兩人性情互異，心思不同，卻是會碰在一起，也許，這是上蒼有意的安排吧！

石田三成抬頭瞧見了在樹梢上摘紅柿的藤十郎。或許是「作賊」心虛，以為藤十郎以虎視眈眈的眼光看他，一時以緊張已極的低聲叫嚷「趕快！快點躲開！」

三成那兩片有如搽胭脂的紅唇，好似一對野鴛鴦被逮到一般，立刻泛白。

「趕快躲起來呀！」他催促著月子。

月子緊張得沒有說出半句話，一瞬間以衣袖遮住臉部，再把身子扭轉過去。她的臉孔不可能被看到。不過，衣裳很可能被瞧到了。

石田三成對月子以冷酷的語調發號施令，不過，當他再度抬頭看藤十郎時，臉上不但恢復平靜，甚至浮泛出平靜而充滿好意的笑容。

石田三成有如身分崇高的武將似的，對藤十郎打招呼。

「噢⋯⋯樹上還結著紅柿子呢！」

「是啊⋯⋯」藤十郎毫無造作的回答。

「原諒我，在高處無法顧及禮節。」

「不⋯⋯不用客氣⋯⋯」

「如果是騎著馬兒，可以取下一邊的鐙行禮，打個招呼，可是在樹上⋯⋯如果滑了一交難免會掉下去⋯⋯所以請您原諒！」

「不必客氣，您就不要拘泥於這些。您現在的處境，彷彿是戰場的斥候。不必請求什麼禮節！」

就連在這一段時間內，他也頻頻的回頭探視，月子是否躲在屏風後面。

「看起來那些柿子挺好吃的，我也想嚐一嚐！」

「那還不簡單？在下就丟幾個給你。哈哈哈⋯⋯說起來，彷彿是我自己的東西似的。只因為主人寬大為懷，我這個乞丐似的野武士，今天得以品嚐到美味！」

以三成來說，他認為既然已經被發現，不如大大方方的報上姓名，以分散藤十郎的注意力比較妥當。

同時，對於佔據月子心胸一角的藤十郎，他也頓時產生了近一步觀察的興趣。

聽到對方是石田三成時，藤十郎委實嚇了一跳。

「久聞盛名，今天有幸一見，眞是高興，想不到我倆會在茶亭相逢，這眞是奇妙的緣分！」

「那裡，在茶亭相逢才夠意思呢……」

「那麼，就到屋裡談談吧，你的家眷方便嗎？」

藤十郎指指屋裡。〈完了！月子的確被他瞧見了！〉三成的內心感到七上八下。不過，他很快的告訴自己〈他沒看見月子的面孔！〉如果他看到月子面孔的話，就不可能採取這種態度了。

「哈哈哈……還是被您瞧到了。」

「我剛才瞧見一位年輕女人，她很不錯吧？」

「哈哈哈……再怎麼說，還是比不上柿子好。」

石田三成很巧妙的用笑話搪塞過去。

「我是說，比起青澀的小柿子來，還是熟透的柿子比較好！」三成藉著這句話，暗喻他跟她之間，並非一對淫奔的男女。

「聽說殘冬的柿子特別甘美。哈哈哈……以女人來說，還是熟透而嬌豔欲滴的豐滿肉體最引人！」

雖然石田三成狡黠有餘，然而，藤十郎卻一點也不表示驚訝。因爲以年齡來說，他倆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差距。

「您倆有宿緣。且讓我們稱此爲『摘柿之緣』吧！」

四郎次郎對他倆表示，湊合他倆乃是他至高無上的榮幸。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假如此地非茶亭的話，咱三個人將喝得非醉不散，不過……現在，只好吃幾個柿子湊合算了……」

「就算您沒有提起，我也會叫家人準備酒席。我……可吃不得柿子呀……」

「咦？您在自個兒的庭園種植柿樹，怎麼

又不喜歡柿子呢？」

「因爲，最近得了風寒傷到喉嚨，大夫說是痰毒，所以……」

「唉……實在是掃興透頂……」

石田三成把藤十郎當成怪物似的上上下下打量個沒完。

「據說，您現在是在野的武士。您眞的離開了城池？」

「因爲，我跟家父處不來。」

「噢……有這麼一回事……」

三成點點頭。他在內心想著——這是想當然耳之事。像這種莽夫，焉得不頂撞自己的親爹？不過，他猜疑頗深的性子，使他說出「我以爲你率先德川的兒子，進入洛中了呢……」

小牧、長湫之戰，以實質來說，秀吉吃了敗戰。織田信雄雖然跟秀吉閃電式的和睦起來，雙雙以槍矛對準家康，想不到又演變到跟家康靠緊的境地，其條件之一，就是收家康的長子（當時九歲的秀康）爲義子。最近就要進入洛中。

石田三成以爲是這件事。

對於這件事，藤十郎卻是渾然不知情。

「那件事，跟我沒有關連呀！」

「嗯……既然您已經是在野的武士，當然就跟你無關囉！」

石田三成喝完了茶，取出懷紙抹了一下嘴，又凝視起藤十郎說「您的大名早就領教過了。如果您有意的話，咱們就同心協力爲主公效勞吧！」

（如果是秀吉的話，何嘗不可！）藤十郎如此想。

秀吉雖然在長湫之戰吃了癟，但是，他並不像家康一般，拘泥於小節。動用了大軍竟然宣告失敗，其中必定有某種原因。不過，他卻能夠威嚇織田信雄，對他表示友好，使家康孤掌難鳴，不得不對他低聲下氣。看起來的確不簡單。至少，比家康更上一層樓。

「您英勇地獨自攻入敵陣，第一個斬下敵將首級之事，已經遠近馳名，上級老早就知悉了！」石田三成以試探的口氣說。

「我認爲秀吉主公值得去效勞！」

「嗯……我認爲可以爲他效勞！」

藤十郎如此率直的回答時，三成臉上浮現了狡猾的表情。那是一種侮辱別人的得意之色。

石田三成的表情，等於在說——羽柴秀吉如今是響叮噹的人物，沒有一個人不想不投靠他。看了這種表情，藤十郎的內心，不期然的產生厭煩。

「算了……」藤十郎突然如此說「我不想去投靠秀吉了。」

「那……那是爲什麼呢？」

「那……那到底是爲了什麼？」石田三成的臉孔滿佈失望。好像手中的玩具被搶走的孩童似的。藤十郎一昧笑著說「我只是突然不想去投效秀吉了……」

「……」

「只有這樣而已，並沒有其他的意思！」然後，他朝向四郎次郎低著頭說「謝謝您的熱情招待。茶加上柿子，已經受用不盡了。他日一定會報答！」說完，大踏步的走出去。

雜賀洋槍

一

藤十郎騎著馬兒逛街，孫六則在一旁拉著韁繩跟隨。十字街道熱鬧非凡。此地靠近攤販街，面臨大街的人家幾乎都開店子，充滿了蓬勃的生氣。

呼叫客人的聲音，討價還價的聲浪，結合成一股喧囂之氣，包圍了整個街市。

「少爺啊，石田先生爲您安排的差事，您爲何一脚把它踢回去呢？」

「因爲，我不喜歡啊……」

「少爺啊，我們已經一文不名了……」

「天無絕人之路，別哀聲嘆氣了。」

「小的感到好窩囊。天黑以後，咱們要住在那兒呢？實在叫人煩透了。」

「你不要煩我……」藤十郎踢了一下馬兒的腹部，馬兒就在人聲吵雜中跑起來，來往的男女趕緊避開。

「少爺，您等等我呀！」孫六牽著馬兒在後頭喊叫。

到了分岔路口，藤十郎放慢了脚步，等了孫六跟上來，他低聲說「不要往後看……」

「咦？爲什麼呢？」

「有人在盯咱們的哨。」

「咦？到底是那一個王八羔子……」

「我也不知道……你也裝成渾然不知的樣子吧……」

藤十郎在人群吵雜的市集內，就感到有人在盯他的哨。正因如此，他才立刻鞭馬。

(是石田三成嗎？是否他派小廝來盯咱的梢？……到底爲什麼呢？)

石田三成是陰險的男人，就算沒有直接的理由，他也很可能如此做。加上臨行時，又說了那句話，他極可能感到不舒服，才那樣做。

一旦進入岔路，如果又一味被盯哨的話，那就不可能是偶然同道了。

(到底是那一路的傢伙?)

藤十郎很想回過頭去看個究竟，以致，整個人顯得忸怩不安。孫六的兩隻眼睛炯炯發光，不停的在抽動鼻翼，好像恨不得立刻逮住對方，把他揍個半死似的。

藤十郎並非確實知道有人盯他的哨，只是有這種感覺罷了。正因如此，他無法知道對方的性別及年齡。

走到破泥牆的盡頭，藤十郎迅速的轉到左側。他幾乎要碰到盯梢的人。再度轉身到右邊。盯哨者可能感到慌張，草鞋的聲音接近跑步。轉了兩次彎後，眼前赫然出現了一個人。

「嗳喲!」盯哨者急得跺脚。

天哪!竟然是女人!藤十郎感到非常的意外。他做夢也料想不到盯他哨的人，竟然是一個女人!

「敢問姑娘，找在下有何貴幹?」藤十郎在胸前抱著兩手，擋住了她的去路「妳不必驚慌，水野藤十郎不會逃掉，更不會隱藏起來。」

在藤十郎的大眼瞪視之下，該女子想翻身逃走。

「哼……看妳往那兒跑!」孫六在她背後張開大手。

「可惡的東西!」

不知她從那兒拿出來的?當她伸出手時，一把匕首投射出寒光。她的身手很矯健，並不像是涉及男女感情間的事情，倒是有點像窮途末路的老鼠，在萬不得已之下撲向大貓。

「哇!俺的姑奶奶!太危險了!」孫六急忙躲開。

她裝成要刺殺孫六的模樣，一轉身就刺向藤十郎，藤十郎一閃，抓住那女人的手臂。

「眞是亂咬人的母老虎!我根本就不認得妳!」

「快，快放開我!」

「放不得，告訴我爲何要如此待我!」

「我偏不告訴你!」她咬牙切齒，把臉孔轉了過去。汗濕的臉孔繃得緊緊的，表示她並非好惹的貨色。眼尾高高吊起，意味著她並非柔弱之輩。而且，眼睛周圍有醒目的雀斑。

(這是個很倔強的母老虎。要她說話，可能比登天還難。)

一點也不錯，她是叫人膽寒的女人。膽子大得出奇。恐非常人之輩。看起來很老練，話裡帶著刺。

「少爺，依俺看，不如把這個臭娘們剝個精光，把她拖到京城的街道示人。」

看樣子，孫六極可能會說到做到，所以，她開始求饒。

「請寬恕吧!我是認錯人了!」

「咦?妳說的是眞話嗎?」

「我…以爲你倆是家父的仇人，所以……請原諒……」

「什麼弄錯人啦?光天化日下還會看錯人?」

「請寬恕吧!請寬恕……」

女人淚流滿腮。剛才的兇悍已消失得無影無踪。藤十郎對孫六擠擠眼睛。

「阿孫，的確是弄錯了……放她一馬!」

「哼!女人一哭什麼都解決了。」

「你放開她呀!」藤十郎又在擠眼睛，然後躍上他的坐騎。

「妳滾吧!」孫六在一肚子火之下，推開了女人。女人用一雙手遮住面孔，飛奔而去。

孫六萬分惋惜的目送她扭動著渾圓屁股跑去，再責怪藤十郎說「少爺，一塊肥肉好不容易到了口，您又平白的放她回去……」

「誰平白放她回去啦!你快點去盯她的哨?」

「是啊……可別讓她瞧到哦!我到四條的橋畔等你。」

「好吧!」

想不到情況倒轉了過來。被盯哨的人，反而盯起對方的哨來了。孫六歡天喜地的跟在對方的屁股後頭。這座名叫洛中的城市，原來是模仿中國的洛陽建造的，已經被當成王城之地，興盛了數百年。其間屢次遭受到戰火的浩劫，但是，很快的就被重建起來，甚至越來越近代化，一次比一次更有明顯的發展。

因爲，這座大城大小道路都很井然，就算

剛進城的人也極少人會迷路。孫六小心翼翼的盯女人的哨。

（那個臭娘們，一旦被俺查出底細，俺一定要叫她『好看』！）

孫六認爲——對付難纏的女人的不二法門，就是強姦她。那個倒霉的女人，或許沒有察覺到孫六在算計她，以致，一路奔跑。她偶爾也會停留在街角，匆匆一瞥，但是孫六比她快一步，在她舉目『看』時，他老早就『躲』了起來。

離開茶屋——四郎次郎的家約四、五百公尺處，有條小路。孫六跑進樹蔭裡躲起來。

那個女人回過頭看了好幾遍。因爲她沒有瞧到任何的人影，所以，飛快的鑽入一間屋子的布簾裡面。

「奈奈，是妳嗎？」裡面傳出了男人的聲音。

「是呀！好險！好險！差一點就沒命……乖乖，差那麼一丁點……險些被幹掉了。」

「妳看清楚了嗎？」

「當然瞧見啦！我的媽唷！他那一雙惡煞似的眼睛，嚇死我了！料想不到被他逮個正著。嚇得人家一身冷汗哩！」

「他自稱是水野藤十郎嗎？」

這個男子正是鼬鼠。他正悠然的圍著地爐喝酒哩！

「我說你呀！想動他人荷包的腦筋，最好選擇文弱書生下手，你膽敢動那個野武士的腦筋，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煩啦！」

奈奈坐近地爐，拿著鼬鼠的一碗酒，一飲而盡。

「對了！妳再去盯他的哨，看他在那兒過夜。孫子不是說過『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嗎？」

「你笨透了！我的面孔已經被看過了。一旦再被他們看到，還活得成嗎？」

奈奈聳一聳肩膀，看了看錢袋。的確，錢袋裡面充滿了金銀，以及錢幣，實在值得冒那一趟危險。

「哇！從來就沒看過這麼多的錢！」

「俺可以買很多東西給妳，妳到底喜歡一些什麼？」

「人家最喜歡加賀的絹布，最近流行摺箔花紋，以及用金錢綉著輪形紋章的布……」

一談起了衣飾，奈奈的眼睛就亮了起來。看來，她已經忘了被藤十郎逮住的恐怖。使勁的在想著那些漂亮的衣裳以及腰帶。她一直在喝酒，以致，很快的就露出了醉態。

看來，她很適合於當「鼬鼠嫂」。醉了酒以後，她開始跟鼬鼠糾纏在一起，玩那種兒童不宜的遊戲。當她倆將進入忘我之境時，有人闖了進來。

奈奈跟鼬鼠擁抱在一起，兩個人的眼光充滿了恐懼。他倆的眼前，赫然出現了藤十郎龐大的軀體。

「嗨！」藤十郎以磊落的笑容說「咱們又見面了！」

「啊……啊……老天……爺……」

鼬鼠跟奈奈彷彿看到了鬼魅似的，臉孔沒有一絲血色。

「你們原來是一對相好的，剛才我已經個別的碰到了你倆，想不到你們已經擁抱在一起……眞快……」

在萬般無奈之下，鼬鼠擠出了一絲笑容。藤十郎走近去拿起了錢袋。他並沒有檢查內容，直接的對孫六說「喂！阿孫，你記得這個錢袋嗎？」

「俺記得非常清楚。三河刈屋城下的皮革匠甚平，前後耗費了十天才製成的那個錢袋，還印上了水野的家紋呢！噢！就在此地！」

「眞叫人懷念……」藤十郎用他銅鈴似的大眼瞪著一對男女。奈奈跟鼬鼠已經嚇得不能動彈。

「眞虧你做得出來。從栗田口的茶店把錢袋搬到此地。乖乖……這麼沈重的錢袋……喂！鼬鼠！」

「大爺……饒命……」

「你這隻鼬鼠蠻有力氣的呀！虧你還拖得動！」

「大爺饒命！小的一時萌出歹念……所以

……」

「是一時萌出的歹念嗎？妳又說是爲父親報仇……眞是一派胡言！」以藤十郎的個性來說，小小的過錯，他是絕對不會計較的。然而，這一對賊頭賊腦的男女，實在叫他忍無可忍。

「鼬鼠，你也知道『事不過三』之理吧！」

「小的知道，請再寬恕小的一次！」

「爲了不讓你再扒別人的錢，我要剁掉你的手指。」

「啊！千萬使不得！請原諒！」

「那麼，就把你的頸部折斷吧！以後你就不可能再喝酒了。」

「噯！這更使不得！」

藤十郎感覺到不是味道。他感覺到索然無味的是，完全沒有『勁』的人。這種人打他，罵他都沒有用。「鼬鼠」這個名字是他自取的呢？還是別人給他取的呢？倒是蠻適合他的。

「阿孫，把他倆綁緊，再交給衙門吧！跟這種沒有骨氣的人說話，我的舌頭會打結的！」

「喂！今天孫大爺大發慈悲，把你倆一對賊鴛鴦綁在一塊，準備到牢房卿卿我我吧！」

「水野家的少爺，只要您肯放開奴家跟他，奴家願告訴您一件重要的事……」

聽了奈奈的話，鼬鼠有如連珠炮似的，道出了一堆有關烏丸中諫言公主的事情。

「那個叫什麼月子的公主，時常揚言要報復。她集合了二十個武士要尋仇。您最好趕快溜之大吉……。」

當一陣風暴刮過女人身上時，風暴全忘掉女人，可是，女人忘不了風暴。因爲，女人身上被蓋上的烙印，是絕對消除不了的。

對於在雜木林中，強暴月子的事，藤十郎彷彿是頭一遭想起似的，開始在腦際裡盤旋了起來。

「這個女人眞固執。我那麼的『疼』她，爲何口口聲聲的要報仇呢？」基於藤十郎的「行家」經驗，那時的月子的確是處女。

以一位高貴的公主身分，不惜東奔西闖，一心要爲森武藏報仇。由此可見，他倆的關係

絕非尋常。

（我眞不理解女人，跟一個男人沒有肌膚之親，還能死心塌地的愛著他！）

月子對藤十郎與孫六的憎恨，可說是基於對森武藏的愛所使然。在沒有跟女人發生肉體關係之下，仍然能夠使女人神魂顚倒的森武藏，藤十郎不由感到不可思議。

（算是森武藏的造化吧……）

對莽撞的藤十郎來說，所謂的「女人」必須把她「攻陷」才行。他時常說，女人就等於城池。在尚未下手之前，女人就對一個男人表示好感，絕對不是尋常的一件事。

藤十郎認爲所謂的現實也者，只限於「武人」的世界。男與女之間的關係，亦復如此。

在街上走路時，藤十郎曾經與孫六談及這件事。

孫六跟藤十郎不同。他比較懂得人情世故。也能夠取得各種情報。對森武藏的一切，他也不像藤十郎一般的孤陋寡聞。

「少爺，恕奴才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孫六說「森武藏兄弟，可是名聞天下的美男，女人看了他們兄弟，都會死心塌地愛上他們。」

「難道女人都喜歡純純的童男？」

「這俺就不懂了。反正，森蘭丸兄弟是人間有名的美男子，而且，又是織田麾下的好兒郎。」

「武藏守長可，眞是美男嗎？」

「那是錯不了的……俺親眼瞧過。而且，他又是武士。」

「……」

「天下人戲稱他爲鬼武藏。難怪女人看到他，都會恍恍惚惚的……彷彿看見了鬼一般，可見他有多迷人！」

「孫六是慈悲的菩薩，爲了救出天下的女人，收拾了鬼武藏？」

「正是如此。老孫是爲了天下的女人而除掉魔障！」孫六說著，挺起了胸膛，扛起了他心愛的洋槍。

「如此說來，月子憎恨的人應該是你，而不是我！」

「少爺，可是強暴月子的人是您呀！可見，您的手法並不高明！」

藤十郎仍然嬉皮笑臉，一點也沒有怒意。

「有時，韻味太佳，反而會使對方憎恨呢……」

不管怎麼說，變成別人眼中釘絕不是好事。縱然採取相同的行爲，基於女人的性格及教養。反應是不可能會相同的。藤十郎是十足的莽夫，不能一一的負起責任來。

「以通常的兵刃戰來說，二十個乃至三十個人，我都不放在眼裡，不過，一旦一天到晚被計算的話，我會感到受不了的。首先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怎能從容的遊覽京城呢？」

「少爺說得也是。如此一來，咱們是不能放心到河原瞧阿國小姐跳舞了。」

「在被幹掉以前，我得先幹掉他們。這也就是我水野藤十郎的作風！」

那一夜，藤十郎就潛入烏丸中諫言的大宅裡面。其實，他對京城的東西方向都分辨不出，虧得有鼬鼠帶路。

其實，鼬鼠跟月子及烏丸家風馬牛不相及。當奈奈在窺視藤十郎動靜時，月子溜出了茶店的四郎次郎家。就在那時，鼬鼠聽到月子對侍從所說的話。

對鼬鼠來說，與其被關進牢裡，不如帶路後恢復自由，要合算多了。

「這宅第，就是烏丸的官邸。」

「好吧！你可以走了。」

「唔……你就這樣放開小的？」

「是啊。不過，我要預先聲明，如果你膽敢通風報信，你的鼠頭就得離開鼠體了！」

「唉……我絕對不會那樣做。我可不是壞到家的人。」

「好吧……你可以回到奈奈身邊……」

「大爺就算不吩咐，我也會那樣做。把奈奈委託那個洋槍手，我的一顆心一直在七上八下。希望他不會對她怎樣！」

原來，藤十郎叫孫六看住奈奈。如此一來，鼬鼠就不敢作怪了。因爲，他相好的被當成人質的原故。

鼬鼠很快的就消失。

當然啦，藤十郎是偷偷的進入，故只能循著後門的小徑進入屋裡。他發覺客廳有燈影，月子不是在對面的房間詠歌唱詩，就是撫弄弦琴。藤十郎的一顆心跳得很厲害。好像又扮起了半夜的採花賊似的。

二

然而，現在不僅沒有弄琴聲，更聽不到笛子配合的聲音。藤十郎刻意的瞧瞧對面的房間，竟然找不到月子。

飄散著迷人沈香的臥房，排好了華美的臥具，香油以及梳粧台都完全準備好了，可是，仍然找不到公主的影子。

原來，月子正在沐浴。她在另一棟的浴室，由侍女們持洗著她的一頭秀髮。

那間浴室很寬敞，大概有十個榻榻米大。可是，並非蒸氣浴，而是使用木桶。爐灶在外面，使用導水管把燒熱的水引導至屋內的木桶。

月子伸長她白皙的嬌軀，躺在洗澡場的條板上，傲慢的對侍女下令「不可以傷及我的頭髮，把它們洗乾淨。」

「是的，公主……」侍女似乎已經習慣於月子的傲慢。她先把洗髮粉溶解，然後小心翼翼的洗起了月子的頭髮。

月子從小就非常討厭洗髮時，溫水流入眼睛與耳朵。長而有光澤的頭髮，似乎是高貴婦女的特色。每逢洗頭髮時，月子就如此的仰躺於洗浴場的條板上面，把整片頭髮交給侍女洗滌。

侍女小心翼翼的在洗滌，唯恐溫水進入月子的眼耳。

「父親的客人是誰呀！」月子問侍女。不過，她並非很關心，只是隨便的問問而已。有如男子在刮鬍時，跟理髮師寒喧一樣。

「那位客人來自紀州……」

「噢……紀州不是很遙遠嗎？」

「是的！他又說，來自紀州的雜賀。」這個地名是月子第一次聽到的。

「爲何要從那麼遙遠的地方來此地呢？」

「這個嘛……婢子也不知情，不過……」

「到底怎麼啦！」

「嗯……其實……好像是一件……不宜對外人公開的事……」

「阿楓，我月子是外人嗎？」

「噢……公主當然不是外人……」侍女慌亂了起來。

「來客自稱是紀州、雜賀的孫市，他是爲公主而來的。」

「爲我月子而來？」

「是的……」

「如此重要的事，爲什麼隱瞞著我？」

侍女聽到這句話，已經顯露出了忸怩不安的樣子，兩手不聽使喚。

「反正是拒絕了來客，再也沒有告訴公主的必要了！」

「父親眞的那麼說了嗎？」月子怒不可遏的想站起來。

「要拒絕與否，不先徵求我的同意嗎？父親怎會……」

「請公主息怒……請公主原諒！」

侍女認爲自己的話太多，蒼白著一張臉在求饒。

「哼！父親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以爲我月子是井底之蛙，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嗎？」

月子有如鍋裡的玉米花，不停的在翻滾。侍女也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叩頭如搗蒜。

「算了！算了！那種求饒法對這個女人是沒有效的！」

突然響起了男人的聲音。

在侍女感到驚訝以前，月子老早就愣在那兒了。

原來是藤十郎。他堂而皇之的進入浴室。

「妳走吧！我跟月子公主很親熱。由我來爲妳求情吧！妳暫時迴避一下！」

對侍女來說，這無異是大赦令。她弄不懂藤十郎從那兒進來？不管如何，她爲了脫離這一場大災難。以致，用手掩著面孔迅速奔出浴

室。

月子慌張著想跑出去，可是，藤十郎緊緊的把板門關閉，然後一步一步逼近她，臉上浮現邪惡的笑意說「好久不見了！」

月子感到狼狽萬分。她渾身上下一絲不掛。黑色的長髮才洗不久。她在慌亂之下，抓一條毛巾遮住前身。由於憤怒及羞恥，全身變成火紅色。

「不懂禮節的東西！快點退下！」

「算了吧！女人怎能以那種口脗對男人說話呢！」

「不懂禮節的……」

「妳爲什麼看到我，都是說一些『無禮』或者『報仇』的字眼呢？難道不能說一些比較好聽的字眼？」

「啊！」月子的兩手被抓住的同時，藤十郎已經把她抱得緊緊的。

「快……快放開我……」

「我教妳說一些比較悅人的字眼。被男人擁抱，不是值得慶幸的一件事嗎？妳難道說不出一些高興或者害臊之類的話嗎？」

當月子被推倒在浴室的板條上時，她仍繼續在抵抗。或許，她以爲如此做時，家裡的人會聞聲趕到，而把闖入者繩之以法！

至少，侍女阿楓會去通風報信。還有那些負責燒洗澡水的人，這些人一向在浴室外面待命的。聞聲以後，必定會趕來。想不到藤十郎老早就考慮到這一點了。

「妳再叫也沒用，所有的人都睡著了，暫時不會醒過來。」

聽了這一句話以後，月子再也不做「無謂」的掙扎。

「我只不過叫她們睡一會兒，如此才不會妨礙妳跟我之間的好事！」

月子的裸身被藤十郎巨大的手掌抱個滿懷，她雖然稍微掙扎，但是「那兒」卻不斷湧出「春泉」，使她感到羞愧欲死。

在浴室的板條上……

上一次在雜木林裡面顛鸞倒鳳，如今，卻在此種異乎尋常的場所，展開男女之間的

「那檔子事」，更使她浸淫於跟武藏一夕風流的美夢裡。

她整個神魂在縹渺的幽境裡……現實的感覺，只有一股男子粗獷、猛勇，有如一股怒濤般，欲闖入她「門戶」的蠻力。

事到如今，月子仍然展開纖弱而象徵性的抗拒。在現實的世界裡，只有那一分遭受到男子強暴，卻能不停抗拒的貞潔觀念支撐著她。那是因她出生於公卿之家，又遭受到所謂三貞九烈思想的拘束，以致，不得不養成這分矜持！

藤十郎又熱又硬的東西，強行闖關入女人的門戶以後，有如在那兒找到無價的瑰寶似的，瘋狂的亂動一番。

藤十郎的那話兒在月子的身體裏面，勇猛如虎，又翻騰又衝刺。一下子似乎要退出門戶，旋即又驍勇的直搗花芯，把月子弄得死去活來。

「嗚……」月子以為快被折騰死了。

上次在雜木林裏面，在激痛以及將喪失處女知覺之中，月子生平第一次「接納」男人，但是那時只有憤怒，絕望以及不服氣的感覺。

現在的月子，不再存著絕望以及不安。只有一種羞恥的感覺，貫穿她的全身，並且在毫無意識之下，口出一種類似吹笛的聲音。

藤十郎這個莽夫的肉體是夠強韌的。不僅不知疲勞為何物，甚至始終沒有萎縮的現象。任憑誰都看得出來，在他懷抱中掙扎的月子，根本不像羞憤的樣子，而是偷偷的在享受快樂。縱使是她的父親在場，也不致於否定這一點。

如這般，奔放的喜悅一次又一次的重疊以後，月子心靈深處的所謂「復仇」逐漸有如春雪般的溶化。

「月子，妳還憎恨藤十郎嗎？」

「……唔……是……想報仇……」

月子幾乎是在癱瘓之下回答，那些斷續的話，還充滿了女人執拗的殘餘火花。不過在說這些話時，月子的肌膚仍然本能地發生顫抖，很明顯的，她已經使自己的情欲狂奔起來了……

「好吧！妳那麼憎恨我的話，那就報仇吧！」

對於月子的執拗，藤十郎感到莫可奈何。終於，他在未被發現之前，抽開了自己的那話兒。

「啊……更長久一些……」月子的嘴發出了無意識的叫聲。

藤十郎的那話兒，不知什麼叫萎縮，僵硬如棒，彷彿是在嘲笑，癱成一堆的女人似的，大幅度的躍動著。

「更長久一些？……妳那麼需要嗎？」

「……」

「如果妳需要的話，那就做一個真正的女人吧！」

藤十郎把硬綳綳的話兒，收進褲子裏面。

「對於把我當成仇人的女子，我是喜歡不起來的！」

「……」

「下一次再跟我要好時，妳可以從兩條路擇其一。一條是變成十足的女人享受飛翔之樂。另外一條是死於我的刀下。」

說罷這話，藤十郎毫不留戀的走出浴室。

侍女阿楓，很可能在脫衣間窺視。當她瞧到藤十郎走出來時，迅速的把面孔背過去，把身子縮成一團。她的身上穿著薄如蟬翼的褻衣，以致藤十郎一眼就看清，她有如洗了長時間的熱水澡一般，身上在發著燒。

阿楓被藤十郎趕出浴室，已經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絕對不是在洗髮時所發的燒。藤十郎走到她的身邊，抓起了她的手。

「啊！我可不要！」阿楓拚命的想縮回她的手，藤十郎嬉皮笑臉的在她手背上，吻了一下說。

「嘻……這一次我做得太過火了一些！」

阿楓的臉一直紅到耳根。走出走廊的藤十郎，跳到地面。他彷彿在自己家裏走路似的，大模大樣的朝後門走過去。當他第一步跨到外面時，一個身影靠近過來。

在三更半夜裏，四周好冷。寒月眼看快要

西斜，夜空裏只有稀疏的星星發出寒光。

從後門走出來的藤十郎，對靠近來的黑影打了一聲招呼「你是阿孫嗎？」

「俺正是阿孫！」對方立刻答腔。不過，那並非杉山孫六的聲音。藤十郎感到納悶時，一道寒光劃過夜空，斬了過來。藤十郎飛快一閃，刀鋒劃過他前胸一寸的地方，以致，衣襟以下的部分衣裳割破。

當對方再準備揮刀時，藤十郎把身子一閃，用出鞘的刀招架。他這一刀斬到對方的刀鍔上面。那好像是南蠻打造的大角鍔，迸出的火花，險些傷到了眼睛。藤十郎蠻以爲對方的刀斷了。對方很狼狽的退下幾步。

藤十郎手中握著刀，無言的凝視對方。

「既然第一刀就斬空，俺再也不幹了！」

「是紀州來的吧？剛才你說是阿孫……」

「俺是紀州、雜賀的孫市。」

「雜賀的孫……所謂的孫，就是指孫市嗎？」

藤十郎感到有一點好笑，對方好像沒有察覺到藤十郎的意思。

「原來，你這個阿孫，並非那個阿孫……」

「你說什麼！」

「我的一名手下名叫孫六。所以嘛！我剛才就叫你阿孫呀！」

「你膽敢吃俺的豆腐！」說罷，一刀砍過來。藤十郎用手中的刀擋架，那把刀立刻折斷。

「眞是個太脆弱的傢伙！」孫市迅速跳開，順便從懷裡拿出一件棒狀之物「你別瞧它不起眼，它可是舶來的短槍哦……」孫市得意的說「它的鉛彈雖然很小，但是，足可貫穿一個人的胸膛呢！」

現在，天空裡只有疏稀的一些星座。距離約有二十公分，只要一躍，二跳，刀鋒就可以砍到對方。不過，在這段時間之內，藤十郎的胸膛，恐怕就被鉛彈貫穿了。

藤十郎稍爲躊躇，抑著笑意說「你不妨發射吧！」

「好啊！」

「你那洋槍派不上用場。沒有火種，火藥

怎麼爆炸呢？」

因爲，星光疏稀，孫市手中的那隻洋槍，不能看得很清楚。不過，它並沒有發火裝置，乃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你未免太孤陋寡聞了吧！新的洋槍不必有火種，就能把鉛彈發射出去！」

「有那種事嗎？」

「因爲，使用燧石呀！」

藤十郎「呀！」的叫出聲。這是他頭一遭聽到的。原來，已經有了燧石的發火裝置。藤十郎一直以爲洋槍跟火繩是離不開的搭配。既然火藥點火就會爆炸，利用燧石的火花引火，當然就可以發射。

這種說法雖然合理，但是，始終不曾看過那種裝置。如果看到這種裝置的話，孫六將比誰都高興。或許，對方看到了藤十郎懷疑的表情，因此，面笑肉不笑的說「你不信的話，俺來發射，讓你瞧瞧！」

接著，響起了卡喳聲，火花迸出，藤十郎茫然的站立著，所幸，並沒有發火。

（趕快！就趁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藤十郎有如惡夢初醒，準備撲向孫市。

藤十郎在揮下大刀以前，看到孫市手中的槍被打掉，以致，他按著手腕，幌動了幾下。

「少爺，您沒有受傷吧？」孫六的聲音飛了過來。孫市手中的洋槍，並沒有發火。

「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使用燧石的洋槍怎麼轟人呢？」

孫市伸手去拾洋槍時，藤十郎踩著他的手奚落一頓「哼！舶來品有啥了不起？你吃癟了吧！我說雜賀的小孫子，你就好好覺悟吧！」

「嗯……俺已經覺悟了！」想不到孫市倒是蠻乾脆的。他坐了下來。脫掉了上半身的衣服。叫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的粗頸子上面繫著南蠻水晶的唸珠。

他解下那一串唸珠，掛在兩手上面，合掌爲十，揉揉它們，嘴裡唸唸有詞。

藤十郎與孫六感到納罕，以致面面相顧。

「我的媽唷！臨死還唸佛呢！不管如何，絕對不能原諒他！」

孫市睜開眼，瞪著孫六問「喂！你就是孫六對不對！」

「俺正是孫六，乃是水野藤十郎少爺的跟班是也！」

「乖乖……你的洋槍工夫眞到家！」

「嘿！嘿！馬馬虎虎啦……」

「從來到此地，俺就覺悟了。」孫市繼續對水野藤十郎說「好了！俺已經心無掛礙了，你就斬下俺的首級吧……」說罷，閉上了雙眼。

到了這種境地，藤十郎已經沒有了殺意。

「殺人並不難。看來，你也是好漢一條。在不分青紅皂白之下，我絕對不殺人。你爲什麼要暗算我？說出理由來聽聽！」

「死到臨頭，還有說出來的必要嗎？」

「當然有些需要。我非得把一切弄清楚不可。」

「好吧！俺就老實說吧！就是爲了月子。」孫市如此的說。

原來，剛才孫市已經向月子的父親表明，他愛慕她，希望能娶她爲妻。烏丸中諫言表示他無法做主，必須詢問月子的意思。孫市就認爲——既然如此，俺就親自去詢問月子小姐。他裝著告辭，然後，潛入月子的房間。

「噢……原來，又來了一個採花賊……」藤十郎感到好笑。

「於是，俺就在浴室瞧見……」

「我懂了……你瞧到我抱著月子公主？」

「看得一清二楚了呢……侍女還告訴俺你的大名呢！」

「噢……你聽了我的名字，就憎恨起我來，對不對？於是，準備向我報復，對不對？如此一來，未免小題大作了吧？那個女人啊……一點也不稀罕！」

藤十郎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皮笑肉不笑的說「只爲了一個女人被別人佔了便宜，就氣瘋的人，實在太小氣了吧！」

「俺才不小氣呢！雜賀的孫市，乃是當地頂尖的男子漢哩！」

「既然那樣，那就別氣瘋啦！那種女人哪！比比皆是！」

孫市或許認爲——言之有理。不管是多麼心儀的女人，一旦缺點重重的被提出來，到頭來就會顯得一文不值。

「話雖不錯，可是，男子一旦對一個女人死心塌地，就算是壞女人，仍然難以忘懷呀……」

「唉……眞是拿你沒辦法……既然如此，那就別在意被我抱了幾遍。你最好在憎恨我以前，用盡全部精神去攻下月子吧……」

「可是……可是……她不理俺又怎辦？」

「那……你就死吧！我來擔任監斬官。」

「俺明白啦！俺可以一直借用這個腦袋，到那一天爲止？」

說到此，孫市歡天喜地的繫上唸珠，又穿好上衣。

不知怎地？藤十郎突然喜歡起了孫市。如果稍微有了差錯，或許，藤十郎就得魂歸地府了。不過，藤十郎一點也不憎恨孫市，對方的磊落、豪爽，似乎跟藤十郎很相似。

三

現在，事態變得更妙了。俗語說「酒逢知己千杯少」，兩個人胡扯了好久，孫市進去找月子。藤十郎跟孫六就非得在外頭等候不可。

「乖乖，好冷，孫六你覺得冷嗎？」

「當然冷囉，冬天嘛！」

「我當然知道是冬天。夏天酷熱，冬天寒冷，這是不變的道理。不過，京城的冬天似乎特別的寒冷！」

「少爺，您剛才付出的精力太多，不冷才怪呢……嘻嘻……」

「拜託……不要邪笑好不好？」藤十郎打了個噴嚏，的確，洛中是太冷了一些。實在不應挑這個季節上京城。

「在寒冷的季節裡挨凍是笨瓜。爲何不取暖呢？」

「最好是喝酒！」

「對了……你就去買一些酒回來吧！」

「咱們連一文錢也……不對！錢袋已經取

回來了。」

「可是，酒舖又在那兒啊……」孫六欲奔又止。

「笨蛋！我怎麼知道呢？你就去打聽打聽吧……」

打聽？向誰打聽呢？京城的大馬路旁，盡是一些公卿的第宅，焉能向他們打聽那兒有酒舖呢？孫六也不知道如何著手才好？扛著洋槍，先奔一段距離再說。

(那個叫孫市的寶貝蛋，不知進行得如何？)

以月子來說，剛剛跟藤十郎搞那個玩意兒，經過了藤十郎的擁抱，照理已經軟弱了下來。或許，連抵抗的力量也化爲烏有，也很有可能在回味那「一段情」。

大致上說來，月子已經算是很成熟的女人。她也是很熱情的女人。只因爲身爲公卿之女，在表面上，不得不裝成矜持究的樣子，對男女的情欲表示嫌惡的模樣。

(她眞會裝蒜，骨子裡還不是喜歡享樂。)

藤十郎懂得這一點。反正，月子是很難纏的女人就是了。孫市應該很難獲得她的青睞。這個紀州憨厚的漢子又說，如果他的愛不能順利的進行，他就會一死了之。或許，孫市對她的愛，已經使他感到焦燥的地步了吧？

(管他呢……要愛就轟轟烈烈的愛吧！只要月子能夠死心塌地的愛上孫市，她就會忘記對我的憎恨……那不就因禍得福嗎？)

藤十郎如此的想。

就在這時，小徑的入口響起了吵雜的人聲。看樣子，人數頗爲不少，他們手中所舉的火把，拖成一隻長長的火焰尾巴。藤十郎奔上前去瞧瞧，以致，立刻就被包圍。

「喂！不許動！」叫嚷聲充滿火藥味。

「到底有何貴幹！」藤十郎縐下眉頭。

「眞是不知羞恥之輩！已經被咱們撞見了，還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

「你到底在說些什麼？你們認識我嗎？」

藤十郎感到莫名其妙。

「那當然！」

「那就怪了……我今天才抵達洛中，你們不可能知道的，你們是當地的……」

「一點不錯！我們是當地衙門的人！想不到雜賀的孫市，也變成狡黠起來了」

「孫市？」藤十郎想要說出認錯人時，槍尖從左右刺向他的脇腹。

「你想狡辯你並非孫市是不是？既然如此，你爲何要襲擊月子公主呢？而且，你手中又握著南蠻手筒。那是孫市不離手的東西，就連京城的孩童也知道呢！」

(不妙了！我被當成雜賀的孫市！)

眼看著那些官差焦急的態度，藤十郎就知道孫市已處於被追殺的立場。更糟的是，他的手中拿著孫市的「註冊商標」——南蠻手筒，這更使得他百口莫辯了。

(看樣子，只好溜之大吉！)

藤十郎萌出了這種念頭。

「這手筒是孫市暫時交我保管的……」

「你別亂蓋！」

「是千眞萬確的事！我沒有這類東西。我可不是什麼孫市，我是……」說到此地，藤十郎又停止。其實，不管是否要溜之大吉，報上眞實姓名總是不利的。即使報出水野藤十郎的名字，這些無名小官差也不可能知道。而且，一旦被記上名字就麻煩了。

「眞夠倒霉！替別人背上黑鍋……」

官差朝著夜空發射洋槍。轟然巨響震動了夜氣，白濁的硝煙瀰漫了四周。藤十郎緊抓著手筒，拔腿逃之夭夭。

「快逮捕孫市！別讓他逃掉！必要時可幹掉他！」

官差大叫著追殺藤十郎。幾隻長槍飛過他的肩膀，刺進前方的一棵樹。藤十郎使用左手把它們拔出來，再使勁的朝後擲回去。因爲巷道狹窄，官差擠成一堆的展開追殺。有些官差發出慘叫，立刻散開，有些甚至伏在原地不動。

在這個時間內，藤十郎仍舊疾奔如飛，以致隔了不久，他們之間的距離就拉得很長。

(看樣子，我可以從容的逃脫他們的追殺……)

想不到，藤十郎奔到平坦的大道時，左右跳出了兩道黑影。

「等一下！」立刻有一根六尺棒伸到眼前。藤十郎很敏捷的使用手筒打掉右側的六尺棒。再拿起六尺棒，打傷左側官差的一雙脚，好不容易脫離虎口。

藤十郎一面奔跑，一面還想著孫市。

（不知他進行得順利否……）

孫六說是去沽酒，卻一去杳如黃鶴。如今，根本就沒有時間找他了。藤十郎只好奔到河岸。那一條河正是賀茂川。他跑到河原。此刻，河面正映著星光，平靜的流動著。

河原有他熟悉的幔幕，以及利用草蓆圍成的矮牆。他回頭看時，衆多的火把正朝著河岸接近。對岸也出現了火把，好像他們已經把唯一的木橋封鎖了。

（看樣子……雜賀的孫市頗有來歷哦！）

或許，孫市是前田玄以的指揮官吧？如果眞是這樣的話，一旦被逮捕，他就會在百口莫辯之下，死於亂刀。

（眞是太寃枉了……如今，已經是騎虎難下，非逃命不可。）

藤十郎只好躍入臨時搭蓋的小屋裡面。

這個臨時搭蓋的小屋在舞台後面，充當演員們的後台，男女們混雜而睡。其中有一些女人兼賣春，舞伎被邀請到公卿或者武士之家陪酒，已經變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以致，現在仍然留在後台的演員，只有一些未成年的小女孩，以及擔任伴奏的半老徐娘。

藤十郎唯恐引起她們的驚駭，因此，決定躲在舞台背後。

「咦？」他的背後響起了女人的聲音。

「是誰呀！」一張白色的臉孔，從後台的布縵中探了出來。

到如今，差不多已經走投無路了。藤十郎只好回過頭說「是我……因爲找不到投宿的地方，希望能夠在此住上一宵。」

「啊！是水野先生，您是水野藤十郎先生！」女人顯得非常高興。她從稍暗的後台走出來。與其說她是女人，不如說少女比較恰當

一些，她就是阿國。現在，她已經卸掉了舞台粧，不過，大而傳神的眼睛，以及表示意志強韌的嘴唇，仍然有它們獨特的魅力。

「妳就是阿國嗎？」

「哇！好高興！我就知道你會來！」

「不是的……」藤十郎苦笑著，欲向她說明時，吵雜的人聲越來越接近了。追殺藤十郎的官差，突然注意到舞台後面的那間小屋。

藤十郎用手指著那些火把，對阿國說「他們朝這裡來了！」

「咦！他們是……」

「他們是一夥追殺我的官差。他們把我當成另外的一個人，不管我怎麼解釋，他們都不相信！」

阿國的兩眼閃閃發光，喜不自勝，她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藤十郎突然來臨這件事，就已使她非常高興了。

「我倆就暫時躲起來吧！」說罷，阿國瞧了一下四周。河岸並沒有任何可以隱藏的地方，不過，出租的草蓆在一角堆積如山，可是，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疑心。

「躲在這兒吧！」阿國掀起了舞台一端的橫板「躲藏在此地，他們就找不到了。」

「乖乖，那兒太小了！容納得下我嗎？」

將近六尺高的藤十郎，彎曲著大身軀，勉強的把自己「塞」進去。

這時，官差們的聲音也已經包圍了整個小屋。阿國也來不及回到舞台。乾脆就隨著藤十郎擠進去。當她從裡面擱上橫板時，官差們有如洪流般的湧進來。

「那個傢伙必定逃進此地，就算把石塊統統挖出，也非把他找出來不可！」

「依我看，孫市才沒有這麼笨。逃到此地等於自投羅網！」

「好吧！就算我們都是一群笨瓜吧！不過，把整個的地板敲打一下，也不致於耗費很多時間！」

火把的光一直在眨眼，地板下面的阿國跟藤十郎擁抱在一起，屏住呼吸。官差一直使用槍把在拍打地板。

「也許，那廝躲在裡面！」

藤十郎與阿國縮了一下脖子。踩在地板上面的官差在他倆的頭上踏踐著。

「用槍刺刺看！」就在這時，有人在遠方喊叫。

「你們快來呀！那廝可能躲在此地。這裡有一大堆的草薦。他可能在身上披著草薦發抖呢！」「你得小心一點！那廝可能會拚死一幹！」「就在此地把他刺成蜂巢,再把他的屍體拖出來吧！」說著，有好多隻槍同時刺進去，但是，並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一群官差在失望、慣怒交加之下，把一大堆草薦弄成七零八落，再衝入舞台裡翻箱倒櫃，拿著槍到處亂刺。

其中的一槍好像傷到了阿國。她雖然不曾叫喊，但是跟藤十郎擁抱在一起的身體，突然顫抖了一下，拚命地忍耐著恐懼與痛苦。藤十郎感覺到好像在抱一隻可憐的小鴿子一般。

「你們等一等！我就出去！」藤十郎叫了一聲，踢掉橫板，跳到了外面。

「哇！那廝出來啦！」

官差在那一瞬間，倒退了好幾步，舉出槍尖包圍他。

「你們到底要我說多少遍！我並非雜賀的孫市。你們不容我分辯，我才會溜之大吉。」

「……」

「俺是三河刈屋的水野藤十郎是也！如果你們還是不信，我可以陪你們到衙門裡證實。我聽過前田玄以大人的名字。他才不像你們愚笨透頂！」

藤十郎把心裡的話說完，立刻去看阿國。

「阿國，妳還挺得住嗎?都是我害了妳。」

「快別這麼說，只是劃傷表皮罷了！」

原來，阿國傷在大腿。她用手按著傷口，那兒正在流血。

「不行！非得趕快治療不可！」藤十郎抱起了輕盈的阿國，朝向舞台走出。

官差們仍然半信半疑。仍然用槍對準藤十郎，有些人手裡還握著刀，但是沒有一個人敢靠近。

「對了！如果仍然不相信我的話，你們不妨去問石田三成。就在今天中午，我倆還在四郎次郎先生家吃柿子呢！」

「什麼?他也認識石田大爺呢……」

「可能是剛剛認識的……這不算稀奇！」

官差們開始竊竊私語。藤十郎抱著阿國，爲她療傷。當藤十郎撩起她的衣襟時，她的面孔頓時通紅。雖然在觀衆面前，阿國敢大膽的跳出香豔之舞。可是，一旦下了舞台，她就跟一般少女沒有什麼兩樣了。

到底是到各碼頭巡迴演出的舞團，總是準備有各種的急救藥品，金創膏就是其中之一。以戲團女老板的采女爲始，大夥兒都全心全意照顧阿國。這不僅是阿國爲該劇團的台柱，同時，也是她日常待人寬厚的結果。

「阿國，妳爲了我受傷，實在叫我過意不去！」

「甭提了！這不算什麼。反正也不會痛嘛！」

阿國忍著痛，強裝笑臉。就在這個時間裡有幾個官差走了。很可能是去詢問三成或者前田玄以。

藤十郎爲阿國敷好傷口時，有幾個騎馬的武士到來。

「水野藤十郎先生在那兒啊，你們千萬別對他無禮。快點帶路！」

藤十郎聽到武士在怒斥小廝的聲音。

所謂的「機緣」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東西。命運的發展叫人難以預料。

就因爲發生了這件事，水野藤十郎開始爲羽柴秀吉効勞。這件事發生於藤十郎拒絕石田三成以後,以致,使石田三成感到相當的意外。

前來迎接藤十郎的武將是前田玄以堂弟前田左源太。在過去的山崎戰役，他的耳朵被敵人咬掉，以致，有了「無耳左源太」的綽號，無論是洛中、洛外，人人都聞「無耳左源太」而色變。

「小廝的粗俗無禮請見諒。主公也感到非常的遺憾！主公請您喝茶,並對您道歉。是故，

差遣在下來迎接您。」

左源太彎曲身體賠罪。藤十郎一向不拘小節，因此對他說「不必道什麼歉了。倒是想煩您向主公推舉我。您看，我能不能効勞主公呢？」

聽了這句話，前田玄以對藤十郎甚表激賞，誇獎藤十郎一陣子以後，他如此的說「您的豐功偉業，主公表示非常的敬佩。他一定很高興有您的輔助！」

「我並非爲了討羽柴秀吉的歡欣，才想去投奔他。」

「您是否擔心德川老爺那一邊？」

說罷，前田玄以凝視著藤十郎。

「我才沒有擔心呢……我已經離開三河。倒是家父在爲我的將來操心呢！」

「既然那樣，您就不必考慮到什麼了。我們的主公，並非喜歡扯人後腿的人。」

爲秀吉做事，想必很有趣。

不過，石田三成會有什麼感想呢？

「同時，做一個野武士很不妥。至少，像今天的事情，將不斷的發生。處於這個亂世，如果沒有一定的身分，總是會受到懷疑！」

藤十郎並非受到前田率直的意見所感動。第一，他爲秀吉做事以後，可以叫德川家康及父親另眼相看。而且，石田三成將失去他的立場。尤其是玄以直接向秀吉稟告藤十郎來歸之事，更使石田三成毫無餘地可言。

秀吉對於長湫敗戰的記憶猶新，藤十郎的衝鋒陷陣之勇，更是遠近馳名，秀吉當然就更爲開懷了。

「那樣的英雄好漢，放著不重用，德川也太笨了。」

藤十郎在大阪城謁見秀吉。去年，瀧川一益投降以後，大阪城再經修築爲一座遐邇聞名的巨城。城內外都有諸侯的豪華第宅，但是，並沒有一間多出來的房子。

藤十郎以客人的身分，獲得當前的食物補貼，住的地方，則暫時借用筒井邸的一角。大和諸侯的筒井順慶，在所謂的洞峠事件，招致惡評。不過以亂世的諸侯行爲來說，並不值得

大驚小怪。

順慶於今年八月亡故，由藤四郎定次繼承居住於此第宅以後，他就認識了侍從大將島左近。島左近被稱之爲「順慶的右手」，長於智謀，又是英勇善戰的武將，跟藤十郎有衆多共通之點，是故，很快的就親熱起來。

「武士想活得更像武士的話，那就得愼重的選擇主君！」島左近跟藤十郎在玩圍棋時，突然說出這一句話來。藤十郎聽到以後，內心有那麼一些鬱悶，不過，他也感覺到那是一句肺腑之言。

「您說得很對……」

藤十郎跟他一唱一和，把黑石放在盤子上面徬徨著。事實上，藤十郎並非對秀吉感到心服。一旦他感到不喜歡秀吉的話，他又可以離開秀吉出奔。既然俯首稱臣，固然要履行扶持的義務，但是，除了這一點以外，再也沒有任何的義務及責任。這也就是那時代男子的生活方式。

這一天，乃是入冬以來第一次下雪。不過，那只是淡淡的雪花而已。在這三天前，家康次子於義丸，已經以秀吉義子的身分進入洛中。他也就是後來的結城家康，當時，於義丸只有九歲。

明天，於義丸就送上大阪謁見秀吉了。名義上是義子，事實上還具有政略人質的意義，是故，秀吉下令以此筒井第宅爲客殿，使得島左近等人，幾天來忙得不亦樂乎。

「爲了德川的兒子，叫我們又服侍又款待的，眞是太豈有此理了！」

「能不能拒絕呢？譬如找一個理由，推掉不就可以啦！」藤十郎斬釘截鐵的說。可是，島左近卻以自嘲的笑容說「不行啊……」然後猛搖頭。

「如果換成是我藤十郎的話……」

說到此地，藤十郎就不繼續說下去了。他察覺到島左近跟年輕的主人相處不來。很可能以前就有某種過節吧？到了翌年的正月，以筒井藤四郎定次被轉封到伊賀爲契機，島左近毅然放棄一萬石的俸祿，變成野武士的身分。

槍與女人

一

一個小娘子端坐在城下的橋邊。可是，她並非乞丐。但她也不是在做買賣。她穿著一件華麗花紋的便衣，繫著一條俏皮的腰帶，坐在緋色的毛毯上面。看起來約莫十三、四歲。往來的人們都要忍不住的多看她一眼。並非她有某種的異常。人們所以忍不住要多看她一眼，乃是她的容貌麗似天人。雪白的皮膚、櫻桃的小紅唇、明顯的雙眼皮、黝黑眸子、眼角微微上翹，不僅秀色可餐，看起來也甚爲伶俐。

（她到底在幹些什麼呢……）

藤十郎不知不覺的停止脚步。他認爲她不可能在賣東西。因爲，她的前面並沒有放置任何的東西。

她實在不同於販賣糕餅，或者柿餅的生意人。就單憑那張南蠻來的緋色毛氈，就夠叫人嘖嘖稱奇了。

姑娘的身邊站著一個老人。白髮的小髻，與曬成赤銅色的皮膚成爲很明顯的對照。他的頸子很粗，肩膀的肌肉隆了起來。手臂結實有如樹木的根瘤。他持著大刄槍，打開兩隻脚站立著。

「賣槍！」老人看到藤十郎越過衆人時，如此的叫賣。聲音雖然沙啞，然而一聽就知道，那是一種經過戰場磨練出來的聲音。

「賣槍！賣槍！」老人提高了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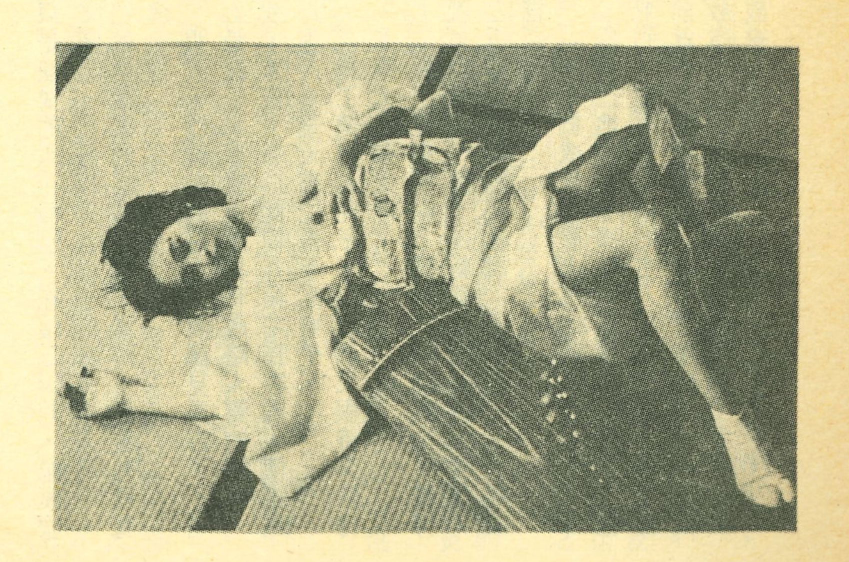
經老人如此一喊，那個姑娘也閃耀著眼睛，以銀鈴般的聲音說「各位請來買槍呀！」

——這兩種聲音非常的調和。

「賣槍！」

「各位請來買槍呀！」

看來，他倆並非在向大衆兜售。其實，那一把槍並非任何人都買得起的東西。就算眼光再差的人，只要一瞧，就不難知道，那是一把不尋常的槍。



青貝鑲鈿的豪華把柄，可能有十七、八尺長吧？槍尖也將近兩尺。更叫人瞠目結舌的是；一面的槍刃有如月牙兒似的交叉，就好像某一種長戟似的。

諸如這類稀罕品，價錢一定很昂貴，當然不是大衆所能問津的東西。

「——嗯，實在是槍中的極品！」藤十郎看得幾乎入神。

他有如被那槍吸引一般，一步一步的走近。幾乎忘了自己來此地的目的。

「老伯，那隻槍要出讓嗎？」

聽了這句話，老人的眼睛睜得好大。

「小伙子，那是一把名槍哩！可不能隨便出讓的！」

「您的意思是說，必須選擇買主了？」

「正是！刀槍不賣給身分相當的武人，它的英魂會死掉！」

經他如此的誇張，看起來更像稀世之寶了。

「讓晚輩瞧瞧如何？是誰打造的呢？」

「好吧！就讓你瞧瞧！」

藤十郎接過來時，感到重甸甸的。

此槍打造得很精緻。木雕的紋路很整齊的朝向槍刃，槍刃的背後刻有梵字，以及蟠龍圖形。乃是濃州、岐阜大道的製品。

「實在是太精緻了……」藤十郎嘆了一口氣說。

「我決定要買下它！」藤十郎眞的感到非常喜歡。既然最近就要進入紀州投効於秀吉麾下，那就得攜帶點像樣的東西。

「那麼，這一隻槍的代價是多少呢？」

「等一等，我還沒有說要出讓呢！」

「您不是說要出售嗎？」

「能不能賣給你，可還沒有決定呢！把槍還給我吧！」

藤十郎放不下手。恰有如孩子拿到了心愛的玩具一般，他以手中握著槍的姿勢，一步又一步的後退。

「我不想還給你。我決定把它買下來。這隻槍跟我甚爲有緣！」

「在這以前，煩請你表明身分。」

「難道沒有身分，您就不肯出讓？」

「你說得沒錯！」老人一點也不退縮。

「正因爲它是一隻神槍，如果配了懦夫，那就太冤枉了。」

「老伯，在說這一句話以前，請先把人看清楚！」

藤十郎一向並不高傲。然而，對方既然如此的用白眼瞧人，何不表明一下自己的身分呢？

「現在，我雖然是客人的身分，然而，我是生於三河刈屋的水野藤十郎。在去歲的一場戰鬪裡，我曾經與羽柴秀吉主公爲敵，在長湫的那場交鋒，我第一個衝入敵陣，並且第一個取下敵將的首級。只要有這隻槍，賺個五萬、十萬石根本就沒有問題！」

看起來那麼強硬，毫不肯妥協的老人，聽到一半時，表情逐漸的變成緩和起來。

「好吧！我可以賣給你！」

「那麼，代價呢？」

「黃金十枚。」

乖乖！代價未免太高了。藤十郎感到背脊一涼。正因爲他太喜歡那一隻槍，所以感到太昂貴了一些。

可是，老人卻是一點也不讓步。

「代價並不算高。因爲還有附帶的東西。」

「……」

「還附帶俺的孫女兒，阿珊！」

阿珊！

恰如老人之古怪，這個小姑娘也與衆不同。她用微微上翹，黑白分明的眼珠，目不轉睛的凝視藤十郎。聽到老人說出了這句話時，方才嫣然一笑。

聽了這一句話，藤十郎嚇了一大跳。

「嗳唷！作孽作孽！我只要這隻槍，我並不想要女人。」

「不管你要不要，她就是附贈之物！」

「這樣，倒會添加我的麻煩。打仗時又不能帶女人。」

「老實告訴你吧！俺這個孫女強過一般的小廝。她善於驅使大刀，甚至長柄刀……」

「我不能受……我不能要……」

「可是，本姑娘跟定你了……」

藤十郎嚇了一大跳，因爲阿珊的纖手已經抓住他的衣服。

「你這位相公，是不是討厭我呢？」

她抬起翦翦雙瞳看藤十郎時，他魁偉的軀體幾乎要軟塌下來了。

如果她是醜女的話，一開始就不會有什麼問題。難的是——她正處於荳蔻年華，又美貌如花，更是藤十郎喜歡的那種典型，以致，有如內心被看透似的，感到非常狼狽。

「噢……不是的，我怎麼會討厭妳呢？」

「那麼，又是爲什麼呢？」

「這……我也說不出來……爲什麼買槍，又得帶走姑娘呢？」

「我只知道武士最喜歡女人。」阿珊有如在說別人的事情似的。

周圍有不少看熱鬧的人，在那兒皮笑肉不笑的瞧著熱鬧。好像是要說「有這麼一個美女附送，應該是由俺來買那一隻槍才對……」

「阿珊姑娘的事暫時撇開不說，我手上可沒有那麼多錢？」

藤十郎坦白的表示，他要把阿珊帶進大阪城內。

聽到這句話，老人也沒有驚訝之色。因爲價錢實在太高，絕大多數的人不可能把那麼多錢放在身上。

「那麼，待我立下戰功後，再付吧！」

日後想起來，這次的交涉充滿了矛盾。以藤十郎自己來說，他對體力氣力都有自信，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會戰死，但是，別人不見得都會如此的想。

「我一定要在這次的戰爭，立下功勞，絕對萬無一失。凱旋後我如數照付！」

「可以呀……那你就把阿珊帶走吧……」

就如此這般，藤十郎獲得了寶槍及阿珊。

關於把阿珊附帶寶槍出售的理由，老人如此說明——他厭惡這個亂世，準備遁入佛門了

此殘生。可是，在剃度爲僧以前，他放心不下孫女及寶槍，以致把心一橫，乾脆把兩者都賣了。他認爲一名武將既然出得起高價購買寶戟，他的孫女一定能過幸福的日子。

當然啦，老人意味著他的孫女，只能當武將的側妾罷了。不過，一旦在同個屋頂下起居時，藤十郎也不得不有所顧忌。

以當時來說，十三、四歲已算適婚期。有如三、四歲就有所謂的政治婚姻一般，到了十三歲已經算是成熟的女人。或許，阿珊長得嬌小，才能使藤十郎抑制他的欲望吧！

那時，藤十郎居住於借來的房子，當然不夠寬敞。聽到阿珊隔一道紙門穿衣的聲音，藤十郎就會熱血澎湃起來。

酒以及寶戟的寒光，抑制了藤十郎的衝動。只要他目不轉睛的凝視寶戟的白刃，妄想就會飛到九霄雲外。

時已深沉。藤十郎已經進入睡鄉。他的枕頭邊卻坐著一個女子。女子的氣味，使藤十郎睜開了眼睛。那一對眼睛並沒有殺氣。他伸出的手，摸到了女人的膝蓋。

「妳是阿珊嗎？」

「正是！」

女郎深夜登堂入室，藤十郎並沒有責怪之處。因爲她並非他厭惡型的女人。只是太嬌小了一些。因爲藤十郎本身太魁偉，相對之下，阿珊顯得更像小不點兒。

女人的手壓著藤十郎的手，她的手好冷。藤十郎睜開眼睛，在黑暗中看到一張白色的臉在微笑。

「阿珊，妳今年多大啦？」

女人並沒有回答。

女人認爲這一問是多餘的。

「女人……哪……」她噓了一口氣說「女人……沒有年齡呀……」

這是賣弄小聰明的回答。不像是出於少女的嘴。或許她不喜歡藤十郎把自己看成小不點兒吧！

接著，她好似征服了對方一般，站立起來，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寬衣解帶。

藤十郎根本就來不及阻止她。或許，她是有備而來的。這一回，藤十郎並沒有扮演採花賊之流，阿珊卻自動的送上門來了。

一定是四周的黑暗使她肆無忌憚。藤十郎蠻以爲她是未成熟的小女娃兒，誰知在黑暗中站立的女娃裸體，竟然是玲瓏剔透，乳房豐滿，腰部楚楚動人。

人類的眼睛是夠微妙的。在一片黑漆中，是否有某種微光透出呢？

雖然阿珊的裸身，無法使人看淸她下肢根部的微妙黑影，不過，她白潤的肌膚，卻有如光滑的絹布一般，映入藤十郎的眼簾。

「比起那隻寶戟來，我的肌膚更能引起你的興緻吧？」

藤十郎把她拉過來時，她風情萬種的倚到他身上，以成年人的口脗說話。

「這時候……還無法確定呀………」倒是習慣於女人的藤十郎，仍然未能從驚訝中醒過來。

「乖乖……好冷哦……」她應著藤十郎的熱吻，當他的手伸到她腰部時，她渾身戰慄，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這是早春之夜，夜氣相當的寒冷。

藤十郎把她抱入被窩裡時，阿珊一直在笑罵「好濃重的男人體臭……」接著，嘻嘻哈哈的笑成一堆。綿被裡，彌漫著藤十郎微溫的體臭。阿珊好似要沈溺於那種微溫的體臭似的，把她的臉孔埋進藤十郎的胸部，用她的小嘴去咬藤十郎的胸毛。

「妳眞的行嗎？」

藤十郎有種抱著玩偶，或者是擁抱著小女孩的感覺。不過，他的手指仍然從阿珊的臀部，開始滑到她的前身，但是，他還是有那麼一點兒的不放心，好似懷抱著容易砸破的玉器似的。藤十郎知道自己的那話兒比一般男人大，現在仍然未怒脹起來。因爲，他擔心會引起阿珊的驚駭與恐懼。

事實上，這種「擔心」完全是多餘的。

阿珊躺在藤十郎身上，以幽怨的眼光看著



藤十郎說「小是小了一點兒，可是，件件齊全哩……」

果眞不假！待藤十郎「進去」以後，阿珊從咽喉深處發出聲音，很自在的沈溺於恍惚的境界裡。

阿珊可能是一個淫娃，雖然夜夜跟藤十郎顚鸞倒鳳，但是才過了十天不到，她又搭上了別的男子。

剛進入三月不久，征伐紀州已經變成了不可避免的一件事。羽柴秀吉一躍爲內大臣，更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地位。秀吉的生母被封爲太夫人，秀吉的妻子也被封爲夫人。

在完全掌握了朝廷之後，他又展開了控制南海、西海的計劃，他的每一次計劃都不曾落空。有一天，秀吉從京城回來時，突然聽到有關阿珊的閑言閑語。

「我說小藤啊，你的小娘子跟古怪的傢伙在一起呢！」

據說，古怪的傢伙好像是山僧。如果只是一次，或許，不致於叫人生疑，然而兩、三次下來，就不能不叫人產生疑心了。

大阪城下戰雲密佈。但是也充滿了奇妙的活力。原來，可能發生戰爭的流言，使城下突然匆忙了起來。商人的來往突然變得頻繁，武士們的臉孔充滿了朝氣。那是亂世的特有風貌。生存於亂世的人，都知道如何的利用時代的潮流。

藤十郎對女人的不貞，並不看得很嚴重，也不太相信阿珊會背叛他——一直到他聽到該山僧說話，有紀州腔調時，他才開始感到懷疑。

二

阿珊看起來並沒有什麼變化。照舊一臉的笑容，渾身細緻的肌膚。一旦藤十郎抱她，她就會有如貓兒一般，在咽喉發出一種聲音，緊緊的依偎著他。

「我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呀！」

阿珊每逢情慾亢奮時，說話都會顯出氣喘的樣子。她纏繞在藤十郎膝蓋以下的部位，陣

陣的發抖。當男人的腿毛觸到她的腿肚時，她就會說「實在受不了……」

藤十郎在白天裡曾經想到「我的腿毛那樣性感嗎？」以致，對著自己的腿毛，看了一陣子。然而，他又冷靜地想——男人都有腿毛，只有濃淡之差罷了。

（那個山僧的腿毛又如何？）

藤十郎按捺著欲如此發問的衝動。可是，他還是忍住了。就算對阿珊起了疑心，仍然不可能在中途停止下來。對愛慾錯綜的感情，煽動起了他的情欲。爲了探知阿珊是否眞的跟山僧幽會，擁抱的方式，即可直接了當的獲得答案。

的確，阿珊的亢奮，果然有點異常。她雖然努力著裝出平常的反應，但是，她火辣辣的肉體無視於理性，好似更進一步提高了感度，她比平常更早達到高潮。絕頂快感好幾次使她上氣不接下氣，彷彿呼吸就要停止一般。

「你再用勁！你再用勁嘛！」

阿珊以沙啞的聲音催促。十四歲的肉體不知疲勞爲何物。在淡暗的燈光下，狂亂似的裸身，幾經掙扎之後，渾身浮出閃閃的汗珠。她的上半身露出綿被外，黑髮彷彿荒海的藻類般的搖盪著……

「嗯……妳也對山僧說那一句話嗎？」

藤十郎那話兒在她體內，但是，他還是明白的說了出來。

阿珊停止動作，把眼睛睜得好大，她驚訝之餘，一直啞然無言。

「那傢伙比我有勁吧！」

「……」

「他值得妳把我當白痴，千方百計的跟他幽會嗎？」

如果阿珊拚命分辯的話，藤十郎或許能領悟到幽會的用意。然而，鬼精靈的她，只在一瞬間就想出了答案，以致，嬉皮笑臉的說「我……怎會看上那種男人呢？」

她不否定幽會的做法，倒而使藤十郎消掉了一半的氣。

「那廝慫恿爺爺去當和尚，自己卻是時常

來糾纏我，眞是討厭死了……」說著，她一轉身，利用她的一雙手抓住藤十郎的那話兒「我好愛你。我只愛藤十郎一個人……我的男人唯有你一個，唯有你一個呀……」她有如發癲似的叫著，吻著那話兒，再把它含入嘴裏。在溫暖的口腔中，小蛇似的舌頭正在等著它。

方才十四芳齡，性方面的技巧不讓成熟女人專美於前，她的手法使藤十郎無從抗拒。

山僧說話時有紀州口音，如果是她父親認識的人，那就不會成爲問題。據說，阿珊生於泉州。或許，爲了不使藤十郎更進一步疑惑，她才承認跟山僧幽會的事情。

到了出陣的前一夜，藤十郎卻是親眼看到了那個山僧。

縱然是出陣打仗，對藤十郎來說，並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準備。他利用補貼金買了一匹坐騎、甲冑，再加上那一把寶戟，也就足夠成爲獨來獨往的武將了。一般的武將，身邊至少有四、五個侍從，方才會顯出威風凜凜的樣子。藤十郎卻不作興這一套。

「身旁有些不知性情的小廝，反而會碍手碍脚。」

自從藤十郎去會月子那一夜，杉山孫六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無息無踪。孫六是著名的洋槍手，無論是做爲侍從或者朋友，都是非常有趣的人物。想不到一去杳如黃鶴。或許，他被那一大群追殺藤十郎的官差嚇破了膽吧！

至於雜賀的孫市則潛回紀伊。這一次，在紀伊掀起的烽火，乃是以孫市、雜賀的一黨人，以及根來寺（紀州和尚群）衆爲主力，目的是抵抗秀吉在全國稱霸。

「明天，我就可以付寶戟的貨款了。」

「不必再談銀子的事情了……」

「就算妳不在意，妳爺爺卻在翹首等待著呢！」

那一夜的纏綿也夠狂熱的。藤十郎在全力應付之後，進入深沈的睡鄉。在打鼾聲的藤十郎身旁，阿珊顫抖著睫毛裝睡，待時鐘敲四下時，她就溜出了綿被。

不久後，藤十郎也醒過來。他是聽到開板門的聲響才醒過來。

（阿珊去那兒呀……）

是否上茅房？可是，她遲遲不回來。茅房空空如也。藤十郎再察看四周，方才瞧到了阿珊的夜衣，被揉成一團，放置於橫樑上面。

「咦？會不會是……」藤十郎雖然剛剛驚醒，不過，心裡已經有數。他抓著寶戟飛奔出去，果然在屋後石牆暗處發現他倆。

大阪城內很寬廣。在重要的地方都點燃著篝火，軍馬發出亢奮的嘶叫聲，踢起了塵土。有些地方已經有穿甲冑的軍隊集合。想必這是先鋒部隊。

街市的住民以及農民忙著運搬火藥、竹束，忙亂得無暇管他人之事。一個男子跟阿珊在交頭接耳。

（會不會是那個山僧呢……）

他的模樣不像山僧，倒是穿著小甲冑，戴著上陣的笠子，很像走卒的樣子，他點點頭，阿珊則奔到火藥庫的方向。

這時，藤十郎才感覺到——他倆不止是野鴛鴦的關係。接著，阿珊不知對衛兵說了什麼，趁著這個機會，該男子從黑暗中跳了出來，衝向火藥庫。

（哼！原來她倆是一對奸細！）

到此，藤十郎什麼都明白了。

並非男女之間的私情。看來，阿珊賣槍的事並不單純，一定是爲了進城裏收集情報才如此做。她倆一定是在傳遞情報。藤十郎緩慢的靠過去。

「阿珊！」

藤十郎把手放在她的肩膀時，她緊張萬分的回過頭。由於事出突然，她說不出半句話來。

「妳夠辛苦了……」

「你說什麼！」

「爲了傳遞情報，妳不惜跟自己不喜歡的男人合作。」藤十郎的話還未說完，阿珊就冷不防的掙脫他的手，一路狂奔，並且朝火藥庫大叫「蜘蛛七，快點逃命呀！」

剛才的男子奔了出來，他抱著火藥桶，一路拋下導火線。

「不好！被發現了。」

他認爲已經走到了盡頭，於是，把火藥桶舉到頭上。

「你就跟俺同歸於盡吧！」

「有膽子的話，你就拋下吧！」藤十郎動了一下他的寶戟。

「在火藥爆炸以前，你的身體就會被我串起來呢！」

「阿珊！快點火呀！」她倆好像是合作無間的奸細。阿珊迅速揀起一名走卒的槍，奔向篝火。因爲，附近一帶並沒有柴薪。她打倒篝火的三脚架以後，立刻寬衣解帶。

如今，她只有腰部隱蔽著。她拿著脫下的羅衫引火，再拖著著火的衣衫奔跑。

到了好多年以後，藤十郎仍然忘懷不了當時的奇景。

只剩腰部隱蔽的少女，露出細嫩的肌膚，顫抖著覆碗般的乳房，拖著燃燒的華服奔馳的情景，彷彿是一場妖艷的夢境似的。

火燄照耀下的肌膚，美艷而動人心弦，好似不是這個世界的東西。黑髮在背後蕩漾，咬緊的嘴唇，閃耀雙眸的表情，並非愛撫中的痴媚所能比擬。阿珊向火藥庫挑戰的姿態，充滿了緊張之美，那種視死如歸的表情，跟做愛時的她，判若兩人。

「喂！稍等！」藤十郎重新擺出架式時，蜘蛛七向他拋出火藥桶。他用寶戟揮掉它。火藥桶很堅固，在絲毫不毀壞之下，掉落於散亂的火焰上面。

並沒有引起什麼大爆炸，只有火藥桶被炸四散罷了。然而幾乎在同時，阿珊所拖拉的衣裳之火，已經移到導火線。隨著一陣黑煙，黃色的火花發出咻—咻—的聲音，急速的朝火藥庫移去。

那時，有很多的兵卒才發覺有了異變，而趕了過來。

「哇！快爆炸了！想辦法滅掉導火線呀！」

「滅你的頭！來不及了！快點逃命！」

士卒們慌忙亂成一堆。有些伏地，有些抱頭奔跑，亦有不少兩脚發軟而倒地者——就在這個醜態百出的瞬間，發出了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一股火燄直沖雲霄，白濁濁的濃煙籠罩四周。

三

秀吉進攻紀州，並非突發的行動。

遠在舊主織田信長的時代，信長就爲這一帶土豪的反抗所苦。其因緣在於耀武揚威的諸侯跟宗教團體的相剋。形成戰國時代特色者，有所謂的「一向、一揆」。

當時的一向宗（編按：宗教派別），也就是所謂眞宗的勢力，長久以來，就形成了阻礙武威的一個毒瘤。使信長及家康都感到棘手。

以單純的領土擴張，以及攻防戰來說，勝敗的形成非常的快速。因爲，只要打倒頭子，手下自然就會瓦解。

可是，一旦涉及宗教就不簡單了！因爲，信仰會使弱者變成強大，無形中會增強團結心，甚至不恐懼死亡。

武人所以不怕死，一來是對武名的憧憬，二來是對強者的自負，以及剎那間的榮譽心。至於篤信宗教的人，則有所謂死後的西方樂土。以致，魂魄會凝集到不怕死的境地。而且，沒有男女老幼之差別。

信仰能夠製造不怕死的強大集團，與死命的反抗統治者。

以信長這個人物來說，敵人越強，他的手段會越毒辣。他殘忍嗜殺的氣質，往往帶著獸性。

天正二年，發生於伊勢長島，對一向、一揆的彈壓，爲日本史上少見的殘暴事件。

利用大軍從海陸雙方包圍，整整耗費兩個半月才殲滅殆盡。誅戮焚殺的一揆宗信徒達兩萬餘人，木曾川與長良川所夾成的濕田地帶，頓時化成血泥，以致，翌年收成的米糧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成長。

越前的一揆宗，不久以後也被平定。信長

看穿元兇為其本山的石山本願寺之後，立刻計劃攻陷石山。然而，一旦看穿難以如願之後，又改為懷柔政策。

石山本願寺，發源於親鸞所提倡的淨土眞宗，為一個龐大的宗教集團。當初曾經被排斥為「在家下劣輩」，然而，其唸佛所達到的「心安」逐漸浸透到上層社會，就連官家武家都被捲進其魅力之下，到了室町時代，甚至連足利將軍（義澄）也拜訪了本願寺。

亂世朝不保夕的不安，以及無端的恐怖，使大家尋求更進一層的救助，以致，皈法者日衆。

不過，這個紮根於民間的宗教集團，雖然日益增強其勢力，然而，老是被捲入戰爭裏面。對各諸侯來說，衆多的信徒使他們垂涎，只要與廣大的信徒為敵，就會招致可怕的後果。對於執政者來說，他們的向背將影響及興亡。

信長深知，為了達成天下布武的目的，非粉碎他們的大本營不可，以致，藉著攻打丹波、攝津，以及孤立本願寺的做為，感動朝廷，求得一道聖旨，下令本願寺的勢力退出大阪。

表面上是和議，條件卻是投降。而且，本願寺（顯如）必須隱退也是條件之一。

光佐從大阪移到紀伊，其子新門跡光壽（教如）佔據了石山御堂。結果呢？仍然放下武器，本願寺勢力敗退到紀伊鷺森。

至於石山御堂構成如何堅固的城塞，由秀吉為了統一天下，建築大阪城為根據地，就不難明白。

雖然從大阪被逐出，但是，門徒的勢力又集結於紀伊。雜賀一黨與根來寺的共同戰線，使信長莫可奈何，以致，大嘆「南紀總是在俺掌握之外！」信長縱然憑著謀略，逐漸的使南紀平定，但是待信長倒下去之後，南紀又再度恢復勢力，叫囂著「不奪回大阪誓不罷休！」以致，跟名流畠山盟約而北上。

那是去年三月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指在尾張跟織田信長呼應的事。在小牧、長湫戰役後，雖然跟信雄和睦，但是秀吉認為——紀州的勢力非徹底摧毀不可。

「聽說，以雜賀的群衆與根來寺僧為主力，不過，好像由泉州貝塚在暗中操縱？」

流落到紀伊鷺絲的光佐，去年七月移到泉州貝塚，裝成跟一揆完全無關連，但是，秀吉在整軍時，仍然不能釋疑。

「根據情報，並沒有泉州貝塚在暗中操縱！」

「那麼，是孫市在作怪？」秀吉想起了孫市的嘴臉。

「那個小姑娘如何啦！」

藤十郎活過來以後，第一句話就是問阿珊。四周的人聽了這一句話面面相顧，好像沒有人認得阿珊。

「你說那個姑娘嘛！」醫生縐起了花白的眉毛說「她的頭好像有些問題！」

「噢……我也曾經昏死過去……」藤十郎說著爬了起來。接著，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的寶戟呢！」他好像要吃人的吼了一聲。

那一把寶戟是藤十郎的第二生命。在昏死以前，他一直拿在手裏。在平時，藤十郎一直不離開寶戟。

「就在那兒……你不必大聲吼叫。喂……它不就來了嗎？是一把戟對不對？」

醫生叫年輕的弟子扛過來。乖乖！它蠻重的。弟子扛得滿面通紅，上氣不接下氣。藤十郎用一隻手接住，立刻又恢復了平時豁達的表情。

「你對這把戟，感到很滿意嗎？」

「嗯……有了它，我就可以在紀州耀武揚威了！」

「啊……你還不能走。雖然外表沒有什麼傷痕……」

醫生再仔細的瞧瞧藤十郎。

「打撲傷往往會留下後遺症。火藥燙到的部分兩、三天就可以痊癒，不過，打撲傷可要仔細的檢查，否則的話，以後可能會使骨頭發疼。」

「我已經完全好了。」藤十郎笑笑「我最

瞭解我自己的身體！」

醫生是秀吉侍醫曲直瀨道三，也是當時的名醫。他已經治好很多諸侯的疾病。

（那個叫蜘蛛七的男子，可能也趁著混亂開溜了。紀州的衆門徒，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阿珊或許爲了做內應，方才接近我！）

欲對付秀吉的大軍，並非很容易的一件事。蜘蛛七這廝的面孔及體型，突然使藤十郎的腦際一閃！

（啊！那廝不就是進京之日，在栗田口嘲弄我跟孫六的忍者嗎？）

因爲是在竹叢裡面，不可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就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或許，他跟雜賀的孫市相識也說不定。孫市想娶月子之事，眞正的原因，可能跟這次的戰爭有關。

島丸中諫言在軟弱的公卿中，以硬骨頭聞名。他是號稱兵法諸侯——足利義輝的三從弟，兩兄弟都有武斷的性格。就連月子高傲的性格，也是承受這種先祖的遺傳。

足利將軍家經過了十五代，就由信長的一把厚刃刀斷絕了。從此以後，公卿對信長的服從，恰有如信徒對神佛的篤敬一般。

即使權力由信長移轉到秀吉，足利家世也復興無望。權力從公卿移轉到武人這件事，使有心的公卿感到憤憤不平。

（或許，孫市就是想利用衆公卿，攻打大阪的後翼。）

那以後月子變成如何？藤十郎根本就不知道。如果前後都進行很順利的話，可能也能獲得京裏大衆的呼應。

（孫市這廝，硬是要得！）

島左近對雜賀一黨的作爲連連的感嘆。

紀伊海部郡、雜賀莊的人們，以土豪鈴木氏爲族長，半農半漁的雜賀黨相當剽悍，善於水戰，尤其擅長於洋槍。

雜賀與根來本願寺的關係，可由洋槍窺見一般。

如衆所知，洋槍是從種子島傳來的。根來的法師杉和尚，渡島購買洋槍。事實上，渡島

者並非杉和尚本人，而是領導紀伊小倉左的津田監物。不管是那一種說法，紀州、根來爲日本最初（九州不算在內）使用洋槍的地方。

根來寺爲新義眞言宗的大本山，又稱爲傳法院，爲覺鑁所開創。

剛開始時，原本設置於高野山。後來，由於教義勢力的爭鬪，以致遷移到根來。

所謂金剛峯寺與本院的僧衆之間的爭執，本來就很根深柢固。一直到根來寺崩潰以前，從來就不曾融和過，根來寺僧兵的強悍頑冥，叫周圍的諸侯豪族們大感頭痛。

寺院之間的爭執，重點並不在於教義，而在於院主的勢力擴大，以及領地的擴充。

根來寺的僧衆不僅善於舞弄刀槍，而且，很早就注目到這種船來的火器。

關於這一點，也許是它接近於近代自由市的和泉堺而沾了地利的光吧！

根來寺與雜賀一向培養洋槍的製造工匠，藉以展開洋槍的製造與販賣。可是，根來寺的僧衆萬萬料想不到，他們打造的洋槍，竟然會把他們帶進滅亡的命運！

火焚根來寺

一

天正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晉昇到正二位，內大臣的羽柴秀吉率領大軍，浩浩蕩蕩的從大阪城出發。軍勢多達十餘萬。副將爲外甥中諫言秀次。

秀吉任命異父弟弟秀長、從二位、大納言，領管大和、和泉、紀伊三國，俸祿爲一百萬石。其居城爲大和的郡山城，並對領內的豪族傳出威令。

攻打紀伊之大義名分，乃是爲了「鎮壓」對新領主的反抗。

不管是諸侯，或甚至領主，都可憑權勢自由決定，不服者將被冠以「叛亂者」之罪名，也就是將被誣爲「一揆宗」的信衆。

不僅是根來、雜賀，就連熊野、新宮的人們也對此做法付之一笑。

原因是不知秀吉的威勢。

秀吉認爲，只要先取下根來及雜賀，熊野那一邊就容易屈服。

「除非把紀伊的鼠輩一隻不留的收拾掉，否則的話，大納言是不可能安心！」

在八年前，雜賀黨曾經抵抗信長，以致被打得落花流水，孫市也一度投降過。當時，秀吉在防守天王寺，雖然未曾進入紀州，但是，很多軍隊都有跟他交鋒的經驗。

「不管是十萬甚至百萬，都不准踏入紀州一步。」

僧兵徵集農民在和泉修城寨，企圖防止秀吉軍侵入。

在大小將近十座城寨中，最重要者爲——千石堀、積善寺，以及濱的三座城寨。不通過這一條防衛綫的話，休想進攻紀州。

「那些破城寨，一口氣就把它們踏平吧！」秀次下令筒井、長谷川、堀的軍隊去進攻千石堀。積善寺派遣細川、蒲生前往攻打。至於濱則派遣中川、高山兩將攻打。

然而，這些防綫非常鞏固。和泉有如其名一般，乃是湖泊衆多的土地，東邊有高聳的山壁，人馬無法通過，兩邊爲大灘，波濤洶湧，兵船不容易進入，其中間爲田地、農家，以及森林。隔河利用堤岸之便，佈置種種的陷阱，再於城寨的交會處挖濠溝、築土壘、設置柵欄。

看到敵人的佈陣，藤十郎說：「戰爭必須先下手爲強！」

秀吉軍已經到能看清千石堀城寨之處，都只是佈好陣勢，靜靜的在等待進攻時期。藤十郎實在受不了。於是，他去找筒井定次商議。

「看來，那個城寨的守兵只有七、八百個，頂多一千人罷了。」

「差不多是這樣。你突然提出這個問題幹嗎？」

定次正在吃飯。他屬於肥胖型，年紀輕輕，肚子卻已經挺了出來。藤十郎來跟他商議，他仍然放不下筷子。

「我們的人數比他們多幾倍。那些山寨的大將只要懂得戰爭的訣竅，一定會對我們展開夜襲。與其遭受到襲擊，不如主動去襲擊敵人，比較划算。」

「放心，他們不會展開夜襲的！」定次咀爵著一大口飯說。

「你比總指揮更操心呢！我們總共有十餘萬騎兵，敵方的三城包含端城，也僅有數千人。十人對一人，實在太懸殊了。你放心的吃飯吧！」

「中諫言他……」

藤十郎想起了秀次蒼白的臉孔。神經質而消瘦的面孔，配上朱紅色的嘴唇，予人一種病態的感覺。跟藤十郎的氣質格格不入。實在不是一種將材。

「必須遵守總指揮的命令嗎？」

「還用說嗎？你吃糧當兵，就得好好的守本分！」

定次的細眼含著輕蔑之意。如今，藤十郎已經明白，島左近何以要離開這個年輕的主人，當一名野武士了。

「不錯，我是一個兵，身邊沒有小廝。可是，爲了打勝仗……」

「你不要多管閒事！」

「什麼！」

「你以爲自己是軍師嗎？」

定次受到順慶的遺蔭，裝起一個大諸侯的嘴臉。不過在藤十郎的眼裏，他只不過是一隻幸運的小貓罷了。小貓是變不了老虎的。對於吃飯比打仗更重要的年輕將軍來說，跟他說什麼都沒有用處的。

「我懂了。我好像跟錯了人。」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的話，現在易主也不遲呀！」

定次塞著滿口的飯。他一面從缺齒之間噴出飯粒，一面對藤十郎咆哮著說「對我來說，有你與否並沒有什麼差別。如果你想到另一個陣地効勞的話，你就儘管說。你想到蒲生那兒？或者細川那兒？」

「哈哈哈……不必勞神了。你跟我之間的不同，不止於藤十四郎跟藤十郎的差異而已。在你舒舒服服坐在令尊遺蔭下吃飯之間，我就帶著這槍去攻陷千石堀的山寨吧！」

濱的山寨又叫澤之城。臨近木川。他們臨護城河建立瞭望台，打算從高處，使用弓箭以及洋槍打擊進攻的敵人。

守兵只有雜賀的六十名武士。主將是寶藏院、田中加足。爲了不被敵方看出兵力薄弱，準備了三倍人數的洋槍，展開了連續射擊。

如果確實知道有六十人的話，中川、高山的軍隊老早就一口氣把山寨踏平。

比起這個小的山寨來，積善寺城就不是應急的城寨了。

這是永祿三年，根來衆徒所建築者。

當時，跟三好衆（從阿淡到和泉攝津擴張勢力）戰鬪時，就是以此爲根據地。這個城寨堪稱堅固異常，以千手觀音堂爲本部，外面再

環繞著兩、三道護城河。

根來與雜賀的主勢力就集中於這個城寨。以山田蓮池坊、野原爲本部及瞭望台的守將，在東西南北的四座瞭望樓，各以一騎當千的善戰僧兵爲守將，再以出原右京爲城本部大將，擔任總指揮之職。平時的城兵有三百六十人，一旦有大軍來犯，即可集會九千五百個戰鬪員。千石堀只有一千幾百人，其他的木島、高井、畠中、窪田等的幾處小城寨就更不必提了。唯有積善寺的規模最大。

當初，本來就計劃把積善寺當成牽制大軍的主力，想不到秀吉的大軍都針對千石堀而來。

千石堀城在淸兒村西方的小丘上面，高度約有七十公尺，四周有多數大小不一的池沼，形成了天然的障礙。根來寺的大谷左大仁法師自任大將，並以三番烏坊爲副將。

「哼！只知道吃飯！渾球一個……不中用的東西……」

回到自己崗位的藤十郎仍然餘氣未消。分明已經到了敵人的城寨面前，還佈陣不動，直叫他這個武夫受不了。篝火有如要驅逐黑夜一般，發生熊熊火焰，更叫藤十郎萌出會戰的亢奮。

想到會戰，他突然顫抖了一下。

「咦？你是害怕而發抖啦？」

他的背後響起了女人的聲音。

藤十郎惱怒的回過頭瞧瞧。

「妳眞是笨透了！這是武士的顫抖呀！」

「嘻嘻嘻……藤十郎的武士顫抖，還是第一次領教呢……」

她說的是濃厚的方言。那種語調使藤十郎感到懷念。他在樹蔭裏看到一張白色的臉孔，挺面熟的……

「妳——是……千草嗎？」

「你以爲呢？」

她揚起了眉毛，咯咯的笑起來了。

不錯，她正是千草。她總是會在古怪的地方，古怪的時間裏現身。或許，忍者本來就是這種德行，但是，突如其來的現身，總是會叫

人嚇一大跳。

在長湫戰役前夕，藤十郎差一點就遭受慘殺時，虧得有千草救了他。這是他倆的初會。千草是藤十郎的救命恩人。他倆都有點喜怒無常，生性淡泊。是故，交談起來甚爲投機。

不過，有一道奇妙的影子追隨著她。他就是自稱爲千草「兄長」的鼴鼠。往日，藤十郎跟千草發生肌膚之親時，他突然從黑暗中出現，抱走了千草。

藤十郎環顧一下四周。

「你在瞧一些什麼嘛！」

「我在看鼴鼠。他一定在附近。他總是在能聞到妳氣味的範圍之內。」

「嘻嘻嘻……他不可能在此地。現在，他正置身於千石堀的池沼中。正在尋找逃生之路！」

「那個傢伙，眞的是妳的兄長？」

「你管那件事幹嗎？那並非重要的事！」

「他最叫人掃興了。那時，我費了好大的勁，方才使我的那話兒安靜下來。男人的身體一旦亢奮，又遭受到阻止的話，將使惡血凝結下來呢！」

「好吧！我就來放開你凝結的惡血吧！」

千草撲到藤十郎身上，吸起了他的嘴唇。這是好久以來，他倆又再一次的嘴唇感觸，也是舌頭之間的纏綿。

好啊！眞好啊！有幾個從他倆身邊走過的兵士，噓了幾聲。明天就要會戰了。就趁著還活著時，多享受吧！

藤十郎抱緊千草，想把她拖進樹蔭裏面時，千草挪開她的臉，叫了一聲「等一下！」

「我有重要的事，非告訴你不可！」

「有話等一下再說！先讓我倆『要好』一陣子！」

藤十郎已經把他的手，伸入千草的衣襬裡。他挺會「摸索」的手指觸到女人最敏感的部分了。千草不再移動，靜靜的說。

「等一下……我有很重要的話……」

「世上還有比男女間更重要的事嗎？」

「他們就要進攻了。」

「妳說什麼！」

「山寨那些僧兵，就要趁黑夜來進攻了。」

如果是別的事情，藤十郎是不會放手的。但是，聽到夜襲時，他緊張了一下。因爲他早就意料到會發生這種事。筒井定次也針對這件事嘲笑他，如今，千草的通報，卻證明他身爲武人的戰場經驗是正確的。

「果然如我所料……」

「大約有五百騎。」

「他們的確是蠢蠢欲動了。」

藤十郎抱著千草，又再度顫抖！

「太謝謝妳了！千草！」

「不用謝了……誰叫我那麼愛你。」

她的芳唇有如火一般的燙。

「我也很愛妳。那時太遺憾了……因爲鼴鼠來攪局……」

藤十郎想把千草帶到篝火照不到的樹蔭。

「不行呀！」

「到底爲什麼嘛？我倆不是已經心心相印了嗎？

「沒有時間了呀！」

「不必操心，不會太久的。最好能擁抱妳一整晚！」

「我何嘗不想……可是來不及了……五百騎立刻就要攻來了！」千草的話還沒說完，黑夜中突然響起槍聲，數十隻洋槍一齊噴火。一名走卒在固定圍柵時，突然慘叫一聲倒下去。

爲了攻城，首先必須做好圍柵，再利用竹束以及鹿柴完全封死以後，才訂立攻擊的方策。千石堀的敵人，在這些準備工作沒有完全做好以前，就對秀吉軍展開攻擊。

對於攻城的防禦工事戰法，可說是最初步的一件事。但是，筒井定次似乎對這件事也不知道。

立刻引起一陣混亂。震天動地的吶喊，一連串的槍聲，硝煙的臭氣已經瀰漫了四周。堀秀政的軍隊慌張的拿起了洋槍，拔下槍鞘準備迎敵，但是，受到突擊而動搖了士兵們，已經慌成一堆。

「不要慌張！快射擊！快射！」

士兵的指揮者奔出來。沙啞著聲音喊叫。一些士兵正在陣地澡場洗澡，以致，光溜溜的跑出來。

山寨的洋槍聲，乃是大谷左大仁法師所率領的根來僧衆。他們的槍法都非常的好。他們射擊篝火照耀下的堀秀政的士兵，一口氣打開了大城門，以馬首對著秀吉軍，有如一陣旋風似的衝出來。

「完了！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一直要對你說呀！」

「眞是太遺憾了！下次再來吧……」藤十郎拔腿飛奔。

根來寺是以大傳法院爲中心的眞言宗，信奉大日如來。雖說是僧衆，但是並非全部剃光頭。蓄髮修行者也相當的多。他們出陣時，捲起法衣的袖子，綁上帶子，穿上鎧甲，手中舞動長柄刀，或者長的鐵杖，用腰部策馬突擊的作戰法，叫人感到可怕。

副將中諫言秀次，看到城寨大門的堀將軍部隊崩潰時，立刻派遣三百騎兵，五百洋槍兵前往助陣。

在幾乎相同的時刻裏，筒井的軍隊也開始移動。

「敵方展開夜襲！敵方展開夜襲！」

藤十郎騎著坐騎，在筒井的陣內叫喊。

定次吃得腹部感到膨脹，只好叫小廝爲他揉腹部。他無精打彩的睁開眼睛說「怎麼？老鼠跑出來了？」

「正是……」侍從跪下一個膝蓋回答。

「那……那就反擊呀！難道還要講究陣法嗎？」

「報告！洋槍已經發生不了作用。恐怕流彈會傷到自己的人。」

「那麼……就使用弓箭呀！」

「弓箭也……」

「怎麼？槍到那兒去啦？難道大刀都用於劈柴啦！」

定次有如狂亂一般。侍從早就知道他具有

庸劣的性格，以致，一揖之後，站起來就咆哮著說「槍隊！快到前面！」他感到窩囊，一路大罵奔到幕外。

「洋槍隊在幕外排成兩段。第一隊到右，第二隊到左。」

城兵趁月出前的黑夜出擊。陽春的夜氣潮濕，星影暗淡。僧兵從山丘上的城寨，有如排山倒海的席捲堀將軍的陣地後，又準備轉到長谷川的陣地，但是被秀次的救援軍所阻擋，只好把矛尖對準筒井的陣地。

大地上充滿了黑色的流動體。武士間報名後再砍殺的古代作風也成爲過去。源自信仰的抵抗爲戰鬪，並不在意個人是否留下武名。

根來寺的僧兵們，在眞言宗的大傳法院死守才義之前，早已化成了一群阿修羅。黑色的怒濤策著馬蹄，震撼和泉的大地，篝火、竹束、弓箭，在這個集團的威力前面，早已失去了功用。

這時，五百騎只剩下三百騎，但是，戰鬪力仍然高昂，他們口口唸著大日如來，唱著眞言宗的咒文，不斷的襲擊秀吉的掃蕩軍。

在這個幾乎瘋狂的集團前面，突然殺出一個人。他騎著馬，從大軍左側的林中出現。只有一騎而已。

誰都沒有料想到，這一道孤影會跟大軍敵對。大家都以爲在混亂中脫隊的一騎，趕著歸隊呢！

就連僧兵也這麼想，以致沒有人理睬他。他跟僧兵並列著馳騁，冷不防伸出大刄槍，就這麼一下，在先端的僧兵滾下馬。第二個僧兵被槍端擊落，第三個則被凌空的一掌劈下。

「那廝敢情吃錯藥了？」

伙伴巒以爲他在混亂中發了狂的當兒，他的坐騎已馳騁到一大群僧兵前面，一路上刺倒了兩、三個人。

他是彪形大漢。淡綠色的甲冑，漂亮又醒目，穿在他龐大的軀體上顯得威風八面。

不久後，僧兵才注意到他那把大刄槍，竟然是單刄的寶戟，他背後又插一把蝶羽旗幟時，方才有如惡夢初醒。

「哇！那廝是敵人呀！」

在狼狽的僧兵前，沾滿血污的單刃槍，游來游去。可能是為了配合大刃槍的原故，頭盔的前飾，也使用巨大的半月型。

在盔遮之下，一對不知恐懼的眼睛閃閃發光。

單刃槍彷彿是他身軀的一部份似的，自由自在的游動。它一下子刺向右，轉身又游動到左，剎那間，槍頭打掉背後馬背上的僧兵，一下子又打掉了法師手中的兵器。接著槍刃一轉，砍掉了僧兵的頭。

這一單騎所帶來的影響，簡直可以驚動鬼神。只為了這一騎，三百多騎頓時趨於混亂。例如——在前面奔馳的馬兒佇立不動，因為受到滾下馬背的僧兵之驚嚇，下面的馬兒到處狂奔，使騎隊顯得零亂不堪。

前方一旦引起混亂，馬兒就不肯聽人指揮。基於這個道理，三百餘騎的僧兵，可說是被單刃槍，蝶羽旗幟的一騎所管制了。

如果沒有這個突來的變化，根來的三百騎將變成黑壓壓的波濤，沖向堀將軍的陣地。

僧兵的前頭好不容易從混亂中醒過來。

「哼！那廝只有一個人呀！把它砍成肉醬吧！」僧兵轉過馬首，準備撲向單騎。

就在僧兵如此做以前，他提著槍殺出一條血路，騎馬上五尺高的土堤，踢著馬腹，越過小河。

「我是水野藤十郎！」跳過半空的馬背上面，響起了洪鐘似的聲音。

二

如果沒有藤十郎的活躍，黑旋風的一團，或許已經殺到了筒井的前衛。

筒井陣地的兵士們，雖然紮好竹束以避頭槍陣，準備好板楯以防止弓箭，並且把阻止馬匹的鹿柴排在前面，但是仗著人多，鞏固陣地的工作，做得很馬虎。

敵人從前面殺進來的話，可能會發生一些作用。但是，僧兵傾向城寨大門正面的堀將軍陣地，再從那兒右轉。筒井的陣地，等於從側

面受到攻擊。

大開的側面，一旦有三百多騎進來的話，除非整勢以待，否則的話，就算將近一萬的軍隊也阻擋不了。

躍過小河，衝入陣地的藤十郎，立刻以洪鐘似的聲音下達命令「趕快防止夜襲！三百騎就要來臨了！槍隊！快點排成隊！」

已經危在旦夕。在這以前，有很多兵士遠眺藤十郎單槍匹馬的作為。以致，認為只好聽他的命令行事，否則的話，將無法阻擋黑旋風似的僧兵急襲。

藤十郎在槍隊前面跳下馬。他用槍頭把馬兒支開。

「學我的榜樣吧！」

彎曲右腿，豎立在膝蓋，用手持槍，使槍頭著地，使槍尖斜斜的朝上。

「你們密密麻麻的靠在一起，不要留下間隔，手中持槍，槍頭著地，槍尖斜斜朝上。就算馬兒過來也別移動。只要一個人被嚇倒，陣地立刻就會被突破！」

槍隊本來有大將、領隊。但是，由於事出突然，每一個人都顯得手足無措。

槍隊的兵士們，只好照著藤十郎的吩咐做去。他們幾乎都忘懷了藤十郎是沒有任何權限的「客人」。

在戰場，只有豐富的經驗，以及膽識始能夠領導衆人，並且使他們信服。諸侯，家臣用了組織、命令系統都絲毫沒有用處，只有懂得從死裏逃生，才能夠獲得信賴。

現在，槍隊已經排成一道槍尖構成的牆。是槍自然就有長有短。例如——九尺柄、十二尺柄、十八尺柄等等，這種朝上的槍尖，排成30度或45度角，可以刺到坐騎的腹部到頸部之間。

根來寺的僧衆很不服氣。

「只一個人就把我們弄得人仰馬翻，實在有損根來寺的名譽。」

於是，有如排山倒海一般，企圖把筒井的陣地夷為平地。

當坐騎看到一片槍海時再也不前進了，好

似被嚇呆了。

「咦？那些槍算那一門子的陣法？」

「跳過去！只要跳四尺高就得了！」

根來寺僧兵踢著馬兒的肚子想跳過去，但是馬兒被嚇壞了！根本就不想前進。

況且，槍隊不只一排。仔細一瞧，後面還有兩三排。彷彿是構築了兩、三重有逆刃的鹿柴似的！

就在這個時候，洋槍隊已經塞好槍彈，在火繩點火。

「射擊！射擊！」

洋槍隊朝向被槍牆阻擋的根來僧兵噴出火燄。隨著震耳的轟然聲響，有數十人從馬背摔下，失去了乘人的馬兒，有如瘋狂一般奔出陣地。

「退！退下！大家趕快退進城寨！」先頭的大和尚咬牙切齒的飛舞長柄大刀。

失望的根來徒衆又成為一團，奔向千石堀的城寨。背後有洋槍追擊，四周籠罩著茫茫的硝煙。

「別射擊了！跟隨他們打進城寨吧！」

藤十郎躍上一隻無主的馬，率先飛奔出去。

但是，敵人還是有準備的。城門的防柵門側躲著洋槍隊，待城兵的最後一騎進城後，立刻開始射擊。

槍隊掠過藤十郎的耳邊，傷到他的手臂。坐騎的腹部似乎也中了槍。牠叫了一聲，掀起前脚之後倒了下去。

「完了……」被摔進濠溝的藤十郎急得直跺脚。因為，他失去了絕好的機會。

筒井定次拖著笨重的身體出來，聽到報告之後，立刻露出了黃色的牙齒，責怪軍隊為何不追擊根來寺僧兵。

「全力的去追擊呀！馬上去攻城呀！如果被秀次的軍隊先攻下，我就保不住面子！」

這是一場非常吃力的攻城。由於根來寺洋槍隊的精確射擊，數百的走卒倒了下去，即使負了傷，仍然被逼繼續的展開攻擊。定次的那一張青白色面孔，不斷的在抽搐，懶散的靠在

折発上面。這是順慶死後，定次首次的指揮作戰。如非立下一些汗毛功勞的話，實在有辱武人的身分。他的腦海裏只有自己的名譽，根本就不管他人的死活。

這就是一心追求名譽與權利欲的悲劇。由於年輕不經世事，耗費的犧牲也未免太大。

繼承筒井、順慶之後，對筒井定次來說，這付擔子未免太沈重了。這個重擔扭曲了定次的心。

這次千石堀山寨之攻擊，實在太悽慘了。

根來寺僧的槍法叫人刮目相看。而且，城寨又設置於離地面七十公尺的高度，同時，又利用和泉特別多的池沼，挖掘很深的濠溝。

所謂的攻擊也者，應該講求對策，驅使士兵。然而，定次却想憑人海戰術攻陷城寨。

「一直到城寨淪陷為止，絕對不能後退！後退的人要處斬！」

定次把自己肥胖的身體斜靠在折椅上面，大聲的在說粗話，持著銀製指揮刀的手在發抖。〈據野史記載，定次在年輕時就罹患了酒精中毒症。〉

總而言之，定次手下的士兵是夠悲慘的。

雖然犧牲無數，但是，千石堀山寨仍然沒有被攻陷。秀次以這次會戰為契機，下令連同其他的城寨也一起攻陷。濱之澤之城，由中川秀成、高山右近攻打，積善寺城則由蒲生氏鄉、細川忠興等將軍率領大軍攻擊。

以這三座城寨為中心，為了遮止大阪軍勢的南下，木島、畠中等數座小城寨，聯合佈成根來戰線。

十餘萬大軍對這些大小城寨一齊展開攻擊，軍隊進入城寨與城寨之間，甚至從後城門攻入。不久之後，秀吉下達一道命令。

「在這次會戰裏，取消一切的首級功名。」

在以往，取得敵軍名將的首級能獲得功名。不過，取首級的作法非常繁雜。例如——一定得知道敵將的名字，大將的首級必須使用白絹包好，在鑑定首級時，僧兵的首級必須在耳朵紮洞，以便連結起來等等，實在相當麻煩。

功名戰果的確能提高士氣，但是，作戰時又道姓報名，又包裹首級實在浪費時間。

「只要打贏這場仗，都有加封。至於證據方面嘛！不如割下敵方的右耳或者鼻子！」

諸侯都如此的諭告。削掉鼻子，比起割下首級，輕鬆得多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取下任何的首級，悉數殺了就算」。呈現了一種珍奇的殺戮景象。

傾全力進攻者，不僅是千石堀城而已。澤之城亦復如此。定次並沒有攻城的才能，只是一味的在那兒叫囂。

藤十郎離開了這個戰線，使馬兒徹底的休息。

他在陣幕前面坐著，開始保養他的槍刃。他把馬兒繫在松樹的幹上，擦掉單刃槍上面的血污，拿出磨石刀，磨起了槍尖。不管多麼出衆的名槍，吸過五、六個敵人的血，裂肉斷骨之後，鋒利的程度就會一落千丈。況且，有時也會打在鎧的腰部位，甚至刺到馬鞍等部位，好的刀刃也受不了。

「水野先生，您剛才的槍法實在太棒了！」

有人發出感嘆的聲音。

「以這一次的戰爭來說，當以您的功勞最大了！」

戰爭還沒結束呢？這些讚美未免太早了一些。

「您在這邊磨刀，城寨是不會陷落的。您就奮勇第一個攻進去吧！」

也有人如此的慫恿。

洋槍的聲音不時的響起！哇哇！的嘶殺聲音，彼起此落，有如洶湧的浪潮一般，打破了沈靜的夜氣。然而，藤十郎仍像不關己似的，一直低著頭磨槍。

「現在，並不是我出陣的時候！」

「他們都攻不進去呢……如果沒有您去衝鋒陷陣的話……」

「算了吧！被藤四郎（定次）聽到的話，又有罪受了。」

一直聽到女人的嬌滴聲音在耳邊響起，藤十郎才停止磨槍。

〈那一把單刃槍實在不錯！〉

那是近乎囁嚅的聲音。

「——是千草嗎？」藤十郎環顧四周，但是，一個人影沒有。

「妳到底在那兒啊？」

〈噓！你的聲音太大……〉

好像在藤十郎頭上。樹枝很茂密，很可能躲在樹梢。

〈有奸細！你要裝成渾然不知的樣子。〉

「奸細在那兒？我先來收拾他，然後，我倆好好的談談。」

〈看不到，但是必定在這一帶。因爲，我聞到奸細的味道。〉

女人的聲音變近了。她可能移到樹蔭下。

藤十郎開始在抹去槍尖的水分。

〈千石堀有火藥庫。非把它爆破不可。否則的話，他們善射擊的僧人太多，我們絕對拚不過他們。〉

「火藥庫在那一帶？」

〈瞧瞧你的頭盔就知道了〉

藤十郎拿起了打造有半月型的頭盔帽緣。看看裡面，果眞有一張紙。那是一張地圖。

藤十郎根本就不知道幾時被放進去的。

「嗯……有了這一張火藥庫的地圖，只要射出火箭就可以使火藥庫爆炸。千草，妳幹得好極了！」

已經沒有回答了。眞是夠乾脆的女人！

藤十郎不想獨佔戰功，以致，把地圖交給了定次。

「嗯……這就是城寨的地圖嗎？的確，如果依照這張地圖所示，只要射出火箭使火藥庫爆炸。城寨就可以不攻自破。不過，這張地圖是不是很準呢？」

定次以三角白眼瞧瞧藤十郎。

「這張地圖是眞的嗎？」

「這個嘛……我怎麼會知道呢？…」藤十郎照實說。

「我既然得到地圖，只好把它交給身爲大將的您。信不信，那就由您了。」

「如果不準確的話，將浪費很多火箭。」

「如果您只考慮到這點的話，那就算了。」既然戰爭已經進行到如火似荼，還吝嗇什麼弓箭呢？眞是不可理喻。

藤十郎很後悔被分到筒井的麾下。

（我的運氣實在太差了……）

筒井如此的不成材，那就不必爲他出生入死了。不如跟陣前女郎玩樂比較好。說眞的，在馬蹄聲響以及一片廝殺聲浪中，擁抱女人也蠻有情趣的。

流彈飛來的聲音接近時，女人在進行那回事的當中，往往就會尖叫起來，而把男人抱得緊緊的。恐懼往往會提高亢奮。

藤十郎走開時，定次扭曲嘴唇笑笑。接著面對側近。

「叫傳令兵過來！」

傳令兵穿著醒目的黃色衣服。這種穿著的目的，不止是爲了顯眼，也表示可免除一切不同身分之間的禮節，以便火速的達成使命。

「把這張地圖交給大田原玄蕃。叫他使用火箭攻打火藥庫。」

「遵命！」傳令兵把地圖塞進懷中，一揖就奔到幕外。

大田原玄蕃的陣地，離本陣約有一百多公尺。傳令兵爲了取捷徑，策馬進入陣地與林間的小道。

突然馬兒摔了一交。傳令兵一直飛馳著馬，以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一交，使傳令兵被拋向半空，再摔到十多尺的前方。

他並沒有察覺到小道上有一條粗繩子。也就是這條繩子差點絆倒了馬兒。

他還以爲是流彈或者是箭傷到坐騎呢？

「你就振作一點……」醒過來時，他看到了一張女人的臉。

傳令兵開始呻吟，痛得好似肩膀有裂傷似的。女人滿面憂容的靠近他說「您，有沒有受傷呢？」

他還沒有完全清醒。好像昏過去一陣子。他很想向女人問自己昏迷了多久。但是很快的就取消這個念頭。因爲，他可不能躭誤時間。

臨走時，他好像想到什麼似的，探手肚帶內側

（鎧的上部）。折成四角的美濃紙還在那兒。

「俺得走了。」

「您站得起來嗎？」

「嗯……這一點傷……」

他抓著女人的肩膀站了起來。腰部也感到疼痛。幸虧還沒有脫臼。

馬兒茫然的站在那兒。好似對拋開主人感到過意不去一般，稍爲移一下尾巴。

原來並非流彈傷了馬兒，看來牠也不曾受傷，他實在弄不清楚原因，總而言之，非趕緊完成使命不可。

「謝謝妳了！」他跨上馬，抓了韁繩，回過頭看看女人。

「以後我會謝妳，我叫井田半平。」

「井田先生，請您不必介意，這一場戰爭，我可賺了不少錢呢！」

（這個女人很親切，想不到賺戰爭錢的女人，還有這麼漂亮的娘子！）井田爲了記牢濃粧的面孔，再一度靠近她，然後策馬趕路。

「他眞是笨透了！」樹林中走出了一個男人「地圖被調包了，還渾然不知，虧他還自作多情呢！」

原來，他就是化裝成小僧，向阿珊收取情報的紀州忍者蜘蛛七。

「阿珊，妳的面孔被看到了，這樣對妳非常的不利。」

「只有一面之緣罷了，他會很快忘記。」

「反正，作奸細的人，一旦被看清臉孔就不好辦事了。」

突然間，噠噠噠……地響起了一連串的槍聲，夜間的沈靜被劃破，接著又傳來幾頭馬的嘶叫聲，這對男女慌張的狂奔，一下子就消失於無形。

驚天動地的火箭發射出去。

依照地圖的記載，火藥庫在第二部城寨，也就是八卦巽的方位。雖然地處高臺，以地形來說，卻隔著濠溝，與筒井的陣地成爲一直線之兩端。也是在弓箭的射程之內。筒井軍隊組排成兩隊，不斷朝著目標發射火箭。

「發射！發射！一直到弓箭盡爲止。切勿弄錯方向。只要有一箭射中火藥庫，城寨就可以不攻而破！」

大田原玄蕃在轟然的槍聲中，勉勵部下。

火箭成束飛越夜空的景色，實在非常的壯觀。火箭在夜空描出一個柔美的弧度，依次的飛越寧靜的夜氣。那種如詩似畫的美景，使敵我雙方都暫時放下戰鬥的手，駐足仰望。

不過，不管火箭漫天的飛出，仍然沒有引起火箭庫的爆炸。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難道火箭一隻都沒有射中？」玄蕃急得就地跺腳「是不是地圖錯了？」

「一定是地圖錯了！」

弓箭隊的兵士們異口同聲的說。

藤十郎也有相同的想法。

「好啊！千草膽敢戲弄我！」

千草會給他假地圖嗎？那個女人會做那樣的事嗎？爲什麼呢？藤十郎感到責任重大。

「好吧！就由我自己來完成這件事！」

藤十郎抓起了單刃槍，立刻躍到馬背上，一路奔馳。

「好個千草，待我取下那座城寨，只要能保存性命，我一定要妳好看！」

三廓的東門一帶，一群僧兵正跟一隊士兵在混戰。藤十郎的坐騎穿過混戰的旋渦，有如一股旋風的揚長而去。

敵我雙方都忘了對付這個武士。他的目的並非名利，似乎也不是爲了戰鬥，只是，有點像進入鬼城的瘟神而已。

藤十郎快消失成一個黑點時，根來法師們才恍然大悟的叫嚷「哎呀！不能讓那廝過去呀！快追殺他！」

根來的僧兵掉頭狂追，可是，兩者之間的距離已經拖長到六十公尺以上。

突然有敵方的雜兵扛了竹束，丟到藤十郎面前，但是已經無法阻止藤十郎的前進。他策馬飛越土牆。

單刃槍一揮，敵兵的手臂飛濺，再下來，連腦袋也搬了家。

有敵兵抓住馬鐙。藤十郎舉起一腳踏倒他。接下來，長槍紛紛從左右刺來。他用槍頭迎擊，或者用槍桿挑起敵兵，再把他摜下地上，他非常巧妙的利用腰部策馬前進。

他來到東門時，有一道黑影從高牆上縱身躍下。不過，藤十郎並沒有看清他的臉孔。

但是，縱身躍下時，似乎喊叫了他的名字，而且，又是女人的聲音。

「藤十郎，快點逃命呀！」似乎就是如此的呼叫。

那一道黑影掉入濠溝中央，濺起了好高的水柱。但是在一瞬間，黑黑的頭部浮現於岸邊，使勁的在泅水。

「千草！」

藤十郎趕緊勒住馬。因爲，他看到岸邊的一名走卒，正使用他的槍口對準千草。在這千鈞一髮之下，他在馬背上舉起單刃槍，把土袋挑了起來，它立刻飛舞於半空中，旋即重甸甸的打在走卒的背脊上，使他跌下濠溝裡。

就在這個瞬間，洋槍走了火。不過，只打在水中，濺起了一些水花而已。

「千草，快抓牢！」

藤十郎伸出了槍頭。有幾個敵兵飛舞著大刀，藤十郎也使用他的右手拔刀。

「藤十郎，你快點逃命呀！」

千草抓住槍頭喊叫。

「我已在火藥庫點了火。快要爆炸了！」

千草的說還沒說完，突然響起了驚天動地的爆炸聲音，一股壯觀的火柱沖上夜空。山寨的幾個瞭望樓被攔腰炸斷，炸飛到半空的碎木片，瓦礫片，土塊等，有如大雪崩紛紛飛下來。藤十郎用一隻手抱著千草，拚命的策馬馳騁。

三

雖然已經過了一段日子，藤十郎對千草的肌膚記憶猶新。

或許由於執著之心，使他仍然記憶鮮明吧？那時，他已經七穩八妥的抱住她，想不到卻被溜掉了。因那時的失望太大，以致，今夜的邂逅，使他感覺到彷彿上天在成全他似的。

「千草，我好高興！」藤十郎在馬背上緊抱著女人。

他的一隻手拉著韁繩，另外一隻手又拿著槍。因此，使用腕力抱緊女人頗不容易。而且，女人又全身溼漉漉的。

他回頭一瞧，千石堀城寨已經化成一片火海，染紅了夜空。在地獄似的火焰照耀之下，數千的人馬糾纏在一起，在防衛牆一帶拚命的廝殺。

「那些呆瓜還在殺個沒完沒了。我倆就來樂一樂吧！千草。」

在幾分鐘以前，藤十郎也是廝殺中的一分子，誰知抱了女人以後，他就說出了風涼話。

有如在等待城寨爆炸一般，秀次下達了總攻擊令，各陣地就一起採取行動。

只有藤十郎抱著千草朝相反的方向馳騁。

陣地已經空無一人，幔幕在夜風中起伏。後頭有一棟傾斜的農家。藤十郎抱著千草，掀起破草蓆進入屋裡。

一個人影也沒有。不過，壁爐裡仍然有一些乾柴在燃燒。當藤十郎把千草放下來時，他立刻把功名、戰果拋諸腦後。

「妳最好把衣服脫下來，否則會得傷寒。我幫妳擦乾。」

千草掉入濠溝裡，曾經游了一陣子，衣裳全部溼透。如今，衣裳就貼在身上。把它剝下來以後，火光把她照耀的美如天女。她身上的肌膚緊繃，充滿了年輕的美。

「是妳在火藥庫點火嗎？」

藤十郎愛撫千草的乳房，輕輕的抓她的乳頭。

「我跟鼴鼠一塊去破壞火藥庫。」

「可是，沒有看到他的人影呀！是否來不及逃出來？」

「這個嚒……我也不知道。」雖說是她的兄長，千草連一點擔心的樣子都沒有。是否忍者一向都是視死如歸呢？

「你用不著爲他擔心，他就會回來的！」

千草說到此地，有如想起了什麼事情地說

「筒井的弓箭手好笨！因爲火箭都飛到相反的

方向！」

「那些弓箭手在抱怨地圖可能是假的！」

「眞是笨透了！地圖上分明說清楚火藥庫在城寨第二部，而火箭都飛往火藥庫的反方向！」

如此，藤十郎也想起來了！地圖上的確說明火藥庫在城寨第二部，而火箭都射往相反的方向。絕對不是指揮者的錯誤。可是，他也料想不到，地圖在井田送往大田玄蕃的途中，遭到阿珊的掉包。

「現在還管他幹什麼呢！」千草扭了裸身

「反正，城寨都攻陷了。」

「嗯……那是妳不朽的功勞！」

藤十郎已經脫掉了甲冑。他把槍及刀放在身旁，以便隨時都可以拿到，然後去抱千草。

千草用手去觸一下男人硬繃繃的「東西」，很快的，有如觸到燙手的東西似的，立刻縮回中手。

「妳又怎麼啦？又不是第一次！」

「對於你的『東西』，這是第一次。」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不過，女人之間的相差很大！」

「哪兒話……男人的東西，才有很大的差別哩……嘿……嘿……」

藤十郎的手指已經插入她的私處。那兒帶著恰到好處的溼度，並不拒絕藤十郎的手指。入口處窄狹，可是裡面很寬敞。她的皮膚冰涼，但是愛液卻很溫暖，這表示她已經進入情熱的境地了。

千草握住藤十郎的「東西」，試著誘導它進入自己的體內。就在這時候，藤十郎的耳朵裡響起了沙沙……的聲音。一向極少表示驚訝的藤十郎，因爲感到很噁心，以致叫了一聲，抓住了一隻東西。

「原來是蜘蛛！」偏偏在重要的時刻，都有東西來攪局。因爲，這是一棟很老舊的房屋，難免有一些蟲蟻之類。實在叫人煩厭。藤十郎把蜘蛛摔進壁爐裡。

「眞是煩人的攪局者！」

藤十郎笑笑。想不到他的笑容還未消失

時，壁爐裡噴起了火焰。好像是被拋進火中的蜘蛛炸裂似的。當他仍在想爲何壁爐會噴出火時，屋頂上唰地灌下一灘水。

在壁爐上方，屋頂有如被拆掉似的，流下了一灘水。接著柴灰掀起了一道塵牆。

「千草！有敵人！」

藤十郎抓著槍跳了起來。爐中的柴火已經熄滅，柴灰掀起的塵牆中，似乎有黑影晃動了一下。因爲屋裡窄狹，無法自由自在的飛舞長槍。

「千草，妳在那兒？千萬小心。」

四周都是暗灰色，根本就沒有千草的人影。藤十郎終於想起來。

「渾蛋！一定是鼬鼠！」

因爲，除了鼬鼠沒有人能驅使這種技倆。

「喂！可惡的鼬鼠！你怎麼又要跟我過意不去……你說！」

藤十郎朝著看不到的影子，大聲嚷叫「喂！你在嫉妒我跟千草要好，是嗎？千草……妳在那兒啊……」

可是，始終沒有聽到千草的回答。

濛濛灰塵中響起了鼬鼠的聲音

「俺才不會嫉妒呢……」

那是低沈的聲音。正因爲聲音太冷，聽起來似乎有嘲笑的味道。

「千草還有事情要辦！」

「你說什麼！」

「在工作之前，『那檔子事』做不得，那樣就無心做事了！」

這個聲音好像來自頭上，又好像從壁爐的灰裡響出來似的。

「待工作幹完，你倆再好好樂一場吧！」

他所說的話，語尾越來越小，將消失時，藤十郎嚷叫起來。

「喂！千草跟你的工作，到底何時才能幹完……我怎麼會知道呢？」

——已經沒有任何的回答。

千草諒必也被帶走了。這一隻鼬鼠不僅敏捷，其動作甚至可稱爲「迅雷不及掩耳」。

藤十郎舉著他的單刃槍，對著半空飛舞，

氣啊啊的嚷叫。

「喂！我可還沒有『進去』呢！你實在太煞風景了！鼬鼠，你倒說看看！光是手指進去，又有什麼意思呢！」

千石堀一旦淪陷，其他的城寨就等於豎了白旗。

「不要失去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口氣攻陷所有的城寨！」

秀次一舉起指揮刀，秀吉的大軍就展開了總攻擊。

千石堀沖天似的大火，就連積善寺城寨，澤城都能看得一淸二楚。蒲生、細川、高山的軍隊一湧而上，根來法師們的防禦戰也夠辛苦了。

再加上攻陷千石堀的堀秀政、筒井定次、長谷山秀一的軍隊，都陸續的開到，陷城只成爲時間的問題罷了。

「首級功名一切都取消！」

既然上頭的人發下了這一道命令，再也沒有個人的戰功存在了，以致，兵將們都同心協力的殲敵，以和泉向東西延伸的根來戰線，一城崩潰，一城淪陷，嘶殺的聲浪震撼山河。三座堅固的誠寨淪陷，其他的城寨也只有放棄抵抗了。

根來法師以及雜賀的一黨，只好長嘆一聲說「到了這種境地，只好到紀州背水一戰……」

秀吉十餘萬的大軍有如過境蝗蟲，夷平和泉後，向南行軍，當夜就進入紀州。因爲秀吉的軍隊太龐大，行動迅速有如閃電，敗北的衆門徒，就連在國境內的山頂防戰也來不及。

秀吉使十餘萬大軍分四路行進。一路從山邊趕過燈明岳的山頂，二路從葛田越過風吹山之頂，三路從四石山的山頂南邊，沿著山中川而下，四路則走下南街道，從學文字山，沿著紀州街道，開到太田雜賀（現在的和歌山市附近）。

這是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進擊。秀吉的目的是先翦除根來寺大傳法院。再把雜賀一黨殲滅。那麼，靠近伊勢的熊野、新宮，攻打起來

就容易多了。

秀吉眼中的根來寺，自從覺鑁上人在世建立傳法院以來，專門唆使鄰國爭鬪，再出售弓箭給他們。六百年來，寺衆一直很安泰。只是，因富而驕，輕蔑小敵，不惜與強敵對抗，有如井中之蛙一般。

「根來寺衆徒好比比叡山的惡僧。」

秀吉好幾次因掃蕩他們而吃了癟。以致，決心要把他們殲滅。因爲，秀吉此次動用大軍，以根來寺爲據點的徒衆，再也不能以精銳自誇了。秀吉的大軍使他們措手不及，不必誇稱精銳的一千僧兵，就連頗有來歷的伽藍，也只殘留傳法院的一宗，其餘都化爲灰燼。

山谷的房舍變成沖天的火焰，山岳的樹林變成連雲的濃煙。連續燒了三天三夜，把百里範圍內，照耀得有如白晝。

「想必惡僧也根絕了！接下來應該抓雜賀的海蛆了。」

秀吉把他的金壺眼朝向西方，猛瞪了幾下。

在這一場戰爭裏，雜賀的孫市到底抵抗到什麼程度呢？關於這一點，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

翌年的一月二十四日，朝向雜賀進發的大軍，包圍了太田城。

跟隨筒井定次的部隊，始終未離開，騎著馬兒在殿後的藤十郎，到了紀之川會見了孫市。

藤十郎在中洲小解時，一個人影靠近了他。

「藤十郎相公……」是嬌滴的女人聲音。

本來，一個人在小解時，不應該喊叫他。據說，這也是忍者的技倆之一，也許，就是所謂「趁虛攻擊」的方法吧？

不管再驍勇的人，也不可能在中途把小便停下來。

「是誰呀！」

藤十郎只回頭望望，看不到一個人影。

夜晚的黑暗籠罩著河面。軍旗林立，從山腹到河原，密密麻麻的大軍有如晨山的雲霞。

「喂！只說話不現形，那算什麼光明正大的人……」

偏偏逢到這個節骨眼裏，小便又特別的長。四周長著茂密的蘆葦，一直隱蔽到腰部的高度。

「啊……，很可能是千草吧……」藤十郎腦海一閃。

「我是阿珊呀……」

「是妳這個奸細！」藤十郎怒不可遏。

「請你別動氣呀！」阿珊的聲音冷淡又虛無「妾身只不過盡紀州、根來忍者的使命罷了……」

「妳說得冠冕堂皇，妳以爲我是容易欺騙的傻蛋？」

藤十郎重新看了前面，但是，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阿珊！妳……」

「……」

「妳失之交臂了，我往後面看時，妳爲何不動手殺了我？」

「妾身根本就沒有這個念頭！」

「可是，我却有。下次被我碰到的話，絕對不讓妳活著。」

「妾身能死在你的刀下，亦毫無怨尤。」

阿珊的聲音哀怨的沸騰著。

藤十郎想起那些夜晚的歡樂，內心感到異常的苦悶。他有如要驅逐那些念頭一般，再說一句「下一次，我會斬妳！」

「阿珊，妳也不必客氣，想辦法殺我吧！我實在原諒不了妳。妳也可以殺我，不必留情！」

蘆葦之內保持了一段時間的沈默。

「妾身到此地，並非爲了私事。」

「妳是說，老早就把我忘懷了？我可無法忘掉妳。」

彷彿是裝成沒聽見一般，蘆葦裏面的聲音，說明了來意——

「妾身是來傳話給你……」

「誰叫你來傳話？」

「是鈴木孫市重秀先生。」



始，藤十郎並不感到意外。自從這一場戰爭開始，他就認爲一定會碰到孫市。

「原來如此！」感動之餘，藤十郎如此的說「原來，孫市並沒有陣亡！那實在太好了。」

「你想不想見見他呢？他一直想跟你談談！」

藤十郎瞧了一下陣地。總共有十多萬的部隊。他突然明白孫市的立場。前次，遭受到織田信長圍攻時，孫市曾經投降。因爲，大家都知道他是此次叛亂的首謀者之一，看起來，第二次的投降將會非常的困難。

如今，在這些大軍中，孫市唯有藤十郎一個人可以依靠。

「在何處可碰到他？」

「你可以順流而下，在河口附近有一塊中洲。到那兒你就向漁夫打聽吧……」

「我知道了……」藤十郎戀戀不捨。

就此再也聽不到阿珊的聲音了。

蘆葦彷彿一點也沒有波動。藤十郎之所以想看看阿珊，並非對她感到憎恨，而是懷念過去和她的一段情。

藤十郎回到陣地，立刻騎上馬兒，沿河岸走下去。

「喂！閣下要去那兒！」巡邏的兵卒阻止他好幾次。

「雜賀的傢伙善於打洋槍。小心槍彈從蘆葦間飛來。」

藤十郎嬉皮笑臉的對巡邏兵說。可是他仍然騎著馬兒，並不想回到陣地。

「至於我——水野藤十郎，槍彈從來就不敢碰我……」

「別往自己臉上貼金啦，依我看，你的屍體會第一個浮在紀之川上面哩！」

藤十郎不在乎這種咒罵。

中洲出現了。

太陽就快要西斜了。河口朝著西方，快要下沈到水平線的太陽照耀著河水，使河面的波光耀眼，蘆葦拖著長長的黑影處，有一個男子浮著孤舟網魚。

紀州落日

一

紀之川有寬大的河面。中洲長滿了茂盛的蘆葦。泛著孤舟網魚的男子身影，看起來甚爲悠閑，好似戰亂與他全然不相干似的。很像中國江南的西湖漁隱，超越了興亡四千年的姿態。

藤十郎欲呼叫時，斜陽中黑濛濛的人影，叭的一聲，向空中撒網。漁網擴張開來，顯現出有如要捕捉斜陽的漂亮花紋，再悠然的落入水裡。那是個叫人忘懷亂世血腥的畫面。

（這位漁者知道孫市所居住的地方嗎？）

如果女忍者阿珊的話信得過，這個男子一定錯不了。

藤十郎站右岸邊呼叫「漁夫大哥，請問您一件事？」

對方好似聽不見。因爲他穿著蓑衣看不出年齡。或許是一位老人家吧！藤十郎騎著馬兒涉過淺灘。待他登上中洲時，漁夫方才抬起頭看來者。他拉著網，小舟逐漸靠近。雖然斗笠蓋到了眉毛，但是，他的嘴角浮著笑意。

「閣下是藤十郎吧！」

「您是？」

「您來得眞好，只有一個人吧？」

原來，他就是孫市。

很久不曾看到的孫市，稍有倦容，但是，精悍的面孔一旦綻開笑容，就會顯露出南國人特有的快活表情。

「完了，完了……我孫市怎麼敵得過他們呢？」兩人在中洲的草地上坐著。孫市以腰際的葫蘆蓋子爲杯，注滿了酒。

「好久不見了！乾一杯吧！」

「是紀州酒嗎？」

「不是的。是雜賀的力酒。俺在出海捕鯨以前，都要喝它。」

乖乖！那種酒好醇，藤十郎皺了粗黑的眉毛。

「你喝不來嗎？難怪你會吃癟。」

「並不是酒的問題。是出在人數方面。對方的人數整整十倍，在這種情形之下，怎能跟他們較量呢？」孫市喝得津津有味。

「如今，你有什麼打算呢？敢情你有意投降？」

「已經進退維谷了，只好乖乖的投降。正因爲有這種打算，方才請你跑一趟呀！」

蠻不在乎的孫市，一直喝個不停。喝完最後的一滴時，他說「打架的對象太狡黠了！難道螳螂之臂能擋車嗎？據說他們要圍城，但願他們言不由衷！」

說著，孫市用他的脚踏破了葫蘆。

「如果被殲滅的話，什麼都完了。」是否領悟太快，或者看得很淡呢？雜賀的孫市對於投降之事，好像一點也不感到羞恥。

「這就好像用雞蛋打石頭一般，輸贏不言自知！」

「那當然！」

「既知道不是對手，那就乾脆放棄了。」

「月子如何？」

藤十郎突然想到在京城那夜。孫市爲了把月子佔爲已有，勇猛的進入她的房間，試圖強暴她。藤十郎忘不了那時孫市的表情。

「你是說月子那件事嗎？那件事也沒搞成呀！」

孫市皮笑肉不笑的看著藤十郎「你已經強暴了她。俺實在不想揀人家不要的！」

「女人的身體，還有什麼前後的分別呢？你不妨把她看成一件東西。我想你是想變成烏丸中諫言的女婿，以便打擊羽柴內府（秀吉）的士氣，對不對？」

「那只是俺的夢想罷了！」

孫市很坦白的說，然後，瞇起一對眼睛看落日。一個大紅的火球，被水平線湧出的雲朵所遮住，以致分成兩、三段沈入水平線。

「投降固然無可厚非，就怕被處磔刑。」

「……………」

「俺是第二次投降，你看羽柴內府會原諒俺吧？」

「我也希望如此！」

孫市又笑一笑，露出他的白牙。孫市的那種童顏，實在叫人無法痛恨他。

「反正，這一次只有勞您的駕了。請您為俺說些好話！」

「可以的。不過，我不敢保證說得通。如今，我不過只是一名客將……身邊連一個小廝都沒有。」

藤十郎只是很單純的想救救孫市。而且，孫市並非一個人來投降，而是要帶麾下三十名部下一塊來投降。

雜賀的孫市可說無人不曉。因為他是雜賀黨的領袖，秀吉是寬宏大量的人，他表示孫市既然肯投降，那就不妨再原諒他一次。

「佛顏也不過三，我可以原諒孫市三次。」

本來，秀吉就是厭惡戰爭的人。他深信不交戰而使敵方投降，也就是兵家最大的勝利。

這一次為了鎮壓根來衆人以及雜賀門徒，動用了如此龐大的軍隊，並非為了殺戮，而是以威壓為最大之目的。是故，縱然是敵對者，只要後悔而投降，秀吉仍然有接受投降的雅量。信長的嗜殺成癖，看在秀吉的眼裡，無異於自取滅亡。

（我是不會那樣做的！）秀吉一向喜歡以慈悲的做法，收攬人心。

聽到了孫市又來投降，秀吉的側近都非常的震怒。

「那隻南海的狐狸，未免太厚臉皮了吧！不如把他斬首示衆！」

對於側近異口同聲的進言，秀吉以寬大的笑容婉拒。

「不但是你們，天下的男人都會如此的想，但是，我可以再給他機會！」秀吉想要表示，他跟其他諸侯的不同之處。

秀吉有相當的演戲天才。他想以寬宏大量的作法，使敵人心服口服「只要孫市投降，雜賀的黨徒就會放下刀槍，打開城門來投降。」

側近聽了這句話，只好表示同意。

秀次、蒲生、細川諸將都同意了。

不過，秀吉的猜疑心，以及喜歡惡作劇的性情，不會毫無條件的答應投降。他一再強調——「要投降的話，必須光著身子來見我。」

對於武人來說，所謂的「光著身子」，即意味放下刀槍。也等於所謂的「腰無一物」。

「必須把一切刀槍都放棄。」

藤十郎認為這件事根本就不必說，但是他還是把話傳到了。

「秀吉指定了時日，下令務必光著身子來。」

藤十郎以筒井定次的手下身分，前往帶領孫市等人投降。他帶領五十名洋槍手，五十名槍手開到孫市佈陣的森林。

「秀吉主公允許你投降。」藤十郎如此的說「身上的東西都拋棄。首先把刀槍統統交出來。」

孫市完全聽從。使者就把武器等裝在馬車之上，再度對孫市說。

「秀吉主公叫你們脫光衣服。」

「我都照做了。一切東西都交給了你，就連盔甲也沒有了。」

「寬衣解帶，身上的衣物統統脫下來！」

孫市認為對方在懷疑他藏著武器。

孫市以及他手下的三十個人，都是光頭的出家人模樣。他們脫下甲冑，以及內衣時，特別把衣服揮動幾下。

「請瞧清楚，連一根針也沒有呢！」

走卒們把孫市等人脫下的甲冑、衣服終統收起來。

「喂！你們在搞什麼玩意？」

「上面一再交待，必須脫個精光。」

「精光嗎？如今我們不都精光了嗎？」

「上面的意思是『精光』。就是連內褲也得脫下來」

雜賀黨一時目瞪口呆。

「那有這種名堂？」、「別打哈哈啦……」、「就是地獄的牛頭馬面也不會那樣整人呀！」孫市等人一齊反抗，但是，筒井的士兵們根本就不理睬。

「那是上面的意思。既然要投降，那就乖乖聽話吧……」

現在，不用說是洋槍，就連刀槍都被沒收了，要抗議也沒有任何力量了。

「乖乖……眞是前所未聞。」孫市對部下說「赤裸著身子去參見主公太無禮了吧！」

「沒辦法呀！上面如此的交待……」

「一根稻禾也使不得嗎？」

有史以來，恐怕不曾有這種投降的隊伍吧？說多屈辱，就有多屈辱。

雜賀黨徒一絲不掛，身上除了脚上的一雙草鞋，空空如也。如果說還有一物遮身的話，那就是一根稻禾。

三十一名雜賀的黨徒，恰有如使用護身符，或者稻草繩似的，在男人的「東西」上面來打結，再浩浩蕩蕩的前進，實在非常的「壯觀」。

就以這種德行，涉過紀之川，進入十多萬大軍駐守的陣地裡面。雖然沒有女人在場，但是，這種隊伍實在叫人不敢逼視。在衆多武裝的軍隊裡光著身子行進，的確非常不雅。

到了這種境地，只好對大衆視若無睹。以孫市爲始，大家都昂首行進，大步的走路。

「咦？那些和尚來了！嗳！東西怎麼那樣『小』呢？」

「聽說雜賀的人，那話兒都很偉大，怎麼？只有胡椒一般大小嚒！」

「好多人都說，他們平常啖食鯨魚的睪丸，以致，那卵蛋比馬兒還大，今日看起來，才知道聽跟看是兩回事！」

「………」

那些缺德的士兵們正在拍手哄笑。

孫市用一雙銅鈴似的眼睛瞪他們說：「雜賀的孫市率人來投降！」大聲的喊了一陣。

好似要利用大聲喊叫，震掉屈辱感似的。

「過去吧！」

孫市一行人進入本陣。秀吉等人等候著。以秀吉爲始，諸將並排坐著，正在召開酒宴。藤十郎站在他們的前頭，他做夢也料想不到變成這種局面。

原來，藤十郎並不知道秀吉喜歡惡作劇。以那個時代來說，投降以及要求和睦，是不會被認爲是恥辱。

爲了飛黃騰達，雌伏只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罷了。只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投降何嘗不是一種手段。是故，並不帶有後世的恥辱感。

不過，對待投降者的方法，習慣上都採取禮遇的方式。

（但是，這種的待遇未免嚴酷了一些……）

藤十郎本人也喜歡惡作劇。不過，當對方一無所有，處於最不利的立場時，他是不忍心捉弄他的。因此，秀吉安排這「一場戲」，實在叫他看不下去。

（秀吉這老奸巨滑的東西，對我的仲裁一點也不重視！）

或許，秀吉認爲藤十郎的資格，不夠做一名和平的仲裁者吧？看來，秀吉不似以「和平」處理這一件事，而是要把孫市等人當成「投降之輩」來處置。

（這也許是我藤十郎太潦倒的關係吧……連一個跟班的也沒有。）

就算是被看輕了，也是無可奈何的！

赤身裸體的三十一個人進來時，藤十郎掉過了馬首。他無法跟士兵一塊拍手嘲笑，甚至不忍心看到他們。

（孫市這個傢伙眞妙，怎麼忍受那種屈辱投降呢？……）

藤十郎在馬背上動了一下他的單刃槍。

（換成是我，寧願戰鬥到骨頭化成灰燼爲止。）

孫市的眞正用意，藤十郎完全不理解。

秀吉在大紅酒杯注滿了酒，等待著投降的隊伍。

「老實說，我居住的村子裡，就有所謂的赤身參拜。唔……我忘了神社的名稱。總而言之，一年一度，男女都赤裸地在半夜前往神社參拜。嘻嘻……至今，我還是弄不清楚他們是在拜神？或者在搞男女間的那調調兒？不過，經過了十個月後，到處都是嬰兒聲，實在是吵死人啦！」

大吹法螺也是秀吉的樂趣之一。對什麼事都有樂趣，正是這個天下盟主的特徵。

「報告！雜賀的孫市等三十一名來降！」擔任帶路的走卒稟告秀吉「依照主公的吩咐，他們渾身一絲不掛，正在等候接見。」

「我這就接見孫市等一行人。」

「可是，他們身上什麼也沒有……」

「我允許他們以那種方式投降。把他們帶進來吧！」

三十一個渾身精光的裸男，進入本陣後，排成一隊。

「到了主公面前了。你們嚴肅一點！」孫市睜大了眼睛說「雜賀一黨就如此狼狽的投降，請主公命令兵士們退下好嗎？」

「精光赤裸的混賬東西，還想擺什麼架子！」秀吉把一個可裝一升酒的大杯子，向前一拋說「叫他用那個大杯子喝酒，只要能一口氣喝乾，我就無條件的原諒他！」

秀吉的側近，以及左右都嚇了一大跳。因爲，那個大杯子，剛好打在孫市下體的根部。

秀吉一向喜歡惡作劇，可是，他並不像信長一般的陰險。他並非想藉此行動，引起孫市的惱怒，再把他們都幹掉。

只是，大酒杯偶然打在「那兒」並沒怎樣，有一點泛紅而已。

「哈哈……主公請俺的那話兒喝酒嗎？」孫市哄然一笑。

那「話兒」不知不覺的膨脹，使結在龜頭的稻禾碰然一聲斷掉。

「……」

秀吉啞然無語，在現場的武將也張大了嘴，眼睛有如銅鈴一般。正因爲一開始就赤裸精光，秀吉連兜襠布也不允許他們紮，到了那話兒發怒起來，又不便斥罵他們無禮。秀吉叫他們脫個精光的本意，只是想殺殺他們的銳氣罷了。

勃起的那話兒，又不會聽命令安份下來。孫市只好任由「長大的東西」吊在那裡，兩手捧起大酒杯。

「請斟酒！」孫市對秀吉的小廝吼了一聲。

啞然無語的小廝，提著酒壺走過來。小廝的眼光移開孫市股間發怒的那話兒，但是，內心仍然緊張。他的手在顫抖，酒壺的嘴打在酒杯的邊緣，發出咔噠的聲音。

「請不要使酒溢出來！」孫市笑著等待酒杯溢滿。但是，一個酒壺還不夠，小廝再慌張的去倒酒。

孫市睨著一大杯酒，牛飲而空。就在這段時間之內，帶著熱赧然起立的「東西」，配合著他的一呼一吸而躍動。

「眞棒！」秀吉看著孫市喝完最後一滴酒時，拍手稱讚。

「我允許你們投降！」

「本來想叩謝主公，只是……」

孫市搖搖頭。他想伏地叩謝，不過，腹部脹滿，使他坐不下來。

「主公所賜的酒……」孫市很痛苦的說「我能夠把它處理掉嗎？」

「哈哈哈…那是當然耳之事。你就請便吧！」

孫市大步的走到河邊，叩打腹部，哇——地吐了出來。充塞於他腹中的酒，發出了驚人的聲音，有如瀑布一般，傾入紀之川裡面。

「唔……我感覺到好受多了。」

孫市的臉上分明在表示，秀吉給的酒怎麼能喝呢？俺豈是喝秀吉酒的人？雜賀的黨徒似乎也領悟到這一點，不覺莞爾。

孫市既然委屈到這種地步，秀吉也不能無所表示。

「行了。給他們衣服穿吧！」說著，秀吉看看秀次說「男人哪……都該向孫市學習。」

不過，有部分將軍表示——「孫市是一隻老狐狸。誰知他在懷什麼鬼胎？小心被他整慘了。」

或許，秀吉已經聽到這些評語了吧？因爲每逢孫市對他說「既然在下已經向主公投降，請主公差遣——」時，秀吉只一味的回答「你稍安勿躁，一切慢慢來。」而且，連武器也不給他。因爲，害怕孫市會來一個窩裡反。

在孫市之後，又有土豪玉置、堀內、神保等人相繼來歸。只有太田城仍然頑強的抵抗。

秀吉曾經派遣好幾次使者，勸告太田城投降。但是，每一次使者都被追趕出城，不然就是被箭矢所射傷。在萬般無奈之下，秀吉只好擬出水攻的計劃。

二

一提起了秀吉的水攻，信長剛死不久時，對備中的高松城所採取的水攻戰，可說是遠近馳名，人人皆知。基於「在不損及兵民之下，挫折敵軍」的想法，秀吉最喜歡採取水攻的作戰，因爲這種作戰方式不必費很大的力氣。

當然啦，所謂的水攻也有條件。首先，必須堵住河川之水，使它淹城。是故，必須接近河川的水源豐富之地。

乍看之下，山城是不宜採用水攻作戰，不過，攻城的條件在於多挖濠溝。

城外濠溝都利用自然的河川，再引導它的水，挖內部的濠溝。換句話說，原本用於護城的水，碰到敵方採取水攻作戰時，反而會變成淹城的魔鬼之水。

這個太田城的位置，就在現在和歌山的北太田來迎寺一帶。

雜賀黨雖然已經投降，太田城仍然有黑田、材垣、吉田各鄉的黨徒，再加上刼後餘生的根來寺衆徒，仍然形成了強力的護城軍勢。根來引以爲傲的洋槍仍然健在。前面又有紀之川，想勉強渡河的話，洋槍就會噴出火燄。

根來衆徒的狙擊非常的準確。爲了使這種武器報廢，使用水攻是最理想的方法。

據『**太田水淹記**』記載，羽柴秀吉在太田城四方築堤，周圍達四千多公尺。堤高三公尺多，其中有中上下不等的瞭望台，台高一百多尺。堤上的道路寬度三十多尺。並且下令規定，太田的民房必須比防水堤低五尺。

在離太田城約三百公尺處築堤。從南可到西邊的市內西和佐的栗栖，以及鳴神，再從其間的花山通過太田八丁堤，即可到達吉田。北方從中黑日通過出水，到西和佐的八軒家，只

有六公里的路程。

有如墨股以及石垣山號稱「一夜城」般，秀吉每逢緊急工事都不吝嗇費用。——隨著領地的分級，造出人員名冊，以規定每一領主應分攤的費用。秀吉在堤外建立營房，不分晝夜，大小諸侯自動的參予築堤工程。

這次築堤的總人數達二十六萬九千人。就連大小諸侯也兩手沾滿了泥巴在工作，由此可見，近處的農民、漁民一定被強制參加勞動。

築堤所耗費的日子，前後不過三、四天。然後，攔住紀之川的水，再把河水導入堤內。

當時爲陰曆四月上旬。離梅雨還有一大段時間，不過，剛好下了大雨，以致使太田城泡在水裡面。

「只要我們以逸代勞，坐著看熱鬧就行了。到最後，那些『老鼠』非爬出來不可。」

秀吉對於這次的築堤，以及滿滿的大水甚爲滿足。他在山腹設置休息處，建立雅房，朝夕招待一些騷人墨客，招開品茶吟詩會，可見，這場仗打得非常的悠閑。

「太平山的院主古溪宗陣和尙來訪。」高野山的僧人也來打個招呼。甚至京城都派勅使來陣中詢問。

品茗會在當時甚爲流行，凡是武將都得獵涉此道。秀吉藉著慰勞築堤的工作，招待武將們，請他們品茗。當秀吉請筒井定次時，筒井對秀吉說「您也請三河的水野藤十郎吧！」

想不到側近卻對秀吉說「爲了討伐熊野，藤十郎已經先走了。」

「什麼！藤十郎已經去熊野啦！」

「可是，我並沒有派遣他們呀！」定次感到莫名其妙。

因爲，熊野也舉起了反抗的旗幟，秀吉就毅然的派遣大軍去討伐。秀吉以中村孫兵次、仙右權兵衛尉、九鬼右馬允嘉隆爲大將，並且指定由小西、右井、梶野等人，從海路進攻熊野。因爲陸地山高谷深，很難以進擊之故。

「藤十郎說用水攻不是武人該做的事。」一個跟藤十郎較親近的家臣向定次稟報。

「他自以爲是小諸葛亮呢！」秀吉裝成很

生氣的樣子，其實內心裡，他認爲藤十郎說得很對。

的確！使用水淹敵城，等待敵方疲憊再出擊的方式，實在不適合於藤十郎的個性。

（這就是將與士的器量之差別！）

秀吉如此的想著。

秀吉一向最在意失去軍心。對於收攬人心，他甚有自信，正因爲如此，他才對天下萌出莫大的野心。

這一次爲了驅策大軍，秀吉對兵糧方面用盡苦心。在這以前的戰爭，因爲是各路英豪競佔土地，兵糧都在佔領地徵發。至於協助打仗的各諸侯，則必須自己準備兵糧。

秀吉預先就派遣增田右衛門管理兵糧。在紀之湊時，使用舟船從須磨、明石、兵庫、西宮、尼崎、堺津等地運兵糧。一天就運了千袋的大米，一百袋的大豆。

秀吉一向顧慮周到。他認爲遠征的軍隊所以會疲勞，乃是兵糧不足的原故。這也應了一句話——欲取得天下的人，必須收攬人心，並且使兵糧充足。

秀吉對自己政治的才能頗爲自負，以致，不把藤十郎看在眼裡。這實在是很划不來的一件事。正因爲秀吉輕視藤十郎，剛剛才竣工的土堤發生了變化。

傍晚時，下了霏霏細雨，想不到雨勢越來越大，到了半夜，竟然變成傾盆大雨。

「這麼一來，太田城就完蛋了！明日他們一定會打開城門投降。」士兵們說著，不覺手舞足蹈，一些急性子的人，甚至事先舉杯慶賀。雜賀的孫市等一行人，雖然被派遣參予築堤工作，但是，他們一直在偷懶。

這一夜，營房的看守者獲得一些酒菜。

「這是村裡居民的一點意思，聊表敬意。」一個年輕女人提個竹籃子，裡面放滿酒菜。

「這是紀之川的酒，請兵爺們試試！」

一聽到有酒喝，看守營房的走卒就猛吞口水。除了三個走卒，還有一個年紀較大的領班

點頭表示可以接受。

「有酒喝固然很好，可是沒有女人的話，喝起來索然無味。」

「嘻嘻……您瞧奴家還可以陪陪兵爺喝幾杯嗎？」

年輕的女人扭扭捏捏的，裝成怪不好意思的樣子。

「當然可以呀……漂亮的姑娘，妳過來，先給俺斟酒！」

走卒領班有另外一個小房間，牆是用薄板砌成，地上舖著一張熊皮。女人紅著一張臉，進入領班的房間。

「好啊！有女人就獨享！」三個走卒靠在一起說「領班是人，我們也是人啊……何以他有女人陪？我們就沒有？沒有女人之下喝酒，實在太掃興了。」

「可不是嗎？要當兵嚒，必須當領班！」

「喂！發牢騷是沒有用的。喝些酒，做做抱美女的夢吧……」

三個走卒用碗掐起了酒，開口猛喝。

年輕女人坐在領班的大腿上，鶯聲燕語的說「紀之川的女郎與紀之川酒有不解緣。我們這些小女子，可以千杯不醉。」

「嘻嘻……太有趣了……想跟俺鬥酒？」

「人家是有這個意思。」

「好極了！那麼……鬥輸的人，可由鬥贏的人擺佈？」

走卒領班汚濁的眼光，充滿了淫慾之念。

年輕女人當然知道對方之目的，她好像也有了覺悟。

「好……吧……人家鬥輸的話，那就任憑兵爺您……」

「嘻嘻……俺好高興，紀之川的娘子，好乾脆……」

並非這個年輕女人很乾脆——而是酒很「乾脆」。

領班本來就是典型的酒鬼，然而卻只喝了一大碗就酩酊大醉了。

「眞邪門……俺一向是大酒桶呀！怎地……即使喝了一整夜，翌晨仍能夠驍勇的作戰

「……」領班不服輸的說了幾句。

「哼！看你那副德行！不會喝，硬要逞好漢……」她瞧了一下外面的三個走卒，想不到他們都癱在一塊不動。

女人一躍而起，打開了用草蓆做成的門。

「四個都睡得像死豬似的！」

孫市等一行人一躍而起。原來，他們是裝睡罷了，一直在偷看著這一幕趣劇。

阿珊笑著說「就算狗咬了他們，他們也醒不來了。」

「同樣是喝摻蒙汗藥的酒，妳阿珊怎麼不會醉倒呢？」

「傻蛋！我才沒喝呢……只在裝模作樣罷了。」

「那也算是根來的忍術嗎？」有人如此的打趣。

三十一個雜賀黨徒已經奔出營房，衝進一片黑暗與雨水之中。沒有任何人發現他們。很快的，他們就抵達攔住紀之川河水的土堤。

「把土袋子割裂，讓泥土流失。」

孫市的聲音被雨聲所淹蓋。築堰時，必須先行打杭再固定橫木，把土袋疊積起來。中間再放入石頭等固定。本來，拔掉杭是最快速的解決方法，但是因爲太沉重，根本就動不了它。只好割開土袋，使泥土流失，再取掉石頭。

「只要有一處的土袋被移走，憑水勢就可以毀掉水堰。因此，我們得拿掉土袋！」

孫市的說法很正確。雨一直下個不停。只要這個水堰被毀掉，河水就會逆流，變成一股怒濤湧向秀吉的陣地。土袋一個接一個的被移走。

「很好！快成功了！大夥要注意，待會河水一旦溢出，小心被吞沒。」

杭已經開始動搖了。

孫市再把事前預備的繩子纏繞於杭上，雜賀黨徒抓起了繩子的一端。

「準備好了沒有？大家合力一口氣把它推下。然後快速的逃命。否則的話會被大水吞噬了！」

木杭動搖了。土袋開始流動。隨著一股驚

天動地的水流聲，水堰毀了。濁流往外狂奔。

石堤上陰暗處看著熱鬧的阿珊被這股狂流沖走了。

阿珊深知水性而善游，但是，那是一股驚人的奔流，阿珊的身體快被捲入河底。她喊救的口裡，進入了一些濁水，以致，使她頓時失去平衡。

阿珊不斷的掙扎，舞動著手脚想逃出奔流，但波浪太大，看起來連魚兒也會被捲走。阿珊手脚在黑暗裡浮現數次。

「不好了！阿珊可能會被淹死……」孫市們緊抓著堤防，發出絕望的叫聲時，阿珊已經不見蹤影。

就在這時，有一道身影從堤上往下跳。

由於四周黑暗，又加上雨勢，看守營地的兵士開始並沒發覺，後來由於聲響太大，秀吉從睡夢中驚醒。兵士們揉著睡眼，一個接一個的跳出來。躍入濁流的身影，抱住了阿珊——藤十郎游回河堤。

孫市等人奔過河堤上面時，碰到了藤十郎豪放的笑容。

「哈哈哈……差一點阿珊就被水沖走了。」

「——咿？聽說，你已經去了熊野。」

「我只是做個樣子罷了。」藤十郎連面孔上面的雨水也懶得揩，用他的下巴指一指河流的那一邊。

「我在欺騙那個猴面冠者……」

「你……你怎麼……」

「哈哈哈……你以爲我是吃裡扒外的人嗎？我根本就不是秀吉的人。我又不是羽柴內府(秀吉)的狗。充其量，只是他的客人而已。我一旦不高興，就會立刻離開，投効他人。」

「…………」

「我決心投効那個地方！」藤十郎利用下巴指太田城的方向，豪爽的哄然大笑。

「並不是我不講求節操，而是看不慣內府的做法。我要助太田城一臂之力。」

「實在太難得了！」孫市幾乎感激涕零。

「有了您，就等於添加百人的力量。對士氣的高昂也有幫助！」

「我可沒有你想像中的偉大……」說罷，他看看阿珊。

「我可能是愛上了這個女人。一開始時，我曾經想殺她，如今又改變了主意。」

因爲秀吉利用大軍圍剿，太田城拚死的抗拒。雜賀的孫市所以屈辱萬般的對秀吉投降，目的在於毀壞此水堰，以及使秀吉的陣地混亂。

「那麼，俺在未被發現以前回去！」孫市說。

「夜間守備員的蒙汗藥可能還沒退去，我們趁機趕回。」

奔流已經停止了。浸漫太田城的水，由於水堰被毀，不斷的流到河口的方向。

被毀的水堰在備前，也就是宇喜田八郎的管轄之內，走卒們緊張萬分的在嚷叫。

孫市等一群人冷靜的涉過河水，悄悄的回到營房。

果然不出所料，守備員對於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仍然趴在地上睡大頭覺。

「呆瓜一直睡不醒哩……」孫市一面指著潮濕的身體，一面想著下次的方策。

三

另一方面，水野藤十郎則抱著阿珊進入太田城。他之所以假裝加入熊野新宮方面的遠征軍，再悄悄的離開隊伍，加入太田城的陣容，都是由阿珊一手安排。

「利用水攻的方式，使城裡的人餓死的做法，未免太狡猾了，我實在看不慣。」藤十郎如此的說。

「如果以小部隊，使用短刃相接的方式，還有話說。然而，擁有好幾倍的大軍，還是使用溺死窩藏老鼠的方式，未免太卑劣了！我實在不敢苟同。秀吉既然要如此做，那麼，我就加入『老鼠』那一邊，狠狠咬他幾口！」

藤十郎一向憎惡卑劣的手段。雖然，太田城已經沒有勝利的指望了，然而，藤十郎還是想參加敗者的陣容。

基於秀吉以及石田三成一夥人的功利想

法，此乃是脫出常軌的行爲。如果獲知這個事實的話，他們一定會驚嘆不已而說「藤十郎是不是發瘋啦！」

像秀吉這一流卑劣的男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藤十郎的心境。同時，藤十郎也不希望他們知道。

充其量，藤十郎只是委身於他內心的一股熱血而已。

翌日早晨，太田城派出了和議的使者。雖然秀吉實施水攻，但是，堤防崩潰，留守營地的前衛反而淹了水，爲何又要談和呢？

一時，因城中浸水，甚至有人溺死。待水退之後，變成了一片濕泥地帶，而使者卻渡過濕泥地帶來到秀吉的軍營。

「什麼？太田城要跟我們舉行和議？」

秀吉叫來宇喜多的側近大將，綻開不可一世的笑容，哈哈大笑說「老鼠開始恐慌了！他們一定知道我們會修復河堤，以致先來求饒吧！在數日內，就把河堤修復吧！叫老鼠們知道我們的厲害！」

在秀吉的威令之下，宇喜多八郎的軍隊，重新打杭，再運來衆多的木材、岩石、土袋，在不到一天之內，就把河堤築得比以前還要高。據說，這一次購買了二、三十萬包土袋。

這一次，秀吉打造了所謂的「盲舟」。也就是在舷側增高板屏，打開活動窗，以便接近城壁，恰如排滿了接受飛箭的楯海一般。

此外，還有所謂的箭庫船，石子打造的船。憑此接近並砸破敵人的土牆，再把大量的水注入，使土牆崩塌。

當然啦，太田城方面也不認輸。

因爲城裡浸水，他們把一切設備抬高，在土牆上面紮上小茅屋，在土塀的隱蔽處藏著洋槍手，再打開虛假的槍眼，製造假人在那兒張望，引起秀吉軍的注意。

不出所料，秀吉的軍隊對假人射出了衆多的箭，逐漸的靠近。土塀下面的洋槍手冷不防的展開射擊。

費盡力氣划過來的船隻，因爲遭受到射

擊，兵員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並非如此而已，太田城的守軍還利用乾草與火把，中間夾包火藥，再向秀吉軍投去。

秀吉軍的船隻靠近，利用釣繩，或者繩梯企圖爬上城牆時，燃燒的草把就會落下來，然後在船上爆炸。

「很好，現在就等他們更靠近一點！」

在武器庫上面指揮者，正是水野藤十郎。他在頭盔下面戴一個假面具，這個面具上有白色朝上翹的白髭。他的甲冑是黑色。他的聲音有如洪鐘，顯示他有豐富的戰場經驗。他準確無比的指揮，使那些進攻的船隻，不是被燒毀，就是翻覆。

身穿黑色甲冑的藤十郎，躍下靠近的船隻。他突然有如落石一般掉下來，飛舞著大刀，殺得天昏地暗。

小船上通常有四、五個人，一旦其他的船又靠上，他就會跳下去，殺個寸草不留。他的身體魁偉，手脚又矯健，在敵人驚駭不已時，他就一刀斬下去。

這個魁偉男子使秀吉的兵士喪膽。

「他沒有任何旗幟，又不報上名姓！」

「像他那樣驍勇的人，不可能沒有人不認識他！」

「他不報上名姓才絕呢……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這還不簡單，把他幹掉，再拿掉他的假面具，就可知道他是何方神聖！」如果能幹掉此男子，那就不必吃那麼多的苦。

這個一身黑色甲冑的男子，全身濺滿了血回來。

「藤十郎相公！」阿珊奔了過來。

「阿珊，我還活著，今天又幹掉了五個傢伙。」

「人家特地為你帶酒來了！」

「哈哈……那不就是孫市所愛喝的力酒嗎？」

最近，藤十郎已能領略這種酒的奧妙。

阿珊使用一雙情意綿綿的眼睛瞧著藤十郎。她以根來寺的女忍者身分，扮演情報員的

角色混入大阪城，自從在藤十郎的居處臥底後，她夜夜接受他的愛撫。對於男性魅力十足的藤十郎，她認為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叫自己憎恨他。但是女人對性方面的需求，使她無法憎恨他。這使她煩惱了一陣子。

如今，眼看著太田城就要淪陷，她反能夠跟藤十郎心心相印，浸淫於無邊的幸福裡。

「孫市，噢……不……孫六在那兒？」

「孫六嗎？剛才還在西邊的火藥庫呢！」

孫六用一塊布抹著濕槍，慢慢走了過來。

「少爺，您又跟阿珊睡在一起啦！」

藤十郎好久不曾看過孫六了。自從那件事以來，孫六一直就在紀州。在官差追殺之下，孫市跟孫六一塊逃到紀州。

孫六跟孫市都喜歡洋槍，而且技術又非常的高超。有著相同的愛好，又同樣被官差所追殺的命運，使孫六暫時的離開了藤十郎。

孫六以一名雜賀黨的身分，參加了洋槍隊。他做夢也料想不到藤十郎會變成秀吉的客將，準備來攻打紀州。

在阿珊引導之下，進入太田城的藤十郎，所以一直受到信任，乃是自從和泉三塞的續戰以來，孫六一直為根來、雜賀一黨效命的原故。

在圍城的悲涼氣氛之下，杉山孫六這個神槍手，以及他那種稍微輕佻，但是和藹的性格，的確使城民的愁眉大開。

「咿？你的洋槍為何在冒煙呢？」

「不是冒煙，那是水蒸氣。因為射擊得太頻繁，槍身熱了。」

「你還有槍彈嗎？」

「唔……只剩下三發罷了……」孫六的聲音有點無奈。

太田城被圍困至今，已經整整二十天。槍彈及飲水所剩無幾。時已初夏，貯積的兵糧浸了水，不是發霉，就是腐壞，任憑誰都看得出來，陷落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酒也只剩下這些了。阿孫，你喝吧！」

「好的，那俺就不客氣了……」

「要死時，讓我轟轟烈烈的死吧！」

「俺還有三發槍彈。在被處磔刑前，可以自我了斷。」

藤十郎跟孫六都以爲結局會很轟烈，但這種想法跟太田城領袖的想法有些差距。

包括婦孺老弱在內，太田城有三千人。如果叫這些人跟戰鬥同歸於盡的話，未免太可憐。

「我們這些人死了就行。」首謀者商議的結果，提出了投降的條件。那就是領導階級五十一人切腹謝罪，以求取無辜的婦孺老弱之命。換句話說，以五十一人的切腹，換取三千人的性命。

關於這個提議，秀吉接受了。只要叛亂的領袖一死，他也不喜歡長久滯留陣地。

「對於死去的切腹者實施磔刑，再把他們的頭顱接起來示衆！」秀吉如此的交待秀次後，就回大阪去了。

四月二十四日，五十一名領袖切腹。

在太田城的天守下大廳，五十一個人陸續的切腹。

每一個人都誦經，在佛的慈光之下，泰然的赴死。季節已經進入梅雨期，大水退後的濕泥地，又集滿了雨水。

一大群老人婦孺以及雜賀的殘生者，垂頭喪氣的步出太田城。

秀吉的將士在鑑定切腹者的屍體後，走卒們再把屍體搬走。磔刑柱已經被準備好了。

所謂的把頭顱接下來，乃是指把斬下頭顱的身體綁在磔刑台以後，再利用青竹把頸部的切口連接起來。

不過，接合處要露出三寸。也就是說，使身體與頭顱之間能露出三寸的青竹。做法很殘忍，是爲了嚇阻人們再也不敢反抗的作法。

在陰濕的夜雨中，排列著五十一具的磔刑柱，實在叫人感到不寒而慄。

「就點上一把火把它們燒掉吧！」

「下這麼大的雨，不可能燒起來的。待雨停了以後，再燃燒吧！」環顧四周，只有一片泥濘。

接近河口的泥海中，有如蓮花一般，浮出了兩個人頭。

這兩個人頭，面對著面。其中的一個人頭開口說話。

「少爺，咱們要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太田城淪陷了，我眞不想活呢……」

「阿珊也嚷著要死。俺的運氣眞差，好不容易碰到了少爺，卻是演變到這種局面。」

如果不是阿珊半狂亂的阻止，藤十郎也可排在磔刑柱上面。

有如溶解漆一般的黑夜裡，兩個人頭似乎很放心的在移動。

愛恨的十字路口

一

藤十郎感到無聊透頂。本來，他就不會對人生感到無聊。所謂的亂世，似乎就是使武人感到無聊的東西。當時的戰爭，即缺乏理由，也沒有必然性。像明智光秀殺織田信長之事，後世的歷史家排出了很多的理由，然而，現代人公認的理由——「叛變」，跟當時的狀況，以及武將的心情有出入。

江戶時代儒教的影響，如今仍殘留於現代人的心底。在沒有那種社會規制的時代，人們對弱肉強食，並不抱持著疑惑，可說比現代人單純。到了太平時代，人們不僅得講究禮節，生活也會變成複雜。

光秀就是不想因背叛而背叛，就算沒有森蘭丸介入，或者被信長譏為無毛鼠，或者被揍打，在那個時代裡，處在那種狀況下，很可能會襲擊本能寺。

具有天下人威勢的信長，只要被獲知他身邊只有兩、三百個人（另一種說法為四、五十人）的話，別說是光秀，就是別人也可能會萌出「且讓我們來較量一下」的念頭。

那就是時勢，也就是亂世的武將。

有人說，信長的目的就是統一天下。事實上，他是為了尋找敵人而活著。如果他眼前有一道牆的話，他一定會把它推翻。他那種不許兩立的個性，使他不斷的打擊敵人，結局當然會很悽慘。

可是，秀吉跟他不同。

秀吉不具好戰的氣質。他雖然一心想坐上天下盟主的寶座，但是，只要不流血就能達到目的，他一定會採取不流血的方法。

事實上，秀吉偶爾也採取威嚇的手段，但是，他盡量的避免流血，做事一向很慎重。他也是很出色的政治家。秀吉的仁德，具有鎮服天下爭亂的力量。

可是看在藤十郎的眼裡，秀吉仍然有很多缺點。

（我應該離開秀吉的麾下了。）

他如此想了好幾次。

在攻打紀州時，藤十郎加入敗部已濃的太田城，盡力的與秀吉軍對抗，想不到他又回來了。

在太田城時，藤十郎戴著假面具，以致，秀吉軍完全被蒙在鼓裡。

太田城對捨命保城的藤十郎感激涕零，以致，生還者也不致於暴露他的身分。

不求名利，只對卑劣的做為不齒，奮而抵抗的藤十郎，紀州黨徒對他是非常的感激。

「藤十郎，你這些日子來躲到那裡去啦！」

秀吉凱旋到大阪之後，對於滿不在乎地回來的藤十郎，發出責難之語。

「報告主公，在下在半途迷路了……」回答中推得一乾二淨。

「你少來！你這廝一定不是去做好事。」

「報告主公，的確是迷了路。熊野三座山很險峻。就連主公也可能迷路呢！」藤十郎很想說，（猴子就不會迷路），但是，他仍然用上了『主公』兩個字。

「好了！知道了！」秀吉不想聽藤十郎分辯，揮揮手，表示不必再說下去了。因為攻陷難纏的紀州，最近秀吉特別顯得容光煥發。他基於積善寺城藤十郎的所做所為，認為藤十郎無非是由於膽小而溜之大吉，是故，秀吉不再想追究了。

「閣下的行為值得千石俸祿！」

「那就太謝謝主公了。」

「不要謝得太早。你既然迷路又偷懶，非扣除一些不可！」

「噢……那就百石算了……」

「笨瓜！我只要扣你三百石！」

那就是七百石囉！總而言之，比沒有俸祿的游蕩武士好得多。

（這隻猴子也蠻吝嗇的……眞會打算盤！）

藤十郎一向不在乎俸祿。他只是憑一股男子漢的熱血，到處行俠而已。如果他的目的是

俸祿的話，他就會在秀吉的面前特別的賣命，不可能東飄西盪。

藤十郎所獲得之采邑為攝津豐島郡的一部分。在有收益的農地設置地方官府，以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的比率，把收穫之物充當俸祿。有些沒良心的地方官，竟然採取苛酷的七公三民的比率。

「孫六，你就去當地方官吧！」

「什麼？少爺，您敢情在奚落小的？」

「說眞格的，除了你，沒值得信任的人。」

「少爺，您少整俺！」孫六揮揮手「俺這個老粗當地方官？老百姓不笑掉大牙才怪！」

或許，孫六說得對，不過到那裡去找人材呢？孫六想了想，突然「碰！」拍下桌子。

「少爺！俺想到一個合適的傢伙了！」

「是孫……可是並非指孫六。是孫字下有個市的傢伙。」

的確，此人絕對錯不了。就算看錯人，也無所謂！

「阿孫，你偶爾也蠻靈光的嘛！眞是一言喚醒夢中人！」

「那裡……那裡……那是少爺的抬舉！」

其實，孫六是想說「因為俺不想離開少爺啊……」這一對主僕自從離開三河刈屋以來，一直都有如形隨影的在一起。在中途，因為一件想不到的怪事而分散，如今又在一塊了。至於投降秀吉的孫市，卻遭受到不禮之遇。

投降的人可分成好多種。例如——一出師就棄城投降者，對方攻城時棄城投降者，以及陷城後才投降的人等等，待遇各不相同。

一開始就放棄敵對態度的人，通常都讓他保有原來的領土，以後再看他的功過。再行增減。至於像孫市一般，待秀吉軍佈陣再投降的人不被斬首已經算很不錯了。

秀吉搖身一變為輔助天皇的大臣。這是他從征伐紀州回來數個月的事情。由此就不難推測，他是仗著權力，登上這個寶座。對於這以前的輔佐大臣——二條昭實。秀吉把他罷免了。正因為這件事，他只好中止預定於前月舉

行的四國征伐。從卑賤的地位飛到枝頭當鳳凰的喜悅，當不難想像。然而，秀吉並非單純為這個地位感到喜不自勝。他還一再的揚言，將行使決定親王准后的權力，使公卿們感到譁然。

秀吉之所以中止對四國的征伐，長曾我部元親聲明投降亦是原因之一。接著，為了鞏固幕府的體制，首先，實施所謂的五大政職長官制度。這五位長官為——津野長政、前田玄以、增田長盛、石田三成，以及長束正家。在這時，三成已經被任命為從五位下治部少輔。

秀吉又把眼光朝向北方。在那兒，越中富山控制著北陸道，佐佐成政則控制著重要的關口。秀吉的大軍不久開拔。

如今，秀吉的威勢有如日正當中，跟他敵對實在是愚不可及的一件事。

「降者不罪，反而可獲得封官的機會！」

待秀吉所率領的大軍越過加賀俱利山頂時，成政就下定決心，把自己的髮髻剃掉，使自己變成和尚頭。

「秀吉跟信長不同，他是不殺和尚的。」

接著，他穿上了出家人的衣服，向織田信雄投降。

織田信雄在小牧戰役之後，成政曾經抵抗好多次而失敗。這一次，卻是有盡棄前嫌的意義。因為信雄曾經強逼伊勢的國司北畠收他為義子，再反過來謀殺養父，但是，信雄畢竟是織田信長的兒子。

秀吉並非容易退縮的人物。所有一切戰爭方面的講和，都基於對方的身分高低，權勢的大小，而有著不同的分量。

就如此這般，秀吉的威勢日益坐大，不久以後，近鄰的國家只剩下德川家康。

表面上，家康裝著跟秀吉和睦，事實上，雙方都各懷著鬼胎。因為實際上，家康仍然養著兵，以小牧、長湫的戰役來說，勝者當是德川家康。目前，秀吉正驅使他一流的和睦術安撫家康，但是此種均衡，隨時都會打破。

秀吉老早就察覺到這一點，是故，把家康提昇為權中諫言。秀吉藉此讓家康吃到甜頭。

雖然如此做，不見得能取得家康的心，但是，至少能證明他對家康並沒有惡意。

秀吉再捎信給九洲的島津義久，對他說，希望九洲平靜無事。這乃是向偏遠的島津示威的最好方法。表示——在秀吉威勢前伏身只有好處，如非這樣的話，將以——「拒絕輔佐大人的命令問罪！」

換句話說，並非私鬥，而是等於聖旨。

秀吉的做法面面俱到，已經做到天衣無縫的地步。以致，他的版圖越來越大。不僅如此，就連德川家康肱股之臣，竟然也離開三河，前來投奔秀吉。

除了猛將石川數正、小笠原貞慶之外，就連水野忠重也來投効秀吉。

這是十一月中旬的事。

那一天，藤十郎擁抱著阿珊。

阿珊以紀州、根來女忍者的身分，認爲敗北的原因在她，以致一心想以死謝罪。由於雜賀的孫市，忍者蜘蛛七的規勸，她逐漸的恢復平靜，不過，一時之間顯得頹廢異常。

「關於這種毛病，只有少爺治得了。」

女人精神上的頹廢，只有性行爲治得了。尤其是藤十郎那龐大有力的「話兒」，好不容易才把阿珊救了回來。

「我並不奢望成爲你的正室。不過，請你允許我永久在你身邊。」阿珊一副很怕失去藤十郎的樣子。

「永久恐怕辦不到。」藤十郎很坦白。

「那麼，就到你回去家鄉爲止吧……」阿珊有一股幽幽的怨氣，她翻著眼睛瞧藤十郎，很快的，又展現了有氣無力的微笑。

「好吧……那樣就很不錯了。反正，我已經死去一次了。」

藤十郎最害怕這種女人的眼淚。經過嚴厲忍者訓練的她，隨著環境的變化，前後判若兩人。白皙的皮膚變成透明似的蒼白。

儘管如此，藤十郎抱她時，她就會瘋狂般的貼上嘴唇「虐待我吧！盡量的虐待吧！」

她吐出如火一般的氣息，在藤十郎強健肌



肉的巨大體軀裡掙扎。看著她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藤十郎就躺下來，使阿珊在上面狂所欲爲。對於這種體位，阿珊感到羞恥。做爲一名女忍者，應該習慣於男人的擺佈，然而，她卻好似處子一般，感到難爲情。

她這種羞恥之心，反而叫藤十郎萌出庇護之心。「進去洗澡吧！」

「好吧！我就把妳抱入浴桶裡。」

藤十郎輕而易舉的抱起阿珊，把她帶到浴室。阿珊雖然表示不喜歡，卻是一直使用她的手指玩弄男人的胸毛。

〈怎麼？我也變成沉溺於溫柔鄉的男人啦！〉

藤十郎如此的想著──我能夠拋棄如此需要我的女人嗎？

〈不好……如此下去的話，藤十郎就會變成愛情的俘虜。想起這個女人單獨在家，那怎能在戰場打得起勁呢？〉

藤十郎一向輕蔑有妻兒的男人。誰知他也不知不覺的陷入溫柔鄉裡面，恐怕不能自拔了。

「你在想些什麼呢？」

阿珊歪斜著腦袋，有如一隻小鴿子的問。

如此一來，藤十郎的心又軟化了。

「妳進去洗吧！浴水剛好，不熱也不冷。」

他抱著阿珊，使用大桶的水爲她洗前身。如此一來，她就有如童女一般，嘻嘻哈哈的叫了起來。

這間屋子是藤十郎在大阪城裡分配到的。藤十郎建造了蒸氣設備，由於阿珊喜歡的關係，又添加了木桶浴設備。

木桶正冒出白色的水蒸氣。藤十郎把阿珊抱進浴桶裡。

「……？」阿珊做出一個很妙的表情。

「到底怎麼啦？」藤十郎弄不清楚原因。

「浴水太熱是不是？」

「沒……沒……什麼……」她顯然有一點不安。

「浴水很好啊……不冷不熱。」藤十郎一直浸到底部。

「啊！不好了呀！」阿珊有如雞貓子般叫了起來。

「啊唷！」藤十郎也察覺到了。浴水突然有了顏色！水底有血液。而且又是鮮紅的血液，正從水底慢慢的擴張開來。

一開始時，藤十郎還以爲腳底受了傷呢！事實上並非如此。鮮紅的血液，恰有如煙霧一般，從浴桶底湧上來，一下子就染及他倆的肌膚。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藤十郎慌張張的想把阿珊抱出來。

一陣透過水蒸氣的聲音，使藤十郎暫時停下了手。

〈嘻嘻嘻……那是你所愛女人的血呀！是月經！〉

那種聲調充滿了嘲笑之意。

〈抱著不乾不淨的女人，有什麼快樂可言呢……〉

藤十郎分辯不出這種聲音來自何處。

「那一個渾球！膽敢惡作劇！」

〈嘻嘻嘻……那就是賤女人的經血呀！〉

「閉上你的臭嘴！閣下……」藤十郎感到愕然。那絕對不是常人的聲音。啊！不就是那一種聲音嗎？雖然對方試著改變腔調，但是藤十郎已經聽出是那種聲音。他對這種聲音很熟悉，他有一點光火。

「千草，妳別裝神弄鬼啦！妳有種，就現身呀！」

〈誰是千草來著？藤十郎老爺的眼裡，不是只有阿珊嗎？〉

語尾變成尖酸，然後，以很不自然的聲音笑出來。

男女在搞那一檔子事時，如果有人窺視，當事人將感到非常的不愉快。尤其是只被對方看到，自己卻是看不到的時候，最感到氣炸。

「千草！」藤十郎叫了一聲「妳太卑鄙了！」

〈眞對不起……〉不知何處起了女忍者的聲音〈女人哪！本來就夠卑鄙的……我是說，以武人的氣度來看的話。〉

「妳出來呀！妳躲在那兒！現身後再講大

道理吧！」

〈奴家就是覺得噁心才不現身呀！女人本來就是這種調調兒。藤十郎相公，你挺有女人緣嘛！可惜……一點都不會體恤女人的心。〉

總之，如此耗下去是不行的。藤十郎跟阿珊總得穿一些蔽體之物啊……。藤十郎還無所謂，病弱的阿珊何以堪呢？

「千草，妳是在吃乾醋嗎？妳太沒有風度了。」

〈風度？哼！女人哪，誰都忍受不了自己喜歡的男人被搶走。算了吧！那種根來女人一文不值！〉

就在這一問一答之間，藤十郎仍然在找尋千草可能藏身的地方。

（是不是在屋頂上面呢？）

因為浴室並沒有天花板。只要在屋頂打開一個洞，就可以對下面一覽無遺。除此以外，只有採光的高窗，以及水蒸氣抽出處，可以躲藏。藤十郎透過水蒸氣瞧瞧，但是，始終看不到一個人影。

藤十郎抱著阿珊走出浴室。板窗之外是更衣室。藤十郎想給阿珊穿時「咻——」地飛來一隻匕首，掠過藤十郎的手肘，把阿珊的衣服釘在地板上面。

「啊……妳想幹什麼？」

〈這是出一口氣罷了。〉

千草咯咯地笑起來。

〈心愛的男人被搶走了！奴家能不生氣嗎？〉

「千草，我一直很愛妳。如果妳再胡鬧下去的話，我就不再愛妳了！」

〈不喜歡，不愛就拉倒！我才不要揀破爛哩！我受不了那個根來女人的臭味……〉

千草的聲音逐漸漸遠去。

藤十郎感覺到十分的掃興。

「她呀！好邪門。每次跟我要燕好時，總是會受到阻擾，以致一次也沒成功。正因此，她才會感到特別嫉妒！」

藤十郎如此的說明。事實上也正是這樣。

自從長湫戰役的前夕，遭受到私刑，險些橫死，被千草拯救之後，他倆一直維持著微妙的關係。在其間曾經有幾次親吻，只是要進入重要關頭時，宣稱為千草兄長的鼯鼠就會出現，妨礙「好事」的進行。

或許，這正是所謂的命運吧？藤十郎不僅感激千草在危急時救了他，同時，對千草的爽快，手脚的靈敏頗具好感，只是，她跟藤十郎老是不能成其「好事」，倒是本來是敵人的阿珊，如今卻跟他雙宿雙飛。由此看來，意志好像鬥不過命運哩！

阿珊聽到藤十郎跟千草的關係時，始終不曾開口。她並不管藤十郎的情婦有多少，她堅信當他倆浸淫於幸福感之間，任何人都無法破壞。這種自信，使她一點也不動搖。

「請藤十郎相公，多多疼愛吧！」

藤十郎對於撲向他身上的阿珊倍感憐愛。

「阿珊，妳不必為這件事操心。我雖然有負於千草，但是，她是很爽快的女人，不會對妳怎樣的。」藤十郎一面用浴巾擦著阿珊的身子，一面說「千草的個性我很清楚，她不是陰險的女人。只不過在嫉妒罷了。」

「我好高興！」阿珊扭了一下身子。

「既然千草會嫉妒得那麼厲害，那就表示我倆非常的要好。我感到非常的高興。」

「哈哈哈……女人就是喜歡這種調調兒。」

就在這時，孫六突然的闖進來。

「少爺！少爺！大事不妙了！」

藤十郎感到孫六來得不是時候，以致，臉上浮現不悅之色。

「阿孫，你別一天到晚少爺長少爺短啦！行行好！我藤十郎已經是不折不扣的大人，瞧！我不是憑自己的力量得了七百石的俸祿嗎？從今以後，把我看成大人吧！」

「就叫我十郎爺好了」

「……十郎少爺……」

「那個『少』字免掉吧！」

「可是，奴才總不能叫你老爺吧？因為，老爺就要來了！」

「什麼！我父親要來！」

藤十郎嚇了一大跳。這一驚嚇，遠遠超過了剛才阿珊給他的驚訝。

孫六說的話一點也不誇張。

岡崎城主的石川伯耆守數正，在突然之間，率領妻兒出奔。不僅如此而已，藤十郎之父水野忠重也入洛中，再取道大阪。關於石川數正的出奔，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在這以前，他就跟秀吉很要好，時時彼此的饋贈東西。關於這一點，從秀吉給他的信函就可以看出梗概。在這個時代裡，主從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後世一般的嚴苛。

也就是說，能夠憑著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選擇「主人」。

話是不錯，但是水野忠重的出奔，就叫人費解了。

他為何要放棄三河刈屋，以及四萬石的俸祿，來到大阪城呢？

「那個老傢伙，會不會是去收拾他的兒子藤十郎呢？」

每個人都如此的猜測。因為，忠重跟兒子藤十郎處不來之事，幾乎每個人都知道。

在小牧長湫戰役之後，藤十郎離開父親身邊，有意為德川家康的家臣時，忠重就駕臨家康之處，跟他攤牌。

「你要舅舅的我呢？還是要表弟的藤十郎？請當場下決定！」

忠重雖然年歲不小，但是，仍然像小孩子一般，偶爾也會耍耍脾氣。對於這一對父子，家康感到非常的棘手。

凡是知道水野父子脾氣的人都認為——

「水野忠重這個老匹夫，一定又去找外甥家康爭論了。」

「敢情他是去收拾不聽話的兒子？」

本來嘛！臣僚陸續出奔之下，家康一定會暴跳大怒，不過，岡崎城已經相當的鞏固，以致家康笑著說「不必理會水野父子的事情。」

或許，家康可以輕鬆的付諸一笑，但是藤十郎卻哭笑不得。

「想不到家父也來到大阪。我做夢也不曾

料到這一著。」

「老爺今兒個在城外投宿。明兒就會進城啦！」

「我不能跟家父碰面！」藤十郎跟父親一直合不來。跟他吵吵嘴是免不了的，但是，根本就不能揍他，更甭說殺他了。

「家父可能會叫秀吉殿下把我刷下來。」

藤十郎感到沒趣。雖然秀吉並非聽了兩、三句話就會動搖的人，但是，忠重卻不在乎外人怎麼說他父子倆。一旦忠重進入大阪城，父子倆吵吵鬧的話，豈不笑掉他人的大牙？

「阿孫，明天一早我就上京。家裡的事由你來打點吧！」

藤十郎一旦不在家的話，忠重就無從揮拳頭了。

翌日清晨。藤十郎在天未亮時，就策馬奔往京城。只有他單槍匹馬，沒有隨身的小廝。手裡握看單刄槍，一心一意朝北奔馳。

即使到了京城，也沒有什麼目的。

（對了！就到茶店的四郎次郎那邊去吧……好久不曾到那白喝茶呢……）因為在風中騎馬奔馳，藤十郎的臉孔變成紅咚咚，有如搽了胭脂一般。他感到渾身痛快，好似經歷過一場戰鬥似的，渾身感到清爽。

一進入京城，他筆直的朝向茶店走去。

彪形大漢驅著千里馬，手中又握著單刄槍，使得人人都側目。

「啊！騎馬過去的那個漢子，不就是藤十郎嗎？」一個女人小聲的驚叫一聲。她頭上戴著一頂婦女用的草笠，看起來她的身分並不低。很可能她上完了香，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有兩個侍女、一個男僕、以及一個十二、三歲的男童。

女主人喊叫一聲後，她身邊的女人也抬頭瞧了藤十郎的背影。原來，這個侍女正是猪子石村的阿篠。

當然啦，藤十郎並不知道女人在注意他，仍舊策馬趕路。

「久米丸，你去跟踪那個騎馬的男子。」

「是的，小姐。小的現在就去。」少年骨

碌著一雙大眼，開始奔跑。下命令的女人，正是烏丸中諫言的千金——月子。

自從那一夜，月子被藤十郎強暴之後，她日夜都忘不了藤十郎。只因她太矜持，不曾到大阪尋找藤十郎。上一次，她到三河找他「算帳」時，曾經被藤十郎利用南蠻紙牌所捉弄。

透過藤十郎眞正品嚐到愛之味的月子，不久以後，完全消失了任性的舉止，使她的家人感到驚訝，事實上，自從那天以來，她無時無刻都在思念著藤十郎。

自從今年的春天起，她開始很虔誠的到寺廟燒香。她悄悄地向八阪神許了願。

月子對自己許願之事，完全瞞著家人。據說，一旦把許願之事說出，每天燒香也沒有任何的感應。而且，對於這種事情，她也不便對家人說出。

「請神大發慈悲，讓信女碰到冤家藤十郎吧！」

每到八阪神社燒香，月子都如此的懇求。

月子許了連續上香百日之願。不知不覺中百日在毫無感應之下過去了，以致，今天月子又重新去許願。

月子所以從尾張千里迢迢的叫來阿篠，乃是她認爲阿篠與藤十郎有一面之緣之故。

「如果妳在洛中碰到藤十郎的話，請調查他的居處，立刻回來向我稟報。」月子再三的叮嚀阿篠。

這一次，她倆卻一塊碰上了藤十郎。這算是好運？還是壞運呢？回到家裡之後，月子始終平靜不下來。

「他是十郎，不會錯吧？阿篠，妳不是看得很清楚嗎？」

「是的……我是看得很清楚……」

「唉……這冤家是不是來此找我呢？」

「我……」阿篠避開了月子熱切的眼光，冷淡的回答「我實在不知道，因爲我對京城非常陌生……」

「說得也是。可是，妳不是藤十郎的親戚嗎？照理說，應該知道他的癖好才對……這樣

的話，妳就能夠看出他會到什麼地……」

對於月子的一片痴情，阿篠也感到可憐。事實上，阿篠何嘗不思念藤十郎？她因思念而簡直要發狂了呢！

（自從那一次起，已經一年半……不止哦……一年八個月了……十郎，你知道阿篠如何的思念你嗎？）

月子內心的變化，到底是基於什麼呢？叫人費解。

阿篠所以答應月子上京，無非是想自已投入藤十郎的懷抱罷了。藤十郎憑採花賊的舉止，使阿篠的生理活潑了起來。在經過幾次的那檔子事以後，阿篠思慕藤十郎的心理，日益深刻了起來。不過，她愼重的性格，絕對不使自己的思慕之情表面化。

阿篠不像月子一般，喜歡以言語以及態度，把激烈的愛恨表現出來。她越是對情有所期盼，越是會把它收藏於心之深處，就在那兒盡情的使情火燃燒。

月子聲聲說「因爲藤十郎是妾身的仇人，妾身才會注意他的行蹤……」不過，阿篠看了她的眼神後，方知道月子在說謊言。

這是女人的本能呢？還是在戀愛的人都如此的敏感呢？

同樣是內心在狂跳，然而，兩個女人的態度却是迥然不同。尤其是月子閃閃的眸子，已經把女人愛欲之情表露無疑。

「我怎知十郎是否要來找小姐妳……」

那時的阿篠態度很冷淡。

（至少，在尾張時，月子還刻意的想殺十郎呢！在那時，我老早就是十郎的『人』了……）

阿篠認爲她在月子以前成了十郎的「人」。愛情是不分地位高低的。阿篠在冷淡的表情中，也燃起了熾烈的愛情火焰。

「月子小姐！那個十郎進入了四郎次郎的茶店！」那名叫久米丸的男童，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回來稟報。

「噢……他到茶店去啦！你盯得很好，好能幹！」

月子一時興奮了起來，雀躍著對阿篠說：

「我要出去了！準備轎子。」月子下了命令，立刻開始化粧。

月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坐著轎子到茶店，裝成偶然到那兒的樣子，一心一意想會見藤十郎。

阿篠揖手一退，內心裡澎湃著。

（月子小姐，妳等著瞧好了……我阿篠絕對不輸給妳！）

（我比妳早了一個時期。關於這一點孫六可以證明。月子算老幾？看奴家會不會把十郎交給妳！）

阿篠下了最大的決心，她幾乎咬破自己的嘴唇。

二

冬天暖洋洋的陽光，以條紋的狀態，投射入轎子裡面。從竹簾裡眺望外面的月子，一對眼睛充滿了空虛的神態。

京城的大街上，人車來往很頻繁，到處充滿喧嘩的聲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嫣然走過，官吏似的胖漢帶著小廝走向街頭。賣花的人以清脆的聲音叫賣。

街頭上充滿了朝氣。大阪城方才竣工，京城的居民似乎也得到了好處。好像其他地方越有戰爭，京城越會顯得繁華似的。

街景年復一年趨向華麗，到處都在大動土木，來往的男女服裝越顯得奢華，公卿們在櫻樹下歌詠太平之世。好似京城已經好久不發生兵災似的。實際上，信長在本能寺被刺的事，乃是發生於三年前。再下來，又是明智討伐殘黨的壯舉。人們以爲亂世已經過去了。

人們已經談亂世色變。對武士來說，亂世可能使他們揚名，可是一般庶民，尤其是婦孺老弱更盼望著和平。

看在月子的眼裡，每一個人都充滿活力。在冬日暖陽照耀之下，每一張面孔都非常的明朗。

（只有妾身在咀嚼痛苦……）

月子在滿懷悽涼中，以空虛的眼光追憶著

藤十郎的音容。

這一場春夢，談得上是戀愛嗎？憎恨之情一變爲焦心的愛慕，月子感到痛徹肺腑。

她在森林中被藤十郎強暴後，方才領略到做爲女人的喜悅與悲哀。到了這個地步，她方才恍然大悟，她愛森武藏守長可，只不過是一場「少女的遊戲」而已。

雖說月子愛著森武藏，但是，她跟他並沒有肌膚之親。只不過是寫寫信，互道愛慕之意了。是一種淡淡的思慕之情罷了。

雖然是平淡的一件事，但是對未經世事的富家千金來說，森武藏就是一切。當她聽到他在長湫陣亡時，她甚至想自殺而追隨他。

正因爲如此，把藤十郎與孫六當成仇敵討伐，方才可減輕她滿腔的悲痛。

遭受到藤十郎強暴，以致，第一次領略到做爲女人的喜悅，可能也就是冥冥中的安排吧？如果只是一次，很可能會逐漸的從記憶裡消失。壞就壞在孫市來訪時，月子又再度屈服於藤十郎的暴力之下。

當藤十郎把她抱在結實的胸前時，月子一面想拒絕，一面卻在強烈的執著之下，身體逐漸的溶化。

（妾身一直在等著這一天……等著再相逢的這一天……）

藤十郎走了以後，月子還在享受那一絲絲的餘韻……

然而，歡喜之後，悲悽也緊跟著來臨。

月子感到每天難以渡日，每夜都哭濕枕頭。在還未知道男人爲何物時，日子過得倒安穩，一旦梅開一、兩度以後，彷彿是內心某處形成空洞似的，感到寂寞難當。

月子被藤十郎蹂躪的快感，充其量，也只能夠在被蹂躪的那一段時間裡保持而已。當她從恍惚的境界中醒過來時，身爲公卿之女的矜持，使她又不得不正經八百起來。

（爲什麼，我月子要由藤十郎擺佈呢？）

（我主動去找十郎又有什麼不妥呢？）

（由十郎強壯的臂膀擁抱著……）

突然發生這件事的話，又會變成如何呢？

只是想像到這件事，月子的內心就會激烈的起伏。

然而，當月子抵達茶店時，她又陷入失望的深淵裡。

「月子小姐，妳來得太不湊巧了！四郎次郎老板剛出門。」

爲何偏偏在這個節骨眼裡？

「有一位客人剛到，四郎次郎老板順便把他帶出去了。」

店裡的夥計很認眞的回答。

「所謂的客人，是不是水野藤十郎呢？」

「正是！據說要到津田先生那兒去。」

「津田先生那兒嗎……」阿篠看著月子臉上失望的表情。

「我這就去尋找藤十郎……」阿篠說罷，一個人走了出去。

「那位叫津田的先生，是否著名的茶道界人士宗及先生？」

「噢……妳也認識他嗎？聽說，宗及先生今天要接見很多人。」

藤十郎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碰到這種事。藤十郎平常喝茶，更談不上懂得茶道。藤十郎一向厭惡自以爲了不起的——所謂懂得茶道之人。

(什麼叫做茶道呢？喝茶非得這麼瑣碎才行嗎？)

如今，這個世界在講求喝茶的藝術。

喝茶用的道具，動輒索價千金萬金，只要是茶道的高手，即可重金被聘請。以秀吉爲始，一些操大權者自命風雅，不斷地煽動茶道的流行。

信長也搞過茶道的調調兒，不過，他的眞正目的在政治方面。由此看來，藤十郎的武人氣質，比起秀吉來，更接近信長。然而，當信長死於本能寺時，有很多人並不惋惜這個天下霸者之死，而感嘆衆著名茶器的流失。

「我現在就要出門，閣下願意陪我一塊走嗎？」

茶店老板四郎次郎慫恿來訪的藤十郎，一塊出席茶會。

「我已經聽到了風聲，據說，閣下在和泉、紀州立了大功。」

「算了……那不過是僥倖成功罷了。」藤十郎付諸一笑。本來是千石的俸祿被削減到七百石，這並非值得驕傲的一件事。

「在那兒，我想介紹幾位人士跟你認識，你就跟我一道走吧！」

「對了！以前我在此地碰到石田三成先生。」

「石田先生，如今也成了政務長官之一。今天與會者僅是一些茶道人士，他不可能參加。」

換句話說，石田三成並不想跟茶道人士進一步交往。

至於茶店的四郎次郎則認爲——茶道才是揚名於世的必要條件。

藤十郎對此道本來就興趣缺缺，不過，找不出拒絕的理由，只好陪四郎次郎一塊去。在半路上，四郎次郎提起千宗易（利休）擔任信長的茶堂（司掌品茗會的職務），藉此獲得五百石俸祿的新聞。

「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藤十郎率直的回答。

「據說茶道的眞髓在寂靜、幽居。對於利用茶道爲揚名顯赫的手段，我一直感到莫名其妙。」

對於這種不解風雅的武人，四郎次郎以憐憫的微笑對待。

「可不是嗎？說得沒錯！」

「對此你也感到莫名其妙嗎？」

「事實上，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四郎次郎是老滑頭。如果他沒有這種八面玲瓏的態度，可能賺不了大錢呢！

在半途，四郎次郎又順道去拜訪叫森田淨因的茶道人士，再拉著他到上京的津田宗及家。客人已經到了很多。其中有些武將是藤十郎認識的。宰相秀長的某老官員也在場，政務長官——前田玄以的某親近也出席。

其中有一個矮瘦，卻擺著傲然面孔的男

人。他戴著角頭巾，身穿長道服，衆人看著他進入院子時，都不約而同地以羨慕的眼光看他。

原來，此人就是千利休。

（……這個老傢伙也來了……）

藤十郎感到不快。千利休那種狂妄的作風──唯有他能夠傳授茶道的想法，使藤十郎對他抱起了反感。以個人方面來說，藤十郎從來不曾跟千利休交談。

利休的本名叫宗易，爲堺地方的人士，開始時稱爲與四郎，不久後又改名爲利休居士，另外，還有一個別號叫抛筌齊。

他的祖先有一個叫千阿彌的人，曾經在足利將軍的麾下効勞，因此，就取千字爲姓氏。這時，千利休六十四歲。

他的茶道學自武野紹鷗、北向道陳，再受到三好氏的指導，在堺地方的茶道中嶄露頭角，建立了第一流的招牌。有如前述一般，受到信長的賞識，使他爬上了茶道界的最高位。

或許，信長是爲了籠絡堺地方的庫房業者，方才採取這種戰略吧！

換句話說，利休被信長所利用。反過來說利休也利用這個機會爬上了高處。

甚至只要利休說一句話，茶道用的器具也會在一夜之間飛漲。正因爲如此，他獲得了莫大的利潤。

「茶店的大老闆，我想回去了。」藤十郎有點輕蔑的說。

「我看到他自以爲了不起的面孔，一直想吐……」

「噢……這……這樣會叫……對方……感到難堪的。」

「他不會難堪的，誰叫你硬拉著一個不懂茶道的人同行。」

四郎次郎以哀求的眼光看著欲離席的藤十郎。

「既然已經成爲客人之一，絕對不能在中途退席。你行行好。忍耐一下，就給我一點面子吧……」

「好吧……忍耐也是茶道之心。可是我要

把話說在前頭，一旦我感到忍無可忍時，那就別怪我魯莽。」

幸虧，品茗會在無事下結束。但是，到了茶後閒談時，倒而發生了事件。

利休號稱在某一個特殊的場合，獲得了一個老舊的茶葉罐子。他就把這個茶葉罐子拿出來炫耀。

「這茶葉罐子，本人管它叫猴投的茶罐。那種古雅的模樣兒，以及獨特的觸感，在在都表示，它是難得之逸品。」

利休翹起低矮鼻樑，不可一世的傲慢表情，頓時叫藤十郎的耳朵感到不受用。同時，對於大家盲目附合的態度，他也忍受不了。

只要利休說一句好，一件東西就會變成上乘之物。對於缺乏價值判斷的人來說，這一招或許可以發生效果，不過，對於大家盲目迎合，以及瞎捧的態度，藤十郎實在看不下去了。

（眞是無聊透頂……）

藤十郎一肚子的不服氣。

關於利休跟他師父──紹鷗之間的一段茶道軼事，頗爲膾炙人口。但看在藤十郎眼裡，那是一場滑稽的丑角戲罷了。

有一天，紹鷗想試一試利休是否有慧根。他叫利休去清掃庭園。不過，庭園已經被清掃得一乾二淨。可說微塵不染，再也沒有清掃的必要。

紹鷗看到利休站在那兒，突然又想到什麼事情似的，走進樹林搖晃松樹，如此一來，落葉紛紛飄下。紹鷗在感動之餘，傾其一切，把秘訣傳給利休。

或許，這個典故有些風趣，不過，從當時利休洋洋得意的表情看來，他不可能進入心靜如水的境地。

（不管是所謂的「心靜如水」、「古雅質樸」也好，都是利休一廂情願的說話。以最自然的分式，把大自然原本的接受，這樣才能養成禪的心境。）

藤十郎想到此地，又眼看著對一個茶罐的講解，言詞疊得越多，價錢越高的俗氣做法，

心裡就一直在冒火。

儘管如此，只要利休不去戲謔藤十郎，當不致於發生一件不愉快的摩擦。

或許，利休看不慣藤十郎緬面孔的表情，以致，以自認為灑脫的德行，對藤十郎說：「藤十郎先生有何高見呢？」

「哦！我本來是不會有感覺的，」藤十郎率直的說「如果你不把茶道用具說得天花亂墜的話……」

「哈……你說得太離譜，一個從事茶道的人，怎能對道具不關心呢？」利休的面孔上仍然有笑意。可是，表情比起剛才來顯得僵硬多了。

「依我看，你並沒有什麼財勢，當然就買不起高價的茶具，這才是你真正對茶道不關心的原因吧！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快點想辦法當高官吧！」

利休如此說時，表情的冷酷實在叫人害怕。

「哈哈哈……為了要購買茶具，驅策自己去當大官？我藤十郎可不是那種人。」

空氣變得非常的險惡，茶店的四郎次郎與宗及，已經顯露出不安的樣子，有意調解，但是，兩個人的對立，已經到了非攤牌不可的地步了。

「你那個爛茶罐叫什麼來著？是叫猴投之茶罐嗎？如果它是那麼價值連城的話，我可以用全部財產買下來。」

「噢……你是說真的？」

利休表面上裝成很冷靜，然而，他用一雙蛇似的眼睛斜睨著藤十郎，居心不良的說「你真的要用全部財產買下那個茶罐嗎？俗世的人，對你的大刃槍，單刃槍有很高評價……嘻嘻……你的意思說，要用一隻槍換取茶罐？」

「不是槍，是我的全部財產。」

武士的話說出口，永遠不收回。

藤十郎伸出他的手臂，抓住了那個茶葉罐子。在座的客人感到驚駭的瞬間，他抽出帶鞘的佩刀，利用刀鍔敲打茶罐。利休猛睜的一雙眼睛，差一點就跳出了眼眶。

茶罐子立刻粉碎。

藤十郎一點也不改變臉色，把佩刀插回。

「依照諾言，你到知行取茶罐的代價吧！我的財產是七百石俸祿。」說罷，藤十郎走出津田的房子。

三

「十郎……十郎相公！」有一位女人朝向藤十郎狂奔。

當藤十郎看到斗篷裡的臉孔時，他也興奮的叫起來。

「妳不是阿篠嗎？」藤十郎一時想不起阿篠怎麼會在京城？他只知道她跟烏丸中諫言家有關連，但是在一時之間，想不出她何以到此地？

「我朝朝暮暮都想著你……」阿篠的聲音變成嗚咽，她的雙眸已經潮濕，撲入藤十郎的懷裡抽泣，阿篠本來是很堅強的女人，可能是乍到異鄉，感到孤獨無依吧！

「我倆好久沒見面了。阿篠，我們到一個地方談談！」

背後突然響起了呼叫藤十郎的聲音，可能是茶店的四郎次郎，以及主人的津田宗及等人。

「真夠煩人！」藤十郎罵了一會。

「對了！本覺寺後面，有我認識的人。」

藤十郎想起了鼬鼠與奈奈這一對夫婦。抵達京城的那一天，鼬鼠在粟田口扒走了孫六的錢袋，藤十郎曾經到他家討取。

因為只到過一次，記憶並非很鮮明，但是，藤十郎記得是在胡同裡。附近有京城裏少見的樓房，小小的窗戶背後有人影在晃動。

「噢！就在此地。」那塊布簾仍舊不變。

「鼬鼠在嗎？」藤十郎叫了一聲，他並不忖度他人的感情，催促阿篠進去。

鼬鼠並不在家裡，奈奈獨自躺著，吃著糖煮的蓮子。

「噢……是藤十郎先生，使我嚇了一大跳！」

奈奈很狼狽的爬起來，拉攏了一下衣襬，

看到從藤十郎背後進來的阿篠，她立刻明白過來。

「唔……是那檔子事！由我來安排……」

「奈奈，妳的反應挺快嘛！」

「這種男女間『要好』的事，我見多了。」

「不一定是妳想像中的那件事，妳把房間借我一用吧！我跟這位姑娘有話要說！」

「我懂！我懂！」奈奈曖昧地笑笑，走出了屋子。

事實上，奈奈並非會祝福他人愛情順利的女人。她對男女間的那檔事很敏感，嫉妒心強過別人，對藤十郎又有遺恨。她彷佛是一隻母狐狸似的，皮膚也算白皙，可以稱得上美女。因爲跟鼬鼠在一塊，不可能有好日子過，因此，內心的醜惡，有時難免會浮現於表情方面，但是，只要嫣然一笑，即可蒙混過去。奈奈就慣以使用她的笑臉騙人。

奈奈從胡同奔到另外的一條胡同，她走進一個半掩的柴門，在不見陽光的小房間裡，發現了正在賭博的鼬鼠。

那一夥人賭得正起勁，對奈奈進入屋裡渾然不知，一個年輕男子看到奈奈的白臉時，立刻喊叫了起來。

「鼬鼠大哥，嫂子來找您！」

「奈奈又來了，她一來俺手氣就壞……」

「見你的大頭鬼！我跟你的手氣又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啦……妳一來俺就輸……到底有什麼事情呀！」

奈奈很神秘的把鼬鼠拉到水井旁的無花果樹下。

「藤十郎又來了！是水野藤十郎呢！」

「哇！大尅星又來了！」鼬鼠很緊張。

「我說你呀！笨死了！他不在這裡，是在我們家裡，帶了一個來路不明的小娘子，正打得火熱呢！你就去烏丸家通風報信吧！一定能得到不少賞錢哦……」

「是嗎？那俺就去報信！」

「我來監視他倆，你快去快回呀！」

那一天，鼬鼠偷聽到月子正要找藤十郎算

賬。對方既然是烏丸中諫言家，賞金一定是不會少。

鼬鼠立刻就消失於無形。

雖然是白晝，又是他人的屋子。可是，阿篠仍然達到了恍忽的境地。

在尾張，半夜被藤十郎擁抱時，只要他打開她衣服的底襟，她就會流滿了溫暖的「泉水」。

「我一直苦於無法見你……」

「妳現在不是跟我在一起了嗎？」

藤十郎儘量避免阿篠的傷感，但是，他自己也感慨良深。

同樣是以強暴開始，阿篠跟月子的意義就不同。

以月子來說，那是要她放棄復仇心的行爲，而去偷阿篠的「香」，乃是一見鍾情所使然。

藤十郎去「偷香」時，從來就沒有考慮到以後的事，只想及那一夜的行爲。待經過了兩、三次以後，想不到女方反而不放過他。

藤十郎乾脆的性格，使他對於女人，甚至對自己本身的事情，都不會考慮到將來。他只憑著當天的心情行動。

一般人都認爲——處於亂世裡，考慮到所謂的生活設計，實在是愚不可及的事情。因爲今日的建設，並不能保證在明天不崩潰。唯有現在的快樂，最靠得住。

然而，藤十郎連「現在」也無法充分的享受。

他跟阿篠才纏綿了一陣子，立刻有訪問者上門。

「是奈奈嗎？」藤十郎咋了一下舌頭，懶散的起身。

他剛才聽到牛的聲音，可是牛車無法進入窄巷裡。牠一定是在大街停了下來，坐的人再走進巷子。

「藤十郎先生在嗎？」是男人的聲音。

「我就是藤十郎……」他雖然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但是，仍然應了一聲「哪一個人要找藤十郎？」

「是烏丸家的家臣……」

「烏丸？是月子嗎？」

「是的。你就是藤十郎先生嗎？」藤十郎跟阿篠又震驚又惱怒，不覺地縐起眉毛，慌慌張張的穿衣服。想起「好事」被「腰斬」時，藤十郎怒不可遏。

「月子小姐來了！她怎麼知道我倆在此地？」

「一定是她去通風報信！」

藤十郎立刻就直覺到奈奈幹的好事。剛才爲何要相信她呢？

「十郎，我該怎麼辦呢？」阿篠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對於搶先月子一步得到藤十郎，她固然感到喜悅，可是，她不想因此跟月子鬧翻臉。

「妳稍等一下！」藤十郎朝房間外大嚷一聲，然後打開側面的板窗「阿篠，妳就從這裡溜出去吧！」

「好的，十郎相公，我還能跟你相會嗎？」

「唔……可以。妳就快出去吧……」

「我下次到大阪，能再看到你嗎？」

對於依依不捨的阿篠，藤十郎把她輕推出去，拍噠地放下板窗時，彷彿等了幾百年一般——

「唷！十郎！」

一個女人打開了門簾，原來是月子。她等得心焦而闖進來。

她的家臣先來調查，幸虧不曾說出藤十郎跟阿篠之事。或許，他看到藤十郎不好惹，所以才「啞」雀無聲吧！

「月子嗎？嘖嘖……養尊處優的公主，怎能來這種寒酸的民宅呢？這樣，不會沾辱妳的身份嗎？」

「十郎，妾身好想你……」說到此，月子就嗚咽起來了。

（我的老天哪！我還得服侍另外的一個女人呢……）

藤十郎剛剛清理了阿篠水汪汪的地方，正因此，他一點也不想擁抱月子。

藤十郎用另一隻手揩臉，因爲事出突然，

他一時想不出應付的方法。藤十郎一向不怕敵人的攻擊，然而，一旦碰到旁門左側式攻擊，他就完全不會應付了。

「十郎，你抱抱妾身呀！」

「妳不想殺我嗎？妳不把我當成森武藏的仇人嗎？」

「拜託！請你不要再說那些話了！」

月子的雙眸在燃燒。那種熱烘烘的「燒法」，跟她把藤十郎當成仇人憎恨時相同。如果把當時的「燃燒」比喻爲黑色火燄的話，現在的「燃燒」卻是等於紅色的情火。

「妾身好愛你！」

月子喃喃的說，緊緊摟抱著藤十郎，她朱紅色的嘴唇熱得燙人。她瘋狂似的吸著藤十郎的嘴唇，再伸出她的舌頭，狹袖便服下面的肌膚，已經發生了反應，藤十郎的那話兒並非完全的凋萎了，可是，他才服侍過阿篠，實在沒有跟月子搞那檔子事的雅興。

如果月子是阿篠的話，藤十郎可能不會如此的冷漠。由此可見，藤十郎比較傾心於阿篠。

用勁的吸，嘴唇、舌頭纏繞在一起。月子的手以及身體，開始顫抖（那幽深的泉源處已經潮濕了）。藤十郎感到不對勁，立刻推開了月子站立起來。

「不行……不行……我們不能在別人的房子……」

「……」

「我要出去了。因爲有急事待辦。」

「十郎！你等著！妾身跟你走！」

還能等嗎？快溜爲妙。藤十郎抓起他的單刃槍，躍上馬背急馳而去。

（如今，我能到那兒呢？）京城教人厭惡，大阪也叫人無所留戀。只有騎馬奔馳時才叫人痛快無比。山野不斷的往後面流逝，馬蹄的聲音，叫人心曠神怡，就連刮過耳邊的風，還是叫人感到氣爽。

女人緣太好而感到煩厭，實在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不過，藤十郎實在不喜歡被好幾個女人包圍，把他當成一件東西，爭來奪去。

（女人哪！只要男人想搞那檔子事時，在

身邊就得了。）

因爲，男人還有很多路要走。

《三國誌裡的劉備有所謂的「髀肉之嘆」。最近，藤十郎也感到他的大腿肉太多了。這是不好的現象……》

如果回到大阪的話，父親一定會吊起眼睛問罪，想來想去，只好到自己的領地安身了。

藤十郎已經決定，把「知行」，這個領地的七百石送給利休。同時，必須把這件事告訴代辦的孫市。

這片「知行」的領地是秀吉所賜。但是，只有藤十郎對秀吉稱臣的期間，方才能夠保有這片采邑。一旦藤十郎放棄了對秀吉稱臣，土地的所有權就會轉移到他人之手。

藤十郎一脚踏入攝津豐島郡的采邑，孫市就對他說：「你的父親來過了！」

「老爺氣得七竅冒煙哩！」孫六繼續說「俺說盡好話，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到頭來，激怒的忠重認爲不肖子可能躲藏於采邑，因此叫孫六帶路到「知行」，準備痛斥不肖子。

「──那……我父親如今安在？」

「老爺啊！好像一隻狗似的，到處嗅嗅，遍地尋找。約兩個時辰後，氣噓噓的回到大阪城去了。」

「哎……眞難爲了你……」

三個人開始喝酒，孫市開始笑談太田城淹水的事，以助藤十郎的酒興，可是，藤十郎卻是心事重重。

「我說阿孫……」藤十郎才一開口，其他的兩個人同時抬頭。

「我不是叫你……我是叫孫市。」

「少爺，您這樣不是存心要整我倆嗎？以後就叫『阿六』，『阿市』好了。」

「如今，也沒有這個必要了。」說罷，藤十郎瞧瞧孫市。

「好不容易才叫你當一個地方官……如今卻……」

「怎麼？俺有什麼不對嗎？」

「不對的是我。如今，只好把采邑拱手讓給茶道的老傢伙。都怪我一時衝動，又愚不可

及，請原諒我！」

接著，藤十郎把茶道席上發生的事，說給倆個「孫」聽聽。

「雖說你可得到『知行』的七百石，可是一半是百姓的東西，那個茶道老頭再貪心也不好意思拿走七百石吧！給他三百五十石已經夠意思了。不過，這樣一來，在明年的秋天以前，我們可沒有一米下肚了。」

「也沒有酒喝……」

「沒有飯吃，沒酒喝……如何爲主公辦事呢？」

「向別人借一下總可以吧？」

「別再說喪氣話了！我藤十郎豈是滿足於區區七百石之輩？我要取得一萬石。」

「少爺，你又想飛到那兒呀！」

「反正，天下很大……不會餓死人的……」

孫六好久不曾聽到藤十郎豪放的笑聲了，在朗朗笑聲中，藤十郎的腦海裡，正在描寫自己馳騁於戰場的英姿。

藤十郎給千利休寫了一封信，內容是「請前來領取茶罐子的代價！」然後叫孫六送去。

孫市僅過了三天地方官的癮，就得收拾一個爛攤子。接下來，靜等著看千利休的使者來領取代價。經過了五天……十天，仍然不見人來。

「那個老精靈又在打什麼算盤？」

藤十郎只好限定日期。聲明在年夜以前不來領取的話，就取消諾言。然後靜待著使者的來臨。

到了臘月的中旬，藤十郎聽到父親的水野忠重投效秀吉的消息。以後，藤十郎又得當一名野武士了。不久後，年夜又來臨了。

「還是不來！千利休這個老傢伙，故意裝成忘記諾言的德行，以爲如此，才是茶人應有的心境呢！小心眼的東西，你以爲如此做，藤十郎就會高興，那就大錯特錯了！」

藤十郎把得自采邑老百姓的三百多石大米，全部分配給他們。

「阿孫，我如今感到輕鬆多了。」

如今，只留下一匹馬與單刃槍。藤十郎從馬背上，瞧著一片白雪所覆蓋的原野。

「咱們就走吧！」

「少爺，咱們要到那兒啊？」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只要有戰爭的地方，任何地方都行。」

鉛色的天空飄下瑞雪，藤十郎策馬奔馳於原野裡。

海之牙

一

船隻穿過海峽後，波浪就突然的漲高。從周防灘進入早鞆的瀨戶，日本的本土與九州都有小山對峙，連接內外海的水路，流速突然增快。因爲，左右的眺望保持適度的高低又平行之故，穿過大瀨戶，把航路向右傾，即可使視界變成廣闊。好像是下了河，進入海裡似的。

或許是黃昏的關係，澄黃色的夕陽從正面照射過來，使空中的雲朵完全變了樣，叫人感覺到彷彿是來到完全不同的世界似的。可能是處於日本西端的九州島，方才會萌出這種感慨吧！

「哇！好廣闊的海！這片海跟大明帝國相連呢……」

孫六很感動的搖了一下他的頭。

「這裡離朝鮮不遠，只要繞過九州，就可以抵達南蠻。」

事實上水野藤十郎，也只具備這種程度的知識而已。

從離開三河至今，已經度過了一年半以上的歲月。藤十郎的容貌越顯得精悍，體驅似乎也變得粗壯了一些。至於孫六嘛，鬢角的白髮已經顯眼。他的面頰上面有一個刀痕，那是在四國的松山，遭受到海盜砍殺的傷痕。

在這一段歲月裡，水野主僕到中國（編按·日本的地名）地方流浪，再渡到四國，在一片戰雲中得以劫後餘生。

這一年的正月，秀吉的大軍席捲了九州，對於已經晉昇爲太政大臣，獲賜豐臣之姓的秀吉所率領的軍隊，整個九州再也找不到抵抗他的勢力，就連以薩摩隼人之蠻勇自許的島津義久，也乖乖的俯首稱臣。

到了這種地步，再也沒有交戰的場面可言，只有軍方的蹂躪以及征服。在這種情況之下，藤十郎根本就英雄沒有用武之地。一直等

到秀吉退出九州後，藤十郎方才進入。

「少爺，南蠻也有女人嗎？」

「這個嘛！我也不知道呢！有女人的話，去一趟也無妨！」

「天下之大，何處無芳草哦……」

原來，這一對主僕的背後站著一個娘子。她是從赤間關上船。她似乎很隨和，問藤十郎要到那兒？談了一些應酬話，再請他主僕吃她帶著的粽子。

這個娘子濃眉大眼，皮膚潔白，但是體毛很多。當她用手撩起頭髮時，露出了比汗毛更濃黑的臂毛。

這個體毛太濃的娘子，予人一種來到西歐的感覺。

「何必千里迢迢到南蠻呢？九州有的是美女。」

她嫣然一笑。健康的牙齒又整齊又美。她的臂毛發出閃閃的金光，可能是黃昏的斜陽所使然吧？

「這位娘子，妳是在九州出生的嗎？」

「唔……小女子在肥前出生。」

「那妳就是熊襲族囉？因爲妳的……」

「我的？」娘子以她漆黑的大眼瞪著藤十郎「因爲，我的體毛太多太濃黑，是嗎？」

「事實上就是這樣嘛……」

小娘子裝出一肚子不高興的樣子，不過，她並不像在發怒。

「少爺……少爺……」孫六拉起了藤十郎的衣袖。

「幹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跟生命攸關呢？」

「正因爲如此，我才問你是什麼事啊！」

「在此處不便啓口，少爺，我倆到那邊去談談！」

孫六把藤十郎拉到船尾的方向，然後，正經八百的說：「少爺，奴才奉勸你別接近那個娘子！」

「怎麼！你在嫉妒我的艷福！」

「少爺，奴才是跟您說眞格的！你別打哈哈好嗎？那個娘子皮膚白，眼睛黑得出奇，那

種娘子會要男人的老命！」

「哈哈哈……只要是那樣的娘子，被她弄死，我也甘心！」

「少爺，你別一直打哈哈，好不好？」

並不是打哈哈，那個娘子眞的幹起了驚天動地的行爲。

當夕陽躲入壹岐的島嶼背後時，有一個船團靠了岸，他們似乎是剛打完魚回來。

「船上有很多剛剛捕到的魚兒。」「快點來購買它吧！還活鮮鮮的在跳躍呢！」「有大頭魚、烏賊、章魚、什麼魚兒都有……」

想不到打漁郎也兼賣魚的工作。只要進入港口，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小販，有的叫賣糖果，有的更挑著乾柴出售，但是，從來就沒有在海上賣魚的現象。

「來呀！客倌們快來光顧啊！今天捕到的魚貨太多，船隻的負荷太重了！價錢可以便宜一些，客倌們可以揀便宜，我們的船隻也可以減輕負荷，大家都有好處啊……」

船上的人一直在叫賣。

漁船總共十二、三艘。剛開始時，岸上的船夫揮手趕他們走，但是，有些人眞的要購買，以致，船上的人紛紛上岸。

當人們感到不對勁時，已經太遲了！突然間，船上的男人亮出了隱藏的刀子，看人就砍，原來，刀子都藏在魚籠裡面。

「把他們殺個寸草不留吧！」海盜似一窩風似的展開奇襲。籠中的魚蝦散亂一地，烏賊、章魚、大頭魚在甲板上跳躍，鮮血也賤滿甲板。

這個薄暮的海上。海盜突然的暴行，使得船上的客人來不及拔刀抵抗。

「阿孫！咱們碰到海盜了！」藤十郎迅速拔刀，撲向身邊的海盜，一面對孫六喊著：「快取我的單刃槍來。」

「少爺您稍等，俺就去拿槍！」孫六根本就沒有時間裝槍彈，他正想伸手取貨物攤上的大刀槍。

「咦？沒了……有人偷了槍……」孫六如此說時，一個露出黃牙的海盜，舉著一把大刀

朝孫六砍來。孫六迅速的使用洋槍重打海盜的胸膛，隨著肋骨斷掉的聲音，海盜從口中噴出鮮血倒地。

「少爺，您的槍不見了……」

因爲打得一場混亂，藤十郎根本就聽不到孫六的聲音，他揮舞著手中的寶刀，對蜂擁而至的海盜，或斬、或劈、或者把他們刺倒，以致，海盜噴出的鮮血使他的一隻眼睛，幾乎睜不開。

「好頑強的傢伙！」「咱們一起殺過去！」「繞到他的背後！」「斬他！殺他！」海盜們在大聲嚷叫。

「渾蛋海盜！如果我手中有大刃槍的話……」

藤十郎手中只要有那二隻槍的話，五十甚至一百的敵人也不看在眼裡，那一隻信長贈送的寶刀。好則好矣，就是太單薄了一點。如果跟海盜的大刀正面相碰的話，很可能會折斷。

就在火拼的當兒，藤十郎看到那個體毛很多的女人，爬到貨物堆上，手裡拿著他的單刃槍，冷靜的看著火拼的現場。

「啊！原來她是賊婆娘！跟海盜一夥的……」

「喂！小娘子！把槍還給我！」

藤十郎狂奔過去。海盜們先發制人，前前後後的把他包圍起來。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搶完了貨物、金錢的海盜，爭先恐後的跳到小舟上面。

體毛多的女人，看到了這種情形，趕緊奔到舷側說：「別忘了老娘！」然後，手持著大刃槍，跳下小舟。

「偷槍的賊婆娘，等一下！」

對藤十郎來說，那隻大刃槍是他的第二生命。雖然被偷走，能夠在這海盜襲擊中，保全性命，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海盜搶空了一切，回到小舟，一哄而散。他們走後，留下了遍地的魚、血跡、以及死傷者。

「少爺，那一隻大刃槍被搶走了。」

「萬萬料想不到那個女人……」

「俺不是告訴過您了嗎？您又偏偏不聽……女人有好多種呢……」

「好了……好了……算我服了你。我要走遍九州，把那個女人找出來，討回單刃槍。」

運氣也實在太差了。一直等到海盜退去，孫六才在火繩槍塞入彈藥，在剛才的那場混戰時，由於板機與火繩子的連續運動發生偏差，以致，火口的碟子被打碎了。

「唉！怎麼如此倒霉呢……」

孫六一直在跺腳。眼看著海盜在射程內，卻是無法射擊，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比這個更窩囊了。孫六放下了他的洋槍。

「女人果眞是魔鬼！」孫六一直在發牢騷。

在茫茫的海上，這一條沾滿了血跡的船，很不平穩的在航行。因爲操作帆的水手也失去了一半之故。

二

這艘沾滿血跡的客船，比預定時間延遲了半天才抵達博多。

博多爲古時的三津之一，是很繁榮的商業街。在那個時代，以九州這個地方來說，平戶、豐後的府內，以及博多，爲到國外的踏石。

府內爲大友宗麟的封城，平戶爲松浦七黨的根據地，只有博多由商人掌握權力。

九州的諸侯們，不止一次的爭奪過博多，但是，由於市民們愛好自由之風很強烈，就算經千辛萬苦佔領了博多，總是會遭受到市民的背叛，是故，無法獲得盤算中的收益。

偶爾，商人也會利用諸侯的力量，但是對於商業方面，商人有各自的見識，當然就不允許諸侯的干涉。

爲了對抗小的諸侯，以及盜匪之輩，商人們也擁有私人的兵士。他們憑著雄厚的財力，僱用野戰士，保護私宅，甚至博多的市街。

至於像大友氏、龍造寺、戶次、秋月等北九州的大諸侯——對於這些諸侯，憑商人的傭兵根本就對付不了——出手時，博多不會抵抗，但是會有如蠑螺一般，緊緊的躲在自己的殼裡。

也就是說，商人們會停止活潑的買賣。停止跟海外的國家自由貿易。賭命航過東海，搭乘交易船做生意。所賺的錢，如果被大諸侯榨乾的話，他們寧可閒著不做買賣。

博多的人就是有這種骨氣。在這種情形下，大諸侯只好認輸。

「好吧！我們就承認博多爲自由市。不過，每年要進貢！一年交一萬貫或者二萬貫給諸候，稱之爲年貢。由每一戶分攤。如果金額太高，商人們就會抗議說──我們負擔不了！減到一半吧！」

因爲──一時很風光的大諸侯，有時也會變成落魄不堪。而所謂的新興勢力，看到了有利可圖的地方，就會三番兩次的來糾纏。如非在適當之處妥協的話，不但會遭受到痛擊，甚至連原來的利益也保不住。

博多商人就擅長利用大諸侯，故一天比一天肥胖。不管古今，一旦有了錢，一個人就會平添風采。不過，戰況轉爲激烈後，博多仍然化成一片焦土。

商人們只好拋棄博多，暫時避到安全處居住。

神屋宗湛本來居住於唐津，待秀吉征伐九州，恢復了秩序後，他又重新回到博多。

秀吉召開大規模的茶會以納衆望，答應規劃博多的市區，叮嚀屬下著手復興的工作，然後離開。此事已經過了兩個多月，博多迷漫著復興的氣氛。各地都有工匠，工人陸續到來，流動商人也集中到博多。剛開始時，他們就把東西放置於河岸、十字路口販賣，不久以後，建立小房子，擁有了自己的店面，陳列著各種商品出售。金錢流動量大的地方，總是會吸引女人過來。臉上化粧濃厚的女人，就是在大白天，也敢發出老鼠的叫聲，拉客人的衣袖。

既然是天下盟主的秀吉命令復興，稅金自可免除，在這種情形下不繁榮，那才有鬼呢！

博多一旦復興，平戶、長崎、唐津等地的中國人就紛紛的來臨。不久以後，博多出現了中國式市街，本來泥濘的道路被鋪上石板，有了各式各樣的酒館，女人在紅燈下面展露天仙

一般的肌膚，安慰著離家到博多賺錢的男子。

載著藤十郎等人的船進入博多時，它正是充滿了活力的時分。

「噢……這就是博多嗎？哇！有好多漂亮的娘們呢！」

雖然孫六爲了女人吃過苦頭，他還是興趣沖沖的瞧女人。

藤十郎先找一家刀槍舖子，拿他的刀子去研磨。不管是再名貴的刀，斬了數十人以後，總是會鋒芒盡失。到了異鄉以後，只有刀槍最可靠了。

「我的單刃槍到那兒去啦！我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藤十郎忘不了那個女人的面孔。不過，叫藤十郎感到頭痛的是，在博多一帶，就有很多相同的面孔。

這裡的人群似乎也懂得節奏感。

藤十郎踏上了博多的土地才發覺這一點。

「這個城市看起來很有趣。」

「唔……待俺瞧瞧有沒有漂亮的女人。」孫六骨碌著他的一雙眼睛說「有漂亮女人的地方，都有美酒。少爺，我倆去喝酒吧！」

「你不必急，咱們有的是錢！」所幸，錢袋沒有被海盜搶走。

到了九州以後，藤十郎最喜歡的槍，被女賊偷走，孫六的洋槍也壞掉了，可說，不幸的遭遇一連串。但是，一旦來到復興聲浪高的博多，浸淫於熱鬧的市街後，整個人也感到輕爽多了。或許，這正是這片土地的陽性所使然吧！

因爲，博多是貿易港，又是貨物集散地，當然就有不同於京城及大阪的明朗氣氛。

平安朝代以來，一直被當成王城的洛中，一直洋溢著貴族特有的氣氛，以及對權勢的渴慕。至於大阪，由於秀吉憑武力完全擊潰了石山本願寺的宗教勢力，在那一座新興都市裡，難免還有一些刀光劍影。

相比之下，博多雖然憑秀吉之力，起步復興，但是，數百年來的港市與商人的骨氣，卻是造就了博多所向無敵的樣子。

此地的人說話粗魯、下流又猥褻，可是出奇的清爽乾脆。

「看來跟咱們很合適哦……」藤十郎說。

「首先，我必須把單刃槍取回。」

「話是不錯，可是人海茫茫，到那兒尋找呢？」

藤十郎找到了一家妓院，打算進入裡面。

當時並沒有飯館，也沒有客棧，那種自炊式的夜宿，幾乎是農家的兼業。較高級的客人，只好投宿於當地的名人住屋，或者寺院，並沒有後世一般的客棧。因此，投宿於妓院也變成理所當然的事情。

或許，與其說是妓院，不如說夜宿的女佣人服侍客人的狀態，比較妥當一些。

「客倌請進來坐！」一臉嚴肅的老板，放鬆了臉上的肌肉，詢問藤十郎喜歡那一個姑娘？

裡面有五、六個女孩，懶懶散散的斜臥著，吱吱喳喳的饒舌，吃著零食。一旦聽到老板喊叫「客人光臨！」時，立刻慌慌張張的起身，把衣襬放了下來。

其中的一個姑娘，方才吞下一個糯糬，以致眼睛翻白。藤十郎對她天真無邪地微笑。

「就是那位翻白眼睛的姑娘！」藤十郎說著，走進裡面。

「怎麼？咱們又回到海濱了嗎？」

原來，那兒正是河口。房屋建築於河口不遠處，面對著一大片茂盛的蘆葦，他們搭乘的那一條船，正疲憊的浮於夕陽裡。

「少爺，少爺，眞是破天荒第一次聽到，據說，博多有五十三家妓院，妓女有三百四十九人呢！」

原來，孫六剛才問了一臉嚴肅的老板。

「那又怎麼樣？」

「不怎麼樣……可是俺嚇了一大跳呀！一個市鎮有三百四十九個妓女，不是太多了點？」

「那是因爲港口的關係。也有很多外國人上岸呀！妳認爲洋人如何！」藤十郎看看那個翻白眼的女孩。

「我們最討厭外國人啦！」女人連連的搖

頭，她斜倚在藤十郎魁偉的身體上。

「他們好臭！」說著，她縐了一下鼻頭。

「哈哈哈……洋人臭嗎？可能是他們喜歡吃大蒜吧！我說阿孫啊，你不喜歡洗澡的話，女人是不會喜歡你的。你就去淨身吧！」

方才喝了一小瓶酒的孫六，已經跟女人的乳房親近起來了，聽藤十郎如此說，他搔了一下頭頂，有點不好意思。

「原諒我吧……俺一旦進入浴桶裡，呼吸就會感到困難！」

「唔……好臭……好臭哦……」孫六身邊的妓女使用衣袖遮住她的面孔。她是一個肥姑娘。因爲，孫六對她情有獨鍾。

「齷齪鬼！走呀！淨身去……」

肥女催促孫六。如果那時孫六不去洗澡的話，藤十郎的大刃槍就奪不回來了。因爲，孫六在澡堂發現那個女人。

澡堂也者，原來是指蒸氣浴設備。

據說，爲了博多的復興，妓女戶是必要的一項設施，是故，在被戰火燒毀的焦土上面，建立了不少房子，再把街頭拉客的「野雞」集中起來，如此就形成了好多家的妓女戶。

博多市民談火災色變。因爲，博多時常有強烈的蒙古風吹襲。在這種不利的天候之下，一旦發生了火災，全市就會付諸一炬。爲此，妓女戶集中在一起，共同利用巨大的蒸氣浴室。費用的一半，由富商神屋宗湛支付。

蒸氣浴室由數十家妓女戶與尋芳客利用，當可預料到它有多大。

正因爲是蒸氣浴，從狹窄的門口進入，就可以看到地上鋪滿了板條，裡面一片黑暗，可是迷漫著溫熱的蒸氣。據說，利用水蒸氣「浴洗」腰部，即可治好下半身的疾病，爲此，神屋宗湛才不惜費用，建造了蒸氣浴室。

黑暗的浴室裡，裸體的男女混雜在一起。

「咦？你敢吃老娘的豆腐！」

「那一個短命鬼，竟敢摸本姑娘的屁股！」

「妳說錯啦！俺並非摸妳的屁股兒，俺想把手指插入妳大腿間的……」

「死不要臉！」

男女嚷叫的聲音，在水蒸氣裡變成回音，掩耳欲聾，天花板上，滴噠滴噠的掉下水珠兒。

待眼睛習慣於黑暗以後，即可朦朧的看到晃動中的男女裸體。有龐然大物、有瘦小的、有年輕的、亦有中年男女。用身體做爲本錢的女人，在那兒推來又推去，照理說，男人會感到內心癢癢的……不過，在這兒淨過身子後，即可跟姑娘翻雲覆雨，是故，縱然有或多或少的事兒，但是，絕對不致於構成大事件。

「九州的妓女戶竟然有浴室，此一消息傳到尾張，大家不感到驚訝才怪！」孫六一直在抓身上的污垢，一對黑溜溜的賊眼，不停的往裸女身上看。

「如果能夠抱著這麼多的女人，可能會好夢連床！」

「你……你那對色瞇瞇的賊眼，看得老娘光火……」

孫六對象的肥女，伸出胖嘟嘟的手，死命的捏著他的命根子。

「噯唷！疼殺俺了！妳想幹什麼嘛！」孫六跳了起來。

走出舖有板條的蒸氣浴室，就可以進入洗浴場，這裡很明亮。男與女到了這兒，就會變成妓女與顧客成對。

妓女們儘量的露出媚態，爲嫖客擦背，洗滌下半身，甚至連男人的脚趾都被洗得乾乾淨淨。

那些嫖客，有白皮膚而肥胖的中國人，也有刀傷累累的武士，更有全身曬成赤銅色的打漁郎。

想不到，孫六碰到很奇妙的光景。

澡堂裡的人都是女人給男人洗澡，但是有一個女人很特別，竟然有兩個男人替她洗身，看起來就不很順眼了。

「那女人到底是什麼人物？那麼囂張？」

「誰知道呢？她一向是這樣的，自以爲了不起！」

「可能是老鴇吧！但是，看起來挺年輕的……」

「看她的排場，可能有好多家妓女戶……」

那個女人把長髮捲起來，以白白的背部對著孫六。手脚任由兩個男人洗，她自己則什麼事情也不做。

孫六想改變位置，把她看個清楚，就在這時，那個女人咯咯地笑出來。

「啊！」孫六看得非常清楚，她就是偷走藤十郎單刃槍的女海盜，換成是以前的孫六，他一定光著身子撲過去，再利用小桶打她。

但是這幾年來，孫六變得世故多了。(做一件事必須好好的考慮)他如此對自己說。然後對肥妓女說：「俺要上去了。」結果連身上的水都沒有擦乾，從澡堂奔了出去。

酒對藤十郎來說，並非只是嗜好品而已，它可以替代米飯，也是精力的來源，好像水對魚一般，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東西。他差不多已經喝了一半，整個人感到很清爽。這時擁抱女人最好。

不喝酒抱女人，以及喝了二升以上的酒之後，再抱女人，兩者的反應有很顯著的不同。

藤十郎已經跟女人同衾而臥。他擁抱著那個名叫阿萱的姑娘行樂。阿萱來到博多才半年，難怪手法有些生疏。

「今天是我初次擁抱九州女人。」

「哇……我好高興。大爺何時來博多？」

「剛剛才到呀！」

「天哪！那當然是第一次囉？叫人家空歡喜一場。」

「哈哈哈……我只會說一些『當然』的事……」

一度達到恍惚之境以後，阿萱急速的對藤十郎親膩了起來。她端來一盆熱水，用一條毛巾絞熱水，再仔細的擦藤十郎的身體。

「我要對您特別服務！」說罷，她把臉孔埋進藤十郎的下腹股間。藤十郎的「東西」突然地漲大……

「行嗎？妳的嘴唇可能會裂開哦……」藤十郎倒爲她擔心。

「唔……沒事的……不會有事的！」女人

含滿了一口，再用左手緊緊抓著。右手再去玩弄卵蛋。

「唔……阿萱……妳可別像吃糯糬一般，哽在咽喉裡……」

由於漸增的快感，藤十郎的聲音也變成似醒非醒一般。

就在這個節骨眼裡，孫六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回來。

「少爺！少爺！您的槍有著落了！那個賊婆娘被我找到了！您快去要槍呀！」

那一隻單刃槍是藤十郎的第二生命。為了奪回它，他可以毅然的中止快到高潮的行為。

「阿萱，妳等一下，我有要緊的事要辦！」

「什麼……」女人空虛的眼神，已經充滿了情欲。

「我一下子就回來，妳就在此地等我！」

孫六拉著那個肥姑娘從浴室飛奔而出，以致身上幾乎不穿任何衣服。

「啊……俺上氣……不接……下氣呢……那個賊婆娘在浴室裡……」

藤十郎給孫六一杯酒喝，不久，上氣就接好了下氣。

那個賊婆娘開了好幾家娼館，只不過是為了掩護自己的身分，她最大的目的就是物色「搶」的對象。以及取得情報。

「阿孫，你好聰明！」藤十郎感動的說：「博多本來就是八幡的巢穴，有賊婆娘並不算稀奇，不過，娼館之多卻叫我嚇了一跳！」

藤十郎戴著頭巾出門，他挑幾家有女老板的妓女戶。

藤十郎擔心他跟孫六一塊採取行動會打草驚蛇，只好叫孫六採取另外的行動。

阿萱哭成了一個淚人兒說：「我知道，你要去找另外的姑娘！」

「沒那回事，我很快就回來，妳放心吧！我不會丟下妳的！」

「可是……」如被女人的淚牽制的話──(我就不能要回那一隻槍……)

想到此，藤十郎毅然的走進一家名叫「志賀屋」的妓女戶，藤十郎指定一個女人，再對

她說：「妳一定奇怪我包頭巾，對不對？在去年的戰役中，我的臉被砍殺好幾刀，如果看到我的盧山真面目，姑娘們會一個接一個的跑掉！」

可是，到了喝酒時，不拿掉頭巾是不行的。

「姑娘，煩妳去請老板娘出來一下。她是遠近聞名的美女，就拜託她給我斟一杯酒吧……」

女人對別人讚美她的美貌，最高興，同時，逢到這種場合，也是最缺乏警戒心的時候。女海盜常盤出來了。她剛洗過澡，臉上才化過粧，看來，她的肌膚還很火燙。

「客倌，您打從那兒來？」她嫣然一笑。

「看來，妳頗不簡單，我的忍耐力也很有限！」

「……」

「妳把槍還給我吧！」藤十郎開門見山的說。常盤豎起了膝蓋。

「妳最好別動！」藤十郎大喝一聲。

常盤豎起了膝蓋想溜之大吉。可是，她卻因為害怕而不敢妄動。藤十郎以冷峻的眼光看著她。

「妳一想逃走，我就斬妳！」

「……」

「妳就認命吧！既然妳膽敢當海盜，當然要覺悟到有這麼一天！」

常盤已經知道對方就是藤十郎，跟海盜鬥時的英勇藤十郎，她仍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有很多的手下被藤十郎所殺，她對藤十郎充滿了憎恨，不過，害怕的感覺已經超過憎恨。說不定，身體一動，立刻就會被斬成兩半。

常盤嘔氣的往榻榻米上一坐。

「好吧！我絕對不逃走。一旦被你發現。奴家好比鷹前的小雀兒，根本就奈何不了你。」

「什麼？妳是小雀兒？得了吧！」藤十郎狡猾的笑笑。

「女人最厚臉皮了！妳是小雀兒？門都沒有！妳好比是一隻母狐狸，或者是母老虎！」

「你說得太離譜了！」

常盤無限怨恨似的，對藤十郎頻送秋波。

女人都有獵取男人心的本能。賊婆娘的常盤最擅長這一招。

「既然被你逮個正著，人家又能奈你何？反正，你已經踏入妓女戶，那就痛快的喝一杯吧！」

常盤放下膝蓋，側坐下來，依偎在藤十郎身上。

「哈哈哈……妳想用美色勾引我嗎？那一招行不通的！」

「你這個人留一點口德好嗎？人家可沒有那個意思！」

「分明已經寫在臉上啦！」

「死相！」常盤抓了藤十郎一把「不要太損人好嗎？來吧！人家也陪你喝一杯壓壓驚！」

「好吧！只要不是毒酒，我可以奉陪！」

「天哪！你把人家看成夜叉是不是？如果你懷疑的話，人家就先喝給你看！」

常盤這個賊婆娘斟了酒，伸直雪白的喉嚨，舉杯一仰而盡，那種嬌滴滴的姿勢，也是她的誘敵計策之一。如非她處身於殺戮的場面，常盤當擁有無限的女人魅力。

她渾身白淨的皮膚，發育均勻的身材，都是藤十郎喜歡的典型。她的眉毛很濃，眼睛又甚黑，睫毛長而翹彎，尤其是那兩片妖氣十足的嘴唇，更能蠱惑男人。

「乖乖，妳的體毛好濃。」藤十郎說「坐船時，我就有這種感覺……敢情妳的肚子上面也長毛？」

「討厭……」

「聽說，有些女人的背脊也長毛……」

「討厭……討厭……」

「管妳討不討厭。我要斬妳！」藤十郎有如下定決心，喝了一杯酒。

「妳膽敢偷走我第二生命的槍！我就斬妳！」

「……」

「斬掉了妳，再瞧瞧妳肚子上面，有沒有長毛。」

「你眞夠下流！」她氣呼呼的坐直。再把

兩個膝蓋併攏，兩手故意置於膝蓋上面。

「我說你呀！屍體的毛有什麼看頭呢？倒不如趁著還活著時，看個夠！」

「妳肚子上面的毛，可能有臭味。屍體的話，我就用酒淨它！」

「你這個人眞莫名其妙。向屍體灑酒幹嘛，趁著還活著時看個夠吧！這時，又光澤又有看頭……」

「那『小紅貝兒』也會抽動嗎？」

「噁心……下流……」常盤好像忍耐不住使用兩手蒙著臉孔，把臉孔伏在藤十郎膝蓋上面。與其說膝蓋，不如說下腹部比較適當一些。她的長髮就披蓋在男人膝上。

那是黑漆濃艷的長髮。

(是否吸了男人的鮮血才那麼光艷呢？)

藤十郎一直很冷靜。

這個女人抱起來一定很有意思。但是，稍微不留意，利刃可能就會穿心。

「咦？她怎麼動起牙來了……莫非她想咬斷我的命根子。」

顫抖著肩膀笑個不已的常盤的手指開始移動，刺激起了藤十郎的「小男兒」。

「瞧瞧體毛也不錯！」藤十郎注意一下背後，然後俯在女人的黑髮上說：「妳得先把槍還給我，然後，我再瞧瞧妳的體毛。」

聽到了「槍」這個字，常盤的肩膀抽動了一下。

「好吧！我現在就叫他們送過來。在這以前，就請你瞧瞧人家的……」她故意裝成困惑與害羞的樣子。

她馬上用方言傳話，不一會兒，又裝成柔順可愛的樣子，眞是善變的女人。男人如此被捉弄了一陣子，往往會感到吃不消。她所以能夠驅動那麼多的男子，或許，就是憑頭腦反應的迅速，以及捉摸不定的脾氣吧！

(我是不會上妳的當……)藤十郎經歷過了很多女人，當然知道她的內心用意，自然不致於輕易上當。

常盤叫手下的男子來，對他下命令。

「把那一隻槍帶過來！」

「可是……可是……那一把槍已經……」

「快把槍帶上來呀！」

「可是……那一隻槍……已經……」

「我不管啦！你非把它帶上來不可！」常盤提高了聲音。

她的手下猶豫不決。他的臉上有好多麻子，再加上新舊的五、六條刀傷，看起來叫人噁心。新的刀傷還滲著血，又貼著藥膏，實在叫人慘不忍睹。這個男子，很可能是常盤最得力的助手。

「常盤大姐，關於那一隻槍……」他臨走時，又說了這句話。

「快點把槍帶上來！否則的話，大姐就會被斬了呢！」

她不容對方分辯，只是一味的下達命令。麻子無計可施，只有唯唯諾諾的告退。

（看樣子，她不是把槍轉手賣給別人，就是暫時寄放於他人之處。）

海盜搶來的東西，除了金銀財寶之外，其餘的東西都會很快的脫手。而且，又是很有組織的辦這件事。除了有固定收贓貨的店家，有時，乾脆就在路邊叫賣。

博多這個自由市，給海盜的生活帶來很大的方便。當時的海盜，自由自在的跟中國、朝鮮來往，甚至通商。在這種情形之下，稍有差錯，就會演變成戰爭，但是交易成功的話，就會變成正當的買賣。無論是在國內或者國外，強者襲擊弱者，似乎已經成了世界中七海的常態。

以日本來說，到了文祿元年（這以後的數年），方始有了正常的通商外交。商人必須取得秀吉的許可狀，才能與外國展開貿易。

是否秀吉在下令復興博多時，就有了這種構想呢？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他很可能聽了執博多牛耳的豪富——神屋宗湛，以及島井宗室仙的進言，方才如此的做。

或者，由於其他國家要求國際貿易之故，以致，出現了所謂的「紅印船」吧？

只有直接的被害者，開始會責難海賊的行

爲。對於那些以停泊地爲據點的同業，海盜從來就不會下手。這已經成爲不成文的規定。以致，常盤這夥海盜，從來就不搶博多富商的船隻。

逢到這種場合，値錢的東西互相交換。一旦貨品進入無辜的第三者之手，被害者也不能直接的興師問罪，如果想要回那件東西，只好以高價買回來。

「槍怎麼遲遲不送來呢……」

「那是因爲……因爲……」

「難道，這個妓女戶那麼大嗎？一個時辰也走不出去？」

「那是因爲……哈哈……你眞會開玩笑，哪有一個時辰也走不出去的大房子……」

「我說有就有。」

「好吧！現在就拜見妳的體毛吧！」藤十郎站起身子，突然抱起了常盤。

「啊！你想幹什麼呢！」

「別裝了！妳很高興，對不對？妳的房間呢？」

「隔壁就是……」

藤十郎抱著常盤，用腳踢開了紙門。房間裡放置寢具，還有兩個枕頭。除此以外，幾乎沒有任何的家具。充其量，只有一個粗劣刀架，垃圾桶，以及一幅小屏風而已。

「乖乖，怎能夠在此地拜見呢？到妳的房間去吧！要死的話，死在自己的房間最理想。」

藤十郎抱著常盤進入走廊。

庭院裡有巨大的棕櫚樹，孫六從樹影露出臉孔。

孫六不知說了什麼？藤十郎點點頭，孫六走了之後，藤十郎再吻了女人的嘴，那種柔和而稍厚的嘴唇，觸感非常的良好。

「妳的房間在那兒啊！」「就在那兒！」藤十郎抱著她進入裡面。

這棟妓女戶的入口處並不大，但是一進入裡面，就會使人感到好寬敞。尋芳客與妓女所用的房間成爲匚字形，中央有庭園，南國產的樹木幾乎遮斷視線。樓上就是常盤的房間。

藤十郎看了這個賊婆娘的居處時，簡單是嚇呆了。因爲，它竟然是泥牆小窗的建築物，樓上有如眺望台，又有彎彎曲曲的欄杆。

「簡直是像一座小城堡嘛！」藤十郎抱著常盤，瞧瞧房間四周。

「妳這個賊婆娘就是城主囉？」

「現在已經不是啦！城主是您——藤相公。」她發出鼻音，死命的摟住藤十郎。

「妳再灌迷湯也沒用。槍在那兒啊！」

「急什麼嘛！就快帶來了。所以嘛……趕緊『辦事』呀！」

「辦什麼事？」

「渾小子，別裝蒜……」

常盤的雙眸已經濕潤了。藤十郎吻了她的嘴唇之後，火熱的嘴唇越顯得潮濕，變成紅咚咚的。藤十郎並不知道她是否搽了胭脂？一般說來，像這種熱情的女人，嘴唇幾乎是紅色的。

藤十郎以抱著常盤的姿勢，坐了下來。他揶揄的說她是女城主，事實上，這個房間的佈置也夠瞧的。外觀彷佛是天守閣一般，內部卻是極盡豪華之能事。

整個房間就像是千金小姐的閨房。橫板上有鑲滿金銀的長柄刀，女用的鎧櫃，兩層的閣板上，有著放出五彩光芒的浮花金銀畫，彫漆的手爐，黑漆的唐櫃上也有浮花金銀畫。還有藤十郎不曾看過的各種玻璃製品，看得他眼花撩亂。衣櫟上掛著五彩繽紛的衣物。

就連牆壁以及屏風，都不輸給千金小姐的閨房。叫人想像不到這是賊婆娘的房間。

「哇！眞叫人嘆爲觀止！」藤十郎嘆了一口氣。

「這些都是搶來的嗎？」

「你別瞧不起人好不好！也有一部分是購買的。」

「賣掉搶來的東西，再買東西進來，結果還不是一樣？好了，快把衣服脫掉吧！」

「可是……」她顯得有些不安。

藤十郎感到有些不對勁，原來沒有臥具，也沒有被子，他環顧一下四周，鄰室有一個彫漆的中國式櫃子，附有四根很穩的獅子脚，上

面有一條漂亮的絹布垂了下來。

「噢……妳要到那邊嗎？」藤十郎想把她抱走時，她扭動身體說「不要，在這裡就行了……」接著，她一件一件的寬衣解帶。

「你眞的想瞧一瞧嗎？」

「是啊！只瞧一瞧……」

其實，光瞧瞧又有什麼用呢？體毛濃的女人多的是，只是，常盤的白淨皮膚，均勻的胴體使藤十郎倍感興趣罷了。

但是，這並非第一個目的。藤十郎所以叫她脫光，乃是在任何狀況之下，都想取回他的單刃槍之故。

一個人一但被看到自己的裸體，本來想隱藏的事就無法隱藏。彷佛是被看穿到心底似的。藤十郎計劃叫她脫光以後，再瞧瞧她穩密的地方。

「這樣，只是罰妳偷了藤十郎的槍。」

常盤緊咬著下唇，終於變成一絲不掛。

「嗯……」

「請你仔細瞧瞧。」接著，常盤似乎要遮蓋羞恥似的，大聲的喊叫「水野先生，你靠近一點，來到中央處吧！」

「唔……這裡嗎？」

「對了！在那兒就能看得很清楚。你瞧！人家的體毛並不太濃呀！」

女人舉起了兩手，把身子旋轉了一下。

常盤放大嗓門的聲音，很清楚的傳到樓下。在樓下，早已經有幾個她的手下，摒住呼吸，拿著手槍待命。待他們認爲藤十郎已經坐到中央時，一個拿著短槍的男子，「呀！」地一聲他的槍刺穿了樓板，剛好穿過中央處，一寸也不偏斜。

三

像常盤這種女人，都一廂情願的認爲全部男人都抗拒不了女人的裸體。事實上，常盤的姿勢的確很動人。尤其是白色的皮膚，以及豐滿的肉體，更會叫人想到——

能抱抱她，該有多好！

她是女海盜，頑劣自不在話下，此種情欲

是很率直的。性衝動與愛情並不一致。藤十郎對常盤的身體所感受到的，不過只是剎那性的欲望而已。

人類對於愛情方面，往往是一點「餘地」也沒有，但是對於快樂的欲求，卻是有很多的「餘地」。

亂世的男子，縱然是在戰場白刃下，一旦看到了美女，仍然會想入非非。逢到這種場合，背後很可能有槍尖刺來，或者有大刀劈來。甚至發狂的馬兒也可能奔過來。

是故，必須留下對付這種危機的「餘地」。

一個武士騎在女人身上被刺死，可說是最沒有名譽的一件事。上杉謙信蹲在廁所時，被下面伸出來的槍刺死。以亂世來說，此種預料不到的事情會時時發生，正因爲如此，習武者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如今，從凝視常盤裸體的藤十郎下面，有幾隻長槍刺穿樓板，露出了白亮的槍尖。在那一瞬間，他懂得常盤大聲叫他到中央處的意義。

當槍尖冒出來時，藤十郎站立於離槍尖六尺外的地方。

「好啊！好陰險的臭娘們！」

女人的臉上浮現了奇妙的笑意。那是交織著被揭穿的難爲情，以及失望的自嘲。同時，也很像母豹舔舌想展開殺戮的表情。

裸身一躍而起，她因躲過藤十郎必殺的一刀，黑髮叭地散開來。當她伸手想抓長柄刀時，現出了腋下黑茸茸的毛，以致，削弱了藤十郎的殺氣。

這種奇妙肉體感的效果，一定是常盤不曾預料到會失敗的。因爲，當她儘量伸開一雙腿時，藤十郎竟然對她股間的深處視若無睹。

當她伸手去抓長柄刀時，只在那一瞬間，從藤十郎腰間滑出的一刀，已經進入她雙股之間。嚇得常盤叫了一聲。利用脚尖站立起來。

「妳就移一下看看！」

「……」

「妳去抓長柄刀呀！」

「……」

「妳要抓刀以前，我把妳劈到肚臍。要不要試試？」

藤十郎的這把刀很鋒利。就算是風吹的頭髮也能夠斬斷。而且，白刃朝上，只差那麼一點點就會觸到那個「小東西」。

「啊……啊……你快點把刀拿開呀！」利用足尖站立的常盤尖叫了起來。在這以前，她不止一次鑽過亂刃之下。但是，從來就沒有如此恐怖過。這種情況，好像是地獄底部冒出冷氣似的。

「救命呀！」

「我既然已經控制了妳，怎能再放開妳呢？」

「你怎能這樣說呢……你好狠的心！」

「賊婆娘！想不到妳也有求饒的一天。像你們這些海盜，就算墮入地獄一次，還是不能消除罪業。至少得被打入地獄七次，才能夠消除罪業。唔……或許還不止七次呢……在這以前我先讓妳嚐嚐陽世地獄的滋味。」

藤十郎繃著一張臉，始終沒有笑容。這個男人所說的，眞實度不知有多少？每當他說完一段話，白刃就越接近女人的內股。常盤長出了雞皮疙瘩，簡直毛骨聳然。雖然光著身子，然而，額頭及腋下都流出冷汗。

「首先，我要割掉妳那小東西。」

「噯唷！」

「再來是乳房。因爲它們稍嫌大了一些。或者，用鉗子拔掉乳頭。」

「你不要作孽了！」只聽到藤十郎這一句話，常盤的乳頭就感到疼痛。或許這種刺激，使這個傲慢的賊婆娘產生快感吧！她的表情因恐怖而繃緊，嘴唇的血色盡失，顫抖了一下之後，緊張感鬆弛了。彷佛是久凍大地的冰雪突然被太陽照射到一般，一下子溶化殆盡。

這種弛緩，使習慣於女人的藤十郎，緊張了起來。每當他要『發射』時，床上的女人都會變成那樣。是故他慌慌張張的收回刀子，果然沒錯，女人內股有點「東西」滴下來了。

常盤嘆了一口大氣，有如一座山似的崩塌

下來。她彎曲著身子，用手覆蓋著面孔，上氣不接下氣的喘著，腰部則在起伏。

在樓梯的入口處，常盤的手下一直在守著，那個痲子也在內。他們都手持刀槍，準備隨時衝進去。當他們看到常盤的裸身，因快感而起伏時，都嚇得目瞪口呆。

「喂！」藤十郎打破了沈默的說「你們在磨菇什麼呀！」

「常盤大姐……是不是？」

忠實的手下看看白色的肌膚。

「常盤大姐，到底怎麼啦？」

「大姐，是不是死掉啦？」

「如果常盤大姐還活著，我們就無法收拾這個野小子。」

這些都是一些不中用的男人，就連常盤昏死了過去，還如此的怕她。難怪她能夠當上女首領。

「不要緊張，賊婆娘還活著呢！你們快把我的槍還給我！」

「什麼……」

「如果你們不把我的槍拿來，常盤就不能活著回去！」說著，藤十郎把白刃架在常盤的頸子上面。

「如果沒有這個賊婆娘領導，你們這些膽小鬼還能當海盜嗎？」

「你何必說那麼難聽嘛……」

「快點呀！我生平最討厭拖拖拉拉。我限你們在半刻鐘內，把我的槍送回來！」

「什麼！半刻鐘？那未免太強人所難！」

「什麼強人所難？誰叫你們偷他人的東西，看情形，我的槍可能不在這裡？」

「那……那隻槍……」

「你們真的把它脫手啦！」

「那……那……我想不會有人把它賣掉的……除非……除非……」

「說話乾脆一點，不要欲言又止，拖拖拉拉的。」

想必這些嘍囉也知道藤十郎是乾脆、又豪爽的好男兒。

別說是打擊船上海盜的驍勇，就是單憑剛

才樓板伸出的槍，不能傷到他一絲一毫的機警，以及使大姐頭仔屈服就夠了

「對於這個驍勇的人，我們實在拿他沒辦法！」常盤的嘍囉感到又害怕又棘手。

「你就等一下吧……」說罷，又無限依戀的瞧瞧賊婆娘「等一下就帶到，請放走常盤大姊吧……」

「只要你們把槍還給我，我就立刻放她。記住，只有半刻鐘！」

「好……好吧……」痲子扭曲著面孔，無可奈何的步下樓梯。

「常盤……」藤十郎叫了一聲，收起了刀子。再度抱起了女人。常盤本來一動也不動，感覺到男人的體溫時，突然顫抖了一下。好似一隻冬眠的小蟲蘇醒過來似的。

「人家……人家好喜歡你！」常盤說著，緊緊抱住藤十郎。

「看來，我好像也喜歡上妳了。但是槍不還給我的話，我仍然要斬妳。」

藤十郎吻了賊婆娘的唇。那是很甘美的嘴唇，看樣子，常盤已經完全放棄抵抗。

「——少爺，少爺！」窗戶處有人在叫藤十郎，孫六跨過欄杆進來。

「情況如何？」他迫不及待的問。

「哦！你竟然能翻牆走簷，何時學會盜賊的技倆？」

「少爺，您別打哈哈啦！奴才想到您被狐狸精耍弄時，再也待不住了。」

「哈哈哈……我藤十郎是被狐狸精耍弄的狗熊嗎？對了！待他們把槍送回來，我倆就頭也不回的走吧！這裡的確是狐狸精的巢穴。」

藤十郎用手掌拍打常盤白嫩的屁股。

「妳是一隻博多的狐狸精。看起來頗有韻味，不過，惹了妳，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藤相公，常盤已經……」

「已經愛上我藤十郎了，對不對？」

「是啊！」

「除非妳棄邪歸正，否則的話。我是不能夠愛妳的。如果妳喜歡那調調的話，我可以滿

足妳一次。不過，妳得棄邪歸正……」

事實上，像常盤這種女人，要她改邪歸正談何容易？反正我藤十郎又不是出家人，或者修道士，教誨賊婆娘的責任，就由這些人來擔當吧！只要槍能收回就行了。

孫六躲藏在樹叢裡時，聽到麻子一夥人在商量——「對方的勢力太大呀！」麻子說「想要取回那隻槍談何容易？如此一搞，我們的信用就會掃地。既然已經賣出去，想再度取回的話，將比登天還難。說不定，我們得耗費一大筆錢，方才能夠把槍要回來。」

「但是，他們堅持不肯還給我們的話，又怎麼辦呢？我們又鬥不過人家。到了萬不得已時，只好逃走了……」

（想逃走？可沒有那樣簡單！）

孫六忍著要發作的衝動。

（如果由少爺去跟蹤那些嘍囉的話，那個賊婆娘又如何的處置呢？對了！就由俺來盯他們的哨。少爺，您就在此享受一下吧……）

因為，這是藤十郎主僕剛到的土地，只看了一次，並不能分辨東南西北，如果附近有山岳的話，還好辨一些，偏偏博多附近並沒有山岳，只是遠處有山影罷了。

那五個海盜佩著刀，急速的走了出去。

博多的土地還有燒焦的遺跡，到處都在挖溝，取泥土拌稻草，打樁、砌牆，充滿了復興的活力。

五個海盜很從容的走過其間，方向好像是東方。

不久後，他們抵達華麗的屋子前面。屋前有連綿不斷的磚牆，外面圍繞著約十二尺的濠溝。

「到底是什麼人的公館啊……」

鄉下雖然有類似的富農第宅，但是在市街裡，卻是難得一見。

「不知道他在不在？」

「不在的話就免談了。」

有一座石造的小橋。看樣子，到了危急時，這座小橋是會被毀掉的。

五個海盜才進入，家裡就走出了好幾個男

人。這些男人都佩著刀。在那個亂世裡，就是商人也離不開刀。

「你們是來收錢的吧！」小吏們個個繃緊著臉孔。

「不是的……」麻子勉強一笑說：「我們是想把那一隻槍……」

「就是那一隻單刃槍，對不對？」

「那一隻槍，我們不想賣了……」

「你說什麼！」小吏們大叫起來，甚至有人準備拔刀。

「時到如今，你們還想取回那一隻槍！」

「這是使不得的事情，請大爺多包涵。」

「哼！出爾反爾……叫人煩透了。」

小吏們集結在一起，秘密的商議。接著有一個人奔進屋裡，可能是去找主人裁決吧！不久後，就有了回音。

躲在樹蔭裡，偷看宅第裡的孫六，並不太瞭解其中的含義。東西既然賣了出去，雖然還未收到貨款。但是叫人歸還的做法，實在不近情理。如果能夠「壓過」對方的話，事情還好辦一些，如果「壓不過」對方的話，再想強硬的談判也是徒然的。

「看情形，這些嘍囉很可能會逃亡！」

孫六認為，要繼續盯他們的哨，已經成為定局了。

既然知道槍是賣給這戶人家，必要時，可摸入屋裡把它偷出來，否則的話，藤十郎就不能有充分的做為。

「你們過來一下！」小吏對麻子等一群海盜說。他是一個蒼白著臉的傲慢男子「你們就跟買主談談吧！」

「怎麼，又輾轉賣給別人啦！」

「好像是。管他的……看看買主再說！」

以麻子為始，一夥海盜都進入屋裡。不過，他們並不允許登堂入室，只被引導至庭院。那個庭院利用鐵絲網圍繞起來，裡面有蓊鬱的樹林，幽邃的小山谷。通過小路，又有不同的隔間，原來是柴房。

孫六盯他們的哨進入，迅速的躲藏在雜木叢裡，一直凝視著柴房的方向。

——事情叫孫六感到意外！

盯著麻子等一夥海盜，以強硬的態度說話的人，竟然是個年輕的女人，從她的穿戴判斷，她很可能是大諸侯的千金。

待孫六看清楚她的臉孔時，差一點就叫出聲音來！

血槍輾轉

一

（會不會是那個女人呢……）孫六揉了下眼睛。很像，像極了！不過，已經過了好幾年的歲月。或許，孫六的記憶有偏差，不然就是面貌近似的人罷了。人的面貌隨著年歲而改變，尤其是發育期的女孩，更是變化多端。

（可是，實在太像了！像極了那一夜的公主……）

她就是雪子。

藤十郎從三河出奔，趕往京城途中認識的雪子。當時，佐佐成政一行人正紮營過夜，當時雪子正在生病，藤十郎還爲她治療過哩，就是那個雪子。

那天是夜晚，孫六也沒有看得太淸楚。只是一瞥而已，但是，雪子的亮麗，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那時，雪子有十四、五歲。如今，應該已經十六、七歲了。應該是正成熟的時期。如今，她的美貌凌駕兩、三年以前，同時，還加上了一份大諸侯公主的威嚴。

（果然是雪子，想不到她買下那一隻槍。眞是叫人預料不到的結局。）既然到了這地步，非趕緊稟報少爺不可！

孫六從樹叢中縮回頭部，再爬著出來，幸虧不曾被人看到。爬到了外頭，他拔腿往西的方向跑。

雪子並不知道孫六瞧到了她，緊閉著紅唇聽海盜的分辯。

「——這件事，只好請小姐多多原諒！」

「……」

「本來，對於已經賣出去的東西，實在不應該再度索回，這件事是說不過去的。不過，咱們的上頭非要回去不可，所以……只好請小姐高抬貴手……我等在此謝謝您……」

「——不必謝了！」雪子打斷了麻子的話。

乍聽之下，後者以為獲得同情呢！

「東西一旦買入，不管發生任何事情，絕對不退回！」

很冷淡的回答。

「小姐，您別那麼冷淡好嗎？請幫幫忙……」

「槍的價錢，我已經交給宗湛老爺。」雪子的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如果你們一定要拿回去的話……」

「要怎樣？」

「如果你們一定要拿回去的話，那就先殺我好了。」

「喲！咱們就是吃錯了藥，也不可能那樣做呀！您是神屋老爺最重要的客人……」

「我就要走了。走出了這個宅第就不是客人，你們想殺我的話，那就動手吧！」

想不到那麼一張優雅而溫柔的面孔，竟然會說出這種駭人的話「不過，在你們那樣做以前，非痛下覺悟不可。因為佐佐家的族人，就連婦女也精通兵法。」

當然啦，海盜根本就沒有斗膽敢如此的做。因為，一旦使用武力脅迫神屋宗湛的友人，他們就別想在近海「討生活」，甚至連博多城都出不去了。

（既然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只能欺騙那個小子，再把他幹掉！）

這些海盜曾經暗算藤十郎一次，但卻歸於失敗。以致，只好乖乖的來到此地，說盡好話，企圖討回那一隻槍。

「那可不成！常盤大姐被他當成人質，我們怎能把他幹掉？如果大姐逃掉的話，我們就可以幹掉他！」

對麻子來說，這位難纏的雪子，可一點應付辦法也沒有。

如果她是普通人家的女孩，那倒罷了，偏偏是佐佐成政的千金。這使得麻子等人束手無策。佐佐成政是被封於肥後、隈本的大諸侯。神屋宗湛的家人所以對阿雪低聲下氣，原因就在此地。

「好吧！你們就回去吧！」

已經把話說完了。雪子彷彿表示，再也不想看到海盜一般，拉著衣襟站了起來。雪子身旁的侍女、老媽子都穿戴華麗，姿態甚為優美，但是，一旦麻子有意挑釁的話，長柄刀、大刀立刻就會飛過去。

在這個時代裡，諸侯並不能像後世的諸侯一般，舉止優閑。因為，那是力與力爭鬥的時代。

那些諸侯雖然是受到秀吉的「轉封」，然而，也只不過替代天皇發令而已。是故，在地方望族眼裡，他們是完全不相干的人。管領或者國司等的行政，完全是在諸侯主權之下的領土移封。因此，一向無視於當地人的意志。

正因為這樣，豪族以及地方望族就會起而反抗。

就算是領主的一族，安全也沒有保障。如非具有保護自己身體的力量，將活不下去。因此，在優美的姿勢裡，往往隱藏著驚人的能耐。

待麻子等回去以後，雪子就來到神屋宗湛的面前。

「那些愚痴之輩回去了？」

宗湛以優雅的姿勢坐在茶室裡。這個茶室是宗湛引以為傲者。因為，秀吉也時常光臨這間茶室。

「今天，眞是添加了妳的麻煩。那些黨徒本來就是無法無天的人，難免偶爾會說些強人所難之事！」

「已經都辦完。」雪子毫不介意的說「好不容易才說服了他們。」

「那麼，我就派一些人送妳回去吧……」

「不必了！」雪子微笑著說「我身邊就帶了一些人。」

「那就好！」

神屋宗湛是名富商。也是秀吉口中的「博多三傑」以及「三大和尚」。其實，他跟宗教毫無關係，只是剃了一個大光頭而已。這種頭又名「茶道人的頭」。說得好聽一點，他是貿易商人，其實，有一半帶著海盜的氣息，因此，特別顯得膽大心細。

秀吉滯留的時期裡，宗湛曾收藏一個著名

的茶葉罐「文琳」。想不到，秀吉特別喜歡「文琳」，以致，傳出了一則有趣的佳話。那是宗湛到赤幡招開茶會，招待秀吉的時候。

「把『文琳』送給我！」

秀吉彷彿就要流出口水似的。宗湛卻是搖搖頭說「主公，那是稀罕之物呀！如果您一定要它的話，臣下可以割愛，不過，主公得分給俺日本國土的一半。」

如此一來，秀吉就沒有再說出第二句話了。

不過，到了茶會進行時，秀吉又對「文琳」感到愛不釋手。秀吉一旦喜歡一件東西，他就會不計手段的把它據爲己有，換句話說，他仍然具有童子般天眞無邪的一面。

茶後，吃過了飯。秀吉命令今井宗久，把放置於櫥櫃的「文琳」偷下來，然後溜出了宗湛的家。

當秀吉的行列浩浩蕩蕩的來到住吉社頭的河原時，秀吉叫來陪伴的宗湛，一笑對他說「你家有沒遺失任何的東西？」宗湛一瞧，秀吉的頸部繫有古錦襴的袋子。原來「文琳」就放在袋子裡面。秀吉從上衣的一角，露出了「文琳」，想叫宗湛死心。

如此一來，宗湛也蠻不在乎的說「主公，您在說些什麼呢？我家從來就沒小偷進去過呀！」說罷，他把衣襟翻開來，原來，眞正的「文琳」就在他的懷裡。

換句話說，宗湛把假的「文琳」故意放在櫥櫃上面。這一次的賭注由宗湛獲勝。秀吉也大笑起來，說「你這個鬼靈精的博多和尚，竟然叫俺取了一個假文琳！」

從此，就不再動「文琳」的念頭。

像這一類的男子，氣宇都很宏大。雪子拒絕護衛，他就不再堅持。孫六根本就不知道雪子要走的事。他一口氣奔回妓女戶，對藤十郎報告說「少爺，你的槍在叫你做夢也想不到的地方。」

「……什麼？你說在雪子那兒？」

「……虧你還記得。那些該死的海盜把槍

賣神屋宗湛，宗湛再轉讓給雪子……」還沒有聽完，藤十郎就奔出去。

提起神屋宗湛的宅第，博多的人幾乎無人不曉。

藤十郎一路奔跑。

「渾蛋！誰也不能拿走我的槍！槍是我的生命，就算斷了一臂，我也不能失去那隻槍。」

藤十郎一口氣就躍入宗湛的房子，想不到宗湛的回答卻意外的冷淡「噢……你是說，那一隻單刃槍嗎？」

他悠然的在喝茶，唇上現出了不可捉摸的笑容「那一隻槍已經不在此地。」

「我知道是雪子買到手的。她在那兒？」

「她已經回去了……」

「你說什麼！」

「我說，她已經回去肥後。」

「是嗎？」藤十郎也聽說過，佐佐成政被封於隈本之城。到了這種地步，只好趕緊尾追。

「水野先生，你想追上雪子小姐嗎？」宗湛只有三十五歲，卻是有一對善於嘲弄人的眼睛。簡直像五十三歲的人。

「咦？您也認識我嗎？」

「哈哈哈……我不止一次從京城的四郎次郎，宗及等人處聽到你的近況。在大阪城，也曾經看到過你……來……來……我倆來喝一杯茶吧……」

「如今，我那兒有心思喝茶呢？」藤十郎轉過身子說「待我找回了槍，再來大口灌您的茶吧！」

博多到肥後，有一條直達的道路。這條路從櫛田的社前一直延伸到南方。

藤十郎一點也沒現出疲勞之色，一直在趕著路。女人們！不可能一下子走得太遠。而且，她又帶著一夥侍從。就算她騎著馬，還是追得上。

「就怕那個博多和尚撒謊！」

對雪子肌膚的感觸，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一夜，夜陣中的雪白肌膚，仍然存在於藤十郎的腦海裡。因爲，曾經以治療胃痛爲

藉口，對她毛手毛腳一場，以致，印象特別的深刻。雪子的肌膚，眞的有如雪一般的白，藤十郎用熱毛巾燙它時，它就變成淡紅色。藤十郎又重溫了一次那時的舊夢。

「那時，我只吻了她的嘴唇，眞可惜！但是這一次……」

想不到槍又把藤十郎跟雪子連結在一起。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緣分吧？不過，藤十郎的這種心情，似乎沒有傳導給雪子。

「喂！喂……」背後有人在喊叫。有馬兒靠了近來。

「水野先來，請您等一等！」原來，他就是海盜中的一個。他的馬兒揚起了灰塵，追上了藤十郎。

「你就不必去肥後啦！」

「你說什麼？」

「你在追雪子小姐嗎？你的方向錯了！」

「難道還有另外一條路通到肥後嗎？」

「你不必急急忙忙呀！雪子小姐還沒有回去肥後。」

「這麼說來，宗湛是在騙我囉？」

「是啊，他把你騙得團團轉。」說罷，他哈哈大笑。

「就因爲這件事，你特別趕來通知我嗎？」

「……常盤大姐叫俺跑一趟！」

「你們也未免太親切了……」藤十郎在內心裡並不相信。對於敵人的藤十郎，他們憑什麼要表示親切？

「那麼，你知道雪子的行踪嗎？」

「俺正是爲了這件事才來的呀！」

「雪子在那兒？」「她在千代的松原。」

如今，正在復興中的博多市街，東西南北有一千公尺四方，西邊以那河川爲界，南邊的外廓穿過一百二十尺餘寬的壕溝，從瓦町的一角伸延到過堂的東邊。東邊則隔著石堂川，連接千代的松原。松原也者，乃是沿著博多灣種植巨松，延綿達數里。

藤十郎決定折回去。

「你大概不會騙我吧？」

「俺那敢欺騙藤十郎大爺呢？」

「如果你膽敢騙我，我就把你細小的頸子扭斷！」

「噢……俺從來就不撒謊。」

「如果你戲弄我，我就砍下你的腦袋餵鳥！」

藤十郎跨上馬背。就在那一瞬間，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抓起了那個男子的衣襟，把他摔在馬背上面，然後策馬狂奔。該男子在馬背上尖叫、哭泣，藤十郎並不理他，一直把他帶到千代的松原。

「喂！在那兒啊！」

「就在那兒……那兒不是有一間寺廟嗎？就在那兒。」

靠近海邊，有廢寺一般的山形牆。

「就在那兒嗎？好……」藤十郎放下該男子，騎馬進入松林，由於松枝向縱橫蔓延，不便騎馬，他只好下馬徒步。到廢寺附近時藤十郎突然聽到拍叭拍叭的火爆聲音，接著，雜草一起燃燒起來了。加上海風很大，火勢一發不可收使，好像要包圍藤十郎般的燃燒起來。

「完了！中計了！」馬兒嘶叫起來，有如瘋狂似的東奔西跑。火焰吸收了松脂，更以可怕的速度蔓延開來。

夏草很茂盛，加上很久不曾下雨，燃燒得異常快速。當然啦，這並非自然的起火，乃是等著藤十郎的陷阱。

雜草燃燒的氣味中，藤十郎很明顯的嗅到火藥的氣味，火焰以圓圈的方式，包圍著他燃燒起來，乃是有人放置火藥的原故。馬兒嘶叫著用後腿直立起來。火焰冒出黑煙，爬上松幹，燒到易燃的松葉。一股黑煙吹向藤十郎，熱氣也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

在這一帶附近，西北的蒙古風時常造成松籟。現在是陰曆的八月，時值仲秋，草木已呈易燃的狀態。瞧到火勢完全包圍藤十郎之後，潛藏於廢寺以及草叢中的海盜，興奮的叫了幾聲，狂奔了出來。有些海盜甚至從松樹上跳下來。

「哇！他被火圍住了！」「他中了我們的計了！」「什麼豪傑不豪傑的，還不是跟芋蟲一樣



窩囊！」「燒死算了！待燒成紅燒肉以後，我們就用他來下酒吧！」

這種得意洋洋的話，從四面八方傳入藤十郎的耳朵裡。

「渾蛋！我可不能被這些海盜燒死！」藤十郎緊咬著嘴唇。

他一面使狂奔的馬兒鎮靜，一面認爲那些海盜不夠靈光。如果有意害藤十郎，那就應該使用弓箭或者洋槍。憑這種程度的火，是燒死不了他的。

「水野的藤十郎，就是連地獄的火也燒不了他！你們這些該死的海盜，待我來殲滅你們！」他使慌張的馬兒鎮靜下來，再騎到牠背上，輕踢著牠腹部說「馬兒，跳過去！」

馬兒卻不敢。這也難怪，因爲那是一場猛火。受到了海風的影響，火勢約有一個人那麼高。

藤十郎迅速拔刀斬掉松樹下枝，縱橫地斬掉後，使馬首朝向那兒。

到底是生的松樹，雖然被燻而冒出黑煙，但是，必須經過一呼吸之間才燃燒起來。這段時間就足夠救藤十郎的命了。

「趁現在逃出去！」

馬兒受到鼓勵，踢了一下草。火焰差一點就燒到腳部。松枝在馬蹄下破碎，馬兒突然從濛濛的白煙中躍出，在馬背上拔刀的藤十郎，看起來有如鬼神一般，叫人害怕。

「哇！他闖出來啦！」「簡直就像不動明王似的！」「不管他像誰，絕對不能讓他溜走。快點斬他呀！」

海盜的小頭目跺著腳大叫。在近處的海盜因驚嚇而跌倒，在遠處的海盜則拿著槍趕過來。

「哼！想死的話，我就成全你！」藤十郎用一隻手揮刀，斬殺蜂擁而來的海盜們。

馬兒的尾巴燒焦，藤十郎的頭髮也燒焦，衣袖上還有火呢！他每次揮刀都有火花飛濺，海盜的頭落地，鮮血飛濺。

「死東西！箭呢？箭在那兒啊！」

海盜的小頭目在嚷叫。由於藤十郎出現得

太突然，無論是弓箭手，洋槍手都手足無措，呆若木雞。

隔了半响，海盜才動用弓箭、洋槍。

但是，馬兒一直在奔跳，藤十郎也向左右揮刀，實在難以瞄準。如果稍有偏差，將會傷及自己的人，在海盜們遲疑不決時，藤十郎已經騎著馬，朝著海灘馳騁。

「完了！他溜掉了！」

「不必失望，前面是海洋！」

或許，正因爲前面是一望無際的海洋，海盜才不積極的追殺吧？松原一直在燃燒，火勢仍然很大，海盜們來不及救出被斬傷的同伴。

「把他逼進海裡，絕對不能讓他逃掉！」

追殺藤十郎的海盜分成兩隊，企圖遮斷通往沙灘之路。

左右都被封死。如果是平地的話，或許，可以來一場突圍，可是在沙灘上很難於做到這一點。

「乖乖……只好下海了。」藤十郎果眞騎著馬兒下海。

好像是滿潮的時刻，海水泛著白波。博多灣四季的波浪都很平靜，這點對藤十郎稍有利益。在藤十郎鼓舞之下，馬兒毅然的下了海。如果是一般的馬兒，很可能會裹足不前，但是有了藤十郎一般的騎士，馬兒也會膽大了起來。因此，毫不畏懼的奔入海裡。

「咦？那廝想淹死哩！」

或許，藤十郎寧願淹死，也不願被海盜所殺吧？他騎著馬兒朝外海游去。

二

海盜看到藤十郎並沒有淹死，反而騎著馬往外海游去，所以，慌慌張張的射出幾隻箭。這些箭都一直線飛往外海。其中的數隻傷到了藤十郎。左肩中的那一隻是鏑箭，一隻擦過右肩，另外一隻則擦過手腕。

馬兒很矯健，終於游到了箭射不到的外海了。

「完了！那廝逃脫了！我們還有什麼臉回去呢？」

「俺的眼前，已經浮現了常盤大姐憤怒的面孔。」

「就算她生氣也沒有辦法呀！」

「那廝想必已經淹死了。已經看不見了。中了一隻箭又在海上，不可能活著，一定會淹死的。」

「那裡，那廝還活著，馬兒不是還在游水嗎？」

有一個海盜提議操小舟追殺。但是在附近一帶，並沒有小舟。有幾個人跑出去抬一隻小舟來。可是，在他們操船以前，馬兒已經看不清楚了。

曾幾何時，天空轉爲黑暗，雲層從西方湧過來，冷風開始刮起。

「啊！快要下雨啦！」在抬起來的面孔上，滴下冷涼之物。蒙蔽中天的雲朶，有如連綿到天之涯一般，以駭人的形相，逐漸擴大，終於把博多灣籠罩於雨中。

大雨傾盆而下，海盜們已經完全看不到藤十郎。松原的大火，有了這一場及時雨，諒必也熄滅了。

東方的天空仍然很明亮，然而，遮蔽天空三分之二的黑雲，卻是有如傾盆一般，傾下了又大又粗粒的雨。

在豐沛的雨水中，即使連習慣於大海的海盜都認爲，在駭浪暴雨之下，負傷的藤十郎，絕對不可能活下去了。

「到這種境地，咱們只好放棄追殺！」

「不必再費神了，那廝一定溺死了。」

「雨勢太大，波浪洶湧，又受了傷，怎能活得了？」

如果沒有救命船開到，藤十郎可能眞的會淹死。就在這時，一艘放下帆布的船駛進博多灣。

「老天，我藤十郎還不想死。」

在雨中，藤十郎看到小山似的東西，緩慢的接近。它筆直的接近藤十郎。由於太接近，他簡直不敢相信它是一條船。

它並不是一條日本的船。以藤十郎的知識

水準來說，很難以適切的形容它。它有三面帆布，側面船腹膨脹。船首有突出外面的女神像，這一點使藤十郎感到詫異。雖然在一片黑暗中，他也看得出那條船漆著鮮麗的顏色。

「喂！有人嗎！」藤十郎傾全力喊叫。只是在豪雨之中，可能沒有人聽見。

「喂！有人嗎！」藤十郎抱住船首女神像的脚。馬兒看到船體接近，回過頭朝向岸邊游去。

藤十郎抱了一陣子，手部感到有一些麻痺。他只好拔出刀來，插入女神像的脚，再抓住刀柄，如此才能勉強支撐身體。待他舉目望著上面時，突然聽到——

「啊……」有人在大聲嚷叫。原來有一個人從舷側往下看著他。

「喂……拜託，放下梯子，我中了箭……」藤十郎的臉上在淋雨，大聲的叫喊，但是他不知道對方是否聽懂。

原來，對方也不知道藤十郎在說些什麼？那往下看藤十郎的男人，乃是中國人。

一直到被救到甲板上面，藤十郎才知道它是一條中國船。他們一夥人哇啦哇啦的不知在說什麼？藤十郎半句也聽不懂。對於那些笑著看他的人，用日本話解釋也枉然。是故，他只說了一句「替我拔下肩上的箭吧！」然後，坐下來不言不語。

藤十郎的左肩插著一隻箭。血液老早就被海水洗幹淨，再也不曾流出來了。但是，箭非拔出來不可，因爲他的半身已經感到麻痺了。

中國人很驚訝的瞧瞧那一隻箭。不久有一個男子走近了藤十郎說「你受傷了？」他的發音有點彆扭。

「請問您是誰？」

「誰又有什麼關係呢……請把我肩上的箭弄出來吧。箭不拔出來會痛死人的……」

「那還用說嗎？當然疼囉……」他分明是中國人，說起日本話來卻有肥前的口音。或許，他時常到肥前的平戶一帶吧？

「好疼！疼得叫人受不了。快點把箭弄出，來吧！我快要死了！」

藤十郎的眼前感到一黑。

該男子叫了一聲，一個打赤膊的道人走了出來，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力大無窮的傢伙。

他用巨大的手按著藤十郎的肩膀，再用另外一隻手抓箭。敢情想把箭拔出來？但是，那是一隻鏑箭，已經深深的吃進肌肉裡面。

「哇！那樣太勉強了！疼煞人啦……呀……」

由於激痛萬分，一瞬間，藤十郎感到眼前一黑，完全不省人事了。

當他恢復意識時，發現自己處身於黑暗的地方。那兒黑暗有如地獄。他雖然睜開了眼睛，整個人還是感到恍恍惚惚的。他的背脊下面有鈍重的水聲，他甚至聽到有人交談的聲音，但是，一切都顯得渾渾沌沌，不甚清晰。

雖然睜開了眼睛，但是四周一片幽暗，又發現那是自己不曾到過的地方，藤十郎有了一種奧妙的心境。

「諒必我已經死了……此地又是何處？地獄嗎？」

很可能是地獄。藤十郎認爲自己生平沒積德，又沒有什麼善行，不敢奢望死後能進入極樂淨土。儘管有這種想法，可是，他仍然對陽世戀戀不捨。

藤十郎想轟轟烈烈的幹一番事業，做盡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以後，才慨然的赴死。

通常，人都是做一件事之後，方才產生後悔的心理。不過，一旦死亡以後，再如何的後悔也來不及了。

「早知會夭折而死，應該多多在花叢裡打滾。」

藤十郎萌出了如此的念頭。

誰知黑暗裡面浮現了女人白色的肌膚，那些肌膚看起來美得近乎異常，他不知不覺的想起了常盤的裸身。

藤十郎甚至感受到肌膚的氣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賊婆娘也罷！我實在應該抱抱她！」

藤十郎因爲後悔，扭動了一下身體，嘆了

一口氣。如此一來，他又嗅到了女人肌膚的氣味，以致，他使勁的揉眼睛，認爲此地很可能不是地獄。

「咦……妙透了！」他起身瞧了瞧四周。

這麼一來，他心頭感到一顫！雖然並非常盤，但是，他分明看到好幾個裸女。在幽暗處，妙齡的全裸少女以各種姿勢坐著。

「原來，並非地獄而是極樂世界！」

藤十郎才萌出了這個念頭，左肩就抽痛了起來。怎麼來到了極樂世界後，還殊留著娑婆世界的痛苦呢？這才有鬼呢……藤十郎感到失望異常，他認爲自己還在夢中。

「咦？這裡不可能是極樂世界吧……」

妙齡少女都不約而同地看看藤十郎。她們的樣子很古怪。房間在晃動。濕氣好像很重。牆壁是歪斜的，龍骨露出牆壁。看樣子，此地好像是船艙裡面。

「如此……說來，我還是活著。」

藤十郎逐漸的明白過來。這裡是船艙底。

他的肩傷，就是拔掉了箭的傷痕。箭傷並沒有仔細的被治療。沒有繫上藥布帶，只塗抹了膏藥，上面再覆上一片荷葉而已。

「對了，他們救了我。啊！我想起來了，是中國船的人們救了我。」

但是，這些少女又是什麼人呢？

藤十郎算一算，總共有十四、五個人。這些妙齡的少女們，以裸身蹲在幽暗的角落。她們都用一種茫然而虛無的眼光對著藤十郎。與其說有一種妖艷的美，不如說，她們有一種行屍走肉的虛脫感，比較恰當一些。

藤十郎確定自己還活著以後，開始尋找他的佩刀。結果，大小兩把刀都不見了。

知道了這件事以後，他以天眞的聲音笑起來。

「哈哈哈……我也被囚禁了。能跟這些小娘子囚禁在一起也挺不錯的……」

藤十郎有如品賞藝術品一般，瞧著少女們的裸身。他似乎又恢復了平時的生氣。

那是幽暗的船底。燈光只有一盞。那就是吊在頂端的鐵板方形提燈。底邊很寬，小心翼

翼的不使燈油漏出來。單是憑這種燈，就可以斷定這是一條異國船。

在這種朦朧的燈光下，白色的皮膚在晃動。她們都是妙齡少女，全身一絲不掛，以一種茫然的眼光對著藤十郎。

「我是不是來到了龍宮？」

藤十郎這樣想。通常被置於這種狀態之下，女人們不是表現出恐慌，就是會顯露出好奇心，絕對不致於緘默不語。縱然只是裸身，女人也會表現出某種感情。

十四、五個妙齡少女，一律都是茫然虛無的眼光。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裸體不會冷嗎？每一個都沒有衣服穿，簡直是牢獄嘛！哈哈……我也被關入船牢了。」

藤十郎有如在鑑定似的，一個挨一個瞧著少女。

一個也沒開口說話，實在是叫人受不了。還好，她們還多少會移動身體，假如像玩偶一般完全不動的話，頭腦不變古怪才有鬼呢！

那些少女們無精打彩的移動她們的身體。

把頭髮往上攏，撫摸自己身上的皮膚，利用一雙手托住自己的乳房，動作都很緩慢。在幽暗的環境內，看著白色的肌膚緩慢的活動並不壞。藤十郎有一種在夢境的感覺，感覺到很雅緻，又很舒暢。

「妳們都是漂亮動人的女孩，我藤十郎好喜歡！」藤十郎厚著臉皮說出這一句話。

「美則美矣……可是始終不吭氣，總是美中不足，說說話吧……」

她們似乎懂得藤十郎在說些什麼？其中的一個開口說話。

「×△×△×」

她到底說了一些什麼？根本就不是日本話，藤十郎聽得莫名其妙。到此，藤十郎完全明白過來了！

「沒錯！這是中國船。妳們就是中國少女，我什麼都明白了。」

藤十郎重新看看少女們的皮膚。因爲們根本不是南蠻人，皮膚跟日本人沒有差異。皮膚

的潤澤、艷麗，比起藤十郎接觸過的日本女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她們是中國人的話，我很想跟她們來『幾下』。」藤十郎率直的想。

（可是……行得通嗎？她們會驅策何種床上技倆呢？眞想見識一下。）

藤十郎幻想著逐一的擁抱這些中國少女，箭傷的疼痛似乎也緩和了很多。

就在這時，響起了混濁的聲音。船艙的門開啓，有一道光線射進來，好像有人下來。憑著那一道光線，可看到房間的深處附有梯子。方形提燈搖曳了幾下，有一個男子順著梯子下來。藤十郎又恢復了橫臥的姿勢。在那一瞬之間，他認爲裝成激痛而失神的樣子，對自己比較有利。

突然飄來香噴噴的氣味。

好像要開飯。三、四個男人搬下大鍋。

接著，響起了碗盤的聲音。少女們知道吃飯的時間已到，方才懶散的移動身子。男人們在罵少女們。似乎要叫她們吃飯。藤十郎對中國話完全不懂，但是，他可憑語氣下判斷。而且，人的肚子一旦感到饑餓，就會產生一種類似動物的感覺。

有一個男人走到藤十郎身邊，拋下碗盤就走了。筷子骨碌碌的滾到藤十郎身邊。

（這廝眞粗暴，虧他是中國人！）

藤十郎很想把他教訓一下。但是在艙裡不便出手脚，而且一動粗，傷口可能會綳開。

中國男人並不知藤十郎裝成昏迷的樣子，一個接一個的上去。

中國少女們在交談。藤十郎站了起來。

盤子裡盛滿了炒飯，又有大塊的紅燒肉。看起來十分可口，炒菜也很多。

（噢……食物好豐盛……中國人的牢飯，還蠻講究的嘛！）

藤十郎感到很稀奇，囚犯竟然能吃到如此美味的飯菜？以致，一下子就吃得盤底朝天。

中國少女看到藤十郎的碗盤底朝天。又去爲他添飯加菜。

這時，藤十郎才注意到一件事。本來，他

就感覺到奇怪，這些中國少女走起路來，總是顫危危的，好像步伐並不太安穩，原來她們都纏著足。

藤十郎對中國人並不太瞭解，但是，關於纏足這件事，他老早就聽人說過。中國女孩都得接受這種纏足的風習，因爲那是美女的條件。他也聽說過，南唐李後主是纏足的始作俑者。

雖然那是一種奇異的風俗，但是不可否認的，它使人感到一種變態的魅力。

「咦？憑那雙小小的脚兒竟然能走路！」

藤十郎一面吃著紅燒肉，一面目不轉睛的看著她們，使得這些中國少女染紅面頰，羞澀的扭曲著線條美好的身子。

（在這裡還算不錯。要是有酒的話，關在船艙裡也蠻快活的！）

肚子已經塡飽，又跟十四、五個裸女同室，她們的纏足看得再久也不會感到厭倦。最叫人感到趣味盎然的是——每一個纏足的形式都不同。或許是由於脚的大小，骨骼的硬度，以及對纏足的耐心的不同，以致，足部的形狀，變成各種各樣。把它們看成畸形，似乎是不對的。中國少女們反而以此爲傲呢！

中國少女意識到藤十郎的視線後，故意把她們的小脚兒伸出來，讓藤十郎看個夠。或者以自己的手愛撫自己的小脚，扭曲腰部，表現出無限風情。

「她們好可愛，我得疼疼她們才行。」

一個男人會萌出這種念頭，不能算是罪大惡極吧？

少女們的那些姿態，分明具有挑撥性，此外，吃飽後的充足感，煽起情欲也是事實。

「三、五個，我還可以滿足她們，十個以上的話，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啦！」

如果只能滿足三、五個人的話，由於雨露不均，其他的少女一定會惱怒。對於他裝成昏迷的事，沒有一個少女告密，這正表示她們對藤十郎有好感。正因爲如此，更不能對她們有所偏袒。

（只一味如此對看，彷彿是進入花園後，只嗅花的香氣似的。花必須折下來才有意思，光看又有什麼用呢？）

使藤十郎感到赧顏的是，打從剛才開始，下腹部就感到火熱難耐，就連站也不敢站起來了。對於他那話兒勃起時的大小，很多人都清楚，大約有「兩握」吧……如今，面對這些標緻的裸女，幾乎已經膨脹成「三握」的龐然巨物。（編按：一握即一拳頭長度）

「唉……在這種情形之下，非抱兩、三個恐怕不行嘍……」

同時，他們爲何要給囚禁的人吃那麼好的食物呢？

「噢……對了……妳們將被賣出去。他們一定是從大明帝國把妳們帶出來的。難怪，他們要用美味的食物餵妳們。不好的食物，將使肌膚失去艷麗，妳們的身價自然也會降低……一定是爲了這一點！」藤十郎在自言自語。

給這些少女美食，卻不讓她們到甲板走走，不讓她們運動，如此下來，她們不是會比預期中更爲不健康嗎？

不過，中國已經有了四千多年的歷史，很可能有什麼秘藥之類吧？

或許，他們就使用秘藥，使這些少女陷入虛脫狀態。一旦允許她們到甲板，一時想不開躍入海裡的話，什麼都會化爲烏有。

「妳們從千里迢迢的大明國，被抓來日本販賣。眞是……太可憐……」藤十郎有意拯救她們，但是，他現在受了傷，大小兩把刀又被沒收，眞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船體搖晃了一下，這種搖法並非在行船，恐怕是在停泊吧？

卡噹！船板又被打開了，方形提燈跟著下來了。如此一來，藤十郎可不能再假裝昏迷了。

「喂！飯菜眞好！」藤十郎磊落的對他們笑笑。

總共下來三個人，那個會說日本話的男子笑容可掬。

「你吃飯了嗎？」

「我已經吃了。」藤十郎爽快的回答。

「你叫藤什麼郎呀！」

「喂！別人的大名要記牢呀！我叫水野藤十郎。好好記住吧！」奇怪，他怎麼會知道這個名字呢？藤十郎被救起來時，根本就沒有報上名字……或許，藤十郎的箭傷疼痛時，曾經說過夢話也說不定。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沒有一件事，我會不知道的……」這是很古怪的中國人。

「聽說，你想喝酒？」

「酒嗎？我當然很想喝。酒與女人是我最喜歡的兩樣東西。你肯給我酒喝嗎？那我就先謝謝你了。」

藤十郎說完，嚥了一下口水。

「只有酒嗎？如果能讓我抱抱兩、三個少女，我就會對你感激涕零！」在一旁的中國人把眼尾吊起好高，不知在說些什麼？或許，這個傢伙也多少聽懂日本話吧？

那個口頭譯員。很快速的跟他說了幾句話，然後，對藤十郎說「你呀！是王八一個。那些少女抱不得！因爲，她們是要出售的東西呀。」

「…………」

「她們是『名品』，不允許你碰她們！」

藤十郎感到納悶，爲何這些人要讓他喝酒呢？那些少女爲了要賣個好價錢得保持處女之身，這一點，藤十郎可以理解。但是，爲何肯讓他喝酒？三餐都吃得那麼好？甚至那位口頭譯員也對他禮讓三分呢？

「那些少女要賣出去，可以賺不少錢！」

「這個我懂。那麼，爲何肯讓我喝酒呢？敢情你們要雇用我當一名保？」

「這個嘛……因爲水野藤十郎的身價相當高呀！」

對方蠻不在乎的說。藤十郎手中的酒杯差一點都掉下去。

又有誰要買我呢？有人知道我是水野藤十郎，而願意以高價買下我？

這個博多集合了九州各地的人。但是，想

來想去，不可能有人願以巨金買下藤十郎。

如果戰爭還在進行的話，也許有一點兒的可能，如今豐臣秀吉方平定九州不久，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想掀起戰端。以往所向無敵的薩摩鳥津，也對秀吉低頭，希望保持九州的安寧。在這時，豪勇武士的身價一落千丈，就算水野藤十郎響叮噹的英名，遠播到這個西國，也不可能有這種情形發生。

「唔……那麼有誰願意買下我呢？請告訴我好嗎？一個人窮其一生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身價。我這個人又值多少錢呢？」

翻譯人員伸出了五根手指。

「什麼？五個金子嗎？」

「不……是五個銀子……」

天哪！太廉價了！藤十郎感到火大。同樣是使用價錢表示，只要是價碼高，藤十郎在天下的聲譽也會跟著提高。

「天哪！怎麼只有五個銀子呢！那些少女又是多少呢？」

「六個銀子一個。」

「什麼！你們這些笨蛋，實在太可惡了！少女的身價怎麼比我多一個銀子呢？」

藤十郎感到怒不可遏，中國人都大笑了起來。

藤十郎感到憤憤不平，然而，對方個個都是彪形大漢，酷似三國時代的關羽、張飛，同時，藤十郎的手中寸鐵全無，所以，只好忍氣吞聲。藤十郎一面喝酒，一面到處瞧著，後來發現他的大小兩隻佩刀，放置在「頭目」似的人跟前。

他是一個又瘦又枯乾的老頭。穿著道袍。鬍鬚皆白。這個乍看之下弱不禁風的老頭，竟然能夠支配一群彪形大漢，可見，他一定精通某種仙術之類。

在座的人逐漸進入酒酣耳熱之境。

這是在甲板上舉行的酒宴。也許是漫長的航海告了一段落，以此慰勞船員吧？

他們從船艙帶出一個少女，強迫她跳一種奇妙的舞，又叫她倒立，使用兩脚托住鐵製頭盔，再把豆子放進去。

只要豆子巧妙的被放進去，它們就會從頭盔的洞口滾下去，掉入女人的兩腿中間，再碰到女人私處。大多數的豆子會滑下渾圓的臀部，或者從下腹部掉下去，但是也有一些會卡在私處的「草叢」裡。

如此一來，那些中國男人就會樂了起來。或許，那些纏足的可憐少女，在長期的航程中，已經習慣於這種屈辱，既不發笑，也不悲憤，只一味無表情的忍耐著。

看了這種無人性的遊戲，藤十郎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叫一聲。

「喂！不要作孽了！不……我是說……由我來吧……」

藤十郎伸手抓豆子。

「你們瞧瞧！我會把豆子全部放入頭盔裡面，只要一次就夠了！」

「嘿嘿……」中國的口譯人員，露出黃牙笑笑「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正因爲你們辦不到，我才要做給你們看呀！如果我能做到，你們就放過那個少女吧！叫她回到船艙裡去吧。」

「你先做一次再說罷……」

「好！我們就一言爲定！」

就在這時，藤十郎看到海上正有一艘船划過來。在晨光之下，海面盪漾著金色光輝，使船隻後方的水紋變成金閃閃的。

總共有四、五艘可搭乘十人左右的船。藤十郎看到船上有常盤及一個男子時，內心緊張了一下。到此，藤十郎方才大悟，中國的口頭譯員何以知道他的名字，以及有什麼人想買下他。

「可惡的常盤！妳這個賊婆娘！我藤十郎只值五個銀子嗎！」

當藤十郎抓起一把豆子時，他腦子裡就閃出了一個念頭。

事實上，欲把抓到的豆子，全部抛入頭盔，可說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他之所以如此說，無非是想引開老頭目，以及那些中國海盜的注意力罷了。

「你們仔細的瞧瞧！」說罷，藤十郎把豆

子拋出去。豆子四散地打在老頭目的頭部及胸前。

那些中國海盜以爲藤十郎負了箭傷，再也不可能逞暴力，在毫無防備時，竟然引來這種奇襲。

豆子命中到老頭目的眼、鼻，使得他一時用手掩住臉孔。

就在那一瞬間，藤十郎高眺的身材一躍，抓到了老頭目膝前的大小兩把佩刀。不用說，它們正是藤十郎的佩刀。

藤十郎來不及把刀插到腰間。他用嘴啣開刀鞘，拔刀指向老頭目的胸口。

「喂！翻譯的，你過來！」

那個講日本話有肥前口音的男子，有如老鼠一般的走過來。

「你有什麼事嗎？」

「你對這個老頭說。如果想活命的話，那就得乖乖聽我的吩咐。我的身價只有五個銀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她那樣說的……」

「中國少女一個值六錠銀子，我只值得五錠銀子嗎？」

「我們也沒有法子啊！價錢是別人決定的……」

「常盤嗎？那個臭娘們！」藤十郎氣噓噓的說「那你們就使用弓箭替代銀子，向她表示謝意吧！」

「你說什麼？」

「洋槍也可以呀！石火箭也行。」

藤十郎用力拉緊老頭目的白髮，再用白刃指向他。

「翻譯的，快說呀！快向他們開火呀！」

「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快點說！跟常盤開戰呀！開洋槍，射出飛箭！」

翻譯的在無可奈何之下，對老頭目傳達藤十郎的意思。前者立刻以奇妙的聲音，對部下發出命令。

平常顯得吊兒郎當的人們，對於老頭的命令非常的忠實。他們立刻有如全然不同的人一

般，奔馳於甲板上面，有的人去取了箭，有的人去取紅巾的長槍，有些人在洋槍裡塞彈藥，更有一些人去準備彈簧火箭。一律很機敏的展開行動。

舷側也有奇妙的設置。只要把設在一端的齒輪搖動，鐵板牆就會升上來。

鐵板牆上到處有槍眼，也形成城牆的牒口狀，要射洋槍時可利用前者，欲打出飛箭的話，則可以使用後者。乍看之下，它只是一艘貿易商船，想不到卻有如此周全的攻防設備。

常盤的幾艘小船，在毫無警戒之下接近中國海盜船。

既然都是幹海盜的勾當，自然就少不了發生萬一時的準備。有時，日本的海盜船也常到中國以及朝鮮的沿岸搶劫。

在開始時，雖然想展開和平的交易，但是逢到談不攏時，往往就會演出全本的鐵公雞。

那是一個強欺弱的時代，海盜自不例外。世界各國都差不到那兒。英國女王在無限的欲望下，派遣海賊到處搶奪，以那時的眼光來看，並不算「太沒有道德」！

在那個強者被認爲是正義的時代裡，道德的觀念，自也不同於今日。

突然鐘鼓聲大作，又夾雜著笛聲，舷側即刻排滿了洋槍手以及弓箭手。

「啊！大家請小心……」常盤下令舷側豎立楯板，並以尖銳的聲音說準備洋槍！幾乎在同時，有如要掩蓋常盤的聲音一般，槍聲齊響，弓弦與箭羽的聲音，震動空間，流彈與飛箭滿天飛。

常盤方面幾乎沒有任何的防備。轉瞬之間，海上充滿了喊叫聲與怒號，慘叫聲與苦鬥聲，此起彼落。

「渾蛋！中國人騙了我們！」

「還暗算我們呢！」

「還擊吧！洋槍與弓箭齊來！」

「洋槍裡裝槍彈，不要弄錯了火藥量！」

受傷的常盤手下，不是掉進海裡，就是跌入船艙中，在緊急之下，根本就無法搶救。有一些海盜，甚至以受傷倒下的伙伴爲盾，展開

射擊戰。

在中國海盜方面，由於是頭目爲了保命而急急下命令，並不對特定的目標展開射擊，而是亂打一通。因此，有些海盜，一個人中了好多槍，也有一個人被三隻箭射到胸、肩、臉孔而當場死亡。也有一些人始終無恙。

三

演變成很悽絕的海戰，藤十郎一直在冷笑。因爲受到了槍聲的驚嚇，裸體的少女們逃進船艙。

「這樣，我就放心了。你們這些海盜就彼此殘殺吧……」

因爲，那些中國海盜在販賣人口，把無辜的少女當成商品，常盤跟她的手下，不但操海盜之業，還在博多經營妓女戶，反正，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殺得天昏地暗吧！最好全部死掉！」

藤十郎仍舊使用白刃抵著老頭目的頸子。

藤十郎把刀刃放水平，好像在抬高老頭目的下巴似的。那些漂亮的銀鬚也掛在上面。

這以前的老頭目，無論是在飲食，或者說話時，都習慣於用手撫弄那些鬍子，可見，他頗以此美鬚爲傲。

「你如果敢作怪，身首就會異處，不過在這以前，我會先割掉你的鬍子。」

這一句話被翻成中國話以後，老頭目發出尖銳的聲音抗拒。

「我們的頭目說，鬍子比生命重要！」

「是嗎？那我就先要他的命好了……」

這一段時間之內，流矢不斷的飛來。常盤方面也奮力的在應戰。或許，常盤那一夥人已經貼近了這隻船的側腹吧！

日本的海盜都憑敏捷以及日本刀的威力，採取殺進敵陣的作戰法。

在這種場合之下，小船與大船周旋，最不利者爲小船。想移到射程外，時間又不允許，只能跳進海裡逃命。積極的戰法，只有殺進敵陣而已。

「他們就要殺進來了！快點把熱油倒下去

呀！」

船上有油布點火，再發射到敵方的裝置。但是，此種裝置，只能應用於遠方的巨船，對方是小船的話，根本就不適用。

在藤十郎提議之下，從船上潑油下去。有如守宮（壁虎）般攀住船腹的常盤手下，突然從頭上被淋了油，一時皮開肉綻，慘叫聲不絕於耳。

「哈哈哈……效果蠻不錯麼！沒有油的話，就改用熱水。」

「那就試試看！」翻譯的好似在看別人的閑事似的，表現出驚喜的樣子，眞是夠妙的男人。

「使用熱水成本比較少。但是，效果亦不錯！」

迅速的下達命令。如今，不必再向老頭目一一請示，藤十郎的白刃已足夠用來發號施令。

常盤一夥人也相當的執拗。他們不僅習慣於槍林箭雨，而且，憑著他們是當地人的優越感，一直在等待援軍的到來。

「到了這種地步，非想辦法擺平他們不可！」

「我們該怎麼做呢？」

「那就殺進去吧！殺進去呀！」

「現在就殺進去嗎？」

「別急，先把帆揚起來！」

「可是，風向並不好呀！」

「現在正刮西北風。不要管那麼多，就朝向海濱馳去吧！」

「千萬使不得！千萬使不得……」

「爲什麼使不得呢？只要如此做，她們的船不是沈沒，就是會翻覆。然後，我們就跳下去殺他們。難道你們不曉得鴨鳥戰法嗎？」

老頭目似乎已經看破了一切，任由藤十郎擺佈。

藤十郎叫中國海盜揚起船帆。現在正刮著西北風。以博多灣的入口來說，除非刮南風或者東風，否則的話，根本就出不了灣外。

偏偏刮起了逆風。這種舉動可說是有勇無

謀。這隻巨船企圖向海濱突進。

這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常盤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招。

「那些中國人是不是發瘋了？」

「他們到底在耍什麼把戲？」

常盤一夥人驚駭萬分，立刻顯露出狼狽不堪的模樣。中國巨船的船帆一揚起，立刻響起了咱噠咱噠的刮風聲，船首的女神像嘎嘎地朝他們在過去。

「哇！我們會被壓扁了！」海盜們尖叫了起來。

有一些小船嘩啦嘩啦地變成碎片，也有一些船因巨浪而翻覆。

緊攀著船腹的常盤手下，為了擔心被船體摔掉，抓得更緊。接著有熱滾滾的水淋到他們頭上，那些常盤的嘍囉哇地大叫幾聲，摔入大海裡面。巨大的中國船有如瘋狂一般，朝向海濱突進。

藤十郎並沒有放棄看守老頭目。老頭目的手下一直想趁虛襲擊藤十郎，但是又擔心稍有差錯，老頭目的細頸與白鬚就會斷掉。

那些中國的無賴，對老頭目意外的柔順。或許，他具有豪傑、儒者、道士、或者某種值得敬畏的素質吧？

縱然髮髻被抓著，使用白刃指向他，他也一點不慌張，聽天由命。彷彿山中的修道士一般靜坐著，使藤十郎大為驚訝，是否他膽大心細，或者因為沒法子才聽天由命呢？雖然如此，他仍然會遵從命令。或許，他還盼望有人能救他呢？

事實上，就有一個忠心耿耿的手下企圖救他。

為了揚帆起見，有幾個人爬上帆柱時，一個人從很高的上面跳下來，他手中握著青龍刀，朝著藤十郎的頭部跳下。

「哇！」那個譯員叫了一聲。藤十郎突然的翻身，投出短刀。

投出短刀的同時，他已經迅速拔出了長刀。就算有呼應的人，也無法幫上任何忙。

藤十郎的左手仍然抓著老頭目的髮髻，到他右手的刀一閃為止，只有那麼一瞬間。胸部被短刀貫穿的男子，在半空中就死亡。掉到老頭目的跟前，背後露出約七、八寸的短刀。

「別想輕舉妄動。如果把我的話當成耳邊風，我就要殺老頭目……噢……不……我會割斷他的鬍子。翻譯的！你就對他說吧！」

這一次好像有效果，一切都按藤十郎的意志進行。他叫他們船擱淺後，立刻殺進常盤那一堆人時，他們都唯唯諾諾的答應。

舷側放下繩梯子，他們口啣白刃，或者把刀槍拿在手上，浩浩蕩蕩的爬下去。旁邊的常盤小船上的嘍囉們，看到這種情形，拚命的射箭。

因為，双方都在搖盪，很難於命中。而且身處驚濤駭浪中，以致個個都特別賣命。

（你們統統相殘而死吧！可惡的海盜！）

藤十郎的謀略似乎很成功。突然間，舳以及帆柱上的人尖叫了起來。遭受到西北風吹刮的巨船，突然有如一隻箭似的向上直衝，這時偏偏又碰到滿潮。

乘著巨大的風浪，大船咕咕地衝上沙灘。因為船體很龐大，龍骨軋軋作響，帆柱上的人被摔下來，有如拋石頭一般，飛舞於半空中。

巨船骨碌骨碌的搖盪，老頭目與藤十郎被拋到甲板上面。好似在等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似的，老頭目一躍而起。

「啊！老傢伙別溜！」

在一瞬之間，藤十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的手仍然抓著髮髻，但是，老頭目已經恢復了自由之身。原來，在被拋到甲板的那一瞬間，他利用藏在懷中的刀刃——又短又銳利之物——割斷自己的頭髮逃生。

象徵權威的白鬚很重要，頭髮似乎不受到重視。關於這方面的中國人想法，藤十郎實在想不通。

「喂！不要溜掉！」

藤十郎爬起來窮追。恰有如在掩護老頭目似的，一個人揮著紅巾槍直撞藤十郎。藤十郎在跟他糾纏中，老頭目有如仙人的身影，已經

奔到船尾，翻開衣襟，縱身躍下海中。

衣袖與衣襟飛揚的一瞬前，老人回過頭注視著藤十郎，他的雙眸裡燃燒著憤怒與憎恨的火焰——使藤十郎在經過了很多年以後，仍然不能忘懷。

一度沈入海中的老頭目，待他再浮起來時，已經處於遙遠的外海。他顯露出驚人的泅水技術，越游越遠。

在外海，常盤那一夥人的大小船隻，不是翻覆，就是有船而無人。有一些殘兵在海水裡漂浮。反正，還有一些嘍囉沒有死，老頭目的命也只好任由上天安排了。

「但願上天保佑你安全。我不想趕盡殺絕。畢竟最初你還救過我！」藤十郎把手中的洋槍放下，豪爽的哄笑。

「我再也不射擊了！」

藤十郎回過頭時，看到翻譯的站在那兒。他並不想逃走，微笑著看看藤十郎。

「喂……你快逃走啊。怎麼，你分明能逃走，爲何不逃呢？」

「不行啊，那些女孩子必須照顧啊！」

翻譯的腫脹的臉，有如一盤歪了的豆腐一般，一直在傻笑。

「對了！我想起來了！那些纏足的少女！」

藤十郎險些就忘記。經翻譯的一提，他才從一片嘶殺聲浪中清醒過來。於是，趕緊的走入船艙。

十四、五個中國少女，全身一絲不掛的事實，這一次，倒使藤十郎感到不自在。

「她們穿的衣裳在那兒啊！」

翻譯的怪不好意思的說「根本就沒有衣裳！」

「爲什麼沒有呢？她們脫下衣裳後，把它們收藏在那兒？你就去拿來吧！」

「統統沒有啦！她們的衣裳都被拋棄了……」

「拋棄了？」藤十郎看看海裡。

「這樣，她們就逃不掉了。」翻譯的在笑。

眞虧他們想得出來。的確，女人一旦赤裸裸的

話，根本就逃不掉。就算她跳入海裡，也無法爬上陸地。

「眞虧他們幹得出來，一點人性也沒有！」

藤十郎進入船艙時，那些少女正集中在一角落發抖。她們聽到甲板上戰鬥的聲音，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如何？以致在擔心著。

「喂！妳們都放心吧……」

雖然言語不通，但是心靈是能夠溝通的。

藤十郎對她們笑笑說「暫時穿男人的衣服吧！能夠蔽體就可以了。喂！翻譯的，你把屍體的衣服剝下來，送給這些姑娘穿吧！」

藤十郎在步上梯子的途中，仰起了頭對翻譯的說話。

就在這一瞬間，躲在梯子黑暗角落的一個人，持著短槍向藤十郎刺來。他感到大腿有點冰涼。原來，槍尖刺破了衣物，剛好在大腿邊露出來。

少女們尖叫了起來。藤十郎一躍，從梯子跳下來。身子晃盪了一下。對方趁著他還沒站安穩時，舉槍往他一戮，正好把衣袖釘在船板上。在這一瞬之間，對方扳了腰際的短劍襲過來。

對方剛把身子往前一伸，藤十郎拔出的刀掃過對方的腰間。藤十郎的衣袖裂開。那隻槍依舊插在船板上面。

「唉……中國人很忠貞，他要爲頭目報仇呢……」

藤十郎擦拭著血刀，回過頭瞧瞧那些少女，他的臉上又綻開了磊落的笑容。

「妳們可以出來了。老躲在那種漆黑的洞穴，不怕被老鼠咬到嗎？」

那些少女理解藤十郎的好意，口口聲聲的說「謝謝您！」爭先恐後的爬上梯子。因爲是纏足，在昏暗中危顫顫的脚步，以及臀部的扭動，很奇妙的使藤十郎感到肉體十分興奮。

瞧到這些纏足的俏少女，藤十郎又想起了常盤。

（那個賊婆娘不知怎樣了？她的賊運如日中天，也許已經巧妙的逃出死神魔掌了吧……）

藤十郎走到甲板時，翻譯的正在使勁的剝

屍體上的衣服。雖然沾滿了血污，但是，他仍然剝個沒完。

「姑娘們，衣服在這兒。挑自個喜歡的穿上吧！」說罷，把衣服拋給纏足的少女。

少女們哇啦哇啦的發出嬌聲，揀著衣服，隨地就穿上。因爲渾身一絲不掛，有些蔽體的東西就不錯了，還有什麼可挑剔的？在大白天光著身子，又如何去見人呢？

那些不怎麼乾淨的海盜衣服，穿在少女身上，竟然也使她們顯得風韻十足。只是衣服上有血污，此爲美中不足之點。

「忍著點吧……我來替妳們想辦法！」

在搭乘另外一隻船時，藤十郎就想到掃蕩常盤的屋子。如今，她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常盤是奢侈的女人，衣裳多得像一座山。就是十五個女人也穿不完。甚至一個人就可以分配到兩件呢！

「好吧！就如此決定！」

藤十郎一旦決定做一件事，在還沒有實行以前，總是沒有心情做其他的事情。尋找單刃槍固然非常的重要，但是，這些女孩更叫他操心。

藤十郎帶著一夥穿著奇裝異服的中國少女，準備下船時，倒是一個傢伙急急忙忙的爬上了船。

「啊！果然是少爺！」原來是孫六。

「少爺啊！您可把俺整慘了！當千代的松原發生大火，焦黑的屍體累累時，俺可嚇呆了……又聽說，博多外海發生驚動鬼神的船戰，俺可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呢……」

「你爲何不早點來？」

「少爺，奴才以爲你往南邊走了呢！佐佐小姐如何？」

「我怎麼知道呢……」藤十郎不想說，他中了海盜的計。

「反正，一切都在我預料之外。雖然來得太遲了些，你畢竟還是來了，你呀！孫六就是孫六……」

「少爺，我聽不出來，您是在讚揚我，還

是在損我？」

「算了……你就暫時保護這些中國女孩吧！我要到常盤那兒取一些衣裳。她們總得有些女人的衣裳穿，不然的話，實在太可憐了。」

「哇！都是俏妞嘛！俺也要分一、兩個！」

孫六望著少女的胸部，臀部，一直嚥口水。

「俺生平第一次瞧到中國少女。哇……美得叫俺受不了。」

孫六抱著步伐危顫顫的一個纏足少女，一直看著她的小脚兒「小脚兒的模樣好可愛，俺會倍加的疼愛妳！」

「以後再疼愛吧！如果你不照料她們的話，她們就會變成跟那邊的屍體一樣！」

「少爺，您放一百個心吧！俺會拼著老命保護她們的……」

中國的巨船已經擱了淺。只要撩起衣服露出膝蓋以下，就可以涉水登陸。

沙灘上有幾十個看熱鬧的傢伙。以博多來說，外海的船戰是從來不曾發生過的事情，以致叫人倍感新奇。又加上龐大的中國船在沙灘擱了淺，結果是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想去一睹爲快。

不僅是海邊的打漁郎，博多市街的居民也陸續的湧到。聽說，有十五個中國的纏足美女，湊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頭一次踏上異國土地的中國美女，在一片好奇的眼光之下，感到害怕異常。

「喂……喂……她們可不是馬戲團女郎呀！」

藤十郎趕開了看熱鬧的人們，正想走到常盤家。

「聽說，閣下遭遇到一連串的災難……」一個戴著方頭巾的男人，撥開人群走了出來。

此人正是神屋宗湛。他以那種莫測高深的笑容，瞧了瞧少女，再把視線移到藤十郎身上。

「你的功勞眞不小，這些女人都是你拯救的嗎？」

「不是的。只是我跟她們同船罷了，談不上拯救。不過，我殺了幾個看不慣的傢伙！」

「你真勇敢。像你這樣的人，已經很少見。」

什麼叫「很少見？」藤十郎不喜歡那種虛假的讚詞。

「如此如此……結果演變到這種結局。聽說，閣下為博多的居民排難解紛？」

「說起來慚愧，我只能對宗室效勞而已。豐臣……」

「我懂了。你是說，必須聽秀吉的命令行動？」

「罪過，罪過……你怎能那樣稱呼太政大臣豐臣秀吉公呢！」

「不夠尊重嗎？我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藤十郎叫來翻譯的「你對那些女孩說，我為她們拿些女人衣裳回來。她們一定會高興。」

翻譯的告訴她們時，少女們立刻面露欣喜之情，擁到藤十郎的身邊。

「不要高興得太早。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拿到。說不定只有纏腰布。不過，比赤身裸體好多了。」

神屋宗湛始終以笑容瞧著那些中國少女，然後對藤十郎說，可否讓他照顧那些女孩？

「你要照顧她們嗎？」

「是啊！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不過，對你來說，這些中國少女會造成很沈重的負荷！」

說得也是！衣裳可以使用常盤的所有物。即使常盤不願意，藤十郎也有辦法說服她。可是一想起今後如何安排她們的生活時，藤十郎就沒有任何的把握了。

藤十郎自己就是一個沒有地位，沒有俸祿的在野武士。

「喔……你要照顧她們嗎？」

「只要你把這項責任委給我，我是擔當得起的。我的房子很寬敞，照料十五、二十個人，根本就不會成問題。」

宗湛能夠信任嗎？他雖然滿面笑容，可是，眼神卻出奇的冷淡，而且又平靜。藤十郎不懂商人的談判方式，當然就無法看出宗湛的真心。

宗湛既然樂意挑這個擔子，藤十郎也可以

落得清閑一些。不過，孫六卻大不以為然，因為如此一來，連一個中國少女也抱不到了。

「孫六，你別太貪心。同時，你也不宜有這種的要求。」

如果在那一場苦戰中，曾經助藤十郎一臂之力，那就還有話說，想不到在打完了仗，孫六才有如「蝸牛歸京」似的出現。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恬不知恥的想抱美女，實在太豈有此理了！

「嘿嘿……我不抱美女也罷了，少爺不是也很想抱抱嗎？」

「你不必操那個心！宗湛，你會好好的照顧她們嗎？」

「沒問題，我當然會。我雖然是卑賤的商人，不過，連豐臣秀吉公也信得過我。請你放心！」

「好吧！就憑你這句話，我把十五個中國少女交給你。還有，你也得好好照料那個翻譯的，他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一切都聽你的！」

「還有一件事。如果賊婆娘常盤沒有死，看到她時，你就轉告她，我藤十郎會斬她！」

如今，藤十郎還有一件事非做不可。

那就是——肥後、隈本新領主——佐佐成政的千金雪子，輾轉買到了藤十郎的單刃槍，他非去把它奪回來不可。

再拖延一刻鐘，單刃槍就會離他更遠。不僅單刃槍跟他之間的距離會越遠，甚至可能會流落到天邊海角。

藤十郎決定立刻出發。宗湛為他準備了兩匹馬。宗湛在這一大片土地的勢力，實在是夠瞧的。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無一能逃過他的耳目。

正因為如此，藤十郎認為把十五個少女交給宗湛是最安全不過了。雖然藤十郎的性格跟宗湛格格不入，但是，也只好把它看淡了。

似乎是肩膀的傷口裂開，藤十郎感到一點疼痛，但是，如今卻沒有閑工夫慢慢的治療。藤十郎主僕在離開海濱不遠的宗湛家，喝了一杯茶，再接受了宗湛贈送的便當餐盒，立刻就

起程了。不過，在經過土居附近時，藤十郎突然感到有些不安。

「阿孫——」

「少爺，有什麼事嗎？」

「剛才，我倆走出宗湛家時，牆角不是有一個老頭嗎？」

「這個嘛……」

「你沒有注意到嗎？」

「俺記不得那麼多，因爲看熱鬧的人有一大堆哩！」

那時，有好多的人在宗湛的屋前探著頭，他們似乎是來看纏足的中國少女，也好像是來瞧藤十郎。

在這麼一大群蠕動的人頭裡面，藤十郎看到楊柳樹下有一張老頭的面孔。雖然老人有好幾個，但是隔了一段時間之後，藤十郎對於那個老人特別在意。

「會不會是海盜船上的老頭目？」

在群人中的臉孔，除非特別的注意，否則，就連平時認識的人也會混淆不清。

那時，藤十郎只匆匆的一瞥，事後，他方才感覺到老人的那一張臉，尤其是他的雙眸，放射出攝人魂魄的兇光。

「他是否還留著鬍鬚呢？」

那是老人看成比生命還重要的美鬚。藤十郎非常在意該老頭目是否還活著。至於爲何有這種念頭？他也說不上來。

那麼老的人游到外海，不可能還活著。尤其是以普通的老人來說，那是至難的一件事。

不過，對方是中國人。中國人會驅使奇妙的仙術。不僅是可以達到不老長壽之境，甚至能使一旦死亡的人回魂。

提起了中國，無論針對那一點來說，都稱得上是先進國，而且，日本還屢次派遣使者到中國，回到日本後，傳播中國的學問爲宗教，由此可見，這是一個很神祕，高深莫測的民族。

或許，仍有衆多日本人還不知道的謎呢！

「那就不妙了！我感覺到他可能是那個老頭目。果眞是他的話，在宗湛家的十五個中國少女……能不能安全無恙？」

藤十郎有一點擔心。但是擔心又何用呢？因爲，他再也不能照顧她們了。

「孫六，我突然萌出了一種念頭……」

「咦？到底是什麼念頭呀！」

「沒什麼……我認爲天下之大，何處沒有女人。」

「話是不錯啦！可是俺一直想跟中國女人來一次……」

「你眞是多情種子，還戀戀不捨呢！」

「俺是有點戀戀不捨。可是那些中國女人美得出奇呀，尤其是她們慣於使用小脚兒走路，腰部一定很緊繃……唉……想到這一點……俺越想越不甘心……」

「忘了吧！我會用肥後女人補償你。」

「肥後地方的女人嗎！你是說熊襲族的女人？」

「常盤也是熊襲族的女人。皮膚白，體毛濃，又有什麼不好！」

賊婆娘的常盤，到底還健在？或者已經死亡了呢？總而言之，一旦離開了筑前博多，很可能就無法見面了。

筑紫野的女人

一

藤十郎突然感到一陣激痛。現在是在筑紫野的路上。激痛了一陣子以後，藤十郎又感到全身麻痺。頭上的太陽在一瞬間變成火紅色，天地開始旋轉。藤十郎從馬背摔下來。

「哇！少爺，您是不是罹患霍亂症？」

孫六慌慌張張的跳下來，想把藤十郎抱起來。藤十郎的手正泊泊的流血。

「好啊！一定是有人開槍！」

「可是，俺根本就沒有聽到槍聲啊！」

「可是……」藤十郎觸了一下傷口。血液流了不少，不過，並沒有新傷口。剛才的確沒有槍聲響起。藤十郎以爲是箭。但是，並沒有箭插在身上。

「對了！是飛石。一定是飛石！」藤十郎按住傷口，看看四周。

「飛石嗎？」有一塊拳頭大的石子掉在藤十郎身邊。到底是從何處飛來呢？孫六點燃了火繩。附近沒有民房，也沒有山。

四周長著腰一般高的雜草，到處有人身一般高的狗尾花。這裡正是筑紫野。

「孫六，你要小心，有人躲在附近。」藤十郎因激痛而無法騎馬。

「喂！野武士！筑紫的野武士，出來呀！」孫六在叫嚷，可是，一直沒有回答。

像這種草原，實在無法清理。如果利用火把對方燻出來的話，自己反而會更爲危險。

「想必已經溜走了。少爺，爲了找投宿的地方，您就暫時忍耐一下吧……」「時到如今，不能忍耐又能如何呢？可惡的野武士！」藤十郎勉強的跨上馬，可是，鮮血不停的流出來，激痛始終沒消失。對方故意利用飛石打在他的傷口，當然就叫人更難以忍耐。

藤十郎咬緊牙關忍耐，可是，臉孔已經變成蒼白，油汗流滿了一身。說起來也奇怪，只

偷襲了一次，再也沒有類似的情形發生。

「眞奇怪，如果說是小孩子的惡作劇，那未免太沒有教養了。」

「俺以爲那一顆石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呢！」

約經過了半刻後，方才找到了可以投宿的農家。

雖然亂世的火燄已經逐漸的熄滅，可是在不久以前，大小諸侯與豪族還在傾軋，野武士們也到處放火掠奪。

農民們不知已經逃到那兒去了，就算找到了村莊，大半都被燒毀，到處都有屍骸，實在慘不忍睹。

沒有大諸侯庇護的話，甚至連村莊也不安全。除非走到城市附近的鄉村，否則的話，不可能找到像樣的房子。

至於這個農家，只有一個老太婆，好像是兒子的倔強男人，以及一個少女。

「咦？你們是什麼東西？」男人拿著一隻生銹的槍，拒絕藤十郎主僕進入屋裡。

當然啦，一旦來到了九州，就算說是三河刈屋城主的少爺，也未必有人相信。

「我受了傷，求您讓我倆過一夜吧！」

「哼……別撒謊啦！一旦讓你們進入，天曉得，你倆要做什麼。」

「喂……我倆看起來像野武士嗎？」

「哼！在這個時代裡，誰是好人，誰是惡人根本就看不出來。就連神仙也分別不出來呢！」男人頑固的說「還是不要讓你們進去爲妙！」

「喂！不要那麼薄情好不好，你看，我還在流血呢……」

「那麼……就你一個人進屋裡過夜吧！」

孫六吃了閉門羹，但是無可奈何。他只好陪著馬兒一起睡。

「好吧……只有忍耐了……」

有屋頂遮蓋就不錯了。孫六仍然點燃火繩，抱著洋槍，靠在牆壁睡覺。雖然是主僕的關係，如果受傷者是孫六的話，藤十郎也會坦然的睡在馬廄裡。

孫六很快就睡著了。他本來就是能睡、能吃的人。不過，在他睡著以後，發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藤十郎醒過來時，連他也弄不清時刻。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久。當他睜開眼睛時，圍爐裡的柴枝正在燃燒。

藤十郎感覺到傷處的疼痛，很奇妙地減輕了不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有人在治療他的傷口。

對方使用一條布浸某種東西，再把它按在傷口。冷冷的，感覺很爽快。那不可能是單純的冷水，一定是混有某種的藥品。藤十郎感覺到爽快，傷口似乎很快的就要痊癒。

對方好像是一個年輕女子。

藤十郎並非很清醒。因爲他已經忘記，要求借住一晚時，這個農家的女人，只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女。

「眞謝謝妳！」藤十郎說。

對方並沒有回答，似乎只微笑了一下。因爲背對著柴火，看不清女人的臉。只知道是年輕女人。她身體的線條非常的惹人遐思，看起來是成熟的女人。

疼痛一旦消失，藤十郎似乎也恢復了氣力。因爲，他嗅到了年輕女人的氣息，又認爲她的胴體嬌美動人，以致，又逐漸的恢復到平時的藤十郎。

「妳是這家的人嗎？」

「……嗯……」她以微細的聲音回答，恐怕是爲了不想吵醒家人吧？

「在白天，妳並不在家！」

「……………」

「妳是這一家主人的妻子嗎？」

「………」女人搖了搖頭。

「原來是這樣。如此我就放心了。」藤十郎試著要握女人的手。如此一來，女人吃吃的笑，把她的手指戳進傷口。

「哇！疼煞人啦！」藤十郎叫了起來。女人再用布按在他的傷口。她到底是親切？或者是殘酷呢？實在是奇妙的女子。

女人把藤十郎的手揮掉，再把她的身子往前傾，用她的嘴唇去親藤十郎。她的嘴唇甚爲甘美，很豐滿。不過，牙齒在顫抖，原來，她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衣。

女人大膽的去挑逗藤十郎，但是，始終不願多說話，好似並非基於單純的羞恥心。

四片嘴唇重疊時，她的手開始溫柔的在藤十郎胸前滑動。那個厚實的胸膛，有著濃密的胸毛。

她使用小指去拈胸毛，再撫摸他隆起的肌肉，抓男人的乳首。在這段時間之內，她並沒有移開嘴唇。

尤其是她的舌頭，彷彿是有生命之物。在熱呼呼的氣息下，那根舌頭舐著男人的牙根，再調戲男人的舌頭，一顆一顆地舐著牙齒，或者使用她的牙齒去碰對方的牙齒。此種唇齒之間的遊戲，不停的使人情欲高漲。

這個女人縱然不是屋主的妻子，但是，她的性方面技巧實在非常的出衆。而且，她並不像性饑渴的女人一樣，直接的求取男人的性器，只是在慢慢的享受秋季的長夜。

她在吮吸口唇以後，再以纖巧的手指，爬過男人的身上。從胸部撫摸到腹部，把她的小指深入肚臍裡，把玩一番。她的手指抵達下腹部時，又滑到腰窩，有如使用爪子抓一般的撫摸。故意避開男人的性器，使男人心癢難耐，藉此提高男人的亢奮。

她也明白越是使男人亢奮，她自己的情感也會上漲。

看起來像是一個年輕女人，不過，從她在性方面的技巧判斷，至少有二十四、五歲了吧？

對於藤十郎來說，她正是勢均力敵的「玩伴」。很久以來，他就想得到這一類女人。

（聽說，九州的女人都很熱情……果然不假。）

大幅度地移動手臂，或者用力的話，傷口仍然會激痛。不過，以被動的方式，任由女人玩弄也未免太可惜。藤十郎抓住女人的手，撫摸她的手臂，接觸她從衣襟露出的巨大乳房。乳房變得堅硬，藤十郎就是最中意這種乳房。

她的肌膚柔滑，想必也很白皙吧？

不過，手臂上的毛以及腋毛很濃。藤十郎想起了賊婆娘常盤。常盤太可恨了！想必常盤也憎恨藤十郎。

除了這分感情，常盤的肌膚實在扣人心弦。據說，時常使用香料薰內衣以及小衣的女人，久而久之，香料就會跟肌膚之氣混合，而變成一種「惱煞」男人的氣味。

常盤的肌膚也飄散著上等香料的氣味。這個女人身上的氣味似乎相同，又似乎是另外的一種香料。

當女人的嘴唇玩弄他的舌頭，再把嘴唇移到他的耳邊，頸子時，他感到自己股間的那「話兒」一直在充血。

彷彿是一種醉了酒的感覺。

女人的嘴唇有隱隱的酒味，但是，並不是濃烈到使人醉倒的程度。她纖纖玉手的動作，的確使男人亢奮了起來。這時，她的手方才觸及他怒脹的「東西」。

女人是否精通男女之間的「事」，憑她握男人「東西」的方法，就可明白。方才與男人接觸的女人，不是有如碰到熱燙之物，一觸到就放開，就是有如手握研磨棒一般，抓得好緊。必須等到習慣於男人一段時間之後，方始能夠以男人喜歡的那種——不強不弱的握力，使男人銷魂。

這個女人一開始就不觸摸藤十郎的「東西」，而執拗地愛撫其他部位，乃是具有充分自信之故。一開始就求取男人「東西」的女人，往往是缺乏自信的反應。

的確，她的身材又均勻、又柔軟，體毛濃厚，幾乎無一處不美。換句話說，她具有任何男人都喜歡的要素。正因如此，她才表現出擁抱男人，而並非被男人擁抱的自信。

或許，使用「擁抱男人」的字眼並不恰當。不過，這個女人充滿了野性的情欲，唯有擁抱男人，方才能夠獲得滿足。

此種積極性的女人意外的多。逢到她喜歡某種東西時，必須以自主的行爲，方始能夠獲



得滿足。而這種女人，多數具有殘忍的性格。

這個女人，很可能是看到散發男人氣味的藤十郎，方才被牽動情欲也說不定。

她在抓起藤十郎熱而硬直的「東西」時，又把嘴唇重疊在嘴唇上面。她的唾液已經溢滿了情欲。

「眞好……眞好……」

在重疊嘴唇，纏繞舌頭之下，女人好像夢囈般的叫著。

她在忍無可忍之下，打開下體，抓著藤十郎的手，把它導至自己的「洞口」。這個動作有些粗魯。不過，接受到充滿情欲的女體挑戰，像藤十郎一般的漢子，倒反而會感到清爽。

使藤十郎最感到遺憾的是，肩部的箭傷。這個傷所帶來的不便，反而使女人處於優位。

女人已經很潮濕了，她的恥毛多得叫人感到驚訝。如今，那些恥毛已經濕溜溜的……她很自然的用嘴咬著藤十郎的手指。

「啊……啊……」女人嬌喘了起來，使勁的把上半身往後仰。

藤十郎很想瞧瞧女人的臉。其實，每一個男人都有這種欲望。尤其是當男人的雄偉之物，向女人的「花蕊」衝刺時，看了女人的臉，男人就能夠渾身感受到征服的喜悅。

縱然一直由女人掌握主導權，到了這時，主導權就非移到男人身上不可。

想不到這個女人卻始終不把主導權交給藤十郎。在深刻的亢奮中，一旦藤十郎想征服她的話，她就會使用手指去抓他的傷口。那種疼痛，幾乎使藤十郎昏過去。

「可惡的婆娘！」

他跟她的糾纏，就彷彿荒野中狼的死鬥一般。這一對充滿野性的男女，就透過所謂情欲的媒體，彼此求取征服感。

藤十郎在這以前所「染指」的女人中，沒有一個像現在這個女人一般，在氣質方面，跟藤十郎完全一致者。關於這一點，藤十郎感到甚爲愉快。

「好啊……好……再來……」疼痛加上銷魂似的快樂——這個奇妙，使生命爆炸的夜

晚，也在奇妙的夢境中結束。在一陣甘美的陶醉之後，藤十郎試著要瞧女人的面孔。女人也上氣不接下氣的嬌喘，潮濕成一片。

想不到她抓起了一根乾柴，狠狠的朝藤十郎的傷口打去。藤十郎因激痛而昏了過去，女人就不見了。

——藤十郎醒過來時，天色已經大亮。

「你睡得很好嘛！」這一家的主人看看藤十郎。

「吃一些清粥吧！」少女在爐邊招呼。

藤十郎好像做了惡夢一般。或者，眞的在做夢吧？老太婆默默的在吃稀飯。昨夜的女人芳蹤杳然。

眞的是一場夢嗎？

如果是夢的話，未免太淫亂，又太逼眞了一些。少年時，藤十郎也有夢遺的經驗。淫亂的夢都會使人洩精，不過，事後往往會後悔，並且感到空虛，以及被射精所污染的惡劣感觸。但是，不可能是夢遺。

股間好像被擦拭過似的，乾淨異常，內心仍然有甘美的餘韻。

「不可能是夢，是眞實的沒錯……有人挑逗我！」

因爲背著爐火，不能看清女人的容貌。但是，無論是以女人的體態或感觸來說，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而且，這種記憶猶新……想到此，一個女人的身影浮現。藤十郎想到博多妓女戶的樓上。在豪華的房間裡，一個女人嫣然而笑，嬌媚地脫掉了身上所有的羅衫。

「她一定是常盤……」那個女人的體態像極了賊婆娘常盤。

她那種傲慢、糾纏不休的挑逗方式，並不同於一般的女人。

毫不憐憫的就殺人，可說是一種異常。藤十郎雖然負了傷，但是他身爲武士的超人體軀，以及臂力、豪放的性格等等，乃是常盤一類的女人最爲垂涎者。

一旦處於常盤的地位，只要垂青某一個男

人，即可手到擒來。不過，跟手下發生關係，將帶來種種弊害。

老實說，常盤的手下並沒有一個出色的男人，一旦對某人特別優寵的話，說不定他會起而佔據她的位置。

可見，爲了保持首領的地位，必須控制自己女性的欲望。

常盤的裸身，以及有如要引誘蝴蝶般，從她肌膚發散的氣味，顯然在表示，常盤是情意橫溢的女人。

性方面獲得滿足的女人，很少有這種的氣味。由此可見，常盤一直抑壓著她奔騰的熱血，企圖從藤十郎的身上獲得洩洪口。

她在博多灣的死鬥後，劫後餘生，也不算是很稀奇的事。

她聲稱生於肥後那塊土地。她白色的肌膚、濃厚的體毛，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既然在博多失去了勢力及地盤，她只能乖乖的回到故鄉。

藤十郎唯一的疑問是──「既然她是常盤，爲何不殺我？」

賭命建立起來的地位，被藤十郎破壞殆盡。對於這種人她焉能不恨？只要有機會，一定會收拾他，或甚至把他剁成八塊。

如果說常盤只是女人的話，就算在欲望獲得滿足以後，只要她有心，她仍然可以殺藤十郎。

一般的女人，一旦沈溺於情欲，憎恨有時會變成愛情。

烏丸中諫言的千金──月子，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她的愛人──森武藏守長可被殺以後，她一度恨藤十郎入骨，但是在樹林裡被藤十郎強暴以後，性格完全的改變。

不過，常盤可能是例外。

昨夜的女人被斷定爲常盤的原因之一，乃是在「燕好」以後，使用柴薪把藤十郎打昏的做法。

縱身於情欲、嬌喘連連的女人，以及殘忍的揮棒女人，似乎叫人很難以連貫起來。

沈溺於情欲的女人很可愛，揮棒的女人卻

是母夜叉。

常盤就是具有這兩面性格的女人。

(爲什麼，她不殺我呢？)除這點外，當藤十郎想起（她可能已經愛上我！）時，內心就感到好受一些。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只是單純屬於後者的話，她是根本不會投懷送抱的女人。(她只是偷走了我的精液而已！)藤十郎苦笑了起來。

「您就吃些稀飯吧！」少女又叫了一次。

「那……我就不客氣了。」藤十郎伸出了手。再抬頭看看爐邊的老太婆以及壯年的男子，故意如此的說。

「常盤到那兒去啦？」

「……？」

「怎麼？常盤爲何不見啦？」

三個人顯得狼狽異常。他們雖然裝成莫名其妙的樣子，但是，無法隱藏內心的動搖。三個人不約而同地保持緘默，就是最好的證明。

少女睜大眼睛瞧著藤十郎。老太婆有如要隱藏表情一般，把整個臉孔伏在飯碗上面，壯年的男子使用粗大的手擦臉。

「嘿……嘿……嘿……」他好像很滑稽的笑起來「你到底在胡扯什麼呀！」

「我是說常盤……你們的首領……」

「你到底在說些什麼呀！」

「別裝蒜了！我已經全部都知道了。」藤十郎平靜的說，對方似乎莫名其妙。

「我想問問常盤，昨夜爲何不殺我？」

「常盤？到底是誰呀？」

「算了！別再隱藏了。」

「我被弄糊塗了……我什麼也不知道啊……」壯年漢子裝著莫名其妙的表情。

「好吧！就算我做夢好了。」

「什麼？原來……你在夢裡見了常盤？」眞是不簡單的傢伙，常盤會看上他，可能就是欣賞他死不認賬的這一點。

藤十郎是非常現實的男子，他是從來不做夢的。對於他喜歡的東西，他會毫不客氣的取下。他更不喜歡說話拐彎抹角，從來就不勉強

自己做不喜歡的事情。正因爲如此，每天都過得很充實。爲了自己喜歡的事情，他甚至可以拋棄全部的財產，這種男人怎會做淫夢呢？

「你要裝糊塗，那就請便。可是我得告訴你，我並沒有饑渴到非做淫夢不可的程度。」

「………」

「此地，分明還留著常盤的氣味。」

「你別說下去啦…你的病還是沒好。你就睡一整天吧！吃罷稀飯，就好好的睡覺吧！」

他老是把一切都委給夢境。

對於這種男人，必須採取迂迴的戰略。直接的盤問，只能使他像巖石一般，動也不動一下。或許，有人命令他別說話，他就會保持十年的緘默。

看來，老太婆跟少女，可能也是同黨。

到了這種地步，藤十郎只好改變戰略。

「妳眞是好可愛的女孩子！」藤十郎摸了一下少女的頭。

少女緊縮脖子，表示出害怕的樣子。

「………」

「妳叫什麼名字？」

「………」

「咦？妳總有一個名字吧？」少女一句話也不說。

「她叫阿多，可能在九歲到十一歲之間。她是我在山下揀到的…那時還很小。她是家母。我叫長八。你還有什麼要問嗎？」

「聽到這些就夠了。長八謝謝你的照顧。阿婆，妳煮的稀飯很好吃…孫六，孫六，你起來呀！我們要上路了！」

孫六好像睡得很甜。他揉揉眼睛，走出馬廐。

「噢…天已經亮了……」

「是啊，日上三竿了。咱們起程吧！」

「對了！讓俺瞧瞧您的傷口。好一點了沒有？」

「快好了。你也去吃一些稀飯吧！很好吃哦……是常盤煮的。」

「唉…又是常盤……」

「哈哈哈…那是我在夢中碰到的女人啊

……」

再盤問長八也沒用。想必常盤已經不在附近。藤十郎兩主僕走出了那個房子。如非早日趕到肥後、限本的話，單刃槍可能就會消失了呢！

二

後年，成爲儒者而聲名大噪的佐藤一齊如此說：「深沈厚重爲第一級人物，剛毅磊落爲第二級人物。」

水野藤十郎絕非第一級人物。如果像他那麼年輕就深沈厚重的話，反而會顯得不對勁。藤十郎那種勇猛豁達、豪爽的洒脫氣質，並非年歲所使然，而是生來就是如此，是故，即使到了老年（如能活到老年的話！）仍然不致於改變。

藤十郎並非第一級的人物，當然就沒有一般人所有的欲望。他認爲——既然生爲這個亂世的男子，那就得盡量活得更像男人。是故，他不追求名利。一旦追求名利，那就很難於活得更像男人。

例如以他現在的目的，欲往雪子那兒取回單刃槍來說，那就得筆直的往肥後走去。

但是，藤十郎還是有點移不開腳步。

「喂，我說阿孫，如此就走，似乎有些遺憾！」

「少爺，您是指常盤的事嗎？」

「是啊，你去打聽一下吧！」

到了筑後川的河畔，藤十郎停下了馬。他看看悠悠的長流，再找到了河邊的一處竹叢，對孫六說「我就到那兒等你。你得小心不要讓人瞧到，快去打聽吧……」

「好的，俺就去瞧瞧，是要找賊婆娘常盤嗎？」

「噢…不是的。你就打探長八的情形。常盤一定在這附近。想必在天未亮以前，她就經過這裡了！」

「昨夜的滋味兒如何？」

「不要管那件事了。如果長八是常盤的手下，事情就複雜了。」

孫六轉過了馬首。他從疏朗的樹林中往村子看，似乎沒有異樣。在秋晨的陽光中，農家顯得格外靜謐。

「看起來很安靜嘛！不會發生什麼事情才對。」

孫六認爲是藤十郎過度操心，想折回。但是靜謐得離譜，反而叫他感到蹊蹺。

（好吧！好歹去瞧瞧。如果長八確實是海盜，本孫大爺就來個『先斬後奏』！）

孫六大膽地騎馬接近。只要有人在屋裡談話，即可打探到一個梗概。想不到一點聲息也沒有。孫六從後門探首望望，沒有人影，三個男女，就沒有看到一個人。

「咦？怎會變成空房子呢？」是否三個人都聞風逃走了？

孫六一踏入屋裡就說「阿婆，我忘了一件東西！」他才走進屋裡，就聽到了呻吟聲。

「啊！老婆婆，妳是不是生病啦！」

原來，老婆婆跟少女被綁在圍爐的一邊。除了兩手兩腳被綁牢，還被塞住了嘴巴，所以，她倆嗚……嗚地痛苦的掙扎。

「喂！長八到底溜到什麼地方呀！一定是長八搞的鬼！」孫六趕緊把她倆解開來。老婆婆前氣不接後氣的說「眞對不起您哪！我們遭受到威脅，叫我們什麼都不能說。如果不服從的話，要我們不得好死。我不能對你說，請原諒！」

眞可憐的一對老少。遭受到那個壯漢的威脅，變成啞巴也是預料中的事情。

「一定是常盤搞的鬼！」

「昨夜，我倆睡在牛欄。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一概不知道。爲活命，我們一句話也不敢說！」

「那麼，長八又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老婆婆跟少女都說不知道。這也難怪，因爲她倆一直被綁在圍爐旁。

「可惡的賊婆娘，她到底想幹什麼？」

反正，非逮住這個賊婆娘不可！想到此，孫六抱著洋槍奔到屋外。就在這時野地轟然響起了洋槍的聲音。孫六矮小的軀體有如被颱風

刮到一般，頹然倒了下去。

一個壯漢從茂密的灌木林中站起來。

「這是給你一點顏色瞧瞧！」隨著冒出硝煙咒罵一聲的人，正是壯漢長八。

「哼！尾張的小子竟敢跑到九州撒野，眞該殺！」

長八以爲一發子彈就把孫六送上西天。他牽出了繫在樹蔭裡的馬兒，有如一陣疾風似的跑掉。

藤十郎也聽到了槍聲，他認爲是孫六開槍。這也難怪，孫六是很好的洋槍手，而且，始終不離開洋槍。因此，叫人看到了洋槍，就想到孫六。上次殺進賊婆娘常盤的巢穴時，對著一大堆金銀財寶，孫六懶得瞧，只一心的尋找他的洋槍。

「幹起來啦！」藤十郎把馬兒拉近。

或許，孫六找到了常盤吧？昨夜的淫夢絕對是現實之物。由此可見，長八跟常盤是同夥。

藤十郎聽到了馬蹄聲。曠野有如波濤一般富有起伏，到處分佈著疏朗的林子，優雅的稜形線條一直延綿到地平線。

如今，從疏朗林子奔出的坐騎，恰有如被射離稜形線的石礫一般，朝前直衝。

騎在肥馬上面的巨漢，分明是長八。

藤十郎立刻策馬追趕。此地沒有田園，河畔與小河都成爲一直線延綿。馬蹄下的小石子飛濺，石蒜開著火紅色的花。

長八雖然長得肥胖，但是擅長騎馬之術。他飛速的策馬方式不像一個海盜，火速的越過山丘，踢開一大片狗尾草。他一面疾走，一面利用兩手掃除槍身，塞進火藥、槍彈，只憑腰腿策動馬兒。原來，他知道後面有追兵。

藤十郎也發覺對方就要射擊。他計劃在對方裝好彈藥以前就追上對方。

「喂！你等一等！」藤十郎有如瘋狂似的追趕。

長八回過頭放了一槍。藤十郎騎的馬兒用後腿站了起來，槍彈擦過馬兒的腹部。牠驚恐萬分的摔下藤十郎跑掉了。

「可惡！被他逃掉了」渾身沾滿了泥土站

起來的藤十郎，咬牙切齒的罵起來。當黑色火藥的濃煙消散時，長八與肥馬已經消失於荒野的遠方，再躍入大河，濺起了泡沫，渡到對岸。

「好快的傢伙，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只要跟蹤長八的後頭，就可知道常盤隱藏的地方，想到此，藤十郎就感到非常的遺憾。

「那種味兒很不錯……」想起昨夜女人的肌膚，以及愛撫，藤十郎就獨自笑了起來。

不過，現在已經不是追常盤的時候，藤十郎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追回單刄槍。一旦雪子把單刃槍交給成政的話，想要回來就比登天還難了。

成政這個人，乃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如果使用的方式不對，恐怕到死都不肯放手。

佐佐成政的倔強脾氣，跟藤十郎很相似。好像他倆之間具有某種奇妙的因緣似的。

（會不會演變到，我必須殺成政的地步呢？）

（如果非斬他不能要回單刃槍的話，那只好斬他了。既然活在亂世裡，那只好憑力氣解決一切了。）

藤十郎回到農家時，看到孫六正在井旁淋水。

「那個長八被溜掉了！怎麼？你被洋槍打到啦？」

孫六的頭頂上有紅色抓痕似的東西，因爲槍彈滑過他的頭。

「你揀回了一條命。如果再低三分的話，你的腦袋就會開花！」

「是啊……算俺運氣好。哇！會刺痛呢！那個長八一旦被俺逮到，俺就會用大槍彈貫穿他的腹部。」

「是啊……爲了報這個仇，你得好好保全自己的生命。」

藤十郎不知道他是否能夠再碰到常盤。但是，他內心所殘留的快感，以及那一份對常盤的憎恨，很複雜的在胸懷裡交織著。

一旦做了事就不能後悔。只要領悟到人生

絕對不能後退的眞言，一個人就會不停的朝前走去。

藤十郎就是這種人。就算走到道路的盡頭，也必須踏著山谷前進。

一旦進入肥後這塊地方，雪子的足跡就瞭然了。

既然是新領主的千金，通過關卡，總是會引人注意。而且，這個關卡的官差有幾個人還跟隨著雪子呢！

「你是何人？找雪子小姐有什麼事？」

「你們不認識我嗎？」藤十郎感到不勝厭煩。

這個關卡的官差都是當地人。他們看穿藤十郎並非領主從北方帶來的人。

「我跟佐佐成政先生相識，可稱得上是朋友！」

「原來如此！」官差的臉孔有了笑容「對不起，我們不知道這件事，請原諒。你的大名是……」

「我是三河刈屋的水野藤十郎。跟佐佐木先生是肝膽相照之交，我得趕緊會見雪子小姐。她何時通過此地？」

「噢……差不多在半天以前。如果走快一點的話，在進入隈本以前，就可以趕上雪子小姐。」

「其間約有十里路。如果跑快一點，還來得及。」

「我是想儘快的追上雪子小姐，可是這隻馱馬……你能不能借一匹馬兒給我？」

「好的！」官差牽來一隻駿足的悍馬。那種脾氣稍壞，有時會咬人出氣的馬兒，最適合於藤十郎。

「牠是一匹好馬！」

「但願牠適合你。你看到佐佐大人時，代我說一些好話。我叫阿蘇左源太。」

「你寫下來吧！我記性不好！」

到隈本只有一條路。道路向東南延伸，每隔一里就有檢查站。那是成政入國以來所設置的，目的是防止土豪的叛亂，也就是所謂的步哨。

阿蘇左源太的署名與花押，雖然寫得並不怎麼高明，但是，對藤十郎的通過步哨很有幫助。

想不到走了五、六里，詢問雪子的行蹤時，步哨的官差卻說「雪子小姐並沒有通過關卡！」

「那怎麼可能呢？我倆又沒有越過雪子小姐的隊伍。」

「少爺，雪子小姐可能上了天，或者入了地，她在半途中消失了。我倆就折回去看看吧！」

「或許，她可能繞道去別處。」

孫六並沒有聽完藤十郎的話，騎著他的馬兒揚起了灰塵，折回原路。

「眞是急性的傢伙！」藤十郎笑笑。

官差瞧著這一對主僕說：「旣然你想急著找雪子小姐。那麼，乾脆到隈本好了。因爲，雪子小姐說過，她要去山鹿。」

雪子果然繞道到別處。

「山鹿又如何走法呢？」

「朝著八卦的良方向走，約三里路就可到達。」

藤十郎交待官差，孫六回來時，告訴他。接著，沿著米野岳的山麓，策馬而去。

走到一半被河流所阻。附近居民管它叫菊池川。河從東邊流過來。據說，此地到山鹿城還有一里多路程。

藤十郎走不到半里路，就被阻止前進。

「你是什麼人？」關卡的人喊叫了起來。

這個關卡的戒備非常森嚴。排著鹿柴，堆積著土袋，豎立防彈的木柵，前面還挖了一道空溝。

據說逢到緊急時，將引入菊池川的水。

「此地是山鹿城的第一道關卡，不許靠近，否則的話，將賞以飛箭！」

穿著小甲冑的雜兵們拉滿了弓，對準藤十郎。

藤十郎嚇了一跳。但是他並不存邪心，一下子就平靜下來。

「喂！我並不是來打仗的，我有事急著找雪子小姐。」

「別撒謊！」一個滿面于思的武士叫了起來。

「報上大名來！」

「我叫水野藤十郎，家住三河刈屋。」

對九州的當地武人來說，三河這個「國家」好似很陌生。

「三河又在那兒啊！」

「三河就在京城的對面，在美濃、伊勢附近，也是駿河、尾張的鄰國。」

「好吧！你從那麼遠的地方來此幹嘛？」

「我急著要找雪子小姐呀！她在那兒？」

口音是「一國」的標誌。在那個時代裡，交通不便，以致，故鄉的口音，極不容易改變。對於九州的武人來說，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三河與尾張的口音不同，以致，新兵們都在竊竊私語此人的口音跟佐佐一族的口音不同。

其中，有一個雜兵騎馬到城裡通報。

「你必須等著！」雜兵依然使用弓箭、洋槍對著藤十郎。

洋槍有一隻，弓箭則有五套。待拉弓者感到手發麻時，再更換人員。

「雪子爲何要來此地呢？」看起來把守第一道關卡的兵士，並不像是佐佐木官差應有的態度。

「是否當地的武士要造反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雪子就更不應該來了。」

在四刻半以前，雪子通過了這個關卡。其中有人認識佐佐木成政的千金。雪子也叫了那個人的名字。

山鹿城主彥次郎重安，比起菊池則隆的二男——西鄉太郎政隆更爲出色。由其後裔太郎重光數代相繼，一直到重安的那一代，重安也是這邊限府城主的外甥。

豐臣秀吉在征伐九州之際，也曾經到過山鹿城安撫。

這個地方的武士在迎接新領主時，幾乎都會發生糾紛。

在土著的武士看來，山鹿城有祖先的傳統及風習。換句話說，他們認爲一草一木，都有

先祖以來一個族人的功德。當毫無血緣關係的新領主，稱侯稱爵地進來時，他們是不可能保持平靜的。尤其是地域觀念特別強烈的當地武士，更是無法忍受。

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那些生長於越中雪地的傢伙，竟然要來南國的肥後耀武揚威，眞虧他有那張厚臉皮。」

現在正處於一觸即發的情勢。雖然還沒對新領主舉起烽火，但是，山鹿一族不屑於改變他們傲慢的態度。

雪子偏偏來到這裡。

「什麼？佐佐木的千金來啦！」

重安脫下外衣正在喝酒。他睜開了銅鈴似的大眼。

「那太有趣了，將有一場好看的戲。就請她進來吧！」

被允許通過關卡後，雪子的臉變成紙一般的蒼白。

侍從以及管理獸車的人——十個人進去以後，雪子跟侍從，獸車管理者被分開來。

「妳從博多一路跋涉到寒寨，實在夠辛勞了。山鹿城沒什麼好招待妳這位貴客，不過，還有一個比較像樣的東西。」

老臣小島右馬引導雪子、老媽子、侍女等到天然溫泉。也就是後世的山鹿溫泉。

的確是值得驕傲的溫泉。它的歷史甚爲悠久。遠在後白河天皇的保元二年就被發現了。

「這裡的溫泉，又名龍之泉。請公主洗掉遠程跋涉的勞頓吧！」

據說，城主，以及家族們也時常來洗浴。

利用四周岩石把湧泉攔下來建立牆柱，又蓋著屋頂。那是一個簡單的休息室，雪子脫掉外衣。水蒸氣很濃厚的溫泉，似乎眞的能恢復旅途的疲勞。

浴池圍有大小不同的岩石。在一塊大岩石的蔭暗處，突然出現了白色的肌膚，原來，已經有先來的客人。雪子料想不到會有人在洗澡，以致，一時愕在那兒，不知所措。想不到女浴客連頭也不回的說「公主，您進來洗呀！」

「妳是誰？」雪子一直愕在那兒。她已經

裸露全身。

因爲接受主人的好意，雪子寬衣解帶準備入浴，想不到卻有了先來的客人，而這位女浴客又背對著雪子，跟她打招呼。

「請公主入浴。」女浴客以肥後口音說。

「浴水很好。公主請入浴吧……」

「……」

「我在矢部川已經看過公主了。長得還可以，如今，我又拜見了妳渾身的肌膚。」

雪子想罵她「妳太無禮了！」可是，由於事出意外，她一時說不出半句話。

這時，女浴客轉過身子，她的乳房下面浸在水裡。濃眉大眼，厚唇，給予身爲女人的雪子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點依戀，但是富於女人挑戰性的視線，不約而同地在半空中接觸。在那一瞬之間，好像迸出了火花。

（她到底是誰呀……）雪子一點記憶也沒有。

「哈哈哈……妳不可能認識我的。可是，我卻是認得妳。」

「妳就會知道的。嘻嘻嘻……妳不要動怒嘛……」

她大聲的笑笑。利用她有著長睫毛的黑眼，很愼重其事的從雪子的胸部看到下腹。

「妳的肌膚實在很美，想不到世上還有這麼好看的人皮呢！嘻嘻……」

對方說到此地，雪子突然淸醒過來。

「妳休得無禮！」雪子慌張的用兩手掩住胸部，當場就坐了下去。

「呵呵呵……有什麼好羞恥的嘛！我也是女人呀！我想男人都會喜歡公主的乳房，就連我也想抱抱妳呢！」

說罷，又是哈哈大笑。

就在這時，服侍雪子的老媽子、侍女都捧著衣裳過來，把雪子包圍在中央，使那位女浴客無法窺視。

「喂！妳到底是何方人氏！」

「這個嘛……」

「報上名姓來！」

「我老早就忘記了呀！」女浴客用手抓著岩石跳了出來。

她的豐臀有如熟透的桃子，翩然飛舞於半空中，實在充滿了野性美。

她站在對面的岩石上，絞出濕頭髮上的水分，又咯咯的笑出聲來。她有如在誇示胸部、臀部，以及渾身細緻的肌膚似的，一絲不掛、紋風不動的站在那兒。

夕陽從樹梢裡射進來，把該女浴客的肌膚照耀得亮亮閃閃。

「妳們就看看清楚吧！」她叫了一聲，奔進叢林裡。

「那個女人到底是誰？」

雪子吊起眼尾瞪著她。侍女們也是頭一次看到那個女冒失鬼。

這時，有一個人目擊到該女人奔進叢林裡面。原來，這個女人在中午稍前來到了此地。

「我也不知道，她會故意的挑那一段時間入浴。」小島右馬允一臉無奈的表情「所幸，並沒有發生叫我們下不了台的事情。唉……那一隻棘手的母老虎！」

「小鹿的親戚嗎？我是說那個母老虎！」

「也可以這樣說。她是御船城的甲斐親秀入道宗立老爺的千金！」

「如何稱呼呢？」

「常盤！」

在第一關卡等待的藤十郎是否看到了常盤？關於這一點，只有當事人才曉得。

三

「你可以進去了！」滿面于思的武將如此說，再叫走卒打開圍柵。

「你們叫我等這麼久，眞累死我了。」藤十郎一面騎馬進入，一面說「我既不是你們的敵人，也不是你們的友人。請牢記這一點！」警戒的嚴厲，使藤十郎認爲是臨戰的情勢，所以藤十郎說出那一句話。千里迢迢的來到肥後，被捲入戰爭的話，實在太划不來了。

「哇！好大的一座城寨！」藤十郎隨便說說，到處看看。雖然說是城寨，但是比起安土

城、稻葉城、志貴山等名城來，此地築城的方法，可說既笨拙又粗糙。只有城中第一部分砌有石牆，其餘的部分，只有亂堆卵石，甚至用泥巴草率的築成。

不過，範圍很大。被當成城寨第二部、第三部的關卡，都有機密的佈置。並利用土地的起伏，河川等當成屏障。即使第三關卡被攻破，仍然可以在第二關卡應戰。換句話說，這座城寨很適合實戰。

「雪子在那兒？我急著要跟她談談！」

「不必那樣的急躁呀！」滿面于思的武將說。

「說實在的，雪子公主拿了我的單刃槍！」

「噢……原來你是爲了找槍？」

滿面于思的武將，眼睛爲之一亮。凡是戰國時代的武將，對武器都有濃厚的興趣。

「所謂的單刃槍，是否槍尖上有半月形的刃刃呢？俺也想見識一下！」

「那可不成！看到了它，你也會愛不釋手！」藤十郎豪爽的笑笑「單刃槍是我的第二生命！」

「既然是你的第二生命，何以會落在雪子公主的手裡？」

「唉……說來話長……反正，我得趕緊會會雪子……」

「啊！來了！」

不過，並不是雪子來臨，而是一位老武士帶著五、六個侍衛過來。他正是元老的小島右馬允。

「你是從三河來的嗎？」小島好像在看珍奇之物一般。

「我是生於三河，但是，已經三年不曾回去了。不如說從筑前的博多來比較恰當。」

「噢……一提起了博多……」

「雪子不是在此地嗎？叫她來見我吧……我有急事要跟她談談！」

小島右馬允是很世故的老人。聽到有關單刃槍的事，他表示很有興趣，接著表示很同情的說「眞湊巧，雪子小姐正在入浴。閣下是否

也想一塊洗洗？」

「洗浴嗎？」藤十郎想起了雪子的肌膚。

那時，在不怎麼明亮之下看到雪子的肌膚，印象相當的強烈，藤十郎甚至回味起了當時的感觸。

「好久沒看到雪子了。」藤十郎磊落的說。

「你想看看雪子小姐的肌膚嗎？」

「我倆既然是舊知，阿雪應該不至於拒人千里之外！」

約在半刻以後，藤十郎方才發現，右馬允並非好意，而是老奸巨滑。當藤十郎到浴場時，雪子已經杳如黃鶴。

可能是她已經洗好了身上，先一步走了。

反正，洗洗澡總不錯的。因爲趕路的關係，藤十郎滿身汗水及灰塵。當他在入浴時，單刃槍又招惹一件奇妙的事。

雪子並不知道藤十郎已經隨後趕到。她對侍女說「快去把單刃槍取來！」

「單刃槍嘛……因爲它是一隻名槍，城主想看一看……」

也就是說，城主山鹿彥次郎重安想拜見一下。

雪子感到一陣困惑。

（到底誰洩露了有關單刃槍之事……）

因爲它是長槍，很難於隱藏。不過，雪子叫侍從扛著。她以爲如此就不會招惹別人的耳目。

「難道，單刃槍就那麼稀奇嗎？」

雪子並不知道它是一隻名槍。

時到如今，雪子已經騎虎難下。她只好把一大堆禮物，以及單刃槍呈現給重安。

那些禮物都購自博多。有中國的瓷器，京城的絹布、香水、陶器等。它們都塞進一個大櫃子裡面。

已經成爲肥後城主的佐佐內藏助的千金，送這麼一大堆名貴之物給當地望族，實在是超過了應有的禮節，雪子之所以會如此的做，無非是想緩和這片土地上緊張的氣氛而已。

雪子從博多的歸途，專程繞道來此，無非是想削弱他們的殺氣。

（這片土地的人，以爲我們要侵佔他們的基業，非常的憎恨父親。只要我對他們解釋父親並非惡人，也許就不致於演變到戰爭吧……）

天眞的少女，並不懂男人的世界。當地望族的憤忿並非那麼容易就會消除的。

雪子生於亂世，對於父親又極孝順，但是，她畢竟還是荳蔻年華的少女，還不懂世態的險惡。

「哇！是一隻名槍呢！」一看到單刃槍，重安就叫了起來。

他對於其他的禮物不屑一顧。一抓起了單刃槍，他就試試它的重量，豎起一個膝蓋揮動了幾下。如此還不夠，他站起來揮舞了一陣，猶未感到滿足，持著槍赤足奔到庭院，想像身邊都是敵人，舉槍向四面八方飛刺。縱橫地揮舞，弄得槍光閃閃，滿頭大汗。

他不及藤十郎高，不過，肩寬胸厚，腕粗脚大。那把非藤十郎舞不動的單刃槍，他也能夠玩弄自如。他有如十年不曾離身的槍隻一般。自由自在的舞弄著它。

「好極了！好極了！」濃眉往上翹，鼻下的鬍也上翻，而變成一個八字。他隆隆的肌肉與褐色的皮膚上，護蓋著濃厚的胸毛。

長在厚胸的黑色胸毛，恰有如甲冑一般的保護著他。

「呀！伊呀！」他一面叫喊，一面有如躍入數十名敵兵群中，縱橫上下，四面八方的揮舞單刃槍。

觀看的家人，一直在瞠目結舌。每一個人都啞然無語，只是連連的感嘆。他的夫人以及側室們，看得眼眶潮濕，心蕩神馳。

唯有雪子心焦萬分。

（眞糟……該怎麼辦才好……）

重安對於雪子要送給父親的槍，既然如此的愛不釋手，那又如何把它取回來呢？

重安魁偉的體軀流出了淋漓的汗水，汗水隨著舞槍的動作，飛濺到半空，在殘照中發出五彩的光輝。

「好，眞是一隻好槍！」

渾身是汗的重安，舉眼看槍，再回到走廊。

「俺要洗澡了！」他喊叫了一聲。

家人們搬來了一個大木桶，再注滿了水。待他脫下衣服，只繫著兜襠布時，又看了槍一眼，然後坐進木桶裡，由家人爲他洗背部。

「山鹿先生！」雪子毅然開口「其實……那一隻槍……」

「那一隻槍很好啊……太好了……」

「那一隻槍並不是我的東西！」

「哈哈哈……妳別開玩笑了。妳帶來送給俺的，槍怎麼不是妳的呢？」

「那眞的不是我的所有物。是別人寄在我這兒的！」

「是誰的呀！」重安用鼻子哼了一聲。

「是水野藤十郎的所有物。」

「哼！無名小卒！」

「他才不是無名小卒呢……」

「不管是水野也好，火野也行，反正，那隻槍俺要定了。」

右馬允用他那一雙皺紋很深的眼睛，瞧著主君的喜悅。恰有如主君的喜悅，就是他的喜悅似的。

接下來，右馬允有如一道影子似的站起來，到藤十郎那兒，把一袋銀子交給藤十郎。

「這是幹什麼！」

「是單刃槍的價錢。」

「什麼！那是我的槍呀！」

「因爲，我們的主公很喜歡它……實在沒辦法……你就割愛吧……」原來，他以既成的事實爲藉口，一定要把我的槍收爲己有。藤十郎感到怒不可遏。

「喂！槍是我的！就算是豐臣秀吉，我也不會割愛，何況是小城的頭子。」

「你說得太過火了。」語氣很柔和，可是，右馬允的語氣，有著威脅的意味「你就出城去吧！我叫他們送你出城。」

七、八個雜兵走過來。他們都抽出了刀子。

太陽一下山，天很快就黑下來。篝火的火焰吐得好高。雜兵們拔出的刀，在火光下閃亮著。

對於七、八個雜兵，藤十郎並不看在眼裡。雖然身邊沒有單刃槍，但是，對付那些嘍囉還綽綽有餘。

「喂！你這是待遠客之道嗎？聽說，肥後居民的人情味濃厚，但是，依我看，並不見得如此！」藤十郎對右馬允吼著。

「山鹿的人，可以對友人盡忠，但是不容納敵人。」

「敵人？」藤十郎睜大了眼睛。

「我雖然不是你們的朋友，但是也不是敵人！」

「………」

「我只不過是過路人。你們怎能搶過路人的槍呢？」

「你別瞎說！那隻槍是雪子送主公的！」

「什麼！」

「別說得太難聽，我們已經退了一步，給了你代價呀！」

「好吧！銀子我暫且收起來，槍就暫時寄在你們這裡！」

「唔……這個嘛……」

「我不能相信你一面之詞。我要見你們的城主！山鹿彥次郎重安。」說罷，藤十郎移開了腳步。

「你等一等……」

「帶我去見城主呀！他在那兒？」

老奸巨滑的右馬允看得出來，藤十郎的魁偉，以及他憤怒的眼光，遲早會使事態惡化。於是，只好表示軟化。

「好吧……我就帶你去見城主。你隨我來……」

右馬允認爲，一旦碰到了重安，藤十郎很可能會改變主意。重安也是彪形大漢，他也能夠自如的揮舞單刃槍。

非常中意這隻單刃槍的重安，假想跟五十個敵人周旋，又是刺敵，又是用槍頭擊倒敵人，上下縱橫的掃蕩敵人，以致汗流浹背，如今，正在洗浴。

他只繫著兜襠布，坐在注滿浴水的木桶裡，任由家人爲他擦洗。四、五個女佣人圍繞

在他身邊，有人用乾的絲瓜布爲他擦身，有的用水沖洗他的背部。

「弄多一點水來呀！妳多用一些力氣呀……不妨把它擦出血來。」

「主公，您的皮膚好硬哦！就像馬兒的皮似的！小的就去拿一個馬刷子，爲主公大刷特刷吧！」

女傭人們嬉笑成一堆，開重安的玩笑。

雖然是城主，由於是小城，上下之間並沒有什麼隔閡。

右馬允帶藤十郎過來，以小聲對重安說了幾句話。

重安骨碌的睜大他的眼睛，他以充滿敵意的眼光看藤十郎。

「那廝，眞的那樣說嗎？」好像孩子被搶走玩具一般。臉孔上浮現了憎恨之色。

「你有沒有給他銀子？」

「他什麼也不要。金子，銀子都不要。」

「眞麻煩，叫他回去呀！」

藤十郎對於主僕的長談感到不耐煩，走了過去。

「喂！退下！不要靠近！」側近數個人喊叫起來，他們拔出了刀子，把藤十郎圍住。

「哈哈哈……不必緊張。我只跟他談幾句話。」

「你們退下吧……」

重安坐在浴桶裡揮揮手。

「你叫水野什麼來著？」

「水野什麼來著，稟報山鹿什麼來著……」

「你這小子……」

「那隻槍是我的。雪子在不知情之下，向博多的神屋宗湛購買。宗湛則從常盤那兒入手。常盤是賊婆娘，她在玄海灘奪了我那隻槍……」

一旁聽到這些話的雪子，感到非常驚訝！

「是那個常盤……」

在浴場揶揄雪子，又站在岩石上誇耀自己的裸身。想不到她是賊婆娘，也就是奪走了藤十郎單刄槍的人。

面對著這些不可思議的事，雪子啞然無

言。她想起了二年前遇到藤十郎的種種。

連父母都不曾看到的肌膚，藤十郎都看到了。又被愛撫。雖然沒有更進一步，但是，無異於給她打下一個烙印。

隨著時光的流逝。當初的困惑與羞恥，逐漸的淡薄，她對於藤十郎有力的臂膀，以及厚實的胸部，倒而萌長出無限的眷戀。

在這以前，雪子婉拒了好幾次提親，無非是抹不掉對藤十郎強烈的印象。

（想不到那隻槍是藤十郎的所有物！）

眞是奇緣！當雪子看到宗湛引以爲傲的單刄槍時，她立刻感到強烈的吸引力，莫非這是藤十郎之物，才會如此？

（藤郎！）

雪子內心充滿了呼叫藤十郎的衝動。好久不曾看到的藤十郎依然故我。富有精力的容貌，不亢不卑，不知恐懼爲何物的舉止，一點也沒有改變。

藤十郎並沒有回頭看雪子。他氣呼呼的說

「我並沒有說謊，你去問雪子就可以明白。」

「什麼？常盤那樣做了？這個女人眞煩，她怎能做那種事呢……」重安有趣的笑笑。

「你也認識常盤嗎？」

「哈哈……怎麼不認識呢？她是很『妙』的女孩子！」

藤十郎也承認常盤很「妙」！

昨夜她所做的事，就夠「妙」了！

可是，現在，藤十郎沒有說笑的心情。爲了那個賊婆娘，他才從筑前、博多趕到肥後的山鹿。

「是啊，有一天，我得謝謝她。你能把槍還給我嗎？」

「再弄一點浴水來。右馬允，把俺的槍擦一下！」看樣子，重安根本就不想還槍。

藤十郎眞想把重安剁成八塊。不過此地是山鹿城內。數百名雜兵也會把他剁成肉醬，這一點實在划不來。

「好吧！就借給你！」藤十郎說。

「價錢我暫時保管！」藤十郎把銀子放在

手掌上盪了幾下「你交給我槍時，我就把銀子還給你！」

「右馬允！」重安怒喊「你怎麼如此做！」

「那是他擅自決定的，奴才沒有法子。」

藤十郎再不想聽他們主僕之間的交談。他毅然的說「以十天爲限期。過了限期，我就來取回。」

重安裝沒聽見的樣子說「我的頭好癢，我要洗頭！」

藤十郎很懊惱。他拿起了熱水桶，往重安的頭上一澆。

「哇！你要幹什麼！」近侍奔了過來。

「哈哈哈，不必緊張。他不是要洗頭嗎？我只是幫他而已，沒有惡意！」

如他們果眞殺過來的話，藤十郎計劃要斬他們幾個，抓著重安，逼他交出單刄槍。

不過，重安並非量小者。

「他只是一個旅行者罷了，放開他！」

雖然沒有到燙傷的程度，但是皮膚已經變成火紅色。有道是英雄惜英雄，正由於重安是武人，他也格外的瞭解藤十郎的心情。

「你不要說什麼十天不十天的，誰會還給你呀！待俺戰死，你再來取回去吧！」重安笑了起來。

「對雪子小姐說，那一隻槍，俺要定啦！」

重安跟藤十郎不約而同地看了客廳，雪子已經不在了。

「雪子小姐到那兒去啦？」

手下都說，雪子出了山鹿城。或許，她認爲也沒有留在此地的必要吧？重安並不責怪雪子不辭而別的無禮，因爲，有了那隻槍，給了他很大的喜悅。

「請您等一等！」有人從背後一面叫，一面趕上來，藤十郎以爲是城裡的人。

「是重安嗎？是不是改變念頭。」

藤十郎停下馬回頭一看。

「水野先生，請您等一下，佐佐內藏助的千金，要向您賠罪！」

「賠罪？到底賠什麼罪呀！」

藤十郎一點也沒有責備雪子的意思。因

爲，雪子一夥人已經放下沈重的禮品，所以，很快就趕上藤十郎。

到了菊池川的河畔。

「雪子，好久不見了。」藤十郎凝視著逐漸靠近的雪子面孔，很自然的說「妳仍然那麼美麗！」

這並非外交詞令，乃是藤十郎從心裡說出的話。雪子洗過了澡，又接受了豐盛的午宴款待，或許也喝了少許酒，使得旅途的勞累完全的消失。

「藤郎……」雪子叫著，變成了嗚咽聲。

「剛才眞對不起妳，在那種場合，實在不便跟妳交談。事實上，我在博多就聽到了妳的消息。隨後就跟來了。」

「可是，那隻槍……」

「別提了，妳也是不知道啊！……」

「如果早知是你的東西，我也不會把它當成禮物！」

「不要再說了。反正，已經知道槍的下落了。只要曉得它落在山鹿的城寨，以後仍能取回來。」

「可是……」雪子想起了重安的霸道，以及隨時就處於備戰狀態的山寨，認爲重安不可能輕易的交出單刄槍。

由於她買下那一隻槍，引起了這些風波，雪子感到非常慚愧，恨不得鑽入地洞。

「不要再想單刄槍的事！」正因爲藤十郎不責怪她。雪子越感到難過。

眼看藤十郎對重安的言談舉止，就不難曉得他如何的重視這隻槍。他所以故意裝成蠻不在乎的樣子，不外是不想雪子傷心而已。

「那一隻槍，我只是借給他，暫時放在他那兒罷了。」

「可是……」

「像小孩子一樣，玩具玩不久就會膩了。這個寶貝城主彷彿小孩似的，不久後，他就會厭倦！」

重安對那隻單刄槍會厭倦嗎？

重安得到單刄槍的喜悅並不單純。他彷彿是碰到了畢生憧憬的寶物似的。

對習武的人來說，武器是他們的第二生命。武器的好與壞，也關係到武人的生死。良馬、良槍，甚至佣人，都能影響到一城之主。習武者的心中偶像，往往就是一隻好槍。

所謂的槍，並非只是附有長柄的刀而已。刀一向被比喻爲武士的魂魄，不過，決定戰國爭亂勝敗者，仍然是槍。

由當時人們的口頭禪「以槍爲賭注」「一槍保城池」「如槍一般一脈連綿的宗族」等等，不難看出槍比刀更受到重視。

交戰，由弓箭拉開序幕，再以槍陣定趨勢，再後才拔刀。在用槍的階段就決定了勝敗，是故，槍隊乃是軍隊的主力。

武人求取名槍乃是生平第一大事。

對於藤十郎在大阪獲得之單双槍，他聲稱「它是爲了我而存在的。」

槍造就了他，而他所求取的理想，變成了一連串的奇遇。這是否因緣呢？

因爲是名槍，就連力大無比的重安也說「除了俺以外，沒有人會使用這隻槍！」

既然他認爲別人無法使用，他更不可能交還給藤十郎。關於這一點，藤十郎比誰都清楚。

（爲了不傷我的心，藤郎眞是用心良苦……）

藤十郎是否一直在裝著平靜呢？

「因爲以十天爲期限，到了第十一天我就去取回來。」

藤十郎似乎沒有考慮到，重安不可能交出此槍。

重安的霸道，就連內藏助成政也感到棘手呢！由於新領主的來臨，地方豪族都感到不滿，似乎有某種的運動在醞釀，而重安正是這些人的領袖。

雪子在不讓双親知道之下，拜訪山鹿城，乃是基於女人淺顯的想法，認爲對重安表示好感，就可以消除他對成政的恨意。

「藤郎，請你來隈本奉茶。」雪子突然的說。

「一來，你可以見見家父，二來，我們可以商量取回槍的對策。」

「唔……到隈本嗎？」

「家父一定會很高興，一別都三載了。來到九州以後，他沒有一個認識的人，日子過得很不愜意。」

「對了……那時一別，就沒有看過內藏助大人了。」

藤十郎突然也想見見他。

「現在就走，請妳帶路吧！」

「好的。離此地並不很遠。」

雪子面露喜色，催促側近。

山鹿城的眺望樓上面，有幾道人影，看著遠去的這一群人……

・現代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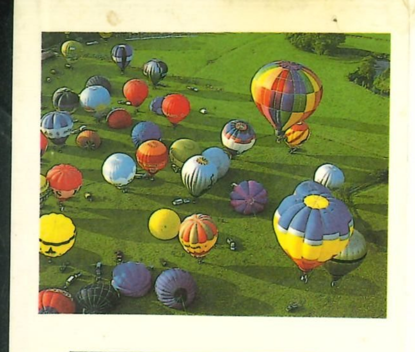
血槍三代・青春篇　　初版／1989年6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037號・

原　　著／早乙女貢
編 譯 者／馬文明
出　　版／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林春美
地　　址／台北市萬安街21巷10號1F
電　　話／02-2300391
郵　　撥／1180396-0

發行總代理／貿元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木柵區〉萬安街21巷10號1F
電　　話／02-2300545（代表號）
郵　　撥／1166612-3
傳　　眞／02-2300532
印刷・裝訂／羣峯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NT.200



現代小說

第三彈!!　三島由紀夫　午夜曳航

第四彈!!　英・勞倫斯　康妮的情人

第五彈!!　早乙女 貢　傀儡忍法帖

第六彈!!　早乙女 貢　血槍三代・青春篇

NT.200元

總代理・貿元公司